

本册代码：X2

# 虛空法界

細雨  
著作

虛空法界框架結構詳解

第二冊

意識覺醒

18-44章

(上18-25、中26-35、下36-44)

#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简称

虚空法界

## 第二册 《意识觉醒》

上篇（第 18-25 章）

中篇（第 26-35 章）

下篇（第 36-44 章）

细雨/著

细雨社出品

# 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

建议顺序 ↓	从左到右，逐阶提高												
	基础一阶				基础二阶		基础三阶		基础四阶		扩展一阶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每列从上到下依次推进	三正道												
	S1-3	Y1-1	Y1-3	Y1-5	Y2-3	Y2-7	Y3-3	Y3-5	Y4-1	X5	GY5	Y5-1	
	S1-2	Y1-2	Y1-4	Y1-6	Y2-4	Y3-1	Y3-4	Y3-6	Y4-2	X6	GY6	Y5-2	
	GY1	S1-4	SY	Y2-1	Y2-5	Y3-2	X3	X4	Y4-3		GY7	Y5-3	
	GY2	S1-1	YM	Y2-2	Y2-6	S2-4			Y4-4		GY8	Y5-4	
		GY3	S2-1	S2-2	S2-3	X2			Y4-5			JY5	
	GY4		X1	JY2		JY3		JY4			X7		
说明	本阶段阅读量多且密集，是必要的筑基				建立新认知的必需基础		认知难度加大与深化，知识点建立与扩充		与高维沟通的信息，交换平台基本架构，修炼误区详解		观影写出自我知见，扩展识界，认知梦结构		
目的	破除线性思维局限，为以后奠定基础				建立基础认知网格		扩展认知网格界面		认知及辨别多维多元信息架构		融通自我，连接多重实相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SY	《失忆的归途》(共一册)	Y1	《已知的实相 I》(共六册)	X	《虚空法界》(共九册)
YM	《隐秘的医案》(共一册)	Y2	《已知的实相 II》(共七册)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系列)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共四册)	Y3	《已知的实相 III》(共六册)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系列)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共四册)	Y4	《已知的实相 IV》(共五册)	...	

代码举例说明：(每册书均有唯一代码，字母代表系列书名，数字代表第几季、第几册)  
 S1-3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第三册    GY1 《观影说多维实相》第一册    Y1-1 《已知的实相 I》第一册  
 SY 《失忆的归途》    YM 《隐秘的医案》    X1 《虚空法界》第一册    Y2-4 《已知的实相 II》第四册

## 学习建议：

- 运用想象力    书中描述多是没见闻过的，放开束缚，天马行空去想象；
- 抛开旧观念    先将典籍习俗规范等存放一边，清出空间；
- 别用脑子想    脑子容量有限，思维逻辑无法承载这些无量智慧；
- 看完就忘记    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

## 特别提醒：

细雨资料的整体文字有其很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并且多部不同的书籍内在互为认知阶梯。例如《已知的实相》和《虚空法界》交相呼应，互相印证，建议交叉学习，有助于深化理解。 以上的建议学习顺序结合每册书的内容、难度、内在关联进行了考虑周到的精心安排。建议读者朋友们参考此建议顺序、同时结合自身的认知次第进行系统学习。

## 细雨前言：第二册导读

在《虚空法界》第一册《意识微尘》里，我们铺陈定义出了一系列本书语境中的专属名词，这些名词或许与普世对这词汇的定义有所出入，这点不必细考，名可名非恒名。

在后续的篇章里，将引领着读者尝试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一枚刚从本源内核极化之地被分离喷射出的意识能量碎片上，跟随着它展开其在虚空法界内宏观本源里的线性经历，从而有序地展开对虚空法界有逻辑的逐步理解，揭开宏观本源、意识虚拟亚空间（灵界）以及意识虚拟亚空间体系内其它次级亚空间彼此间的套叠关系。

在层层剖析展开时空维度的过程中，逐步带入亚洲文化比较熟悉的一些宗教时空概念——

比如三界内外与各界的对比层次关系，引入无色界、色界、欲色界、灵界、中阴界、现象界（阴间、阳间）的比对认知，从而把这一系列非常烧脑的时空套叠演化体系尝试着梳理清楚，并借此理解平行宇宙与多重时间的终极奥义。

最终理解：

本源意识自性到底在干什么、在图谋什么与为什么？

通过一个稚嫩意识的成长过程，揭开灵魂永生的奥秘，理解到：

为什么高维总说没有线性时间、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而我们又生活在线性时间中这一矛盾理念；

各个维度次元中，线性与非线性时间的冲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统合协作的？

本书将从最宏观到最微观的层面，带你一步步地看清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最后，希望我的读者在合上本书时，已经了悟了、通透地理解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困惑。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细雨

2021 年 8 月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亚马逊网站搜“细雨资料”或书名、YouTube“细雨社”、微信公众号“细雨资料”、“细雨资料觉心接力”。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提供全部电子书免费下载。

# 《虚空法界》 第二册 《意识觉醒》

## (上中下篇)

### 目 录

细雨前言：第二册导读.....	i
上篇.....	1
第 18 章 一个意识能量微粒从诞生到圆寂的历程.....	2
第 19 章 团结就是力量.....	17
第 20 章 虚拟空间体系的套叠关系.....	49
第 21 章 屌丝的逆袭.....	85
第 22 章 中阴界.....	85
第 23 章 新天地之初见盖亚 Gaia.....	116
第 24 章 上善若水任方圆.....	137
第 25 章 谜团.....	152
中篇.....	168
第 26 章 潜入.....	169
第 27 章 异类.....	187
第 28 章 有鹏自远方来.....	202
第 29 章 一代天骄.....	217

第 30 章 金雕与古木 .....	243
第 31 章 错乱的记忆 .....	265
第 32 章 往复 .....	283
第 33 章 彼岸 .....	301
第 34 章 初次见面 .....	321
第 35 章 送礼 .....	341
下篇 .....	361
第 36 章 猴王 .....	362
第 37 章 家畜 .....	384
第 38 章 神 .....	402
第 39 章 营救 .....	423
第 40 章 始末 .....	447
第 41 章 意外 .....	462
第 42 章 引导 .....	482
第 43 章 友情与亲情 .....	515
第 44 章 累了 .....	515
常见问题 .....	i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	ii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表和各册代码对照 (2024 年 3 月版) .....	iii

# 虛空法界

## 第二冊 《意識覺醒》

細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上篇

(第 18-25 章)



## 第 18 章 一个意识能量微粒从诞生到圆寂的历程

### X2-18

**一切从自我意识被启动的那一刻开始，我在哪儿？我是谁？**

在巨大的涡流中，无数犹如鱼卵般的小能量泡被从狭义本源内核的极地中卷起，高高地抛向无尽的虚空黑暗之中。那风旋犹如打果汁的搅拌机刀片，不知疲倦地把所过之处削割、搅拌并扬撒起来。



本源内核极地看上去犹如充满细腻肥皂泡的大浴缸。细腻的小泡泡就好像刚开瓶的香槟、加了曼妥思的可乐一样不断地剧烈涌现出来。然后被涡流裹挟着飞扬起来，并且越转越快，犹如爆裂开的烟花不断地被强力推送到高空，爆裂开，然后又被气旋带到更

高远的地方。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小主人公和其它亿兆来自本源意识的意识能量微粒诞生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的小主人公从眩晕与颠沛流离的状态下稳定了下来，慢慢地复苏着自我的觉知力——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了什么？

就好像刚刚经历了惨烈车祸的小孩子，严重的脑震荡让它失去了全部的记忆。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一切都变得陌生而新奇。

就这样，一个新兴的本源意识能量微粒被从极地中抛洒了出来，并与它的无数兄弟姐妹们一起，即将开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奇幻旅程。

此刻的它们还不知道，一切都是注定的，一切都是随机的，一切在冥冥中早有安排，一切都在混沌中无常生化。一场宿命与自由意识相互交织的生命之旅即将就此展开。而我们的小主人公将带着主角光环，引领着读者在后续的篇章里，领略其一生亿万年的起起落落，直到再次沉寂入本源内核的意识海中。



为了今后描述的方便，先给我们的小主人公起个临时的代号：普鲁沙（Purusha）。这个存有名的来历我们会在后边透露给大家。

普鲁沙苏醒过来的时候，身体还在气旋中快速地飞驰着。巨大的气旋形成厚重的云壁，犹如旋转着的滚筒洗衣机内仓。这强烈的旋风带动着普鲁沙转着圈不断攀升着高度。下面、上面、左右四方，无数个小泡泡闪烁着微弱的荧光，好像亿万萤火虫在乌云的旋风中飞舞着。巨大的电弧不时夹杂着闪电，犹如游龙般在四壁无规则地游走着，被闪电不巧击中的小泡泡会破碎开，泡泡内犹如荧光粉一样的东西随即飘散出来，被周边其它的泡泡吸收了。

普鲁沙并不清楚自己当下是什么状态与模样，但直觉告诉自己：自己也是一个类似直径大小的荧光小泡泡，在和大家一起被旋风

裹挟着飞速旋升中。按照旋风裹挟的来路往下看，自己出发的地方已经很遥远了，而往上看几乎看不到峰顶的边际。

它努力回想着：自己怎么就来到了这里？自己是谁？又发生了什么？

普鲁沙依稀记得自己是很宏伟的意识的能量和意识的自性中心，拥有最高的觉知与智慧成就，自己占据着整个虚空，并尝试着更加全面地了解自我能力与可能性，并在寻找着自己尚且未知的未知。

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因为自我意识中知道自己还是知道的太少，但自己不知道什么却是不知道的。这个问题太烧脑了：怎么能找到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要找什么的东西呢？

可是它知道自己所寻觅的这东西至关重要，因为那能帮助自己找到自己最感困扰的一个终极问题。但是这个终极问题之所以终极，就是因为连这个问题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问出来，它犹如迷雾一般就在自己的意识海里，却无法聚化成型，被总结出来。

灵智初萌的自我意识暗自思量：

所以或许想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先能有足够的智慧准确

地归纳出这个问题来。可是自己当下并没有能归纳出这一问题的足够智慧，所以我好像是想通过经历一切的可能性来提升自我的智慧与觉知力，或许有那么一天，我就能找出我要问的问题来了。

噢，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一念无明，我起心动念要化身万千，去经历各种未知的偶然，在混沌的随机与无常中展开体验，让自己更加地了解自己，让自己有机会突破自我认知的局限，找到突变的意外、那逻辑之外的非理性之光“灵性的洞见”——在那随机的偶然中蕴藏着本自具足以外的无漏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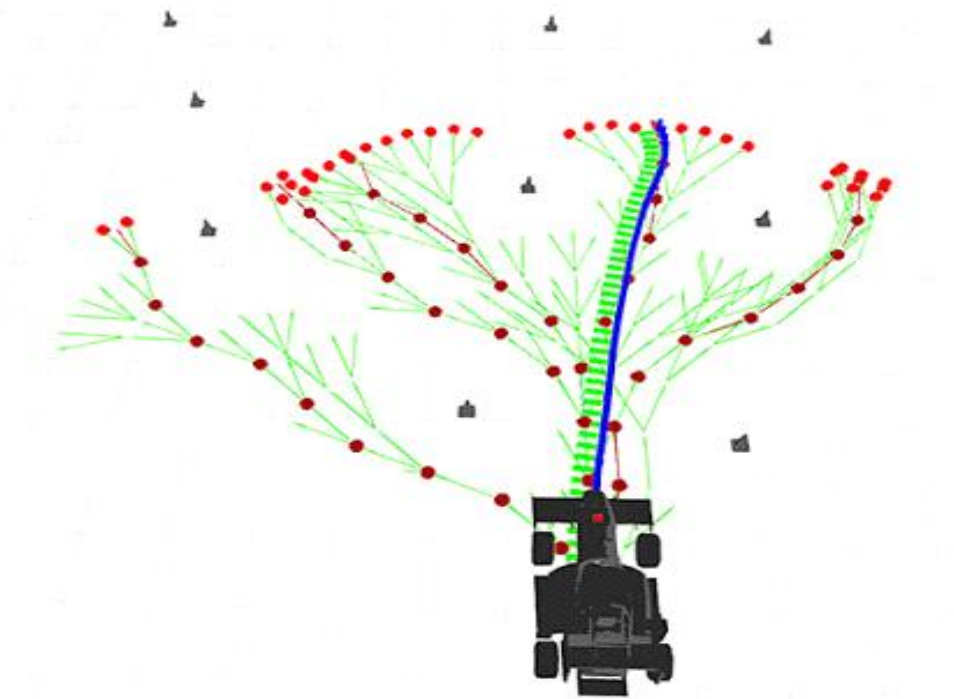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我知道或许这兆亿个自我分身中，绝大多数会经历原先已经有过的历史历程，再一次地检验类似的流程，但那里或许隐藏着之前被忽略而过的可能性。在哪怕最细微的未被展开的“如果”里，或许就隐藏着那终极的智慧与答案。

谁也不知道成功之后是否还能成功，而失败过后的坚持是重蹈覆辙还是东山再起、豁然开朗。这样穷举式的尝试，看似很无脑原始与笨拙，但是这却是失败概率最小的、最为智慧的运算模式。

我赋予所有兆亿个自我分身自由意识，但同时设定了基础意识底

层规则与参数。这样既保证了一切的可能性均被充分地探索，又能避免自我与其它自我在既有认知范围内持续地转圈子。没有局限的自由意识让未知的非逻辑性意识突破有了可能，而底层生命蓝图让这一意识突破的突破面被提前指定。



往日的自我记忆一闪而过，我们的普鲁沙此刻对自身的状态利用内在意识展开了全面扫描，扫描的结果马上出来了：

当下自身已不再是宏观本源的意识核心，而是本源自性意识中漂流着的一个小意识体，是本源意识的克隆碎片，就好像一个水晶球摔在地上碎裂成水晶粉，又被旋风飞扬抛洒了起来。这些水晶粉本自一体，现在却各自独立。

飞散中的本源自性意识碎片形成了亿万个独立自我意识，但每个自我意识的完整性存在着严重的残缺，而且这些残缺是随机产生的，导致每个小泡泡自身所拥有的能量泡大小不一。这样的随机性的诞生模式，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初始化的多样性，体现了本源意识无为而治的核心基础理念。

每一个小能量泡里所蕴含的本源能量都少得可怜，谁也不知道这能量能支撑多久自我意识的正常运作，而当能量随意意识的做工损耗衰减后，意识很可能会无法正常地继续运作。

普鲁沙不敢去挑战把能量耗光后会发生什么，就好像被困在灾难中无法脱身的人，唯一与外界联系的手机显示的残留电量正在红色闪烁着。它的内在自我意识明确地知道，自身能量储备与维系意识运作存在正向关联。

普鲁沙觉得始终保持自我觉知力的良好运作状态是当下最为重要的首要目标。很快，它发现那些被雷电击碎的泡泡们所释放出来的荧光粉尘可以被自己无障碍吸收，并带来能量的补充。

这意外的惊喜让它了解到，与其它泡泡融合或许能有效地补充自身的能量，而这正是自己当下所弥补能量匮乏的最好方式，或许

还能借此收获到其它本源意识碎片的拼图，扩充自己的意识觉知力。

普鲁沙小心地观察着四周，很快它就意识到其它的泡泡们之间已经展开了相互吞噬的行为，合并后的泡泡明显地得到了自身的扩充，感觉上更有力量也更聪明了些。

可是我们的普鲁沙并不确定被吞噬的那些小泡泡们的内在自我意识之独立性在被吞噬后是否还能保留——它不想冒这个险，它渴望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它开始寻找比自己明显小得多的意识能量微粒，去融合它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很快发现：吞噬其它意识能量微粒不仅可以有效地把彼此的能量合并，还带来自我内在意识的提升。意识提升后，自我的觉知力、智力都有所进阶。

这一发现让普鲁沙很是兴奋，开始主动地去吞并更多较弱小的游离意识能量微粒们，就好像雨后玻璃上的水滴在一路流下的过程中合并着自身周边的水滴。竞争是残酷的，谁吞并的速度快、数量多，自身壮大的概率就越高，被吞并的机会就越小。

因为所有的意识能量微粒都源自一体，都是本源自性的分身，所



以被吞噬的意识能量微粒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没有因此丧失了自我。

随着能量的合并与意识碎片的彼此融通，不同意识面向上的不同趋向性意识碎片，在意识能量微粒内产生了意识的多样性，进而形成意识的分歧。不同意识面向上的意识碎片因随机的组合形式，构成了多样性的内部自我意识派别。

各个不同派别形成派系，争夺着意识能量主体的自我意识把控制权，影响着其反应、认知、渴望与行动的趋向性。占据内在意识议席多数的意识碎片会形成自体内较强的意识主导趋向，即主意识；而其它面向上的意识形成附属意识。

不过，这是一个动态的可变更的过程。随着意识能量碎片不断吞噬其它意识面向上的微小意识能量微粒，自我内在意识的主导方向在动态地随时改变着。

## 落尘归流

从极地中爆发出来的气旋里，最开始混沌与混乱持续了一段时间。对于普鲁沙来说，那无序的混乱是漫长的；但在远处看，一切好像都仅仅是一瞬的喷涌。

随着旋流不断攀升着的普鲁沙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感到裹挟着自己的气旋抛撒的力量在减弱，自己仿佛慢慢地进入了一种类似于在真空中漂流着的感觉。



它觉知到自己仿佛在被有序地拖动，进入了另一种较为温和的旋舞状态里。所有意识能量微粒从那大火山口中出来后，都被吸纳到这旋舞的气流中，好像水果等待分拣时的流水线。



随着云卷的运动，被抛洒出来的意识能量微粒们被从核心区域搬运向四方。云层开始慢慢地依据不同的能量密度等级与意识的丰满度分化出立体的结构层次。不同云层中的意识能量微粒其大小与觉知力近乎相同。



随着与爆发区的逐渐远离，云层的分离渐近完善。不同的意识频率与能量强度被很自然的升降沉浮作用划分成了数十个云层等级。每个云层都独立存在，各自承载着某一频段上的意识能量微粒，形成独特的意识海。



意识海中的意识体们，彼此不管从认知能力到能力大小都很类似。之前的彼此吞噬在这个阶段自然地停止了下來，但相互的提防还是存在的，这导致不同的意识体间彼此自觉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普鲁沙不知道这样平行的意识海一共有多少层，但肯定是不不少的。它能隐约地感觉到其宏大的规模——这里就好像是一个立体的公共交通系统的转运站，飞机、高铁、城铁快速、地铁、大巴、私家车都在这里形成聚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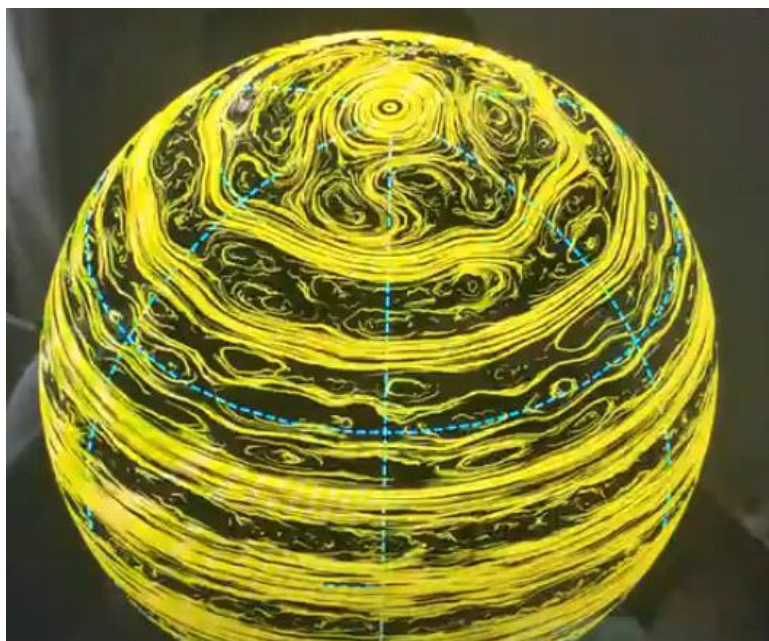


云层中密密麻麻的新兴意识体们一个个都惊魂未定、命运未卜地挤在这云海中，好像排队等待转运的人群一样，既期待又不安地看向远方。这云海缓缓地流向远方，渐渐地形成一条意识能量构成的云带。这云带被特定的能量流所带动着，每一层云海都各自流向不同的面向，构成了彼此交织的意识流。



徐徐移动中的意识流带着普鲁沙展开了它此生的生命之路。它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向何方、前路上还有哪些危险与未知等待着自己。最初的混沌、初始的觉知、为自我意识的保存而彼此的竞争，在这一刻还心有余悸。意识体们相互虎视眈眈，又彼此好奇，都渴望成为最后的赢家，同时又都伺机寻觅着继续壮大自己实力的机缘。

这时，一部分意识体发现自己遇到了麻烦：刚刚的胡吃海塞让自我内在意识形成了众多无法统合的意识面向，不同的意识面向拥有着对信息不同的解读方式，结果对同一觉知解读出来的意思五花八门，甚至截然相左，给出的行动建议也是全然不同，导致自我的内在主体意识无法达成思想统一。



这严重地延迟了反应速度和决策能力，不但导致思想活动的混乱，

还令自身处于高度危险的境遇——内在意识的整合与梳理成为现在的当务之急。



在僧多粥少、能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要么迅速地扩充自身的体量，要么就把严重对立的自我意识打包分裂出去，形成同属于一个意识体下的两个独立的对等意识流派——理性的占据一方，感性的占据另一方。



## 第19章 团结就是力量

### X2-19.1

上文书中说到，在僧多粥少（想做的事多、可用的资源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需要优先扩充自己的体量，或快速割舍，把严重对立的自我意识打包分裂出去，构成属于同一个意识体旗下的两个彼此独立的对等意识流派，让理性的占据一方，感性的占据另一方。

分家需要资本，而内部的多种意识形态的相互掣肘又让意识体快速累积原始资本受到严重的内部制约。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遇下，搞同盟与连锁成为了后续发展的金钥匙。





## 同盟与协约

我们看看在这样的宏观大环境下，我们的小主角现在怎样了呢？

在意识的洪流中，**普鲁沙 (Purusha)** 跟随着能量流被迫地漂移着，好在现在还算安稳。它在之前的混乱中并没有吞噬下过多的其它意识碎片，这让它没有遭遇到过于严重的内部意识混乱，但其处境也并不乐观。

对于普鲁沙来说，当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自身体量的弱小和能量的持续流逝。自从挣脱出火山口上方的台风气流墙后，随着意识能量被按照不同意识频率和能量当量依据不同频段沉淀分层，我们的普鲁沙也顺利地进入了与自身意识能量频段相匹配的平流层云海中，随着与自己意识和能量类似的大队伍有序地向着未知展开挪移。

能量流犹如一个传输带，平稳有序地裹挟着普鲁沙与其它同阶意识体们，从极地的中心区域向着四面八方逐渐地散开。在这大河一样宽广的能量带的流动中，普鲁沙觉得自己不再身不由己地被强大的势能所玩弄，自己可以依据自己的自由意识做出一定程度

上的立体自由挪移。而很显然，那些体型更丰满的意识体们其移动的速度与范围好像更显著，甚至可以展开短暂的逆流回游。

自己虽然比刚才在火山口内的惊心动魄要平静安稳许多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它发现自己不知道怎么能给自己补充缓慢消耗着的生命能。虽然自己就在一个巨大的能量河里，但那是一种定向的势能，无法形成对意识能量体内部的生命能的交换与补充。

普鲁沙思考着，观察着，想要发现别的意识体是怎么解决这一困境的。它掂量着自己现有的内部生命能还能维持多久，往后要怎样维系自身能量平衡。当然最好能有个办法扩充自己的储能能力并提高自己的充能速度。

很快普鲁沙发现，生命能的储能水平与自己的内在意识强度成正比相关，而耗能、充能速度与自身内意识碎片间的整合度成正比。相互冲突的意识碎片会在内部形成意识流的卡顿，持续消耗内在能量，还影响充能的速率。

充能的方式好像有两种：一是与其它的意识体展开心流的互动，形成彼此的心流共振，在能量的彼此激荡中产生生命能；其次是

让自己的意识频率与本源保持高度协同，直接吸收本源散发出来的辐射能。

可惜普鲁沙很快就发现第二种方式当下并不适合自己，因为自身当下拥有的本源意识的完整度严重残缺，压根儿无法与本源做到同频共鸣。

那要如何才能丰满自己所亏缺的自我意识呢？一切好像都充满了迷茫和未知。

## 镜头转回到整体宏观的场面——

意识能量微粒们随着意识能量流在飘荡的过程中，因为有了基本的能动性，开始彼此间选择相互地靠近，彼此吸引着与自身意识频率近似的其它意识个体。在彼此慢慢的靠近过程中，它们不再试图吞噬对方，而是在相互保持自我意识的边界感与完整性的前提下，彼此依偎互助，交换意识信息，达成信息共享，展开心流能量的交换。

很快，其它的意识体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相互依偎可以大量地减少自身能量的消散速度；同时，共享觉知力可以极大地提高单体可感知与预警的侦测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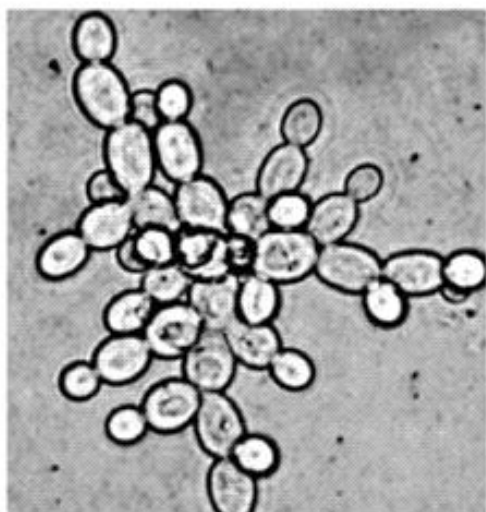
于是，在意识体间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联盟组织。微粒们于是依据自身的意识频率彼此相互吸引，逐渐地形成了微粒团，甚至小颗粒，小颗粒又相互聚合成较大颗粒。相互彼此凝聚的过程中，电磁力的叠加让成组织的意识团有了更强大的吸引力与较为实质的质量。

质量带来密度，密度形成能压，能压又强化了密度，高密度区域内时间速率被放缓，导致能量消耗变小，而周边其它微粒提供的共振能量变多，所以核心区域的意识能量微粒得以快速地累积初始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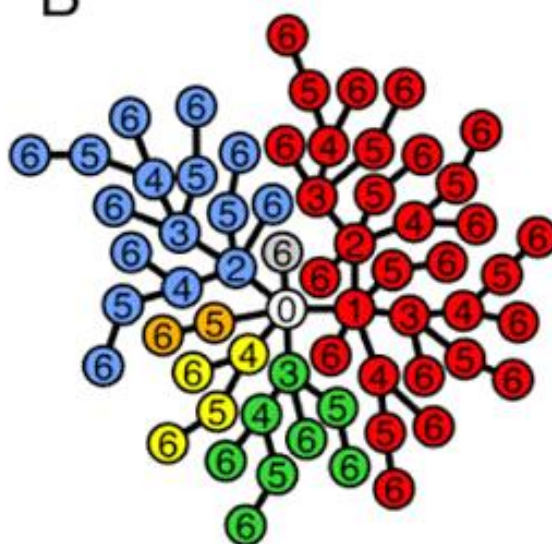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与此同时，因为意识社团中信息共享的特性，处于核心的意识单位得到的信息最为全面，故而觉知力最强，认知偏颇最小，智慧增长最快，看待问题最为通透。

A



B



有样学样，于是小群落的凝聚现象在意识群体中普遍地广泛展开，形成意识流内的结晶化。意识体们彼此相互依偎，群落慢慢壮大。随着群落的壮大，更多的游离意识体被吸引了过来，依附了上去。一个较复杂的大颗粒就在碎沙海滩一样的意识流中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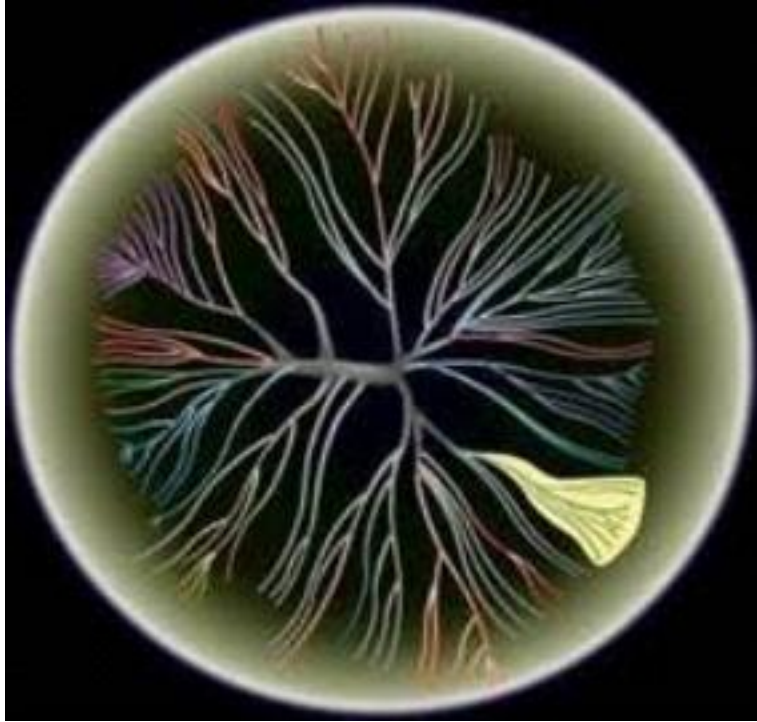
它的存在与不断壮大提醒了大家，于是相同理念的意识社团间相互寻找，彼此凝聚，构成一个个庞大的意识家族。初期的意识家族非常向往力量、崇尚武力，之后慢慢地开始重视知识的传承、智慧的拓展、想象力与感性非逻辑认知。

力量是点状思维，传承知识是线性思维，智慧是面性思维，想象力是立体思维。非逻辑的灵性洞见、跳跃性非线性因果认知是高维的意识的门槛，是解读意识矩阵的钥匙。

过了这个门槛，意识会从个体意识晋升到群体意识的范畴，展开后续的意识进阶之旅。所以，一个五阶意识或更高阶意识的意识体是无法让零到三阶意识的灵性小白理解非线性与非物质的东西的，其中最大的鸿沟就藏在对时间的非线性认知里。

随着各处不同意识社团不断地展开各自的聚化壮大，各个社团内出现了必要的分工与阶级。意识团外围的意识体负责防御与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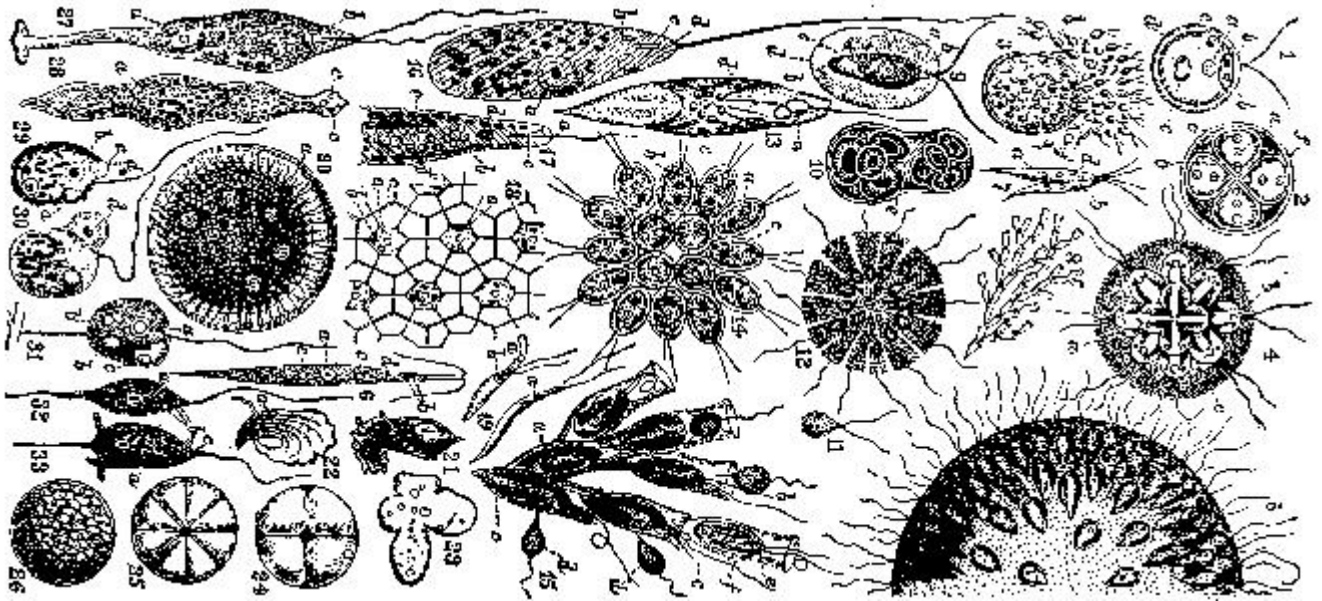
探知与觉受、行动与观察；而中层意识群体们负责承上启下地传导信息、储备能量、承担后补与支撑框架结构；最内部的核心意识则负责整个群体发展的决策、调度、平衡与规划未来发展方向。



不同的意识社团依据自身的随机机缘与意识倾向、认知侧重，构造出了最符合自身当下壮大的团体架构与组织结构模块。这一结构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下、在不同的外在与内在的意识配合度下，表现出多样的随机组合形态。多样性的随机发展带来丰富的意识类型，不同的意识类型导致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协作与竞争在不同的意识社团间彼此展开各种多样的随机“故事”。这些随机演绎出来的故事，让整个系统变得鲜活并富有活力。就好像鱼塘里必须要有几尾鲶鱼一样，

极化面的对立带来综合评估上的生机。



意识的社团在不断地自我扩大着：

它一边吸纳志同道合的游离意识体，另一边开始为了自我小团队能持续获利而展开扩张——区域内较庞大的意识团会强行武力拆解与吞噬较小的意识团，接管它们内部全部或一部分的能量与本源意识碎片。

依靠压倒性的力量强行吞噬、转化、合并，成为这一阶段上自我快速发展的主要手段与策略。虽然很无脑与鲁莽，但简单而高效。

意识团里的意识体们保留着各自的自我意识，但这些彼此独立的自由意识联盟成一体后，会有一个占据多数或大头儿的意识成为本意识团的主体核心意识。核心意识形态形成本意识团的价值观

与行为基调。

团队内与主体意识不符的意识个体，要不被长期意识频率所浸染而最终同化，要不始终保持沉默、等待时机，悄然地壮大自己的阵营，最终翻盘，自己成为多数、大头儿，成为意识团的主体意识。

个别个性张扬、没有城府的小刺儿头会被群体边缘化，最后被排挤出意识团，并被压榨光其所携带的生命能，最终导致它的意识能量微粒泡壁破碎，能量被其它自我吸收，意识被主体意识备份到核心意识库中，成为群体共同的记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但这不能理解为意识体的灭亡——意识是不灭的，就好像能量守恒一样，只是在不同的形态间相互地被转换着。意识的内在自我认知也是不灭的，会被妥善地保存到集体意识库中，成为一种存在过的形态被陈列与记忆，保留下去。

所有已经发生过的，都是高概率可能性。在往复如环、不止不歇的宏观大系统下，高概率事件是会被一再重复的。这一认知涉及到了宏观系统整体的同时性概念，我们在更晚些的章节里会系统详细地说明。



## 一大于一，群体大于个体

通过群体的协作，单一意识微粒无法达成的目标被更轻松地做到。但是社团中每个意识个体都很清楚：社团核心的位置会让自己得到更充足的能量供给和更多的知见接触、承担更少的外来危险，所以每一个组织内的意识个体都会想方设法地让自己靠近与进入组织的核心内部，并尽可能长久地滞留在那个最有利的位置上。

在意识流中的每一个意识团，都随时存在着内忧外患——

对外：一方面寻找着较弱小的意识团，用来补充自己的编制，另一面躲着较强大的意识团，避免自己被意外吞并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而内部也不安生：一边要坚守着自己已经拥有的社团地位，一边还在努力地设法顶替掉比自己更接近核心的那个同伙。

这个阶段上每个意识体都处于非常矛盾的阶段：凝聚与扩张同步；既绝对利己又相互依赖；彼此聚集、协同合作，又勾心斗角、相互提防。

（你身边与自己最亲近的五个朋友，他们的收入与认知的平均数就是你收入与认知的能力。这就是同频实相的吸引力法则。意识高度决定了自己的圈子，自己的圈子又决定了自己的意识高度。

一个人一旦开始改变自己的意识觉知水平、扬升自己的意识频率，很快就面临着必须换一个人际关系的圈子，不然你只能被迫停留在故有的实相范畴里。)

## X2-19.2

### 对等体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我们的主人公**普鲁沙**也有幸地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情趣相投的意识联盟，彼此构建成了意识社团。

可惜它加入得有点儿晚，自己只能成为该社团的外围成员。它需要时刻觉察与防备其它社团的靠近，尤其是别被“大家伙”们盯上，同时还要寻找适合壮大自身社团的盟友或猎物，以便通过促进社团的成长让自己可以逐渐地成为本意识团的内核成员。

普鲁沙是一个很普通甚至可说是中规中矩的意识体，凡事喜欢随大流，对激进的冒险不感兴趣，但也没有笨拙到被时代淘汰。尽管它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很敬业，在整个社团里还是很难被大家注意到。它喜欢安逸的状态，做好分内的工作就好。如果有机会被赏识进入中高层，自己会很高兴；不过即使当个小领导，恐怕也只是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到处和稀泥。

与普鲁沙截然相反的是那些行动派：它们积极主动地参与一切，甚至引领时代的潮流，在成败的两极里大起大落。这些弄潮儿的意识体内充斥着多种意识面向的触凸，它们通过吞噬、整合其它意识体从而获取到其它意识体内所拥有的本源意识碎片，通过这一手段达成自身跨跃式的发展。

但福兮祸所倚——这些被吞并进来的意识碎片与意识体自身固有的意识拼图有时无法达成有效的融合，结果意识体内就存在了两个或多个不同面向上的意识状态与行为主张。除非意识体有幸能找到桥接两个对立意识面向的融通方式，让两个看似对立的观念与观点达成融合，否则自我意识会始终生活在认知的矛盾中，难以自拔。

陷入内在混乱的意识体为了能化解这一尴尬的内斗现象，于是会努力通过与其它意识体结盟联合的形式，借机周转一部分他人的生命能给自己，然后借此完成自身内部意识分裂。

分裂的过程中，意识内核中的本源自性核心程序，即自性觉知被完整地克隆复制；而相互无法融合的对立意识面被分别打包放入两个或多个新的分身中，让每个不同意识面向上的意识都成为一个新的独立主体意识，展开它自己后续的自我成长。



如果哪天机缘巧合或意识觉知有幸领悟到了、获取到了可以桥接对立面意识的认知技巧，那自我一体自性会再设法让两个彼此独立的自我意识回归整合，融为一体。

从自我人格中分离出来的其它自我人格，被称为人格片段。这样的分裂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对等自我人格。

分裂后分离开的意识体，还都在自我意识旗下的能量泡里，但因为内在意识倾向与主张不同，自然而然地在思想上、行动上、渴望去探索的面向上截然不同。这种意识的分裂与彼此的内部对立，导致自我意识在探索更广阔的意识面向时可以展开双向对等深度的探究。正反面的双向开发让意识体在宏观上反正都有受益，每家不管如何都是赢家，因为大小都同时下了注。

这样的分裂有效地避免了自我意识因为孤注一掷被全面地困顿在一个死胡同里。多线程同时运行多样性的穷举式运算，利用含混的量子套叠态，完成对不确定因素的不确定动态响应。

另一方面，倍增的自我分身让自我意识的发展速度显著提升，能量囤积的上限和置换的速度也都成倍地得到了扩展。即使哪怕某一个意识分身陷入了长久的认知卡顿，也不会太过严重地制约与影响自身其它意识面向上的快速发展。

自我分裂有效地解决了意识体内的不同意识面向的相互博弈，又快速有效地让自我意识集团化，通过内部增殖，打造出自我旗下内在的多内核中央处理器来，实现不同自我间相互同频、同时彼此互动的可能。



## 无常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流程，一个微小的意识能量微粒从本源内核极地中被抛洒出来后，逐渐地找到了自我价值与自我定位，并拥有了较为稳固的自我意识小团体。

小团体逐渐地聚化形成部落，部落构建出阵营。不同的认知理念、不同的行事风格、不同的信仰追求，让不同的阵营间或彼此结盟或相互敌视。依据意识体最原始的利己本能，自身利益的得失与小集体、小集团的利益得失被关联了起来。至此，最原始的群体性集体意识在协作与对抗中慢慢地产生，并逐步地得到强化。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这样的对抗与联盟是非常短暂与脆弱的，因为每一个意识社团随着自身的发展，其内在的意识认知与能量频率都在快速地动态变革着。这变革导致社团内部与不同社团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一切的亲疏都是自身短期利益的聚散。个体意识被夹杂在群体意识与集体意识中，变得渺小甚至被忽略。

## 解构

在这剧烈动荡的大时代里，我们的**普鲁沙**对自己当前的状态开始心生不满——持续的自我压抑让它耿耿于怀，很不开心。

它渴望自己能够通过论资排辈逐渐地成为所在团队的意识核心，渴望自己被重视、自己的诉求被优先达成、获取到更多的能量支撑。因为普鲁沙也想像别的意识体一样，通过自身分裂增殖出隶属于自己的小我意识群来，利用自己的队伍开启多线程任务模式，同时展开不同面向上的探索觉知。

普鲁沙通过观察发现，拥有这样诉求的意识体不光光是自己一个，大多数非内核的意识体都拥有同样的期许与心理诉求——它们都厌倦了长期的彼此竞争、相互压榨，也都不甘于作为社团与部落既得利益群体的基层奴役，每天就是奉献与纳税。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大量的自我意识开始从不同的团体意识中主动脱离出来，自主地达成了一种新的联盟形式。这一联盟其核心宗旨是去核心化，用立体多元多维的网状结构替代原有的组织形式。

新模式下，因为去中心化，内部所有成员可共享能量与信息，没有明确的内外差别或等级观念，彼此坦诚地通过意识达成透明而无扭曲的交流。于是利他意识集团诞生了。

从它诞生之日起，故有的意识模式被称作利己意识集团。两个意识集团彼此间并不是合作关系，双方构成了意识认知结构上的对

立面。

普鲁沙看到了这一时代变革的机会，这次它很“英勇”地主动放弃了自己习惯了的“舒适圈”，毅然决然地投身入了这个新兴的时代变革中，加入了一体化的思想阵营。

它很欣喜自己的决定，因为在这新兴的阵营中，彼此都很真诚，心流激荡而饱满，自己感觉生命能被快速地充盈着，自己也很有意愿与其它素昧平生的意识体共享自己的能量与知见。

更让它欣喜的是，这个新兴的意识阵营扩张的速度远比任何利己集团中的小团体要快速，而阵营内的协同性让每个成员都感觉到被爱与呵护着。

## 利他集团与利己集团之争

利他集团的能量来源是意识体们间的彼此意识共振，也叫做心流激荡；而利己意识集团的能量来源继续保留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竞争在内部与外部同时展开，永无停歇。同时，利己集团还会不时地去渗透到利他集团内部，大量地盗取利他集团中的共享能量。

因此，两个意识集团长期处于对立的状态——



利他集团视利己集团为原始的、残忍的、奸诈的，而利己集团视利他集团为待宰的羔羊、茂盛的韭菜。

利他集团不断试图拯救那些在利己集团中心灰意冷的失败者，而利己集团则借机潜入利他集团中，疯狂地收割那些心地良善、见识浅薄的韭菜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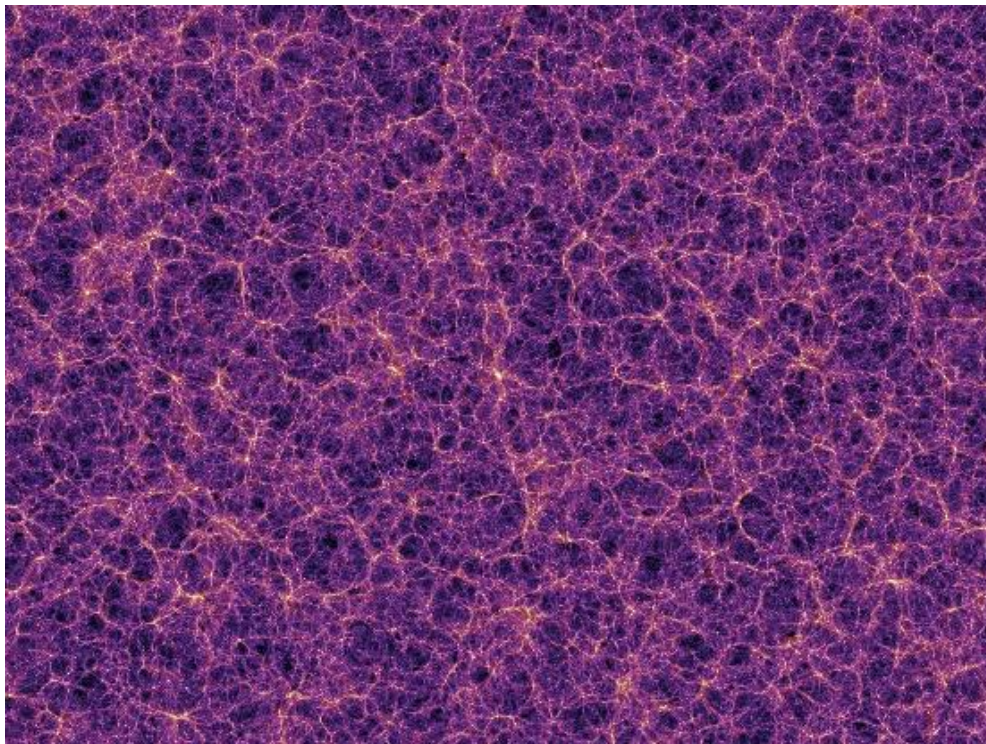
## 沙盒游戏

在这个阶段上，两个意识集团的意识群体们都发现了一种可让自身变得更睿智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不但可获取到更多的心流能源，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快速增加自我心智的成熟程度，甚至通过它提高自己的心智水平，让自己目前缺失的意识碎片得以被寻觅到，有效地提升自我意识的完成度，提高本源意识拼图的搜寻速度。

这一发现让相互原本彼此隔绝的各个意识流中的不同意识体之间有了彼此互动交流的可能。利用本源自身的“菌丝”脉络构建意识交流的高速网络体系，利用这网络作为媒介，有效地串联起整个宏观本源意识中散落各处的意识能量流，让所有各个意识流与意识层中的意识体们可以达成意识群体的即时交流互动。

当意识体成熟到一定程度后，开始有资格与能力接触本源意识的宏观意识网络。这意识网络中有着恒古以来由无数生灭过的意识体所遗留下来的痕迹累积，同时所有各个不同成熟度的意识体也都活跃在其间。

意识网格是宏观本源内的一种意识脉络，它既非实体也非虚体，是烟丝般的能量脉冲。



## 虚拟亚空间体系与多重角色

意识的跨平台沟通需要依赖意识网格的互联。意识网格连通每一个在意识流中的意识体，并把意识体当做信息交换的节点，把所有意识去中心化地彼此串联了起来。所有分散在各处的意识体们，

只要自身意识成熟度达到最低的上网要求，就能通过意识网格与所有意识进行意识交流，通过这个意识网彼此互联沟通。

（注：上文中的“意识网络”和“意识网格”是不同的。“意识网络”用来指一种概念，“意识网格”用来指一种类实体。如同网络建设工程师和网线铺设工程师、软体与硬件的差别。）

这基于本源宏观意识构建出来的意识网格，为各种不同成熟度、不同意识面向、不同频率维度的意识体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彼此无障碍交流的虚拟平台。在这由意识形成的网络中，所有的意识体们共同地用集体意识营造出了一个在集体意识层面上被大家共识认可的“虚拟本源映射体系”，即“虚拟宏观本源”。

就好像我们开发出一套“虚拟太阳系”的游戏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建立一个基于自己形象与状态的对照角色，在虚拟太阳系里的地球上真切地展开生活。

一切都和真实的地球与太阳系并无二致，堪称一模一样，包括所有的生态系统、人物角色、社会关系、自然条件、物理法则、人文秩序。只不过这个模拟游戏中的时间要比现实地球上快上数倍，于是游戏里发生的虚拟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预告了现实中将会发生怎样的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又产生了怎样的后续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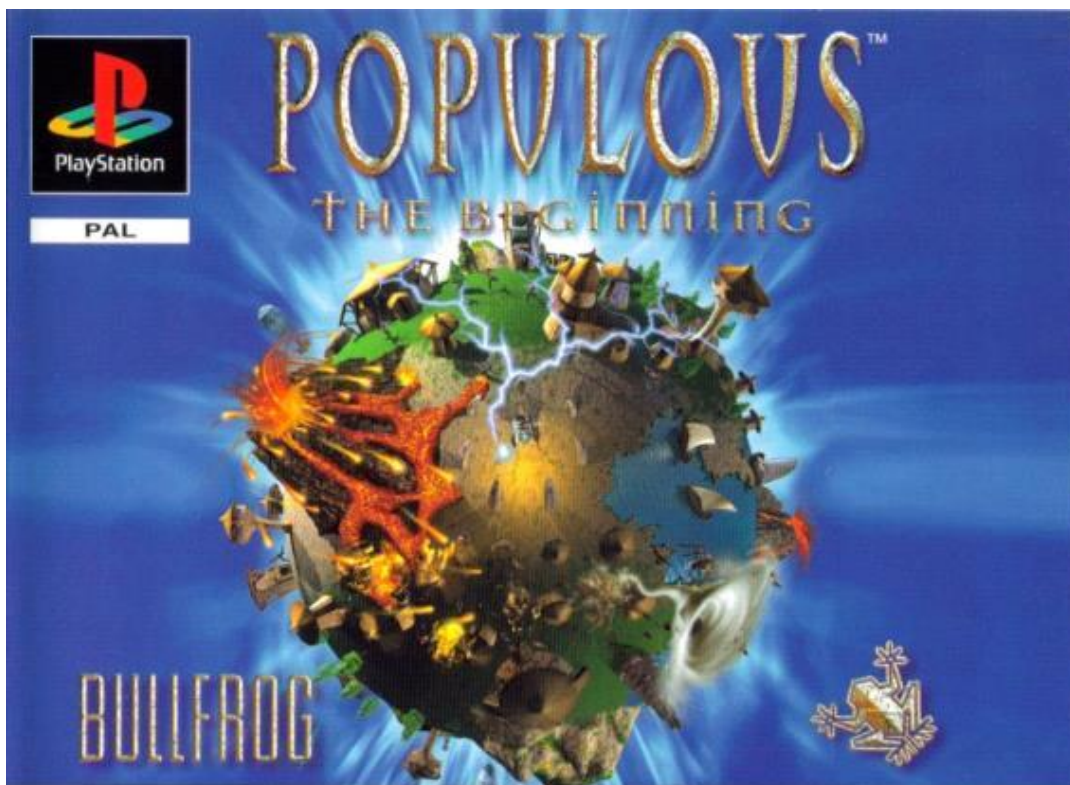
如果这样的虚拟太阳系设立众多的不同服务器，那其间的历史进程、人物关系是会雷同还是有所差异呢？如果细微处有差异而大数据上雷同，是否表明在近似的意识进化阶段里，某些事件是必然的大概率事件呢？那最好的结果是怎样被导出的呢？

多开与加速的模拟生存类游戏，让历史在发生前被预知，让经验与智慧不必在现实里支付惨重的代价，让人们可以穷举到最优解。

### X2-19.3

#### 次级虚拟亚空间体系

至此，依托于本源宏观意识网格而诞生的第一层意识虚拟亚空间体系，被意识群体们在集体意识层面上构建了出来。



这是一个与宏观本源一模一样的全息镜像虚拟本源，连承载本源的虚空都被模拟得惟妙惟肖。在集体意识的层面上，一切细节被完美地复刻映射到这个虚拟本源里，每一个成熟到有资格联网的意识体都自愿地参与到其中，并在其间扮演一个与自己当下认知、能量、境况、智慧对等的角色。

久而久之，几乎所有的意识体都不再记得这只是一个虚拟的亚空间体系，把那里经营得有声有色；并且照葫芦画瓢，依据建立第一层虚拟亚空间的方式，同理可证地依托虚拟本源内被还原出来的本源意识网格，又建立了更下一层的虚拟次级亚空间，并在次级亚空间中部分地虚拟出了虚拟本源体系内的一部分内容。

但创建二级虚拟亚空间的意识体们因为意识面向上的分歧，所创建的次级亚空间并非是一个整体，而是无数个各具特色的、拥有不同理念与法则的次级虚拟亚空间。

这些次级虚拟亚空间，有的因为理念近似彼此有所关联；有的因意识频率迥然不同，相互间老死不相往来；有些则是对所有面向都很友善的公共次级虚拟亚空间。当然，有公共的，就有很个人的——有些次级亚空间仅供自己旗下的灵体使用，对外是不开放的。

在次级亚空间中，相同理念的意识群体们秉持着共同的信念与理想，利用群体意识共识创建出大家都认可的“景象”来。这些景象的风格与背后蕴含的底层逻辑与法则，甚至时间的流速与流向，均依据空间的主创意识团队而订立。这导致不同虚拟亚空间中的时间流速与流向没有一个可以被统一的标准，差距甚至可以达到成百上千倍。

我们习惯地管负责管理与创建、调试与运营这一虚拟亚空间的灵体叫做创世主神。但是某一虚拟亚空间的创世主神，到了别的空间里就啥也不是了——如果你是个拥有众多粉丝的大人物，别人或许尊你一下，那些也就是相互给个面子的事。

在次级虚拟亚空间中看似志同道合的意识群体们，其实又细分、再细分出不同的主张与派系，这导致产生了不同的诉求与向往。

于是每个意识社团又在自己归属的次级虚拟亚空间内，生成了子虚拟亚空间平行群落，并依此依次细分。到最后，几乎每一个灵体角色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空间，在那里营造着属于自己的实相体验。

## 法身

宏观本源意识流内的意识体们，在虚拟亚空间体系内利用意识焦点营造出自我意识的“色”相，这一法身的形象被叫做“角色”或“人”格显化体。这是为了方便低阶意识体或其它意识体，在虚拟空间内相互辨识而行的方便法。

法身的形象是意识个体随自己认知意识的偏好所显化设立的，其可视形象的取材或来自自己的美术功底——对形象轮廓的把控认知，或来自某一段刻骨铭心的体验历程中自己使用过的角色形象。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法身形象并非是一个固定的logo，在不同的平台上，同一个意识体可以有多个不同的法身形象与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形象与名

字都是真的，同时没有一个是真的。这些名字与法身形象其实每一个意识体都可以幻化出来，只是多数“正牌”的意识体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不过出于某些善意，在随缘点拨的过程中，冒用其它角色的法身形象或名号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有些高维意识体懒得维持某一固化的形象与名称，因为所有这些名相其实都是一种自我的束缚。它们更习惯用高亮的雾化能量团来表现自己，表现出洒脱、豁达、不羁的意识状态。名字嘛，随你喜欢，都是一个代号而已。

这样的高维意识体，有的甚至会很反感自己的学生们（被引导的低维意识体们）固化自己的法相与法号，捏造自己的形象，并用物理材质去显化那些法相，搞偶像崇拜。因为一旦学生们执着于某一名相，就会出现认知意识分裂，固化自我觉知力，进入认知的歧途与死胡同。

失去认知的同时性和对多维可变量的多元认知，陷入坍塌的一源论里进行因果线性思维的意识体，是无法达成意识进化的。

### **多层次级虚拟亚空间与平行虚拟亚空间中同时存在的各种“道”**

意识体们通过意识显化，搞出了多层多维多次元的虚拟亚空间套



叠矩阵体系，进而自身与自身的分身依次或同时地入住到这些下层次级亚空间中。

在入住的过程中，已经不是一对一线性递进关系了，而是数个或无数个次级亚空间对应一个更高界的虚拟亚空间。而每层与每个次级亚空间中都各自“自定义”其中的宇宙法则与区域法则。

每一个亚空间都有其自己的创世主神，它就是自己空间“道”的制定者，言出法随。没有道理可讲，因为它就是自己空间内的道理。所以去到别人的空间里，别用自己的道理和别人讲道理。

(就好像50层的高楼，每层20户人家，家家都有自己的规矩一般。当然各家的装修风格也都不一样。同城、不同城区、国内不同省市间的人文认知与民俗传统都不同。)

## 虚拟亚空间里、多维度中的时间

时间是一个推进故事线发展的后台参数，这个参数决定了每一个当下被替换的速率与方向。在不同的空间内，时间依据电磁场域的密度而各自有所不同，导致没有任何空间内的时间是流速一致的。而且很难有一个标准可以去统一它，因为流向也不一样。这还是均速的前提下。很多地区的时间本身就是乱流，快慢与方向

性都是随机事件，毫无规律可言。



## 规矩

意识体们依据各自的喜好与探索的意向，各自根据自我的需要开创与设立新的时空体系。这些不断衍生出来的不同时空体系相互套叠，各自生灭，显示出了一个混沌又无常的多维多元时空矩阵。

矩阵中每一个单元内的时间与基础物理法则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道理可以成为贯穿全部虚拟空间的法则，或者没有法则成为了唯一的法则，就好像变化是唯一的不变一般。

这形成了多重套叠的立体时空矩阵，矩阵中存在着无数平行时空，每层时空都有着不同的时间和基础物理法则。而这样的时空可以随时被意识开设或关闭。

这些时空有的是封闭性的个人时空，有些是指定群体共同使用的时空，有些则针对类似意识频率开放。

为了有效地规划与管理这些纷繁的多元多维时空体系，在虚拟时空的总框架下，设立了一些宏观原则性核心律法框架，比如平衡性法则、自由意识法则、吸引力法则。但这些宏观调控规则只针对公共平台有约束力，专属意识虚拟亚空间本身就属于自由意识的显化，内部怎么设定都不为过。

## 角色

在这些虚拟亚空间体系内，意识体把自身的意识焦点投射进去，创建与演绎各种故事。通过扮演故事内的角色，利用戏剧冲突让自己看清与理解自己当下真实的认知状态，达成认知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目的；并通过参与虚拟亚空间内的公共平台，遭遇不同的意识形态，完成彼此的互动交流。通过体验与观察不同意识形态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路径，在互动中认知到本源意识里其它意识面向上的不同意识形态。

不管自己是否认可其它的意识形态，它们的存在是不可否定的。不理解是因为自己并没有足够的经历，不认同是因为匮乏了解。

没有一种扭曲是没有道理的。理解其它的意识面向的基础本质，并理解其上发展出来的各种可能的扭曲，是让自我智慧无漏丰满的必要途径。没有对错，只有理解。可以不认同，但不用去批判。每一个角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苦难中挣扎着，挣扎的时候其姿态其实都很难看。

在这个复杂的多重虚拟空间体系内，第一层虚拟亚空间即虚拟本源中担当自我角色的是自身的本体意识。而从第二层开始，往后的各层树状次级与次次级虚拟亚空间内扮演“我”的意识投射角色则是自我意识的各阶分身，包括：本我、高我、小我。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每层次级虚拟亚空间中的虚拟角色管上一级角色叫“更大的自我”或“更大的角色我”。而上层看下层则觉知为自我意识的意识（光）束、意识焦点、意识片段体，或某人格面向、人格片段。



同一个次级意识单位可以同时扮演多个意识面向，形成同时存在的多个角色，犹如拧乱的魔方——六个面，每个面上又各自五颜六色。不同的组合方式看似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但其实源于一体的诸多变化。

每一层虚拟亚空间中的自我角色都拥有着自我独立意识。它们本自一体，又各自为政。它们在每一层中都会依据自我的喜好，给自己挑选一个符合自我当下意识水平的角色形象与网络名称，这外型与名称可以依据自我的兴趣随时幻化更换。

不管是超我、本我、高我、小我的意识本体，它们是从来不会、也不能离开真实本源意识能量流的。但它们的意识投射法化身却都是在虚拟亚空间体系里参与轮转，法化身不可能进入到实体本源中。

就好像你无法一头扎到电脑屏幕里，虽然你可以通过VR技术仿佛亲身经历虚拟现实，并形成感同身受的类真实体验；而你虚拟现实中的那个角色不管你怎么认知它就是我，也无法跳出屏幕，从模拟系统里侵入到真实里来。

## 初心

通过平静的观察，进而察觉并知晓到其它本源意识碎片在不同面向上的不同表达方式；借由虚拟接触，安全地感知到不同意识体的意识内核；通过愉快或不愉快的彼此互动，相互深刻地认知到意识的多元性，了解并尝试认知与理解其它意识面向。

通过这样持之以恒地不断参与交流与互动，通过经历来累积与汇总生命的经验，慢慢地寻觅与补足自我意识内尚且缺失的本源意识拼图，找到其它面向上的意识碎片。让自我意识内不同面向上相互对立的认知得以借此融会贯通，形成一体无缺的自性智慧，即所谓的意识完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在达成意识完形的过程中，借由一系列众多环节上的混沌，期待诱发某一非理性的突变，触发偶然中的必然，获取到逻辑之外的意想不到的惊喜收获。

本源是本自具足的，是完美无缺的，但不可满，所以本源意识需要不断地形成破立的代谢，让自身始终富有活力，让自身的熵存在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的、可控的量度中。

本源意识需要自我拓展，但却无法靠已有的逻辑去找到有为的方

向，所以它学会了利用无为的自然而然，让随机性的混沌与自由意识帮助自己找到没有方向的发展方向。



完形并非完形，圆满绝非圆满，终点即起点。只有保持能量与意识的持续流转，才不会僵化甚至枯朽在固化的成见中，让自我认知给自己打造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这就是破立的无尽循环。

这就是经历生命、来做各种角色扮演的意义与目的。

很多人问的初心，就在这几行文字中。

## 第20章 虚拟空间体系的套叠关系

### X2-20.1

上文说到，在宏观本源的意识流中，那些不同成熟度的意识体们，因自身交流的渴望，利用本源宏观意识网格作为基础，构建出了一套复杂的去中心化的意识网络体系。

意识体们通过这意识网络体系，彼此达成了相互的意识连接，并借此利用集体意识共同营造出了一个对等的模拟本源宏观体系。

这一虚拟本源构成了第一层虚拟亚空间，犹如开机登录界面，而意识体们把自己按照自己当下的状态投影到这虚拟亚空间所对应的位置上，形成了自己的根目录法身虚体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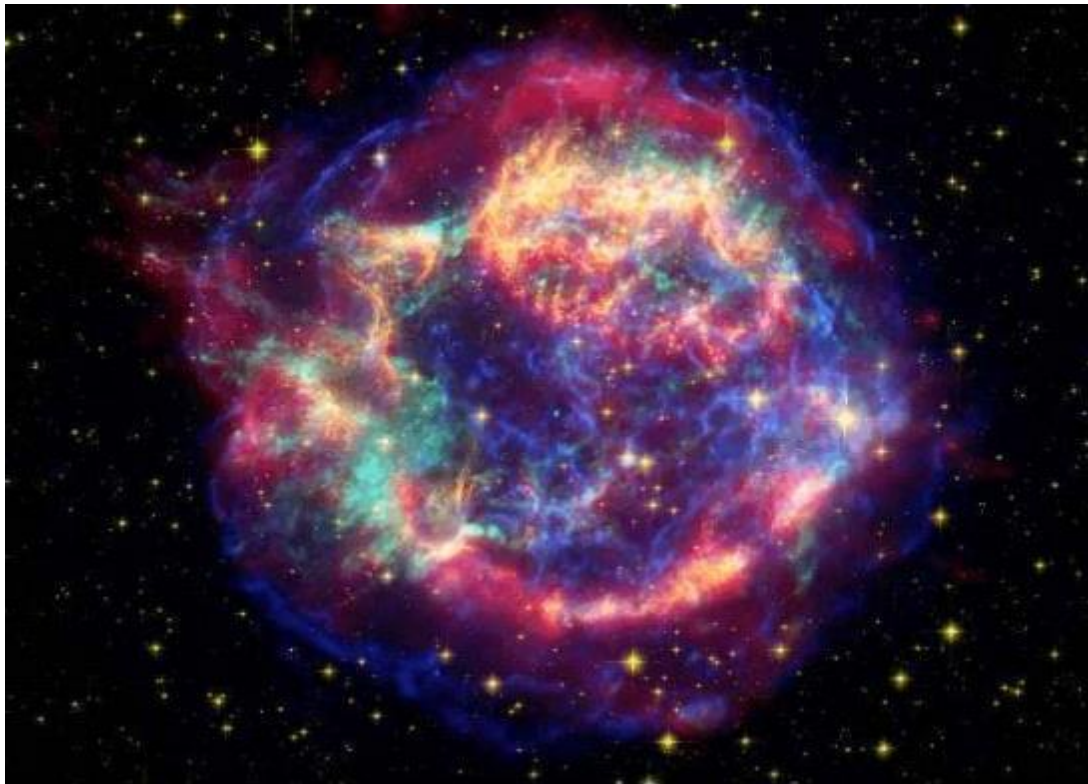
在第一层虚拟亚空间中的这个法身映射虚体还都是比较写真的，都是带有意识、无色相的能量雾团。而整个虚拟本源则更像是包容着一切运化的大能量雾团——我们能想到的三维图和实相的多维结果是相差甚远的。它是说实非实、说虚非虚、不停变化、反转、扭曲着的电磁云雾。这雾团有稠密、稀薄、聚集、分散等不同的状态区域，在不断的变化中形成一时的形象与流向。

模拟本源不是本源，但足以乱真，只是其间与本源的时空速率是



不一样的。

在第一层虚拟亚空间中运转着本源的投映。在原版本源意识流内的意识体们把自我的意识体系对境地投射到与自身真实状态同等的虚拟位置上，形成超我意识体自身主意识的映射虚拟法身角色。



为了能让从自我意识体内自身分化出来的其它意识分身也能高效地利用这一群体意识互动资源，超我的自我主意识于是借助虚拟本源体系内的虚拟意识网格，同理可证地又再次地营造出了一个意识网络，并在这个意识网络中建立起多个相互平行的次级虚拟亚空间体系，犹如打开浏览器后的各大主流门户网站。

这些相互平行的次级虚拟亚空间体系有效地满足了处于不同意识

频段里拥有不同认知次第、不同自我意识阶段的本我意识对不同意识面向的认知探索，为彼此并列、但意识层次悬殊的“本我意识”探索未知认知领域和相互跨维度交流提供了所需的交互平台。

相互平行的次级虚拟亚空间是本我意识体们的主场。在各个次级虚拟亚空间中，拥有不同认知、不同理念的本我意识们按照各自对世界的理解，营造出不同的平行群体空间内部规则——

为了验证在不同的理念下所展开的实践结果，不同次级空间内设置了不同的时间秩序与底层规则算法。在验证的过程中，随着实验的阶段性深入，底层参数可以被随时修改，甚至不时推倒重来，这导致规则之力并不能成为一个恒定的逻辑背景参数。

规则之力构成了一界内一切事物运化背后的规律。它设定了底层逻辑的底线与天花板，是空间内一切后台算法的潜在逻辑底层程序，制定了时间的运作方向与节奏秩序，构成了指定空间内的意识思想法则体系。

界是同一类事物在近似状态下被归纳总结出来的细分。针对不同的划分标准，界的定义可以不同，导致不同命名体系下的界可以发生认知上的相互套叠。比如灵界一词，它几乎包含了所有意识

体虚化法身所在的虚拟空间体系，其间甚至包含了三界内外可被觉知的所有虚拟空间。而三界内的色界里又包含中阴界，而中阴界却横跨色界与欲色界，如环一般串联起阳间、阴间的明暗故事线。

界是可以并列、可以套叠、可以含括的一个多功能概念名词。界犹如阶级形成的社交圈子，每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或加入多个圈子，你也多少知道有这样或那样的圈子，但是如果你不在那个阶级或面向上，那你只能听闻却无从见识与加入那些圈子。这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法则在作用着。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切有为法与无为法能运作的区域都在法界的范畴内。

这里的法，可不是什么法术、律法或法规，而是指在意识作为中可被显化的有效作为。

在本我意识的旗下有着隶属于自己的高我团队。高我被指派去对本我在意的某些具体意识面向做出实质的探索，并利用与其它意识群体互动的机会发现相关问题的最优解，提高自身对规则之力认知的通透度。

高我意识们依据不同意识面向上的专属命题，在次级虚拟亚空间

下又开设了各种次生虚拟亚空间，作为不同主题的公共论坛区——所有关注这一面向议题的高我，不管源自哪个超我意识群，都会聚拢过来，形成互动合作。这样的次生虚拟亚空间多到无以计数。

高我意识聚焦所形成的法身在次生虚拟亚空间中形成自己的虚拟角色。这角色可以同时进入与存在于数个不同意识领域的次生虚拟亚空间中，利用自己旗下的小我们同时对一系列看似无关但彼此互补的意识面向展开探索。



有些很特例的议题在短期内会成为热点，之后就少有问津；而比较普世的问题则会长期拥有较稳定的访问流量和在线人数。

每一轮新生代在历经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遭遇近似雷同的认知卡顿和进阶瓶颈，于是需要一遍遍地重复先辈们走过的足迹，认知与

理解相同的问题。因为知识可以相互传递，但智慧与觉受的认知能力只能自己领悟；观点可以强行灌输，但达成认同必须自我内在自发地达成，前提需要自身足够的相关智慧储备。

比如“烫，别碰”，如果你从来不知道“烫”是什么感受，那这个“别碰”就成为了自由意识的剥夺与束缚。“油漆未干”的一个警示牌意味着什么，没有经历或见闻过的或许还真心不知道。

“原来还可以这样”与“原来不可以这样”的见识，不是教就能教得会的。举一反三的能力不是教出来的。内在智慧的成熟程度决定了自我意识在某方面的问题上自身的根器钝利，说白了就是是否够灵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什么是灵光？俗话叫聪明，脑子快，鬼主意多。其实文雅的说法就是有逻辑思维外的洞见，是内在自我意识跨维度交互内在信息的能力。

能交互还要有这个潜在智慧：角色我的脑子里没有的，意识自我的认知里有，也是可以用的；两边都没有，高我或其它自我那里有，也能借鉴；谁都没有这个经验，那就只好自己反复地来趟这条道，最终得到最优解，去填补自我群体意识中的某一认知空白了。

## 被套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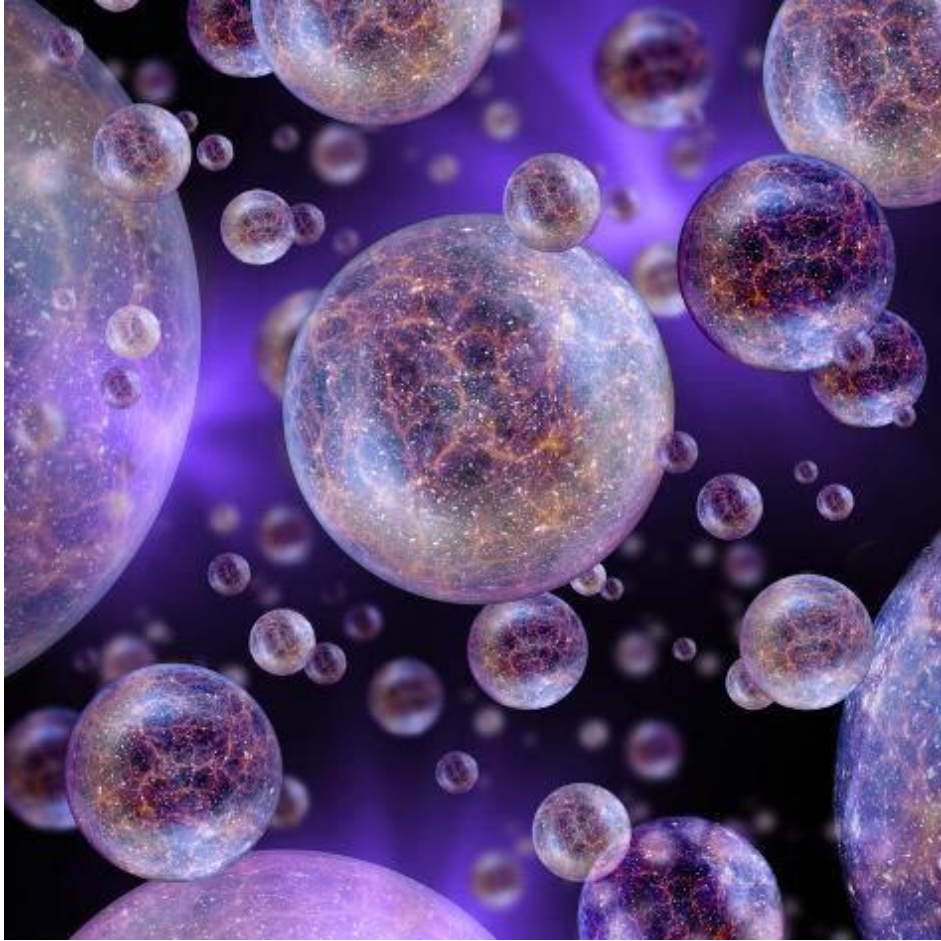
所以，即使是陈年的老套路，没有见识过的新生代还是需要重新经历一遍或数遍，获取到属于“自己”的经历，才能达成理解。虽然很多经历已经被先辈们无数次地历经过了，可谓毫无新意，可是还是不断会有在那里跌倒卡顿的，形成无法回避的宿命。比如婆媳关系，比如电话诈骗，比如股市韭菜，比如灭世预言……老一代被电视购物忽悠，现在网红带货接着赢利，仔细一看，套路一模一样。

生命的陷阱是无法通过告诫来规避的，最能引发叛逆的就是“我这是为了你好”。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比如你和孩子说“别吃太多的糖，别去碰刚烧开水，别舔寒冬里的铁，别太早结婚生孩子，别过于迷信所谓的科学，别太把官方信息当真……”——经验可以传递，但拦不住其渴望验证忠告的实践过程。

实践出真知，忠告往往被等同于意识束缚，带来叛逆的尝试。但就是这些叛逆的尝试、不惧成见束缚的冲锋、打破常规的挑战，让智慧得以在已有逻辑外得到意外的意识拓展。

自由意识被全然地尊重，每一次历经都是全新的开始，就是为了让自我意识不会限于故有的自我成见中，这样才可能不怕失败地展开亿万次雷同的冲锋。



偶然中的突变带来非理性预期的收获，在穷举算法中触发极端的偶然是一种必然。初始的意识就是这样产生的，也继续在依赖这一方式达成无为的后续自我拓展。

能通过逻辑思想到的永远是有限的，而在面对无限的可能性时，本源自我意识选择继续应用穷举算法，然后无为地去接纳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通过赋予无限无尽自我分身、自由意识，来尝试

了解发生了、但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因为意想不到中蕴藏着自己尚且未知的智慧。



当意识扩张到某一程度后，意识的边界就会与另一意识的边际相交。交流在抵触中形成，好奇的未知与已知的理念形成较力。在固有理念的破立间存在着无数失败的尝试，但最终融合是必然的结果。双方都需要在摩擦间找到能桥接分歧的智慧。不同意识个体的融合带来跨越式的意识增长。

穷举算法的基本思想就是从所有可能的情况中搜索可能正确的答案，并验证推演。



计算方法全面同时展开对所有可能性的求证：对符合初阶要求的分类，予以进一步的二步穷举计算；并依此类推，筛选掉分母、保留分子；集合所有分子成为分母，再海选出分子，直到找到那个随机的偶然。

其优点是可以对已知外的可能性展开探索，缺点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缩短时间的方法就是增加参与运算的枚举单位个数——如果个体要重复计算十亿次的一个问题，用十亿个个体计算一次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如果涉及到逻辑链中层层递进的问题，对拆分项的计算速度也直接影响到最终结果输出的速度。

穷举运算法对于本源意识来说是最高效、简洁、便利、无为的一种智慧意识体现。但其缺点就是参与指定面向议题计算的意识分身们绝大多数都会一次次地体验失败的滋味，而且这种挫败感是绝大多数个体终生的常态。

除非全然地从宏观的角度上以一体的觉知理解了失败的价值，才能真正地转变自我个体的认知，在经历失败时看到其中隐藏着的对整体成功的巨大贡献，理解到在排除法中失败的价值与成功的

价值同等重要——因为证明了其不可行，而让可行变成了唯一需要思考的结果，不然未能证实的“如果”会带来无尽的烦恼。

## X2-20.2

### 宿命与自由意识的博弈

为了给指定意识面向上的随机意识突破营造出大概率的机会，高我犹如航空母舰般释放出自己的小我意识分身，在指定的探索面向上展开重复的地毯式搜寻，犁遍所有的可能性变量，为此营造出无以计量的平行套叠虚拟子代亚空间，利用量子计算的穷举模式，开启多元多维的尝试。

小我的意识受命短暂地借由中阴体系进入这些被指定构建出来的时空景相空间内，展开被高我设定的特定命题。

在这里不要把高我与小我认知为从属关系，它们都是相互平等的人格面向，只是小我在功能上更为用，而高我则作为自我意识群中调度的职能。两种都是自我意识的分身。超我、本我、高我，都是从小我一步步成长上来的。

小我在进入一个新的角色前或再次历经原有角色时，事前会被设定好这一角色的个体与时代背景的综合参数，包括角色的生理性

别与隐藏性别认知、智商、情商、性格趋向、健康程度、寿命上限、家庭背景、社会背景、时代背景。

进入角色后的小我意识可以依据自由意识展开随机的抉择，但角色所拥有的背景数据（生命蓝图）在其出生前就已经很大程度地完成了对角色的塑造，规范了角色能想到与能感受到的见识，即其一生中可以遭遇到的见识是被事先锁定好了的。这就圈定出了角色能产生的思想与认知体系下可达成的作为，制定出了在哪个范围内自我意识有抉择的机会，而产生可变量的最大范围不会超过被制定出的那个圈子。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这样的中阴运作体系让很多参与基层实操的小我意识们（玩家）发现：与其花时间与精力去头破血流地闯荡，不如花时间和内在意识高我（程序员）搞好关系，踏实地完成自己被指派的流程任务。

职业/属性↕	力量↕	敏捷↕	体力↕	智力↕	智慧↕
狂战士↕	40↕	20↕	30↕	5↕	5↕
圣骑士↕	25↕	15↕	30↕	20↕	10↕
刺客↕	20↕	35↕	20↕	15↕	10↕
猎手↕	15↕	40↕	15↕	10↕	20↕
祭司↕	15↕	20↕	15↕	35↕	15↕
巫师↕	10↕	20↕	10↕	20↕	40↕

举例：

### **A出生前设定：**

公元1990年生人，性别女，出生时难产，导致脑缺氧，设定为智商一生上限不超过5岁，父母离异，无法站立，大小便不能自理。母亲在自己14岁时癌症过世，留下大笔健康保险理赔金。

**人生功课：**被爱、被照料、无助、艰辛、冷漠、坚持还是放弃肉身。

### **B出生前设定：**

1990年生人，细雨社 www.xiyushe.org一线城市，出生性别男，家里三代单传的独子，父亲是一线大明星，母亲难产死亡，内在性别认知女。

**人生功课：**性别觉知的平衡。

出生后两年，父亲续一房，生两男孩。后母鼓励自己女性化的渴望，俩兄弟排斥自己。

**人生功课：**成年后坚持还是放弃先天生理性别。

### **C出生前设定：**

1990年生人，偏远山区，男性，家里四个姐姐，全村人供出的

大学生。姐姐们为了自己有出息都要了大量的彩礼，被婆家嫌弃。大学毕业后因为勤奋又聪明，留在一线大城市，没钱买房，倒插门结婚。婚后三年山里的爸瘫痪了，妈提出要进城养老，因山里就医不便。可是自己与老婆孩子、老丈人一家所住也不过60多平米的房子。

**人生功课：孝道还是完成自我价值。**

社会背景、家庭背景、文化背景、身体状态、心智成熟度等初始设定，决定了人生的课题，而你自己决定如何来解读与解答这一课题。看似必然的无路可走时，就是自我内在智慧奇招制胜的机会。在理所当然与情非得已时，在看似多选实为单选的很多人生路口上，不是没的选，而是自己的思想狭隘了内在选项的觉知力，让自己的智慧匮乏了立体性。

A. 脑瘫的女孩在自己18岁时，因为一场肺炎诱发高热，痊愈后成为了灵媒。虽然还只有5岁的智力，但她不世故的状态让很多人更信赖她传递的灵性知见，现在被学习灵性的人们照顾得很好，拥有自己将近35万的粉丝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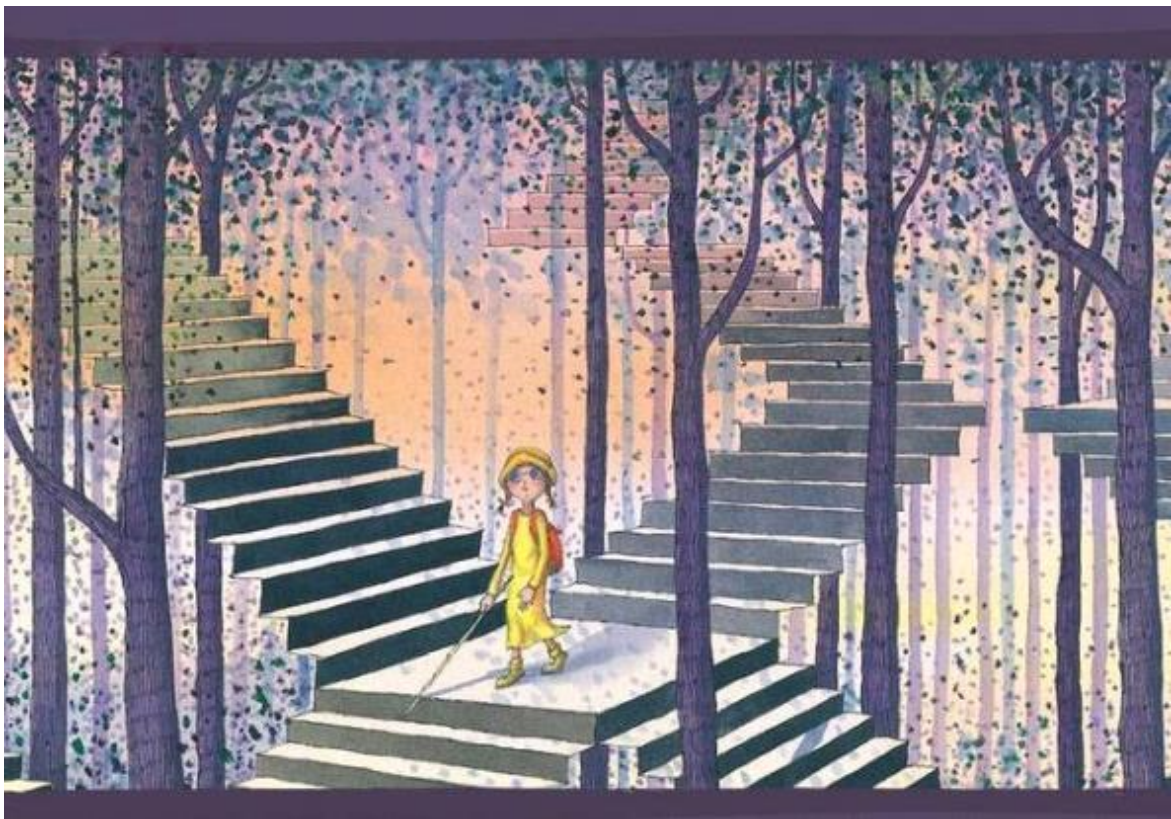
B. 他在19岁生日时和自己的父亲像成年男人一样一起喝了一次酒。那次俩人都醉了，都哭了，两个男人都很想念同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也都很爱彼此，父亲终于明白了爱与性别无关、性别与面子无关，爱不是一种所有权的束缚，而是让对方达成生命的热忱、活出自己的精彩。去泰国的钱父亲出的，他带着祝福而去，成为了真实的自己，展开自己想要的人生体验。

C. 他在自家小区附近租了一间房，把父母接到了城里。四个姐姐偶尔能在经济上帮助一点，自己下班后又打了一份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是心是暖的。妻子有时会抱怨，可是他对岳父母也是同样地尽心出力。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人生在世谁没个三灾六难呢？苦日子能熬过去，但仁义有爱的心可不是能熬来的。你们也有老病残的一天，你们的孩子们看着、学着你们今日的作为呢。”妻子的父母这样对妻子说。

坚持还是放弃，前进或者逃避，或者不是方向的问题，而是方式的问题。没有打不开的锁，只是你还没能找到方法。而找方法的过程就是对自我心智的锻炼，而找到核心矛盾的最优解就是此生最大的初心。宿命带来课业，自由意识决定你怎么解答自己面临的问题。

## 意识体身份的成长阶梯

最底层负责实操的是办事员——小我意识，负责企划的是部门主管——高我意识，在上边制定宏观战略的是公司经理——本我意识，洞察自我短板、防微杜渐、运筹帷幄的是董事长——超我意识。



公司经理们都是董事局成员，哪个董事自己旗下的团队最给力、最强大，那它就拥有最丰满的智慧、最精纯的能量，在自我意识群体中自然也就形成了意识占比的多数，自然地成为董事长即超我。

超我不是某一个固定的谁，超我是群体自我意识中那个最智慧的

自我单位，拥有最高维的内在觉知、最渊博的知见、最多元的智慧觉知、最真挚的爱、最圆融通透的认知。它代表整个自我意识集团的最高成就，成为核心意识，掌管宏观的全局规划。

但本我、高我、小我都拥有高度的自由意识，大家都是自我意识的分身。

如果一个团队的自我意识一个个都恃才自傲、桀骜不驯，那高层就会被架空成为一个摆设。

如果基层的小我觉悟了臣服，能开启合作模式，統合了外在自我意识与内在自我意识、角色利益与灵魂利益，愿意跟随内在热忱，顺应内心的引领，不去任由脾气造作，而把心愿化为行动，行动有所坚持，不计较角色的得失，而始终把衡量利弊的观点放在更高的、更广泛的意识维度上，愿意扮演好小我的角色，配合导演，不要大牌，那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

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是：载具意识架空了角色外在意识，贪食好色，怕死多愁。

好点儿的：外在角色意识架空了内在自我意识，遇事情绪化，利益得失心特重，自我利己意识强烈，渴望永生不死，期许不劳而



获的捷径，为了所谓的成功乐于损人利己。

内在自我意识架空高维意识，会导致：观点单一，容易偏激，匮乏整体宏观觉知力；容易出现灵性的傲慢，喜欢否定与评断他人，对人生大戏中的各种助缘拥有着旗帜鲜明的个人是非观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会引发自己的不快甚至恼怒；无法理解没有巧合，也不能相信非线性的逻辑。

### 平等的自我意识内部成长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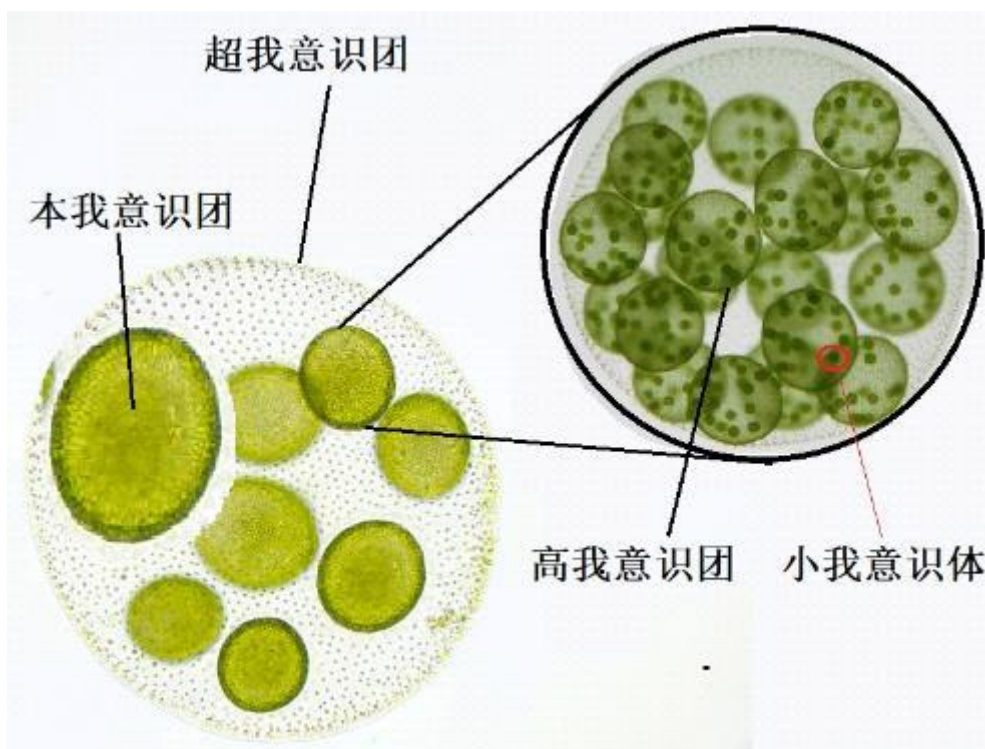
每一个当下的董事长超我，首先都在某一个时期当过“光杆司令”，其实就是小我的角色。它在知见、智慧、能量三个面向上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拥有了自己的分身。



随着分身数量的增多，自己成了小老板高我；旗下自我分身后续

很有作为，快速壮大，梯队增殖，队伍扩充，儿子有了孙子，爸爸变成了爷爷，结果小老板水涨船高成了公司总经理本我；本我中最优秀的那个成为了自我群体中的超我。

分身与本体本无主次之分，都是自我意识中的一部分。随着时间发展，不同分身发展的进度不同，犹如春秋战国一般，诸侯崛起。多个部门经理高我凭借自己下属的小我，累积了足够的自我“实力”；当旗下的小我完成了原始的累积、开始分裂增殖的时候，原先的高我就自动晋升成一个新的本我。



自我意识团中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本我，谁的意识占比大谁说了算。智慧、认知、能量最多的一个本我担当自我群体的代言人，成为自我群体内的超我。当然这占比是动态的，所以超我这个位置并

非固定归于哪个本我意识团队。

当超我、多本我、多高我、多小我的架构完成后，层级分裂终止，但内部变化并没有终止。小我作为实操的参与者，它与本家高我的关系不是父慈子孝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兄弟关系。所以高我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位阶——如果某个小我真的达成了觉醒，进而通过开悟达成多维智慧的暴涨、多元融通的认知猛增、觉知力爆棚、能量精纯高亢，就会让自身意识成熟度有机会反超本家高我，成为本团队中新的高我意识，而原高我意识论为自己的小弟。同样的道理，高我也可以这样造本我的反。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反超上级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管理层时时拿着全员汇总上来的即时大数据，它会比基层更全面地了知信息动态和拿到更全面平衡的体验素材。不过不可否认，即使是在信息上占有绝对优势的高层，也有“笨”的领导，素材全面，但就是想不明白，卡顿在自以为是的成见里走不出来，就会被后起之秀反超淘汰。

所以，虽然分裂增殖在自我意识内部是有先后次序的，但是在自我意识集团中，每一个自我的意识分身都是平等的存在。这里没有腐儒的愚忠或孝顺恭谦，一切都靠自身实力说话，有智慧、认

知、能量，并且比其它自我分身强，那您就是团队中当之无愧的老大。

所有未来规划、所有信息资源、所有能量供应，都优先向最有希望引领大家更好发展的那个自我意识单位倾斜，结果就是越强的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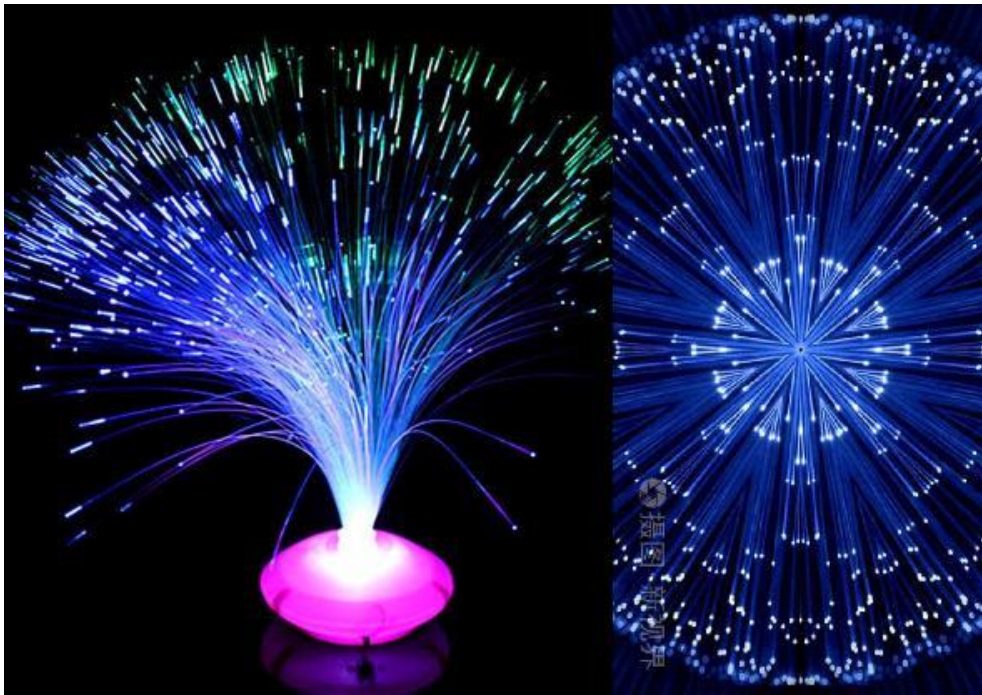
## 不同自我的舞台

之前说过，自我意识集团内的各级分身们实际是不进入虚拟亚空间体系各个维度次元中的。它们把自我意识焦点按照当下的状态如实地映射入各阶各界不同的虚拟亚空间体系里，在不同的舞台上形成自己的种种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意识体可以同时多个不同的舞台与故事中分别出现，并装扮成各色的角色。

自我意识团中担当超我意识的本我把自我的法身化身投射到第一层虚拟空间中，在虚拟本源里建立一个与自我意识群体对等的形象。

其它面向上的本我意识则按照自己认知倾向的不同，自主决定到哪个次级虚拟亚空间中的意识面向里占据一席之地。这些意识面向有些需要初创，有些则早已成型，本我需选择在其间构筑或进

驻、创建或加盟、设立或进入到某一“界”面里。



不同界面的次级虚拟亚空间中的意识频率是不同的。意识频段的差异导致低频意识无法察觉高频意识空间的存在，更无权访问。但高频意识可以自我降频进入到低频意识空间中，显化成任意角色，并与那个空间内的其它意识互动。

这里所谓的高频意识只代表它的修为在某一领域上达成了很高的成就，拥有了高频意识能量和多维非线性时间觉知力，并不代表它的知见与智慧在其它的意识位面上也是全然通透没有偏颇的。就好像一个满级的魔法师可能对刺客职业的技巧仅是一知半解，如果进入到一个被定义为魔法全面无效的界面里时，就很被动了。

意识频率与显化频率是连续性的，但意识认知的觉悟是存在阶梯

的。这阶梯形成了意识的频段，导致意识显化的界面也形成了明显的阶梯性疏密频段。在各个频段里各自有自己各异的、明确的探索主题和规则设置。不同的频段在空间内是相互套叠的，但在显化上是清晰分割的。这些平行存在的频段各自有各自的时间运作体系和内在规则之力，各自定制各自的内在规则之力与道德章程。



本我所在的次级虚拟亚空间中有着各种自定义的景色，其间各种人物角色的造型与性格也多由本我当下的自我理念塑造显化而来。这些人物形相与景色造型多源自本我在自己“创业”的历程中曾

经历过的故事。在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里，那曾经历过的、向往过的场景、那自己最为欣赏、最记忆犹新、最难忘怀的片段被用来构建自己的世界景色。

次级虚拟亚空间中人物形象的显化与设定，彰显了本我在现阶段意识侧重点和理念认知、文化偏好、种族认同。所有的这些场景与人物造型，都是被意识虚拟营造出来的显相“皮肤”；用来构筑这些相的显像点，都是意识生成的意识能量微粒像素。

很多老派的本我意识懒得搞专属形象给自己，就是一大团光雾；自己空间也不显化什么特殊景色，很是内敛。但刚从高我升阶上来的本我意识，一般很在意自我形象与自我空间的装潢，力求富贵庄严、典雅殊胜，生怕别的本我看低了自己与自己的领域空间。

很有意思的是，一般情况下，在同一序列内的自我意识群有着很近似的空间装修风格与造型趋向。有些高我甚至还会明显地保留着故事角色的意识习气，在对外显化自身形象时是穿金戴银、珠光宝气的，仿佛这些用意念幻化出来的扮相能彰显自身的尊贵；更是把自己所在的空间设定成黄金城、琉璃街、水晶屋，生怕谁不知道自己家里有矿、是暴发户一般。



### X2-20.3

#### 高我掌管下的中阴界

当意识进阶到本我意识的层面时，无明的困惑成为意识关注的焦点。虽然还有些故有习气的萦绕，但已经很少有贪欲或感性的冲动了。

在这个阶段上，本我意识和高我意识在进阶后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对事物观察的认知高度与广度带来的深度。越高维度的视角越能在更多元立体的不同面向上同时展开综合的分析认知，在运筹帷幄中少了抱怨、多了关爱，除了自觉的觉悟，还有了觉他的渴望。不过本我意识想要达成超我意识还要克服很多障碍，融通更广泛的意识面向，整合更广泛的自我面向，真正地做到全然的一体认



知。

本我主要的作为是调度自己旗下的高我去寻求与获取意识智慧拼图中尚且缺失的认知，以便用来融合或桥接已拥有的本源意识碎片。

就好像当今的华为，有5G的技术不假，但自己不掌握关键芯片的核心积聚，有A有C，可就是串不起来。知道这样可行、也见识过别人能做到，就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就算有人把隐秘的答案直接当面告诉你，也因为认知的差距无法理解与认同，更别说辨识被告知信息的真伪程度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就好像你上百度查某种疾病怎么治疗，信息确实都在那里，但五花八门真假掺杂，你信谁呢？信几分呢？一本《道德经》五千来字，人人都知道那是玄妙智慧，你也看我也翻，有几个能说自己看懂了一多半的？不是答案难找，而是想要理解答案所需的智慧积累难得。

本我解决困惑的方法就是拆分问题：把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拆分成不同的面向，然后让自己旗下不同能力的高我分领这些任务，去尝试找到答案。

高我所在意识层面是介于小我的“故事”显化现象层与本我的宏观调度层的中间，属于次生虚拟亚空间，是次级虚拟亚空间中的本我意识们用意识力投影生成的下级意识虚拟空间体系，是专门为不同高我量身打造的。几乎每个高我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次生虚拟亚空间，那空间有点儿像我们的群聊群——高我就是群主，群里的成员就是它旗下的所有小我们。

在本源意识流中，超我意识能量泡内的小我意识群体们利用意识投射出自己的法身，都集中存放在这些彼此独立的次生虚拟亚空间中，形成自家的信息群。所有小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哪怕片刻的起心动念都被群中的信息记录如实地备份了下来。

## 信仰之境

高我随时可以与任意小我进行沟通，小我之间在本群里也可以形成平级沟通，但是小我无法跳过高我与其它高我旗下的小我意识形成沟通，除非两者在出演同一幕故事。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一系统交流屏障，志同道合的小我意识群体们，在退出了现象界的角色扮演之后、回归高我掌控的中阴界之前，利用群体意识创建出了多个信仰之境。

这些因各种集体信念生成的不同独立虚拟亚空间，不属于本源的正规意识运作体系，又存在于意识运作体系之内。这样的信仰之境虚拟意识空间很不稳定，会随着某信仰体系的涨跌荣辱而兴衰。我们比较熟悉的信仰之境包括所谓的天堂、地狱、天国、九重天等等由地域人文群体信仰生化出来的各种介于死生间的意识过渡体系。

这是专门收纳与冷却宗教狂热信徒的亚空间，好让它们体验到自己心中的如果，放下一念所执的偏激，平复内在对自我审判或不甘的期许。这一经历的真实度与时长全都依据小我被宗教信仰自我催眠的执念深度。如果说所谓的生是颠倒执着梦想，死后经历的世界又何尝不是梦的第二段续集呢！

## 现象界的阴间与阳间

本我洞察自身内在意识面上无法达成融通的认知领域，找出自己最为匮乏的觉受认知方向。高我从本我处拿到当下自我最为匮乏的某一意识面向上的课业命题，再把具体问题拆解细化，并让旗下处于空闲状态的小我去尝试找到答案或可供参考的答案线索即觉受经验。

因为本自一体，所以如果是本我意识层面上的匮乏，就是所有自我意识分身全体的匮乏。所以小我在领命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一“命”题真的是对自己很重要的当下首要课题，不光欣然接受，还感恩戴德。

上文中提到过高我与小我都把自我意识的投影置放在次生虚拟亚空间内，在此，小我叫高我为更大的角色，而高我视小我为自己的人格片段体。

小我被指派到蕴含所需觉悟的经历中去历经，犹如工蜂去采蜜。如果这个小我够“灵”光，在故事里带着十足的觉知，把信息与经验、思考后的觉悟与智慧，犹如蜂蜜般地带了回来，跑一趟就够了；如果这小我很愚钝，混混沌沌、晕晕乎乎的，随大流过了一生，回来後一问：你觉得自己收获了些什么？支吾了半天，就是存折、房子、老婆、孩子，还有一肚子牢骚与愤恨，那真的是个赔钱的家伙。回去再来，回去再来。

小我领命去经历“人”生故事，并不是要真的去到那里。次生虚拟亚空间分为内外三层：内层是与高维连通的意识门户，中间层是高我意识角色所在的区域，外层设置了大量的虚拟空间井，这井被叫做“环”。

小我意识进入这环中，意识就被抽离了出来，自我意识焦点形成意识束被环投射了出去。被投射出去的意识，会进入到一个由群体意识构建出来的历史剧中，那里有恒古以来所有意识构建出来的各色故事脚本空间与空间内发生过的故事。

小我可以选择利用老故事创建新环节，或一路追随老故事的剧情。在故事里小我可以使使用单人副本——纯故事线，连被自己观察的那个角色其一生都是严格按照故有故事脚本内的行为而展开的。在这里小我意识只负责观察与觉受，犹如看一场电影或生命的纪录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第二种可能是本我下的多个高我同时参与这一觉知计划，派遣不同高我团队下的数个小我，一同进入同一个生命故事中，相互形成对等人格，完成平衡的体验认知。你所伤害的就是自己的其它面向，你所助益的也是你自己，你爱的恨的给予的剥夺的都是你自己。一生中交集最深刻的、影响最大的都在自己的不同意识面向间展开，形成内在自我意识里自平衡的得失自我觉悟。

第三种可能性是小我进入群体意识所营造的实时游戏互动中。故事大时代背景与世界级大事件是原有故事主线，但世界故事脚本里超过10%的角色是被“玩家”控制着的，即有觉知觉醒后的

角色。

这类角色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代故事背景的主意识流向形成明显的差异，对日复一日的规范性故事内生活不再认同，会问出灵魂三问，并开启内在觉知的探索，最终不再依据角色故有的命程展开，形成属灵的生命觉悟，跟随内在热忱生活，而非角色人文的得失渴望。

以上经历觉受部分称为舞台上的生命历程，即我们所谓的阳间。但一个完整生命历程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前台——阳间、后台——阴间、剪辑编辑室——中阴界、彩排练功房——出生前计划大厅。出生前计划大厅里是高我与小我或小我群们选剧本对剧情的地方。

所谓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阳间的经历其实在整个生命历程的循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最多的生命经历发生在我们所谓的阴间，那里是回顾、反省、平复自己各种内心觉受的地方。信仰之境就发生在这后台里，成为戏中戏、梦中梦。

### **彩排练功房（出生前计划大厅）发生了什么？**

因为高度的自由意识，进入角色后的小我意识多数时候可控性非

常差，所以为了能让指定的命题被充分地探索，高我层面上会运用生命的蓝图来有效地规划将要被探索的事件，让初心主命题成为生命经历的必然事件。

为了确保要发生的事情会在要发生的时候发生，动用了很多手段：首先规定了小我即将进入的时代背景，其中包括：进入哪个宇宙、哪个星球、哪个文明、哪个时代、哪个种族、哪个家庭。这一系列设定下来，生命的可变量与确定性参数就八九不离十了。

对于灵界所选用的故事素材，都是早已发生过的故事的备份存档。你有权在经历的过程中对其故有的故事内容演绎、改写或照搬原创；修改后的内容会被系统如实记录，成为一种新的故事脚本支线被保留存档，被后人引为经典剧情。

因很多富有哲理的经典故事脚本已经被用烂了，想要跳出故有的各种已被探明的支线剧情、搞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所有常规可能的变数都在系统的预计内，已经成为了变爻中的常数。

然后规范小我角色的属性，包括：性别、初始智商、性格特征、可受教育的程度、父母怎么对待这个孩子、属于家庭中第几个孩子、一生中必将遭遇的重大事故与疾病、什么时候发生、可携带

进入角色的最大生命能上限、一生中可以调配运用的资源合计有多少、家人对待角色的态度、是否有后续资源可以借助、借助多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有被预设的贵人相助、帮助哪个面向、帮助到什么程度。这些生命历程中具体的设定有效地塑造出了人生课题的难度等级。

最后设定的是其一生中的重要人际关系，包括：遭遇几次情感、这些情感是对其形成消耗还是助益、是否能有子嗣、能有几个、哪个在哪年出生、出生后是对主角形成拖累还是助益。这一设定是在带出人生课业的主题，同时形成体验的平衡性设定。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刨除这些设定好的生命蓝图外，其它全部都可以尊重角色的自由意识。当角色遭遇到人生中的必然时，是可以动用自己的自由意识选择激活这一分支或回避它的展开。没有被安排好的东西，在单人剧本里不会出现；被安排好的分支点，角色有权选择是否激活并经历它。

角色还有权选择什么时候退出角色扮演。但是如果退出得过早，一般会被劝返，形成濒死体验。还有另外一种濒死体验源于剧情设定，因为选择经历觉悟的一生也是一种可被探索的“如果”之一。不过前提是您已经累积了足够的意识力，拥有面对多维时空、



非线性时间、全然虚伪的舞台人生的智慧。因为知道活在梦里还要继续演好自己的角色，远比做梦要难。

小我意识在故事中可以成为自我人生抉择的主宰，但也有可能角色的载具意识与外在自我逻辑意识太强，直接架空了内在自我意识，更不让高我插嘴自己的人生；就连安排好的贵人也一并得罪光、置之不理，进入一种无药可救的、偏执的悲催生命体验。

### 后注花絮：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名利，那你一生会很辛苦，而到头来会发现自己一无所获，还要被发送回来，一次次地重头来过。如果你能找到一件事，没人给你钱，也出不了名，可你愿意每日每夜地去达成它，那恭喜你，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与初心所在。热忱所指，意义所在。

我宁愿糊里糊涂跟着清清楚楚的人，也不想清清楚楚跟着糊里糊涂的人渡过生命的湍流。人生中抗争的造作与臣服的无为，自己选是给资本卖命，还是给高我忙碌。

人的一生的中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偶然，并且在你出生前你已然觉知并认同；但你还是选择以这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说明一定

有值得的事情，只是或许今天的你还没能领会到。

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如何处置？

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这不是说纵容并等待他的报应，而是内敛自性心性后、自我的觉受与智慧认知提升后，对境的世界意识频率随吸引力法则而改变。当你脱离了低频的互殴意识频率维度后，你身边的世界与世界中的其它角色也会随着改变。[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世界是被意识频率层级的频段所划分的。在平行世界中穿梭，不是靠喊口号或起心发愿变身奥特曼就能达成的，需要你的内在意识频率真的达成了你所渴望如是意识频率状态，才能被吸引力法则自动划分到那一意识频率的实相中生活。

脾气看语速，态度看手势，性格看面相，内涵看眼睛，习惯看身材，

教养看站姿，人品看走路，心态看衣色，层次看穿鞋，干净看指甲。

以利聚者因利散，以情聚者因情散，以心聚者因观念散，以觉悟聚者因次第散。

聚散本就是往复的规律，犹如生死一般，别说永远，也莫立誓言，当下即一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21 章 屌丝的逆袭

### X2-21

#### 角色

前文中我们罗列了在本源之外被群体意识用意识构筑出来的多层虚拟亚空间体系，并讲述了每层亚空间的作用与相对应的意识层级。在本节中我们把视角从宏观体系中再一次地聚焦到我们的主角身上，看看它在这个体系里，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具体地感受一下一个意识体眼中的本源世界和虚拟亚空间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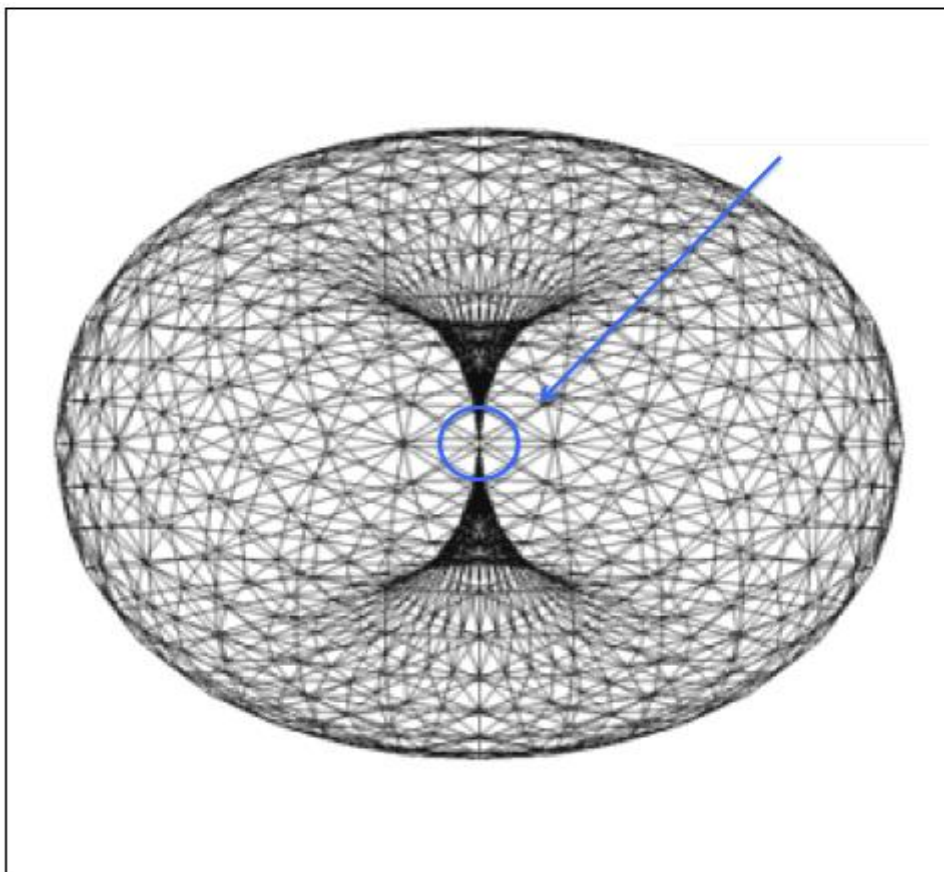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前文提要：

从狭义本源的极地被磁旋风暴抛洒出来的本源意识碎片们，经历了随机的电磁筛选淘汰，进入意识流的分拣体系。进而各自依据自身意识频率沉淀到符合自己当下状态的意识云平流层中，随能量潮迁徙着。本源意识能量碎片们经历了诞生、漂移、兼并、抱团、平权，最终成长为有资格进入本源意识网格、畅游意识网络的意识体。

而我们的主角曾经一度因为自身的弱小投身到意识能量团中做外

围打手，后来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又投身到利他意识联盟中享受能量共振的心流。在这里它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并通过前辈们的指导了解到了怎样运用本源自有的意识网格上网，与全世界的其它意识体们通过意识网络形成意识互动。



## 上网

第一次把自己的意识投入到本源意识网中，它惊呆了，因为它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世界，一个让它很恍惚的镜像世界。

它作为本源意识的一部分，从来不知道本源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太过庞大了，而且时时在转变着，而眼前这个多维不规则

能量烟雾球就是宏观本源的样子吗？

每一个在本源内的意识体复刻出了自己所在的区域，就好像3D立体拼图一样，一块块地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动态的本源镜像模拟实体，成为了本源意识了解自身的镜像投影。这是一个被意识虚拟出来的本源系统。

面对宏大的虚拟本源，我们的主人公通过缩放找到了自己的意识投映对照幻影法身——一个由自己意识自动生成的另一个镜像的自己。

自我意识进入这法身，看向四周，身边的一切被完美地虚拟复刻了出来，根本与真实并无二致。周围的一切都那么地熟悉，仿佛跟真的一样，可以说无法辨识哪一边才是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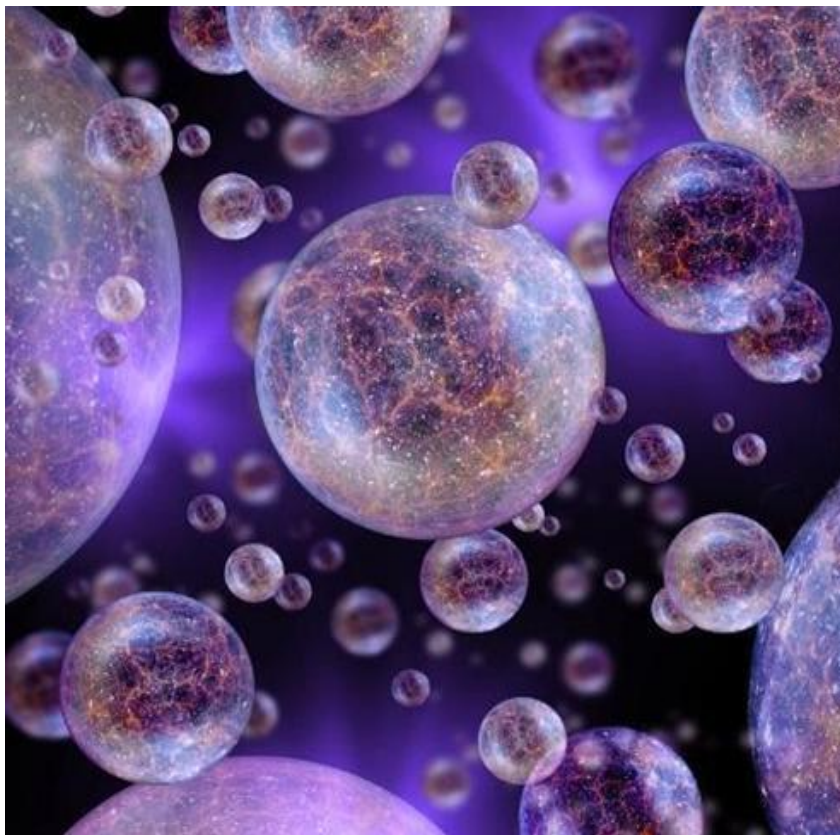
适应了良久后，通过反复的意识切换，它发现虚拟的一边一切发生得更快一些，一切好像都被加速了。虽然它没有任何计时的工具，但明显能感觉到意识流的流速差异，意识网里要明显地快上许多。

## 登录网页

它在虚拟本源里晃荡了半天，找不到自己要做的事情，于是开始

观察其它的意识体们在干什么呢。它发现它们在虚拟本源中的法身都是在出神状态下，它们也在离体上网！

原来这里也虚拟出了一个意识网格，形成了意识网。大家的意识焦点都在更下一层的意识网中。于是懵懂的它有样学样，更深一步地进入了虚拟意识网，结果眼前的一切瞬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放眼望去是众多大大小小的光球，犹如浩渺的星海，悬浮在一个被虚拟出来的虚空中，形成了一个宇宙——这与本源的意识能量云流结构完全不同，很是陌生。

凝视着那浩如烟海的繁星，它全然不知所措：这里是哪里？这些是什么？我要干什么？

我们的主人公犹如第一次在网吧里接触电脑学上网的山里娃，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奇又怯懦。

## 问道

迷茫、困惑、不知所措。我们的主角尝试着拦住了一个刚好路过自己身边的意识光影。那光影友善地缓下身形，慢慢地聚化出形象来。

主角发现那家伙长得很奇怪，一点儿不像自己见过的意识体们。

镇定了一下自己后，它尝试着用意识与其创建沟通：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什么都好，我对此处一无所知。”

那个路过的意识体用意识扫描打量着萤火虫一样的小家伙，体量差犹如一个成年人之于一只小飞虫。

“你是新来的吧？小家伙，欢迎你进入这思想的圣殿。你在这里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所有东西，就连你不想要的也应有尽有。别担心，我们都是从你这样的小不点儿成长起来的，知道你的困惑与烦忧。你是个幸运的家伙，遇到了我；如果遇到那些偏执的老怪物你就要倒霉了呢。”



这里是由集体意识构建出来的第二层虚拟空间，这里是成熟意识体们的大本营。你面前的每一颗繁星都代表着一个意识面向上的矩阵，是一个已经近乎完形的意识体本我的法身，同时也代表着一种特定类型的认知结构与意识面向。理念与认知类似意识面向会彼此吸引，形成类似于星云团一样的巨大意识矩阵。一些延伸出来的意识面向会围绕着主意识面向形成大小的意识星系。

意识面向会依据意识的成长而诞生，并随成长而湮灭；类似意识面向会尝试着合并，而分歧也会在一体中产生，进而渐行渐远。一切都在生灭变化着。”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庞然大物继续说：

“小家伙，你所要做的就是去寻找一个你当下最感兴趣的面向，去接近它们，了解它们，从它们的身上找到你所匮乏的认知与智慧，通过与它们的互动让自己的知见、智慧、能量等级得以成长。最后你也会有一天如同我一样成为一个巨大的意识能量单位，拥有全然的智慧与觉知力。”

主人公环顾四周，俯仰天地，用意识扫过这无尽的意识星海。那些意识之光形成的光球一颗颗地点缀在浩瀚的虚空内，形成仿佛

没有边际的宇宙。自己心想：“我，把它们都拜访了，从它们那里领悟到自己欠缺的认知与智慧，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经历啊。我最终也会成长为这样的一个意识的存在吗？它们是那样的耀眼，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主人公收回心神，再一次凝视眼前巨大的家伙，问道：“我很好奇，你与我见过的所有意识体都不一样，你是什么呢？”

那家伙憨厚地回答道：

“噢，对不起，小家伙，我忘记介绍自己了，我叫**奥德赛 (Odyssey)**。你现在看见的我，是我最中意的一个样貌轮廓，这样子并不是我意识体本来的模样，我已经很久不显化成那光雾团

了，我更喜欢自己现在的这个形象，这总是能让我想起我最得意的一段生命体验。”

知道的越多，疑惑就越多。没有问题是因为连能看见哪里有问题的能力都还未具备——我们的主人公更加疑惑了：

“奥德赛是什么？人生体验是什么？”

奥德赛继续说道：

“奥德赛是我万千个曾经使用过的名字之一。我知道意识体们是没有名字的，也没有名字这一概念，但在经历过生命的各种历程后，你也会拥有名字。名字让那一段段的生命历程成为独特的存在，每一个名字背后都封装着一个自我意识面向曾经探索过的轨迹，成为一个标签，标记了一段独立的人格面向。

我们为了体察、了解、理解各种不同的意识面向，会进入不同的意识面中。在那满天的繁星中，每一颗都是一个意识面向的统合虚拟意识矩阵。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意识体，同时又包含着一个意识面向内所有的可能性分支，形成意识交织成的矩阵。

小家伙，你要靠近那些星星，融入它，成为它的一部分。然后你就可以在它的意识矩阵里展开不同的认知体验冒险，直到你彻底

地了解了它、理解了它，并从中得到了你当下匮乏的认知、智慧与能量。在这些星星里，你会依据你的能量等级、意识等阶、智慧水平，化身为与自己最匹配的某一角色，逐步地了解那里的一切。

最终，当你在这一面向上全然通透地了知了全部智慧的觉知，再无困惑的烦苦、不解的质疑、懊恼的如果、怨恨的不甘，就可以欣然离开那里，寻找自己下一个感兴趣的意识面向展开探究。”

“谢谢你，我亲爱的奥德赛，你告诉了我多么重要的知识啊！请告诉我，‘角色’是什么？我要怎么选择自己的角色呢？”我们的主人公谦卑地问道。

奥德赛凝视了一下眼前的小萤火，片刻后说道：“你刚从本源而来，还是最初始的阶段。你需要累积认知、智慧与能量，直到你可以建立起你的意识团队。

你在这宏观的意识层面上现在是学不到东西的。我建议你先去到底层低阶的意识面向上，开始自己的学习。尝试着体验固体的恒久观察，体验液体的聚散无常，体验气雾的四处飘荡，体验火焰的炙热飘逸，体验云的四海游荡，体验风的柔和刚烈；然后进入

生命的伪装系统，体验树木缓慢的成长，体验微生物简单的载具运作，体验小昆虫协作或独处，体验大小动物控制相当复杂的载具并经历复杂的生存环境，体验飞鸟或游鱼，感受翱翔与游弋。

让自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出生并死亡；让自己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吞噬与被吞噬；让自己成为矩阵循环体系中的一部分，经历各种的往复无常。

最后你要去尝试所在意识面向中‘智慧的担当’，作为食物链最顶端的形态，体验自我意识对这一意识面向的拓展与再创造，经历从崇尚力量的野蛮部落、崇尚宗教的教条主义、崇尚知识的文明科技，到崇尚心灵的高维意识认知。

在走过这一系列意识面向的发展阶梯后，理解到所有这一领域内蕴藏着的智慧。在这互动中，你成就了它，它也成就了 you；你塑造了它，它也塑造了你。”

## 有名万物之始

“奥德赛，你这善良的心、智慧的口，告诉了我这许多的精深奥义，我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我希望拜你为师，在我困惑的时候聆听你的智慧。你能给我也起个名字吗？”

奥德赛沉吟了许久后，说道：

**“普鲁沙（Purusha）**——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后我就这样称呼你好了。相信当你的觉知力有一天带着你走入智慧的殿堂时，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寓意。

很高兴遇到你，小家伙，我该走了。如果今后有无解的问题，你叫我的名字我会知道的。如果你提出的问题不是太叫我‘无语’，我会设法帮助你。

最后提醒你一句：小心那些让你感到抗拒抵触的家伙。那些以剥夺他人能量为乐的家伙——它们与你不是同路人。它们把爱扭曲成恐惧，把利益放在良知的前面。在低阶意识的群体中它们无处不在。它们来自利己意识社团。它们崇尚压迫性的力量，会用虚名假利诱惑你出卖自己的良知与身心，用虚拟的物相换走你真实的宝贵生命、能量乃至大部分的心智。

它们会一次次尝试着扭曲你的信念，误导你的初心，贩卖恐慌与虚荣给你，好荡涤掉你的质朴；把攀比珍稀的概念移植入你的渴望，悄悄地蒙住你的眼，让你如同遮眼驴子一样在生命中转磨；把统治者的利益包装成是非与善恶，让你去充当炮灰、伤害他人；

把你的关注引向利益的得失，刻意混淆道德，让你渐渐地丧失了自我内在的觉知力。然后在你空虚的心灵中填充上扭曲的宗教与科学，冒充良知。

孩子，记住，良知里没有罪与罚的审判，也没有民族与国家的利益斗争，更没有牺牲谁来成全谁的买卖交易。”

奥德赛说完，化作光，消失在满天星海中。而我们的主人公凝视着无尽的宇宙，思考着刚才那一番密集的信息。

至此，我们主人公的法身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名字：**普鲁沙** (Purusha)。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它环顾四野——苍穹之大，何处是我的港湾呢？

## 寻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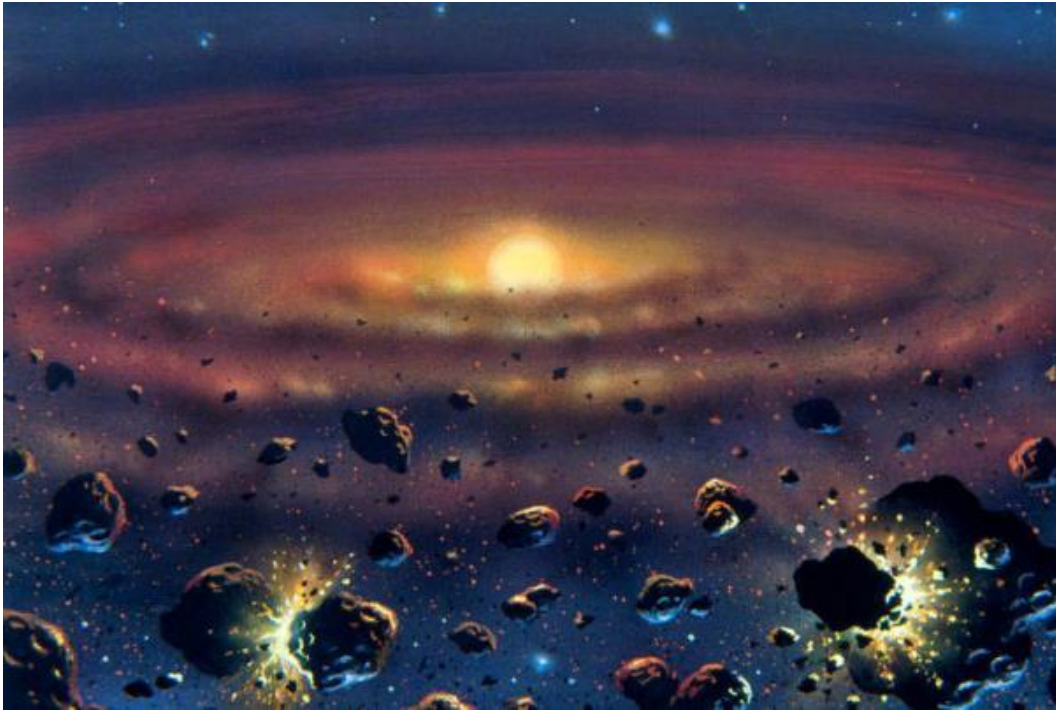
普鲁沙任由自己的意识游荡在浩渺的星海宇宙中。感谢奥德赛，它已经知道了自己将要面对的大方向，可是总还是觉得心里没底。它不想上来就投身到一个比较成熟了的系统中——自己太过青涩，它觉得自己会应付不来。它在找寻一个正在被创建刚开始初始化的意识面向，一个正在成型中的星辰，然后加入进去——这样从第一步学起，与其它意识也能大差不差地经历整个流程，直到成为元老级别的角色。

不知过了多久，普鲁沙发现了一个符合自己期许的意识团，它正在吸纳志同道合者，凝聚出自己的意识面向。普鲁沙也没问这个意识面向的主张与思想体系的宗旨——自己一个小白，什么对自己都是新鲜有趣的，能够参与这经历对自己已经是最大的认知收获了呢。

## 创世

主导此次意识凝聚的是一个炙热的本我意识体，来自四面八方各种不同大小的意识体们纷纷闪现过来，围绕着它旋转着，犹如一场王的舞会。





普鲁沙想起了自己经历过的类似情节：那是在本源里，刚出生不久，意识体们也这样类似地抱团凝聚过，不过那个规模与现在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普鲁沙不想成为这个意识面的核心，因为自己确实也没那个资格，等到差不多了混进去就好。

凝聚的过程比普鲁沙想的要漫长，不过自己的计划施行得很顺利，自己成为了这一意识面向中的一员。当凝聚接近了尾声，普鲁沙突然感觉好像自己的意识被什么东西扯拽着、牵引着，拉入了一个意识的黑洞。再回过神来的时候，环视四周，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正自纳闷呢，周围的意识们都开始欢呼上了，开始庆祝一个新的意识面向创建成功了。

普鲁沙小心翼翼地问身边一个看似有些见识的意识体：

“刚才发生了什么？”

那意识体说：

“通过本意识面的群体意识，它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意识面。新的意识面全然平行地独立于其它的意识次生级亚空间。”

普鲁沙更糊涂了，追问道：

“可是我没有看出任何差别啊，什么是次生级亚空间啊？”

那意识体很高兴有人请教自己，感觉自己在这新的团队里是个人物了呢，倒也乐于知无不言，于是说道：“一看你就是新来的吧，以后大哥我罩着你啊。叫我 **la** 好了，代表爆发与闪烁的意思。

我们的本体现在都在本源呢，彼此在不知相距多远的某一意识流中。但那些大佬们的意识创建了虚拟本源，之后是次级亚空间，就是我们刚才完成凝聚的地方了。

现在我们这些参与这一意识面向的意识们又利用自己的集体意识更深入地开创出了一个更下一级的次生虚拟亚空间来，然后把我们都投映了过来。你现在看见的整个宇宙，已经不再是刚才的那个宇宙了，只是上一级宇宙的投影而已，是我们舞台的背景墙。”

普鲁沙感觉 Ia 说起话来语速很快，与奥德赛的沉稳截然不同，可是自己还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创建出这一层层相互套叠的虚拟次生子空间来？于是问道：

“闪耀的 Ia，请你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创建这虚拟的次生亚空间呢？我们在这里要干什么呢？”

Ia 这时正在忙着自己的事，不时抽空回答着普鲁沙的问题：

“每一层亚空间都有其内在的规则，这些规则是被空间缔造者们，就是那些最强大的意识体们所制定的，反映了它们的意识，构成了空间内的规则之力，即一切运行的道。

如果你想要探索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而你要探索的面向与现有的道不兼容，为了整个空间的稳定性，就要创立一个次级子空间作为实验室，被隔绝在整个大系统的外边。这样就算出了什么纰漏，也不会污染到整个意识界的正常运转。

我们现在所设立的这个次生亚空间，并不是我们这个意识面向的实验室，只是给大家做意识备份和当云硬盘的地方。你看，进来的都是高我这一级的意识体们，就像我这样的。现在我们还要在这个空间下再生成更多的平行空间，让我们这个意识面向上各种

不同可能性的猜想同时展开对比性实验，看看哪个思路更贴谱。

看看你，到现在还是光杆司令呢吧？这可不行啊，你要先壮大自己的神识，扩展认知，提升智慧，升级能量运作模式。

你看，它们已经开始缔造下一级的多重平行现象界空间体系的矩阵了。等它们搞好后，你可以跟随我的小我们一起进入到最基层的虚拟空间里展开现象界的体验。到时候你会了解到更多知识的。”

## la 拉

普鲁沙这时要是有张脸的话，肯定是一脸的懵逼。自从自己踏足入意识网后，没有一刻自己不是觉得木然的。新鲜的事物、名词、概念、思维模式、认知理念，犹如海啸的洪水一般迎面拍来，一浪刚退，一浪又至，自己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听 la 的口气，这里只是高我们的意识集散据点，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具体状况，还要继续深潜下去。普鲁沙这时很庆幸自己的聪明——多亏是找了一个初始期的意识面加入了，不然自己的这个状况恐怕.....

现象界、创建、平行的试验区、小我们.....普鲁沙快速地把 la 说出来的关键词顺了一遍，发现一个都不理解，只好继续厚颜无耻地缠着 la，渴望了解到更多的东西；同时，最重要的是问出怎么才能进入那个所谓的现象界的平行试验区内。

普鲁沙观察着 la 在那里忙乎着它手头的事，不太好意思上前打扰。正自犹豫时，la 仿佛感知到了来自普鲁沙的关注，看向正在发呆的普鲁沙问道：

“你怎么了？你不要趁现在的功夫，先营造出自己的中阴界虚拟空间吗？你要怎么进入现象界去修行啊？”

正自纳闷的普鲁沙被 la 一问，更蒙了——营造中阴界？谁？我吗？不是那些大神级的意识体们正在营造下一级的虚拟空间吗？我能干些什么呢？各种问题在心里快速地闪了一遍。

La 看出普鲁沙的尴尬，好像意识到了些什么，然后说：

“这样吧，我容许你与我的意识形成觉知共享。你来帮助我营造我的中阴界，然后和我的小我群利用我的中阴界作为跳板去访问现象界的虚拟空间。

等你成长到可以拥有自己的小我团队后，再去营造自己的中阴界好了。这样你可以节省下大量的时间与能量去关注与学习整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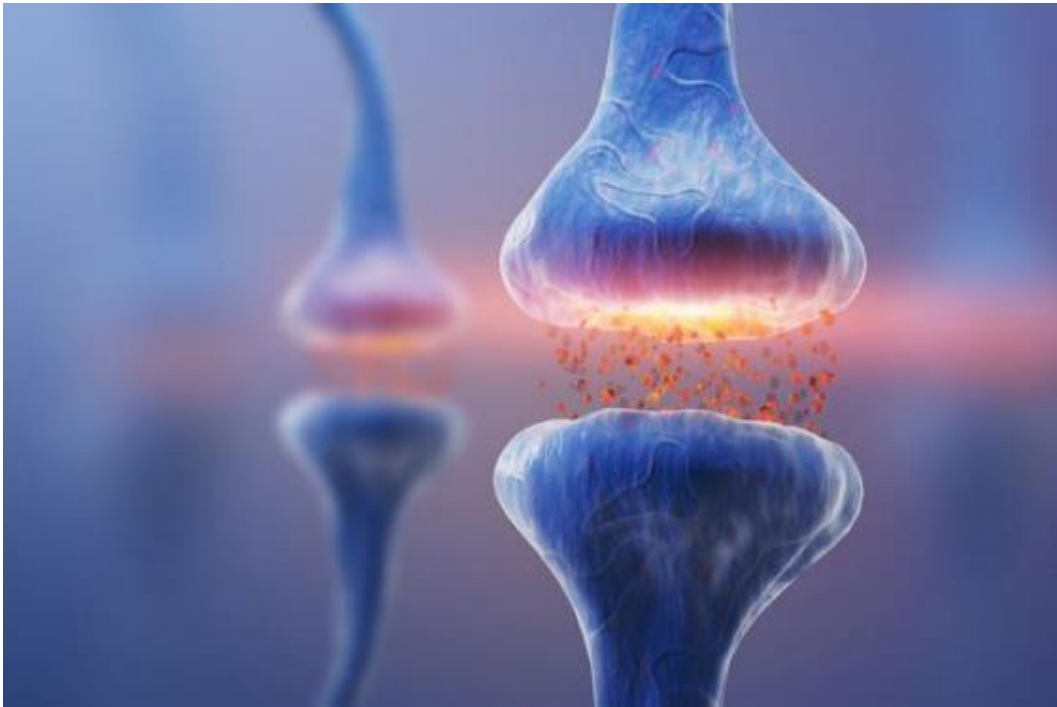
说完话，Ia 向普鲁沙释放出了一根纤细的意识光缆，友善地向普鲁沙开放出了私人意识通道。



## 第 22 章 中阴界

### X2-22

#### 别有洞天



**普鲁沙**在本源意识流内与其它意识体做过连接，但是它没想到在这虚拟亚空间内，大家也还是这样深入交流的。

它也由自己的意识凝化出一根纤细的触手，然后朝向Ia的触手伸展了过去。触手间是没有实质的碰触的，但当两个意识触须足够得近时，普鲁沙又一次感受到了意识的抽离感——整个自己就好像一只蚂蚁被吸尘器卷进了臂杆里，然后在吸尘器的储物槽里旋转着一般。

“旋涡的感觉，光影的交错，位移的真实体验，哇塞！我经历了什么？我在哪里？”

随着意识的再度聚焦，普鲁沙眼前一亮：湛蓝的天，不时有不知名的生物优雅地飞过；地面是锦绣的云朵，云朵上有茂盛的花草，蜂蝶在飞舞。不远处看到一个高台，一只曼妙身姿的蓝孔雀在上面，看着自己。

突然意识里得到信息——说话的是那只蓝孔雀：

“这是我给自己营造的中阴界，它依托于灵界的能量运作，是意识的产物，负责连通意识界的各个位面与现象界的各个平行空间，是意识进入现象界的私人门户。每一个高我意识都拥有自己的中阴界，今后你也会创立你喜欢的属于你的自我群体意识平台。在那之前你先在我这里借宿好了。”

短短一句话普鲁沙又听到了好几个新名词：灵界、意识界、现象界、意识平台、自我群体。这些词汇太过陌生，让他无法理解与串联起整句话的意思。于是只好很尴尬地提出自己的疑问。

而面前这只蓝孔雀又是谁呢？莫非它就是 Ia？

普鲁沙盯着孔雀打量着，试探地问：“你是 Ia？这里就是你说



的那个中阴界？”

大蓝孔雀做出了回应的动作，回答直接出现在普鲁沙的意识内。

“这就是我正在建设的属于我的中阴界。这里的一切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可以随我之意而生化显像，我在我的空间里可以做到言出法随。我的其它法分身们正在细化这里的布局，一会儿你就能见到他们了。我可以显化成任何形象，但我比较喜欢这个形象。你好像还有很多的疑惑，不妨趁现在我有空就问吧，一会儿你可就要去参与体验了呢。”



普鲁沙感觉彼此的意识好像交融在一起，不像是在和谁对话，而是自己在自言自语，问题与答案会同时出现在脑海里，分不清那

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对方回答的信息。这感觉好怪啊，没有延迟的沟通，唯一需要时间的是自己把这些出现在脑子里的东西给捋顺成能让自己消化的逻辑关系。于是普鲁沙尝试想些自己脑子里没有答案的问题，观察一下这些信息是怎么就进入自己的意识当中的。

普鲁沙在头脑中主动去思索：灵界、意识界、现象界、意识平台、自我群体，结果自己想到哪个单词，那个单词的意思就会被自己“回忆”起来！可是自己明明是不知道的啊，这是自己推理出来的吗？不能啊，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灵界：**从第一层虚拟本源到中阴界，所有有意识体法身在活动的虚拟亚空间都是灵界。意识体的法身在虚拟亚空间中被叫做灵体，它们活动的范围叫做灵界。灵体是在本源内意识流里的意识体们用意识投射形成的意念角色化身。

**意识界：**所有由意识构成的空间以及空间内的一切都包含在意识界之内。换句话说，除了本源之外的一切虚拟空间及空间内的一切都在意识界的范畴里。

**现象界：**这是供意识形成各种必要体验的舞台，是在灵界之外、意识界之内、中阴界之下的虚拟亚空间体系，其中包含了阳间与阴间两种不同的显像频段。

**意识平台：**是意识群体相互彼此交换意识信息的局域网。它可以

作为中阴界的基础意识内网，也可以成为更高一级虚拟空间内的群体意识交互平台。意识平台可大可小，主要运作在次生虚拟亚空间层与其下的各种需要意识互动的位面上，最简单的意识平台就是梦境的意识平台了。

**自我群体：**对于超我来说，数个本我、数十个高我、数百上千个小我都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哪个都是我，哪个都不是全然的我，哪个都可以代表我，哪个都不能代表我们的集体意识。自我的众多法身分身形成了自我的意识群体。

**中阴界：**一个跨界的缓冲连接地带，是高我与小我群们聚集的地方，其下连接现象界，其上连接灵界。

普鲁沙很喜欢自己现在这样异常聪明的状态，很多问题只要想就能瞬间有答案涌现在脑海里，就好像是自己的记忆一般。

普鲁沙刚一想这是怎么做到的，立刻就知道了。原来在这中阴界中的那个蓝孔雀，不光是la的法身化身，更是一个大型的数据交换中心加云硬盘。所有小我的一言一行、每个起心动念，都会实时地汇总到终端，形成数据分流、数据分析、对等反应并数据备份。这些被备份后的数据犹如监控录像一样，会被永久地保留下来，形成累积，成为进化觉悟智慧时的素材。

自己是法身实体，还在次生虚拟亚空间中，并没有进入到这个中阴界里，就好像自己的意识体还在本源那里也没有进入到次生虚

拟亚空间一般。自己在此刻的角色灵体，不过是意识体映射出来的法身的意识映射体——就像是多层镜片折射着的烛火，火焰还在蜡烛上，但每个负责反射的镜片又都有一个看似无比真实的火苗在抖动着。

想到这里，普鲁沙好像突然想明白刚才la说过的多重平行虚拟亚空间中不同的自我分化是怎么达成的了——如果是镜子反射镜子，会形成链性的阶梯；但要是多面镜子同时反射同一立体的我，从不同角度上形成一个立体的反射面，那不同镜子中看似不同的我，其合集就是360度无死角全然还原出来的我了。



普鲁沙想到这里，好像突然明白了许多，但自己又突然一怔：镜

子是什么？我的意识里没有镜子这样的概念啊，我怎么知道的呢？

想到这里，意识的回复就出现了：意识记忆库共享。

因为自己现在是在Ia的意识中做一名挂名的小我，Ia意识库中所有的已知都会自动变成普鲁沙的已知认知素材，哪怕自己没有经历过，也是可以被侧漏过来使用那觉知和经验的。

## 启程的号角

正在瞎琢磨着的普鲁沙被Ia的主意识从旁唤醒，说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它们准备好了，你随它们去吧。我安排了一个小我作为你第一次体验经历的陪伴，希望你玩得愉快。”

话音刚落，普鲁沙眼前的景象突然间发生了变化：自己来到了一个大山洞前，自己面前一团跳跃着的火焰犹如飞舞着的精灵，很活泼地在自己的面前舞动着。

“你好，探险者！我是你的向导。我是Ia刚分化出来的一个意识片段，一个崭新的小我，在中阴界里我可以和你一样利用全体自我的认知与智慧。但当你我进入这山洞后，我们只能相互依赖彼此了，因为之后我们要开启自由意识而阻断群体意识的干扰。

这是为了我们能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而不受故有认知、理念、习气的影响。重复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尤其是重复那些已然精通了的知见。”小火苗说道。

普鲁沙看着小火苗说：

“你好小 la，谢谢你的照顾与讲解。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这山洞又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小火苗是个很活泼灵动的小家伙，说话语速很快，肢体语言丰富，根本待不住，犹如兴奋撒欢中的小狗，甚至看上去有点儿闹心，充满能量，甚至在它说话的时候都不会停下身形来。

小火苗对着普鲁沙说道：

“别叫我小 la，那让我感觉自己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意识面向。但我还没有一个中意的名字，你暂时先叫我**巴拉(Baara)**好了。巴拉的寓意是火焰、净化。

眼前这个山洞是我们现在简易版的通道，是让我们的意识可以投入到现象界的一个物化渠道。这东西的款式有很多种，运作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被不同高我设置的方式不一样罢了。



有的挂在天上，形成一个龙卷风的风眼；有的放在地上，看着就好像无底的深井。我们这个山洞。我还见过犹如薄膜、镜子一般的圆环。装修风格也千差万别，有的搞得很艺术，有的看上去很科技，我们这个就很自然，谁让我们老大喜欢当孔雀呢。

至于我们此行的任务，其实很简单：那边的施工还在继续着，处于创世阶段。本意识面向上的大佬级意识体们在把自己的意识能量分化成意识能量微粒，散布入那个被虚拟出来的显像界，构成宇宙、星辰和生命，制定那里的天道与规则。所有本意识面向上的意识体们都可以加入其中帮忙。

你我还太小了，分化不出多少意识能量微粒去帮助构建那个世界，但可以去参与一下，累积一些创世的经验，毕竟这样的机会不多。而等我们长大后，或许以后会有机会创立属于自己的意识面向和所属的平行宇宙，到那时至少也是吃过见过的了，不至于太不知所措不是。”

普鲁沙听着巴拉的讲述，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问题还是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意识中：我到底在它们眼里是什么样子的呢？

普鲁沙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反光体让它来端详自己，或许有也没在意过。于是就很郑重地问巴拉：“巴拉，你能告诉我，在你的视角上看见的我，是什么样子吗？”

巴拉被问得愣了一下，然后说：“不好说，你没有一个样子，你就好像飘荡着的白烟，比烟还稀薄一些。”

普鲁沙努力想了想，想不出来自己是什么样子，也就只能作罢。然后问巴拉：“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呢？”

巴拉说：“我也没有经验，你我好像是要进入这个山洞中，然后我们的意识会被传送到已经被指定的地方，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管它呢，既然 la 安排好了，一定错不了的。”



走吧，时候不早了，我们必须要在它们完工前赶到那里。”

于是一边说着，一边自顾自地漂移向那洞口。

普鲁沙只好跟上它，朝洞口飘去。那洞有多深不知道，表层有一层很亮的光膜，就好像肥皂泡一样，巴拉直接就穿了进去。

普鲁沙犹豫了一下，也只好硬着头皮跟了进去。在通过那层肥皂泡的薄膜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很小的阻碍力，而通过后又有短暂的拉扯力。

进入山洞后一片漆黑，幸好有小火苗巴拉在身边，才些许能看清周围是旋转着的许多非常细小的微粒。它们旋转着形成一个滚筒般的旋涡。慢慢地它们发出一种很柔和的暗光，并且有了嗡鸣声。那声音越来越大，在这近乎封闭的空间内来回回荡着。

普鲁沙感觉自己跟随着震动慢慢地醉着，意识逐渐地模糊，思想变得迟钝，然后自己平生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法身形象——自己就是一团淡白色的薄雾，现在好像几乎都透明了。

这时，普鲁沙看到巴拉的火焰也出现了重影：巴拉的火苗没有那么真切了，它的虚影从火苗中升起，飘荡了起来。

巴拉的虚影看看普鲁沙的法身，又看看普鲁沙的虚影——看来

它也非常好奇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持续的嗡鸣声开始变得低沉有力，声调变高，犹如啊啊啊的声音，形成空腔的共鸣。随着这个声音频率的共振，普鲁沙觉得自己的虚影好像共振腔里的玻璃杯，抖动着变成了万千个微粒。巴拉的虚影火苗也是这样。

一红一白两股烟被周围旋转着的气流带动着，旋转着。接下来只听见一个爆破音：咣！轰的一下，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 第 23 章 新天地之初见盖亚 Gaia

### X2-23

普鲁沙和巴拉被意识旋涡中的共鸣之力震撼，自我意识的焦点被从法身中抽离了出来，之后粉碎成意识能量微粒，在加速中被轰出了所在的Ia的中阴界外层。红白混合的光犹如激光束一般被射向远方，进入浩渺的虚空里。



普鲁沙感觉自己的自我意识有着严重的延迟，形成思想非常困难，好像身体的移动要远快于脑子所在的位置移动，自己可以有所感知，但无法形成思想，犹如宿醉后的清晨。

也不知过了多久，虚空开始变得明亮了起来。普鲁沙感觉到发生了什么，用意识向四周扫描，结果发现无以计数的光密集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在飞驰着，犹如万箭齐发朝向一个标靶。普鲁沙下意识地知道，每一个这样的意识束中都有至少一个犹如自己与巴拉一样的高我意识片段在其间。



随着远方的光旋越来越近，普鲁沙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召唤力，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这感觉它似曾相识，那是自己在本源意识流内和其它意识体心流共振时的感受。但现在这感受太强烈了，几乎要把自己包裹起来融化掉了——就好像前方有着张开了双臂的妈妈，自己是丢了几天、饥寒交迫的孩子，泪奔着冲向

那个温暖的怀抱一样。

所有的意识之光束都指向那个目标，冲入那个靶心，融入那怀抱里。

## 出生前计划大厅

进入光旋后的普鲁沙感觉自己的移动犹如飞机即将着陆，明显地开始减速。就好像一颗用冰做的子弹射入了翻滚的岩浆中。来自周围空间的密实感压迫着自己，自己的意识开始犹如遇冷后的水蒸汽，快速凝聚成一个水滴。之前意识的迟钝感完全消失了，自己又凝化出了一个新的法身。[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发现自己在一个大光明的地方，脚下是没有边界的云层，远处是一个高亮的光球，无数露珠般的意识在这里降落凝聚。后续还有从四面八方正在激射来的光，从远处的天际朝这里源源不断地奔来。

普鲁沙看看四周其它意识体的法身们，它们多数都是和自己一样的质地与意识等级，像巴拉那样有个特定形象的寥寥无几。这时普鲁沙感觉到有风吹来，大家被不急不缓地带动着，犹如落花随溪水流动，朝向那远方巨大的光球靠近着。



四面八方的溪流，慢慢地汇总成河、江，带着大大小小的意识泡泡们朝着一个方向汇总过去。随着距离的拉近，那大光明越发显得巨大起来，但却不给意识带来压迫感。

普鲁沙能感觉到自己内在能量在快速地充盈起来，每一个构成自己法身的意识能量颗粒都在高速地震颤着，而且频率一致。普鲁沙感到此刻拥有了无限的活力，饱满而喜悦。醉了醉了，这回是陶醉，沉浸在这被丰盈恩典包裹着的幸福中，脑子都停摆了，仿佛任何心思都会打破这心湖止境之美。

普鲁沙随着队伍终于进入到那大光明中。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能量泡，一层薄膜分隔了内外的天地。

随着进入泡壁内，普鲁沙发现刚才一起漂移的大队伍不见了，和自己在一起的只剩下与自己当量雷同的那些意识体们。

普鲁沙意识到那层泡壁不简单，是一个自动对意识层次、能量当量的分选系统。不同的意识进入泡泡内，自动地各自进入了与自己意识觉知、能量当量对应的层次等级里，相互不可见了。这个泡泡是个多维的意识频率时空套叠体。

队伍中的每个意识都在东张西望。很显然大家都是小白，一切都充满了新奇。

巴拉对普鲁沙传送着意识波，说道：“这里好美啊，犹如一个大火山口，岩浆滚滚，浓烟密闭，没想到这是一个火的世界。我好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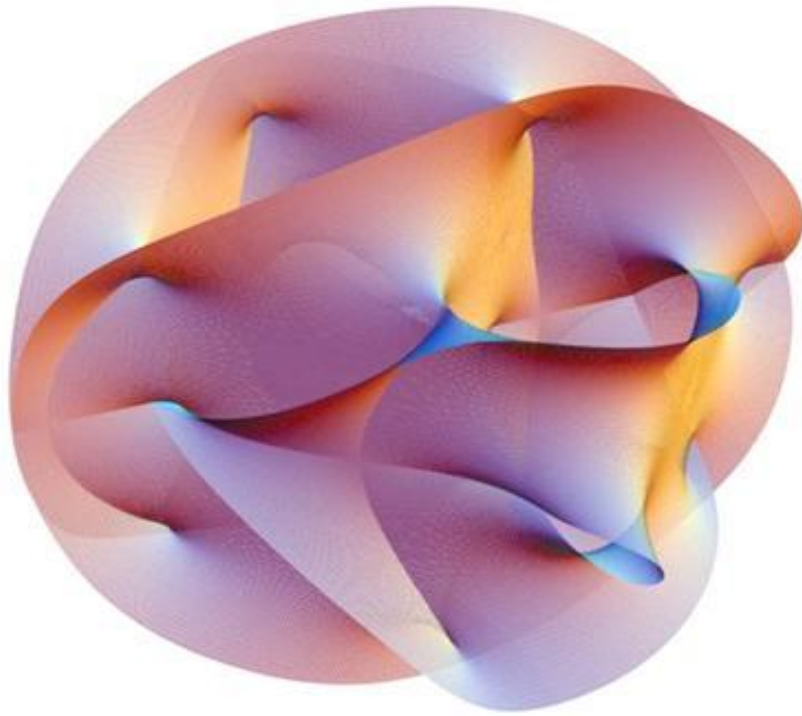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懵了：这明明都是白云堆砌出来的，万丈霞光把云朵染成千般炫彩，流云飞过带来玄乐风鸣，哪里来的岩浆啊？

再看旁边其它的意识体们，个个在唏嘘感叹，各个所见不同：有的觉得这里是大森林，有的说这是水底的宫殿，有的说这是充满了高科技的天空都市。

普鲁沙意识到，这是一个多次元套叠的幻境空间，每个意识依据自己最渴望看见的看见无比真实的内心环境。信念一样的看见的东西就雷同，理念不同的看见的就不同。一切都是自己心念化生

并赋予的景象。



想到这里，普鲁沙收敛心神，把自己的意识凝聚一点，然后再把意识散播出去。眼前的祥云与建筑都消失了，只有光，明暗间犹如琉璃被光火照耀着，闪烁不定，映射四方。





## 内室

在大家目不暇接地各自浏览着自己心目中的极致美景时，不自觉地又穿过了一层薄膜屏障，眼前的景象陡然一变，肃穆庄严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是一个无比空旷的巨大空间，空间内一堆堆地漂浮着许多的意识泡泡们。大家好像是操场上以各个班级为单位的群体，各自形成一个小的群落。而泡泡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耀眼的光芒，那光是那样地强烈，但并不刺眼，给人殊胜通透的感觉。

好像是等了一会儿，陆续地又有几支队伍飘进了空间内，犹如众星捧月般围绕着中间的那个光芒万丈的意识球。

巴拉此时又传递意识给普鲁沙：“好美啊！这就是神吗？创世的主神，它开辟了这个意识空间，定义所有的规则之力，掌管一切的生灭往复，创建万物的轮廓与秩序。”

说着巴拉已经匍匐在地。

普鲁沙看见无数的意识体们谦卑地各自表示着自己的臣服与敬仰。普鲁沙抬头看去那中央的光，它显化出了一个形状，高大伟岸，摄人心魄。

普鲁沙看得呆了，等缓过神来，看见满大厅里的所有意识体们都恭敬地表现出臣服与敬仰，就自己还鹤立鸡群很突兀地戳在那里。好在自己就是一团光雾，礼拜或站着好像也没有多少差别。

普鲁沙这么想着，安慰着自己，正在犹豫是否要做出什么姿态来表示表示，突然感觉自己身子一轻，就不由自主地飘了起来，凌空飘向主神的身边。

随即空间又一次被切换了，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自己与主神直视着彼此。

普鲁沙立刻忐忑了起来：不是挑礼了吧？



这时普鲁沙忽然意识到自己还在用超常规的法眼看四周，这或许是大不敬吧，赶紧切换成平常心来看待周边的一切。这一切换不

要紧，普鲁沙被眼前的美震撼住了。这眼前的主神太美了吧！如果普鲁沙有膝盖的话，这时会为这纯粹的美而跪下。

正在胡思乱想的普鲁沙被一股强大到能把整个空间都笼罩起来的意念所包裹住，那意念在普鲁沙的意识里和自己形成了交流。

“你好啊，年轻的普鲁沙，欢迎你来到我的空间内。这里是**盖亚 (Gaia)** 的意识前沿，所有准备到我的意识面向中历练的意识体们都要首先在这里集结，并挑选属于自己的未来。**奥德赛 (Odyssey)**和我说过你会来到这里经历你必然的成长，这是我的荣幸。你是我们的希望，同时也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必要的教诲，让我顺利进阶。”

普鲁沙听完盖亚的话，整个木讷僵直地石化在了原地——

她在说些什么呢？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奥德赛又怎么知道我会选择来这个面向？

“年轻的普鲁沙”，这个称呼好像没问题，但隐约觉得隐藏着什么，她一个主神级别的创世大神让我这个小白教诲她，让她完成进阶？是我喝高了还是她喝高了？这事儿怎么都觉得诡异啊！

普鲁沙的脑子自打进入本源意识网后，好像就没有够使过——

铺天盖地的新概念、新知见、新理念迎面而来、呼啸而至，可谓是应接不暇。太多、太快、太有深度，就好像万千个线头展开在眼前，抻拉哪个背后都能连带出无尽的惊天大秘密。在如此宏大的纷杂的世界里，自己感到被动与力不从心。

普鲁沙看向盖亚，说道：

“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敬意。您是这个位面上至高无上的存在，您的谦卑令我惶恐。我只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存有，我会很努力地去经历我的未知，但真心不知道怎么能为您效劳。我当下的认知、智慧与能量和您无法相比。奥德赛真是一个伟大而善良的智者，他的推荐让我在您面前诚惶诚恐。”

盖亚在微笑，她欣赏这一款普鲁沙的性格和品质，缓缓地说道：

“年轻的普鲁沙，你还要去经历很多。那些经历未必都是甘甜的温暖，但有一天你会觉知到这一切背后深沉的爱与美好的祝福。你生命的蓝图在诞生之日就已经铸就，但一切的抉择却都在你的手上与心里，早晚我们还会再次见面，那时你会懂得我今日的用心良苦。现在回到你的小队中开启属于你的生命历程吧，出发吧。请带上我的祝福，希望你这次能有所成。”

## 主题计划蓝图

普鲁沙身子一抖回过神来，自己还站在刚才的群体里，大家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发生过什么。刚才的一切仿佛都发生在瞬间，时间好像从暂停中又开始流淌。大家还是看着威严的大神，怀着澎湃的心情等待着伟大的开示。

大神的意识犹如远山的钟声，缥缈而清晰地传递到每一个意识体的心中：

“欢迎你们！这里是一个新开辟的意识觉知层面，我们期望你们都能在这里找到你们所渴望的智慧觉知与经历素材。到此刻为止本次元面上的建设工作还在继续着，暂时只能为大家提供五个体验园区，后续还会开放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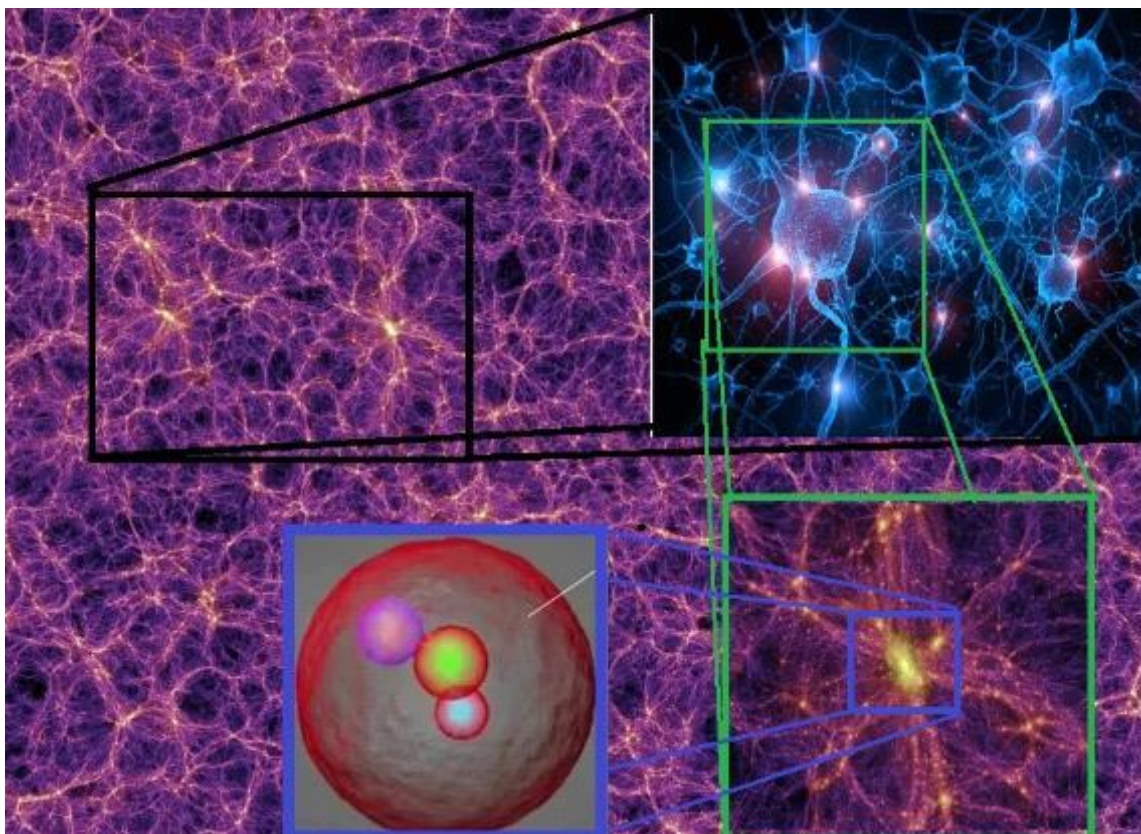
你们来自各个意识层面，很多都是新手，有些则在其它的面向上有过不同的或雷同的经历。下面，系统将会为你们自动匹配最符合你当下能力的园区与体验角色。如果你不同意，可以进行调配，但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去驱动这一角色。会有高阶的灵体成为你们各个班级的班主任兼指导灵，它们来自更成熟的意识面向，教导你们的同时也是对它们教导能力的锻炼，双方都能通过实操获取到自己渴望的经验。

最后，祝福你们中的每一个在日后的经历中能获得自己渴望的成长。”

说完话，大神的光芒忽然凝聚了一下，然后陡然爆开，化作点点流星，在空中划出优美的曲线，纷纷落入一个个意识团队中。这时，一个个意识团队被这光笼罩着，形成了一个的大光泡泡，闪烁间在原地消失不见。

普鲁沙的班级也迎来了一个大光球，然后眼前突然爆亮。等光线恢复回柔和时，普鲁沙发现自己与身边的其它同学已经在在一个陌生的大厅里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说这是大厅，不如说是一个大能量泡泡。泡壁很厚，透光性不好，外面隐约可以看到是无尽的虚空宇宙；而这样的泡泡每隔不远就是一个，大小不一，彼此相互连接着，形成一个巨大的海绵体。

普鲁沙看到自己这个群体也就十来个意识体，巴拉还在自己的身旁，这让自己感到很安心。刚才投射过来的那个大光球仿佛也在观察着大家，看大伙儿都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开始慢慢地降低了自己的亮度，显化出一个轮廓来，然后跟大家说道：

“我是你们现阶段的老师。我将引导你们展开当下的经历，并保护你们。但这保护不包括避免你们遭遇哪怕致命的危险，我的保护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而且是有前提条件的。我是不愿意说废话的，所以你们最好都仔细听清楚，我不会反复地重复相同的教导。我的保护仅限于为你们提供你们生命蓝图中规划好的线路显现，让你们可以顺利地经历当经历的一切，包括危险、苦难甚至死亡。不过别担心，在我的保护下，死亡只是下一次历经的开始。而获得我保护的条件就是，你必须在内心中始终保持着和我连接。

我知道你们每个都有很强烈的自由意识，一旦你们进入更下层的现象界，你们的自由意识将会被放大，那时你们每个都会面临自我内在的抉择，是跟随内在自我的信念还是尾随世间的潮流。

我不会去恳请你们保持心灵的觉知，也不会死皮赖脸地去纠缠你们听从我的教诲。但我会给你们无尽的机会，谁如果失败了，就会回到这里，然后从头来过。机会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直到你掌握了全部你当了知的认知与智慧，获得了进阶所需的能量。而这三者是彼此互为瓶颈的。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威严的开场白让大家懒散的观光心理都收敛了起来，开始变得安静而严肃。大家齐刷刷地看向这个班主任，各自内心中努力消化着刚才那番话里蕴含的信息。

班主任看着大伙儿都正经了起来，语气有所缓和，说道：

“我的名字叫做**史匹擦 (Szpica)**，是一名光之哨兵。作为你



们的启蒙老师，我将引领你们了解生命的往复。

现在请你们把自我意识的触角和我融为一体，我将带领你们进入本次元的意识终端，开启生命蓝图的铺陈。”

说着，史匹擦把自己犹如翅膀般的光晕实体化变形成一只只触角，伸向每一个同学，活脱脱一个八爪鱼。

大家见状，也从自己的意识里抽出一丝触须递向史匹擦，两边一碰触就形成了一个意识的连接纽带。等大家都连接好后，史匹擦从自己的头顶上射出一道强光，连接上大家所在的泡壁，顿时整个泡泡都高亮了起来。

普鲁沙注意到，在泡泡高亮后，自己的意识好像可以借助泡泡与其它其它的泡泡们形成意识连接，这些泡泡形成了一个意识的矩阵——意识网络系统，一个个泡泡犹如圣诞树上的彩灯。

史匹擦完成了局域意识网的连接工作后，转向全班同学说：

“好了，下面我们将连接入整个意识层面中的信息中心，你们将依据自身当下的状态选择与自己相匹配的课程和角色，成为此次体验的主题计划蓝图。接下来，我将展示蓝图规划的页面。”



话音刚落，球内的光芒猛然一亮，再柔和下来后，整个意识球的内壁都变了样子，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投影幕布一样。

只见球形的幕布上，栩栩如生地映射出了立体的宏大景象。这景象被分为五个大的区域，每个区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史匹擦对大家介绍道：

“现在星球还在完善中，后续的各个时代会陆续开放可选项，但是依据剧情的复杂度与载具控制的难度或是生命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变数这三个综合数据，不同园区与园区内的各种角色有着不同的驾驭最低等级划分。你们每个都可以看看自己有哪些可选项，然后挑选其中最让自己感兴趣的成为自己本次的生命体验主题。”

## 抉择

普鲁沙把自己的意识焦点投入到大幕布上，立刻那些画面鲜活了起来。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1. 滚烫的岩浆在翻涌着，一个星球在逐渐地固化着自己的轮廓。
2. 天地二分，最基础的生态秩序被确立了起来，各种规则之力被引入到系统的后台程序里。
3. 简单的生物群落被引入，食物链被设定。光育型生物可以做到无中生有，然后它们把光能转化成生物能，传递给小生物群落，小生物群落把生物能转化成蛋白质，来滋养掠食者，掠食者层层形成制衡，维持着整个系统的动态平衡——

某物种如果数量超标，其生活质量就会降低、获取食物困难、生

存空间狭小、捕食它的掠食者数量相应增加，直到物种数量回归到低于正常值、密度减少，捕食者减少生育，食物慢慢恢复分布情况。

如果繁衍的速度超过了捕食者的猎杀速度，就会触发地质灾害，进行团灭；如果其分布太广，就会发生大瘟疫或部族间的战争，相互屠杀。

4. 更复杂的生物种类与社会关系被建立了起来。不同的亚型智慧生物出现在生物圈内，展开各自形式的生存体验，检测生物圈系统的可持续性跟稳定性。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5. 各种平行的不同发展面向上的亚空间被展开。智慧生命同时朝着各种有可能的方向展开演化的剧情，没有哪个是主线，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与机遇。谁笑到最后、谁提前出局，对于体验者来说都是难得的经历。失败中蕴含着智慧的启迪，成功中揭露了隐含着的天道秩序。

大体上浏览完这些大科目后，普鲁沙心里有了大致的了解。可是现在自己选哪个时代进入、又首先扮演哪一种角色呢？

正自思考，想起了旁边的巴拉，于是问它：

“你选好了吗？你要去哪里啊？”

巴拉回答得倒也干脆：

“你看看啊，角色可选项里九成都不是当下你我能选的，我们的意识力太弱了，根本无法激活这些角色。我选好了，我要去地球初创的第一个园区，那里看着就让我兴奋！我要当个大火山，想想就让我激动啊！”

普鲁沙感觉自己问得很多余，这回答好像对自己的帮助不大。突然想起了奥德赛和自己说过的话：

“我建议你先去到底层低阶的意识面向上开始自己的学习。

尝试着体验固体的恒久观察，体验液体的聚散无常，体验气雾的四处飘荡，体验火焰的炙热飘逸，体验云的四海游荡，体验风的柔和刚烈。

然后进入生命的伪装系统，体验树木缓慢的成长，体验微生物简单的载具运作，体验小昆虫协作或独处，体验大小动物控制相当复杂的载具并经历复杂的生存环境，体验飞鸟或游鱼，感受翱翔与游弋。

让自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出生并死亡；让自己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吞噬与被吞噬；让自己成为矩阵循环体系中的一部分，经历各种的往复无常。”

普鲁沙回想完这些教导后，自己分析了一下自身的情况，最后决定自己的第一次轮回：去当水！

原因很简单：这活儿自己熟，不容易出乱子——气态的水、固态的水、雾态的水自己都有把握，只有液态的水自己不熟悉，不过想想可能不会太难。而且水的属性都参与大循环，可以领略绝大多数地表的情况。剧本的难度只有一星，要求觉知力、能量控制水平也都只有一星，对于自己当下的水平再合适不过了。只是选择水只能从园区二开始，这意味着要和巴拉分开，去不同的体验面向中。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陆续地，全班同学都各自选好了自己当下中意的角色。

史匹擦看大家都准备就绪了，最后叮嘱道：

“这是你们第一次进入现象界的实操系统中去经历，等待你们的是与灵界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如果你们在此期间有什么问题的话，只要默念三遍我的名字，就会开启意识连通模式，我会尽量帮助你们。但如果是那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或是你们必须要自己面对的考验，我会保持缄默。

都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们‘谁’准备好了，请告知我。我会把你

的意识焦点链接并转移入你所选好的角色里，让你进入到自己的角色中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24章 上善若水任方圆

### X2-24

上文书中说到，**普鲁沙**在出生前规划里选择了扮演场景二里的水这个角色，而自己的同伴**巴拉**则更向往场景一里的火元素“火山”作为自己的意识焦点。

**班主任史匹擦**要求做好准备的同学示意自己，然后依次把大家的意识焦点转移到自己选定的角色身上。

### 启程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其它同学，已经有几个的意识被从意识体中剥离了出去，形成一个发亮的脉冲，沿着班主任史匹擦头上的意识光束冲上了天际，而遗留下自己的意识体法身犹如老僧入定般地固化在那里。

普鲁沙与巴拉打了一声招呼，说自己先走一步了。巴拉回话说在和自己的高我la意识沟通，上报自己的决定，正在等待回复中，要慢一步。

普鲁沙跟班主任史匹擦示意自己准备好了，然后也没有看见史匹



擦做了什么，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的，好像自己就进入了一个光的隧道，旋转着的光晕扑面而来，然后就是纯然的死寂虚空。

渐渐地普鲁沙失去了意识，好像昏睡了过去。

## 第一次轮回

意识在慢慢的复苏中，普鲁沙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观察了一下自己的状态：自己是一小片流云，在风中缓慢地漂移着。脑子犹如宿醉后，什么都想不起来。好像有些梦，但那些梦在快速地消退中。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周围有很多类似于自己的云，一块块的。普鲁沙尝试着感应自己的处境：这里与灵界全然不同，可以用拥挤来形容。一切都是由意识能量微粒堆积起来的，就好像立体显像屏上的像素点，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意识能量微粒，只不过这些微粒明显来自不同的意识体，有的在扮演空气，形成天空；有的在扮演云，聚集又飘散。高处是太空，但不是真空，有扮演空间的意识填充着那里；下面是地面，山是意识能量微粒的堆砌，河流是，植被是，微生物也是。



普鲁沙不知道这里聚集着多少意识体——有些意识很庞大，可以独立地成为一座高山；有些意识则很稚嫩，扮演一粒飘荡着的尘埃。更多的是许多意识的合集与合体——水意识们联合成云海，汇总成江海；岩石意识连绵成山岭，汇合成大陆；植被意识在根系处构成意识网络，在空气中用气息彼此形成沟通。

整个星球在有序地自转着，后台程序稳定住昼夜，让能量在储藏与释放间形成周期循环，进而借由这循环形成势能的压差，于是有了风，云在走，水在流，大地相互拥抱形成山峦，又彼此疏离形成裂谷。山上的水流下来，聚集在裂谷中，又朝向大海奔去。水最简单的生物体载具已经被高一级的意识所占据，体验着简单的生灭周期。

因自己的意识力还很稚嫩，普鲁沙无法掌控太多的意识能量颗粒，

自己形成的云也就不到巴掌大，说自己是云都有点儿不好意思。

这时，一个随着风路过的云，很友善地和自己打招呼：

“嗨，小家伙，新来的吧？你这样可不成啊，你要把自己凝聚得密实一点儿，然后降低高度，进入到风中来，与其它的云构成云层，这样你才不会被太阳蒸发掉。”

“太阳是什么？”普鲁沙问道。

“就是上头那个大家伙了，我们这系统全靠它来维系着运作。不过它给予一切生命，唯独对我们水元素不是那么友善，很少有什么能把我们淘汰出局，但它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雷电了。”流云说道。

普鲁沙听从它的建议，凝聚自己的云团——本来就小，一收缩就更可怜了，干脆和这个好心的流云合并在一起赶路，倒也省心，一路聊天也能多知道点儿事情。

流云告诉普鲁沙：

“这个星球分四季的变化、昼夜的周期。我们水元素是近乎不灭、无敌的存在，整个历程小心点儿可以持续玩穿整个后续三个园区的故事线。水元素，出生的初始状态是云；然后是雨雪，到达地

面分化成地表水系与地下暗河水脉；最后进入大海，再蒸腾成云。可以环游全球，慢慢地累积知见与觉知的智慧。

水是万物中最厉害的角色，穿石破壁，德行高尚，滋养万物也荡涤万物，孕育万物又消融万物。是火的死对头，火大水就干了，水大火就灭了。今后当心些。”

说着话赶路确实不觉得远。只见前边黑云如墨，电闪雷鸣，风起云涌间普鲁沙所在的流云就被裹挟了进去，翻绞了起来。普鲁沙感觉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自己被挤压又挤压。突然感觉自己的意识实体化了，成了液态的水，并且还继续被低频的能量滋扰，自己变得越来越坚硬。

普鲁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但四周的其它水雾都在发生类似的变化。紧接着，普鲁沙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了一种力量：重力。自己的身体开始急速地下落，冲向地面，离开了云层，随着自己俯冲而下的是万千大小不一的冰雹。

地面在急速地朝自己迎面砸来，前面的冰雹有的撞在岩石上碎裂一地，有的落在泥土上在就地翻滚，有的落在水系里激起浪花。普鲁沙越发地紧张，索性关闭了感官，准备迎接着陆的冲击。

良久的沉寂，好像时间被暂停了一般。再等等.....再等等.....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普鲁沙尝试着重新展开各个内在感官：周围很明亮，环境很熟悉，自己的面前是一个大光团，那不是班主任史匹擦吗？再看看周围，一大块乌黑的岩石在跟自己打招呼。

“你谁啊？”

黑岩石闪烁着玻璃样琉璃般的乌光，说道：“我啊，巴拉。你还好吧？”

普鲁沙不相信地看着那黑黢黢的石头：“你是‘小火苗’巴拉？！你怎么变成大岩石块了啊？我这是回来了吗？我失败了？落地成盒！这就被送回来了？这也太衰了吧！”

巴拉看着普鲁沙，倒一点儿不觉得什么惊讶，反而慢悠悠地说道：

“您老人家可是咱们班里最晚一个回来的啊。你看它们，多数都已经开启第二次或第三次轮回了呢。您老这一趟就是50万个行星绕日周期，比我这块石头都长。你看看自己现在的体量就知道了。”

普鲁沙用意识扫描了一下自己，因为没有镜子，不知道自己是不

是也变成了石头或什么其它的，但明显地感觉自己是庞大了许多，也致密了许多，意识力饱满，能量充盈，状态不要太好了。

普鲁沙赶紧问巴拉：“我现在看上去怎么样？我是什么样子的？”

巴拉沉默了一下，好像在审视自己，又好像不是，然后说：

“你现在是一棵参天大树，万年的古木，天地之柱。”

普鲁沙很惊讶自己现在的状态：我不是投生成水元素的吗？怎么回来成了树了？巴拉说自己度过了50万个行星绕日周期，我怎么一点儿不记得？意识里只有落地前的那个最后的瞬间。都发生了什么？自己犹如刚睡醒，跑趟厕所，回到床上，知道自己睡了一夜，夜里有梦，可是梦到了什么却一点儿没有了头绪。

普鲁沙急忙问巴拉：

“我都发生了什么？我失忆了，怎么能找回这段记忆呢？”

巴拉假装高深地说：

“我们回来时都一样，我的记忆都在高我la那里。你没有高我，我不知道你的记忆归谁保管、封存。我只能去la那里把我的经历调取过来，从我的角度看看你都经历了什么。至于你所经历的与

你的记忆，或许问问班主任史匹擦，它可能知道的更多。”

普鲁沙用意识连通了班主任史匹擦，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尊敬的引领者、守护者，我很疑惑与迷茫，恳请您的指点。我经历了什么？我的记忆在哪里？我为什么变成了大树，又失去了记忆？”

班主任史匹擦把意识的焦点挪移到普鲁沙身上，然后用它特有洪亮的声音说道：

“你们每一个的经历都在我的监控下，但我不会持续地只关注某一个个体。我知道一些你重大的转折点，但很多你的细节并不在我的关注中。每一个意识经历它的历经，其整个过程都会被自己的高我收录。”



意识体进入到现象界后就会失去法界的意识；同样，回归法界后也不再被现象界的过往纠缠。所以每一次出发前你都是‘干净’的。你带回的是更成熟的知见、智慧和能量，提高了自己觉知力的敏锐度、思想的认知广度、意识可觉知面的融通度。

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的那部分，但你整个经历的记忆要到集体意识库中查询。如果你自己成为了高我的存在，那你就能设立属于自己的档案库，管理你旗下所有小我的历代经历与记忆。

不过我现在有点儿忙，你们的一个同学正在面临麻烦，处理完他的问题，我会告诉你我知道的那部分情况。”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拼图

普鲁沙断开与班主任史匹擦的意识连接后，发现一旁的巴拉正在迫不及待地等着自己。这家伙除了外观变了，性格还是那个火烧火燎的老样子。

巴拉看普鲁沙回过神来，赶紧问道：“怎么样了，班主任告诉你经过了没？我从la那里下载回了我的经历，里边与你有关的片段不多，但我觉得都挺关键的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普鲁沙说：“班主任那里有些资料，但他现在很忙，我需要等待。先说说你的资料吧。不过你去的是第一园区创世火山，我在第二园区，你怎么得到的我的资料呢？”

巴拉这时可得意了，看着普鲁沙一脸困惑的样子就想好好地卖卖关子，可惜自己的急脾气实在憋不住——竹筒倒豆子，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原来，巴拉进入了第一园区，成为了一小块岩浆。因为自己的意识力太小，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支配太多的意识能量微粒，所以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火山，而是火山口里咕嘟咕嘟冒泡的岩浆。

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里，被喷发又溶解，反复了许多年，直到整个星球都固化了，它才踏实下来。这时就已经自动地被转入了第二园区。

冷却后的星球开始降温，大量的冰被从高空引入，水元素加入了时代大潮。从那一刻巴拉就在渴望与普鲁沙相遇，等了很久也没有机会。之后又一次大的火山爆发，巴拉被抛洒得很远，之后慢慢地冷却了下来，成为了一块大琉璃石。然后就是漫长无聊地看着时代变迁。海水来了，把自己淹没了，海水中有了简单的载具，第三园区开启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在海水中巴拉第一次与普鲁沙相遇了，但普鲁沙根本不记得自己，自己变成石头后也失去了灵界的记忆，只是彼此感觉到莫名的亲近。曾有一段时间巴拉能感觉到，普鲁沙始终就在这片海里。

之后，海水退去，陆地正在升高，巴拉所在变成了高山，而且越升越高。巴拉第一次认识到植物、小动物。慢慢地，茂密的丛林在自己的身边展开，动物们在奔跑着。

巴拉第二次遇到了普鲁沙，他俩一起度过了数百年。那时普鲁沙是冰雪，那是一个漫长的寒冬。

就在巴拉觉得自己永远都会困在这里没有意思的时候，脚下的大地开始位移，大地相互对冲成为山岭，巴拉从山顶滚落，落入沟谷里，自己也碎裂成好几块分散在各处。冰雪开始融化，山洪来了，然后就是常年的河水流过这沟谷，那一次与普鲁沙的见面很匆忙，感知到彼此就已经错过了。

第四园区开始没多久，巴拉觉得自己的物理体积随着多年河水的冲刷越来越小了，自己快变成一堆细沙了。山洪来了，把自己冲到了很远的的一个冲击平原上，那里到处是植物与动物的尸体。泥沙大水后，一大片沃土诞生了。鸟带来植物的种子，新的雨林诞生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第四次与普鲁沙相遇就在这里。普鲁沙从天而降，成为了一个水洼，之后被一棵小树全部吸收了，把普鲁沙留在了那树的体内，跟随那树成长。那枚种子没有主体意识，普鲁沙就成为了它的主体意识，于是普鲁沙成为了一棵大树，而巴拉就在它脚下不远处的沃土里。

数百年后，巴拉的载具细沙们完全降解了。失去载具的巴拉游荡了一段时间后，在第五园区开启时，退出了现象界，撤回到了这里。在巴拉离开的时候普鲁沙已经是百米巨树了，是附近最伟岸的意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回来后的巴拉，同样对自己的经历失忆了。要不是普鲁沙提醒，他甚至想不起去高我那里讨要找寻自己的这段记忆。自己只记得是这大琉璃的这一形态印象。

普鲁沙仔细地听完巴拉的讲述，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出世园区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的经历会自然地贯穿后续的园区。谁的载具彻底损毁了谁就会撤回来，然后尝试新角色、新载具、新历程。你离开时是第五园区开始的时候，那时我还在，并且是棵参天巨木，怪不得我现在是这个自我轮廓，而不是一团水蒸气。之后的事情看来只能去问班主任了。巴拉，你觉得你的经历给你带来了

什么收获吗？”

巴拉仔细地想了许久，然后说：“首先我肯定是得到了意识力的壮大，可以储藏调用更多的能量与意识能量微粒了；其次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了，一个地方自己孤独个百十年也不成问题，看潮涨潮落，日落月升，荣枯兴衰，斗转星移。

有那么几千年我一直在畏惧自己被消磨殆尽，可是真的到了那一天时，我反而觉得很庆幸，自己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固化载具，回来休息。至少能换个玩儿法了。下次不会再选火、石、水这样的元素了，太被动，一点儿没意思。我要当动物，跑得最快的那种。我要跑过树林、荒野、河滩、大陆。嗯，这就是我想要体验的。”

话刚一说完，只见巴拉的法身形象琉璃石头光芒一闪，随即借助班主任史匹擦头顶上的意识光缆化作一道“光”激射了出去。随着巴拉的意识被传输了出去，它的法身琉璃石暗淡了下来，与一块普通的大石头没啥子差异。

普鲁沙都呆了：不是吧，这家伙当了几万年的石头，这脾气秉性哪儿改了啊。不会是当石头把自己脑子搞坏了吧。

看着暗淡无神的巴拉法身，普鲁沙也是无语了，只得又把注意力的焦点转回到班主任史匹擦那里碰碰运气。巴拉透露的情报虽然

只是几个自己经历中的小窗口，但串联起这些信息后，巴拉与自己的大体经历还是可以略见一斑了。

现在萦绕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自己着陆前就开启了失忆，而在第五季园区内自己又是因为什么撤回来的？是因为后续的园区还没有建设好，还是因为其它的什么原因呢？

巴拉学到了一些东西，有了成长，自己却连自我的经历记忆还不知道去哪里讨要呢！要是这样再去报名参加体验，回来后岂不是白痴一般！

班主任史匹擦说过我的记忆很可能在集体意识库中，可是怎么才能访问那个意识库调阅自己的档案呢？还有最关键的是，自己怎么能成长为一个高我，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信息库呢？.....

太多的疑问了，真是千头万绪啊.....

## 第 25 章 谜团

### X2-25

#### 信息包

上文说到，普鲁沙现在萦绕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自己着陆前就开启了失忆？自己在第五季园区内遭遇了什么？怎么找回其它的记忆？怎么才能成为一个高我意识体的存在？

看来还是要去磨**班主任史匹擦**才成——这些问题不解决，自己后续的展开会成为无用功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正在独自琢磨，班主任史匹擦的意识连接了过来。还没等普鲁沙开口，史匹擦就意识传输过来了一个意识信息包。

这是普鲁沙第一次接触这类东西，也没多想赶紧同意接受，然后开始下载。好在感觉上信息量不大，彼此间是内部局域意识连接，下载速率极快，没有延时或卡顿的干扰，也不会存在丢包现象。

信息包是一种常见的意识非线性交互形式，灵界或跨界都在应用。适用于单一或多个庞大多维信息点到点的传递。

一个超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可被切割成多个可同时下载的信息包，如果接受者意识带宽与意识接受能力够的话；如果不够只能排序

接受，但排序接受时接收序列未必按文档序列递进。所以下载完成后需要自己解压信息并拼接次序。

有些信息是多维的、非线性的、非面性的，拼装信息与解读信息的结果因人而异，同一信息被解读出来的信息也就五花八门。如果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自我空明的状态被打破，之后可以再次尝试断点下载或重新下载，但不保证不发生丢包的现象。就好像有些洞见、灵感、觉知，你感受到了就在脑海萦绕，然后被事情岔过去了，之后怎样也无法回想起来。

灵界与现象界形成意识传输的前提是：在现象界中的角色要同意接受；角色没有进入“飞行模式”。

**普鲁沙下载完信息包，开始对其内容进行解压缩与翻译内容。**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解压缩是自动的，但接收方的脑容量和解压信息的能力决定了解压的完整性和解压的速度。如果里边包含多维信息，而解压方认知里没有多维概念，就会解读成乱码，或只看到其中一条时间线上的一个视角信息，形成片面的信息认知。

不光解压会形成信息丢损，翻译的过程中也会造成信息的扭曲与丢失——接受方只能从信息包里读取到自己认知内见识过的信息代码，如果超过了自己的知见范围，即使解压出来，也对其无感，不能产生必要的理解。就好像我们看到古埃及的石碑或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外国人看到我们的古老象形文，有看没有懂，可见不可觉。

总结下来，高维意识习惯的信息传输方式是丢给你一个信息包，



而传输信息包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信息折损或延迟；解压信息的过程中因接收方的原因有可能会对原信息形成无意识的扭曲与部分遗失，甚至拼接错误；在最后转译的过程中还存在因自我见识浅薄，歪解、无解、解读一部分，形成偏见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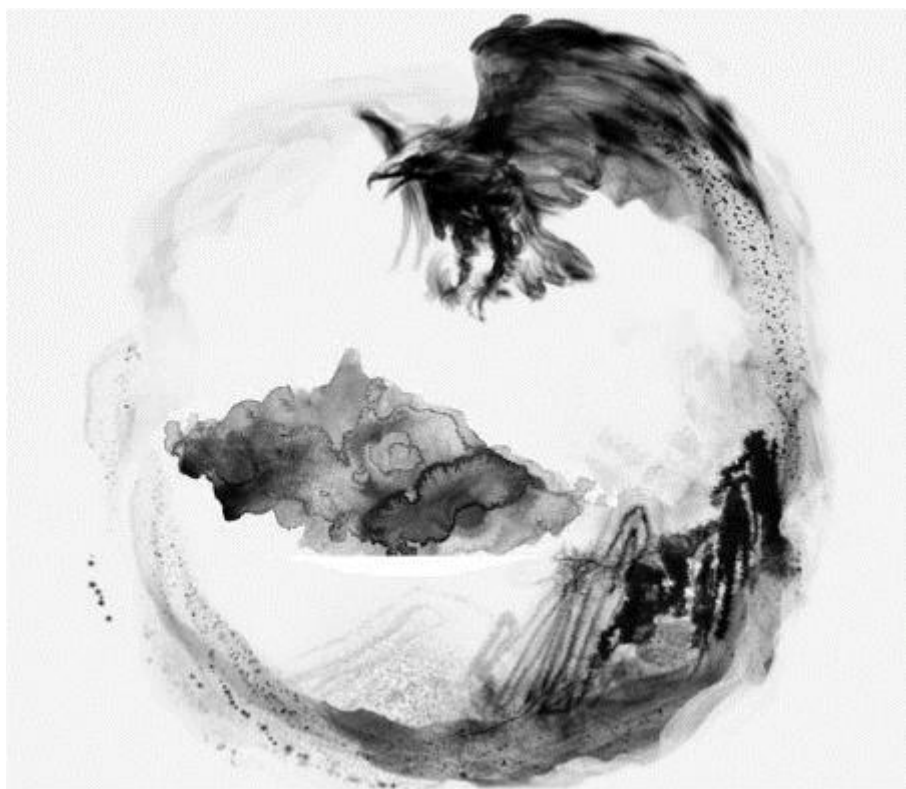
比如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图），信息里的内容是左边的表情，右边是翻译过来的内容，连贯起来是一个人生故事。光看这些表情符号，有几个能明白信息包的意思呢？这些表情条是分包、非线性次序下载的，你能形成多少种排列、解读出多少种可能性呢？

## 解读

普鲁沙非常好奇信息包里到底压缩了些什么内容，在班主任的视角里，自己是经历了怎样的一次轮回。

解压的过程很像是回忆往事，那些零星的记忆点就好像浓墨油彩滴落在绢纸上，慢慢地晕染开，慢慢地连成了片，有了首尾，勾画出了轮廓，如烟似雾地流动起来。你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哪里，哪里就鲜活地犹如当下；而把视线移开时，那儿又化作混沌，退

缩回雾里，朦胧隐约。



这些信息犹如自己的记忆，但又仿佛不在自己的脑海中。就好像一个曾经熟悉的歌曲，多年未曾聆听哼唱，偶然间想起一句歌词，勾起了那一个印象；但歌名与歌词已经淡忘，旋律还在心头萦绕，可就是哼唱不出来那个曲调。谁要是哼唱出来，你能知道是否是那个味道的调调。说不是，自己又说不出什么是；说是，自己知道那不是。这成为了一种直觉，一种对所是的直觉。

这种直觉普鲁沙在现象界的阳间好像也有过：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作为一棵树的自己，曾经坚信自己来自某一个远方、另一个维度、另一种身份。其它的树都嘲笑过自己，因为大家都看得到种子发芽、壮大、枯萎的一生，就在这片熟悉的

土地上，没有其它。它们曾经假装谦卑地请普鲁沙说出它口中所谓的家乡与远方，可是普鲁沙说不出来。结果那一直觉被嘲笑了很多年。那时的普鲁沙和现在一样，真切地知道有另一个维度的经历，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胡思乱想间，普鲁沙脑海中所有的信息包都完成了解压，各种片段犹如纸屑堆在一起。

普鲁沙很庆幸巴拉给了自己一些可以串联起一切的线索，所以自己其实真要寻找的片段只有两个：作为冰雹落地之后发生了什么；自己在第五园区作为参天古木是怎么挂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梳理完史匹擦给的信息后，普鲁沙知道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所有的同学在稳定地进入到现象界的角色后，都会被暂时失忆，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地摸索。只不过，个人的性格与习气被保留了下来，作为潜意识支配着各自的行为模式。所以下次自己进入角色，还是会很快失去灵界的记忆。

自己在那之后，经历过水、雾、江海、雪、冰等形态，还以水的形式参与过菌类、藻类、昆虫类的短暂生灭，最后被一棵小树苗吸纳了进去。自己主宰了那小树苗很多很多年，只见四季更替日

月如梭、山石风化风起云涌。斗转星移间，自己慢慢地长大，长大，一切好像都非常的快，非常的忙碌。

史匹擦其实并没有帮上什么忙，自己的这一生没有什么大风浪：

前半生是各种水的形态，围着星球的地表、地下、云层，来回地流转变换着状态——当过千年的冰川，也做过朝夕的晨露；在大海里经历过共通意识，也在小池塘里静静地等待干涸；扮演过肆虐的海啸荡涤大陆，也做过滋养生灵的溪水孕育万千。

中年对自己来说很短暂：水中出现了藻类，湿地有了菌类，昆虫进入了世界，动物开始了繁衍，不同的高阶意识们过来了，扮演着各色生灵。自己几次以水分的身份，进入到它们的体内，跟随它们用它们的视角去看待生命，然后被更大的生物吞噬，随着上一个的残片进入更大的躯体内。

这个大躯体犹如霸王龙，它体内除了一个主体意识外，还有来自五湖四海各种意识的交集。大家在霸王龙的载具里就好像一个小联合国一样。有的时候那些微小的霉菌或微生物、寄生虫甚至能把整个载具的主体意识架空一段时间，让这个庞然大物生活得如同傀儡，去吃自己不需要而小东西们需要的食物，做出古怪的行

为，表现出怪异的脾气。

一个大型载具对于众多意识体来说就是一个行走着的共和国家。如果其主体自我内在意识够强大，那就是帝制，大家都听这个明君的；但如果那个当家的是个昏聩的家伙，大家就会设法架空它，然后以它的名义去方便行事。

当霸王龙死后，自己随血液流淌了出来，被一棵小树当水分吸收了进去。正好这小树是一个空号，没有主角，是被系统托管着的NPC，自己入住后就入主了这棵树的意识。

它的意识频率很慢，不过要比当石头的巴拉不知道快了多少倍。最后一次遇到巴拉时简直无法与它形成沟通——它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自己正常速度的表达，对于岩石巴拉来说就好像高音耳鸣、一只蜜蜂快速地飞过。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与动物之间：有些动物会来吃自己，这让自己很不爽，于是想轰走那些动物。可是当自己表达完自己的气愤与厌恶时，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那吃叶子的家伙早饱餐后走了半天啦。

在自己进入了第五园区纪元时代后，各种大型的哺乳动物都来到

了山林。身边可热闹了，自己就好像一个高层公寓，身体里有着各色的住客。曾经有一度自己觉得自己将会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可惜是自己天真了——数百年后，树干开始中空腐朽，只留下坚硬的外壳支撑着风烛残年的伟岸身材。看似枝繁叶茂，但已经是空有其表。一场大火在大风中蔓延，整个山林都化为了灰烬，自己被风吹倒，被火吞噬，化成了焦炭融入泥土中。

自己的意识失去了载具，在那附近游荡了许久。看见地里隐藏多年的种子们又长出了新的树林，自己也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召唤。

自己化作一个光珠，越飘越高，想起了当初作为冰雹落下时，想起了自己作为江海翻涌奔腾，想起了当做冰川凝结千年风雪，想起了自己作为霸王龙的猎杀四方，想起了自己还是小树苗时仰望苍天……

渐渐地，一生都回忆了起来。然后，眼前一亮一黑，又什么都不记得了。意识回到了此刻，一切都衔接上了。

普鲁沙回想着刚得知的一切，觉得自己的一生可是要比巴拉所经历的丰富多彩许多。虽然一时还不太肯定这样的一次轮回给自己带来了多少知见与智慧上的成长，但显然自己的能量可支配幅度

是明显地增加了，自己的意识体轮廓也变大了很多，而且自己有见习过复杂大型载具角色的运作模式和微观载具上的生灭经历，浏览过了全球的高山深谷、海沟高原，了解到了不同元素与角色间存在着意识频率沟通速率上的显著差别。

在进入角色后，当角色的状态稳定了，便会开启一个新建的空白自我意识文档，意图是一张白纸好画画。但这纸上有红模子，即你故有的性格与所在家族习气。你可以选择按照模子写，也可以自己随意涂鸦；或者你试图按照模子写，但效果犹如涂鸦。

最后，当自己所使用的角色被摧毁后，不会马上被召回，可以流连一段时间，如果自己想的话。但流连其间无法干预实相的发展。

最终回家后，之前的所有记忆会被打包给高我保存，而自己则被格式化，准备进入下一个任务周期。



豁然开朗后的普鲁沙，很快又陷入了新的沉思：每次这样回来四处打听自己的经历，实在是太麻烦了。如果自己能进阶成高我，

有几个像巴拉那样的小我去采集知见，就算笨点儿，多几个小号完成同时采集，总比自己一个要快上许多的。

想要进阶成高我，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要完成怎样的觉知累积、达成什么样的智慧水平、累积多少的能量才能展开必要的进阶呢？需要谁来认证吗？……

普鲁沙发现，自己每想明白一个问题就会诱发出更多的疑问。左思右想下，普鲁沙决定先不进入轮回，而是回头去找 la——它是高我阶级的存在，一定知道怎么进阶高我。

## 高我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是个行动派，只要确定了方向，就会立刻跟随热忱、展开行动。它立刻就想去找 la，搞明白自己当下最大的困惑——怎么才能进阶高我意识阶层。

可是想归想，普鲁沙突然发现：自己做不到！来到这里一路犹如顺水行舟，都是被系统安排好的传输；而现在想要逆向回去时发现一个大问题：压根儿就没“门”——自己的意识中对怎么才能回到上一层意识面毫无认知储备。更恐怖的是，自己想要回到自己在本源意识流内的本身都做不到，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从这



个当下的法身角色状态中脱离出来，跨界逆行。

这下尴尬了，自己琢磨了半天也没有丝毫头绪，只好又一次硬着头皮去请教班主任史匹擦。

与史匹擦的意识连通后，普鲁沙问出自己的问题：

“怎么能逆行回到上一层意识虚拟亚空间体系内，与其它高我形成意识互动呢？”

史匹擦想了一下，说道：

“每个小我都有自己的内在自我意识，始终与自家的高我保持着互动。而与其它高我互动要通过自家的高我，在那一位面上达成高我间的互动。小我跨界与其它高我互动在本体系内无法做到。小我直接想要进入高我或本我所在意识维度面，需要自身的意识频率达到那个位面的显化频率，才能连通进入。除非是在自家的中阴界里，那里有自家高我设立的链接高维灵界与低维现象界的专属通道，不过只有自家高我有权启动那通道。”

普鲁沙耐心听完，觉得都是废话，一条对自己有用的都没有，自己就是个没爹娘的。只好继续追问：“那像我这样的新新小白，上边没有自家体系，怎么能与其它高我形成对话呢？”

史匹擦说：“你可以通过你的朋友巴拉与它的高我连接。不过现在它去参与体验了，恐怕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还有一种办法，你要找本位面的核心管理意识，通过它去找你指定的那个意识高我。不过它最近真的很忙，在创立新的时代园区。

最后的一种办法就是你进入到现象界，然后在那里找到你的朋友巴拉，并与它回忆起灵界的事情，直接从现象界连接它在这里的这个法身，激活这个法身的高维意识连接内在线路。你利用它作为灵界信息的转译者、通灵者，在现象界直接访问它的高我 Ia。

或许还有其它办法，我就知道了，毕竟我的意识等级还很低，见识不多。”

普鲁沙觉得在这里干等巴拉回来太耽误工夫，而去找现象界的巴拉，很可能自己一下去又什么都忘记了，更别说叫醒巴拉的角色载具、借助巴拉连通 Ia。这让他陷入了两难的状态。

思前想后，继续追问史匹擦道：“巴拉这次投胎当了什么？去哪里能找到它？我怎么能保持意识的觉知又叫醒它帮助我连接高我 Ia 呢？”

史匹擦用自己的意识扫描了一下，回答说：“当下的巴拉选择了

当氧分子。因为它渴望体验最快的速度——风，可风只是空气流动时的运动形态，于是它就做了氧分子，成为了空气的一部分。现在正在第三园区里随着气流巡游全球。

它的生命蓝图后期有规划在第五园区，体验雄壮的猛犸象和猎杀了那猛犸象的原始人。原始人是第五园区新增的体验项目。我很推荐你也去试试做个原始人。”

普鲁沙想了想，恐怕没有更好的办法——全球去追风，那自己一定是疯了。对着空气说灵性觉醒也太犯傻了吧，跟一头猛犸象聊天可能性有，不过那个载具设计的智商实在是可怜，也就原始人还贴谱一些。

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是否有能力激活原始人这个角色的载具呢？激活后又怎么能保持自己的觉知与初心不被忘怀呢？最关键的是，怎么能使成为原始人的巴拉觉醒回忆起我、并愿意连通它的高我 la 呢？好像问题越来越让人头痛了呢！

普鲁沙追问史匹擦：“巴拉选择当了氧气，怎么最后就成了原始人呢？我当下的意识能量等级怎么去激活高阶的意识载具呢？我怎么在载具形态保持住初心、并觉醒巴拉的自我内在意识呢？”

史匹擦回答道：“巴拉会以氧气的形式进入一头为其准备好的猛犸幼崽载具中，而在其成年后被一个安排好的原始人猎杀。那个原始人会由一名高年级的学生去扮演，巴拉作为食物进入到它的体内，成为见习的后台意识，观摩复杂载具的后半生。这样完成它本次的历练蓝图。

而你现在是无法激活与启用高阶复杂载具的。你当下的意识力虽然得到了壮大，但还没有足够的动物经验。这次你可以从小鱼做起，然后一路通过食物链，用四万个行星年，进入第五园区，成为一个原始部落巫医的孩子的第一顿口粮，进驻到那个载具中。我们不会安排那个角色拥有主魂，所以你就是主魂。

但即使这样，你还是没有足够的能力与经验运作这一载具。我会安排你瘫痪与哑巴十五年，之后大病一场，开始蹒跚学步，呀呀学语。你有十五年的时间去观察原始人的生活。这样即便你不能巧言、不能奔跑，也能使用这个载具；而给你准备好的巫医母亲，会有两个孩子，她会把通灵的基因血脉传递给你，把连通意识的方法教导给你，并唤醒你的内在觉知。

学会这些后，在你十五岁那年，你会救下一名女子，那就是巴拉所在的载具。在第六园区你救下她后，让她的主意识进入昏沉，

与巴拉的从属意识形成对话，用你母亲教导给你的方式，唤醒它的灵界记忆，你们就可以在现象界连接到它的高我 la 了。”

普鲁沙听完，脑袋更大了，好复杂的安排！干嘛我俩不死回来在这里连接 la 呢？

史匹擦好像看出了普鲁沙的思量，主动说道：“巴拉在那个女孩的身体里会存留到32岁，难产而死，然后回来休息。但你要留在那里教导新一代的豎。之后你们部落会被蛮族攻陷，你成为他们的食物，化身为那个部族酋长的血肉，从内部改变他的习气、启蒙那个部落、成为他的精子、后代的部落首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你要经历的还很多，一时回不来。你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第六园区的尾声、第七园区的开始了。这是一个近乎42000行星年的旅程。”

普鲁沙听着自己即将展开的宿命，半天没能缓过神来，然后小心地问道：“这些经历我回来后还能记住多少呢？”

史匹擦说：“如果不出差错的话，根据盖亚的计算，你回来时应该已经是高我意识层阶了，已经可以拥有并激活自己的意识信息库。那就是说，如果你都做到了我们规划好的生命蓝图，就可以

在回来后记住所有一切。如果不能做到的话也很正常，我们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或第三次、第四次重复的可能，确保你能达成这一历程的毕业所需水平，提高认知、智慧、能量水平到可以激活高我意识形态的高度。”

普鲁沙听后，心里一惊——倒不是自己担心这动辄16万年的生命蓝图，而是这个计划的幕后主谋居然是盖亚！盖亚是什么级别的家伙，那是整个位面的创世主神啊！它为什么亲自督导我的生命蓝图？细思极恐啊！可是又丝毫想不出任何的头绪来。

盖亚说这是奥德赛的嘱托，那个奥德赛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面子？盖亚说希望这个版本的我能有所成就、干得更好，难道说还有其它的我存在着或存在过？这背后到底藏着多大的一个惊天秘密呢？

普鲁沙想到后边，已经不敢往下想了。自己知道这样胡思乱想是无济于事的，只能过好当下，期许自己能顺利地达成这一次的历经。可是四万年的旅程，其中的变数之多是自己难以预料的。而其中的关键转折点——第一次当原始人，很让自己期待……

## 上篇（完）

# 虛空法界

第二冊 《意識覺醒》

中篇

(第 26-35 章)

## 第26章 潜入

### X2-26

上文说到**普鲁沙**为了了知进阶高我的秘密，被**班主任史匹擦**忽悠着接受了一个超过四万年的生命蓝图一揽子计划，而这计划的幕后主谋居然是盖亚。

有新的园区开放了，而老园区内好像也添加了不少新项目。在即将的旅程中，普鲁沙对自己有可能破格使用高阶载具感到兴奋——很有可能自己是全班第一个能以主角的身份体验与使用高阶载具的。这些特殊待遇隐约间让普鲁沙感到了些什么，可是又说不出哪里不妥。

普鲁沙感到不安的还不止这些——班主任史匹擦在描述自己未来四万年的人生蓝图时，所叙述的细节是那样地精准细腻，一切仿佛都已经发生过了一般，发生在自己启程之前，发生在自己起心动念之前。

这让普鲁沙怀疑这些所谓自己即将经历创建的随机事件——它们有多少随机性呢？



## 启程前的规划

不管如何，普鲁沙对史匹擦所说的计划表示了高度的认同。毕竟自己当下的认知、智慧、能量三个硬指标都不达标，就算知道怎么进阶高我也只能望洋兴叹，不如尽快提升自我的内在实力来得真切。

普鲁沙向史匹擦表示自己准备好了，并询问：“这一次自己要从哪一个年代进入园区比较妥当？”

史匹擦说：“你先别着急，我们最近已经完善了投胎前的规划大厅，所以我们已经有能力让你预览你必须要经历的几个重大转折点。你必须把这些记住，因为它们对你此次的成败真的很重要。在这些关键的节点上，你的其它同学会设法配合你达成必要的戏剧冲突，当然你也要配合好它们，你们互为彼此的助缘。

下面我给你看一些你会经历到的画面片段，它们会发生在你此次历程中的不同时期，当你再一次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在恍惚间感受到犹如似曾相识的召唤，那就证明你是在我们预计好的蓝图轨道中。

记住了吗？现在请注意看这些画面吧。”



普鲁沙的面前犹如出现了一个水幕电影，在浓密的雾里一段段小视频被依次播放着——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条慌不择路的鱼被巨鲨吞噬了.....

巨鲨死后落入深海，螃蟹进食着巨鲨的残骸.....

螃蟹到浅海产卵，意外被小海猿发现.....

成年后的海猿在礁石上晒太阳被金雕捕食.....

金雕在躲避狮人的过程中被弓箭射落.....

地面的原始人分食了翼龙的身体.....

部落巫女喝了金雕的蛋.....

巫女的孩子在成年后才开始蹒跚学步、咿呀学语，但他拥有强大的心灵感知能力与通灵的能力，在一场部落间的血腥冲突中救下一个女孩.....

部族篝火旁的婚礼.....

一命换一命的啼哭.....

又是一场血腥的冲突.....

异族部落的嗜血狂欢.....

一个尊贵新生命的诞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狮族的兴起.....

最后一任狮王独自一人在雪地里逃亡.....

这些都是很短的片段。这些镜头一闪而过，普鲁沙无法梳理出个头绪来。普鲁沙看后完全不知道这都是什么意思，很多角色的轮廓它都没有见闻过，茫然地看着史匹擦。

史匹擦注意到普鲁沙的困惑，解释道：

“这些画面源自过往的一段段记忆，是不同意识体们经历的总汇，而你要借由这些历史故事串联出你的生命故事来。借由血肉的交

替，你进入一个个不同时代的不同角色中。平时的你可以随意怎么发挥，但在这些关键的节点上我们会安排你完成必要的角色转换。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达成你的初心。

你进入到现象界后不会再记得这些，但我们会安排几个节点让你回忆起必要的知见，开启必要的的能力，传授必要的知识。这些‘能力’会成就你，但你得到它们与失去它们的机会依据剧情的需要与进展情况，不早不晚。你放心，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只要完成你的角色就好。

全班同学都已经进入到不同的角色中，你们彼此会相互形成必要的助缘。有些会辅助成就你，有些则会伤害甚至杀死你。不管是帮你的还是害你的，或需要你帮助的、让你杀害的，都是剧情往下被推动的需要。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你成为那个你渴望成为的自己。”

## 启程前的准备

说实话，普鲁沙是真没有听懂，但好像自己又不知道从何问起，感觉上只要自己按照剧本演就不会出什么大纰漏。问题是自己会不记得这剧本，这些路标式的片段画面自己真能记得住吗？自己

很怀疑。虽然在特定的转折点上会有其它同学来帮忙达成，但自己真的能配合好它们的演出吗？

感觉现在问再多也都是白搭，横竖第一次什么都是未知的新鲜，估计体验一次这些经历、走一遍这样的流程后就能都明白了。

普鲁沙向史匹擦表示自己都清楚了，可以做出出发前最后的准备工作了。

史匹擦这时又给普鲁沙出了一个新难题——

史匹擦说：“你这次前往不能带走自己所有的能量与自我意识，你需要留下一部分能量和自我意识在你的这个大树法身形象中，作为日后你与我联络的契机。换句话说，你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本部作为后方意识联络之用。你带走九成的意识力与能量，留下一成就好。其它同学都有自己的高我能成为联络渠道，你没有，只能自己留下一部分自我意识觉知，当做意识备份与联络的本部。

你要学会一心二用，分离出一个自我意识的分身来，去完成现象界的经历。这两个你都是你。就好像你的左右手一个画圆一个画线，分工不同，但都在一个意识下各自作为。因为你跟自己的自

我意识产生意识联络远比跨界和我产生意识联络要容易得多，所以你接下来要在出发前练习一下一心二用的能力，并完成这个自我意识的分化，在自我意识内形成两个彼此独立运作的自我意识——两个都是你，但两个自我意识各自独立完整运行。

有点儿像一个屏幕同时运转两个不同的游戏窗口，一个玩家同时控制两个人物角色，成为画中画，分屏独立运作。”



普鲁沙听完史匹擦的解释，明白了其用意，可是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达成班主任的这个要求：自己从来都是这样一体的存在，怎样才能做到意识分裂成两个可以独立运作的区间，一个时刻在此处保持着觉知，一个形成意识的焦点并把意识人格面投注到现象界中去呢？

史匹擦好像早就料到了普鲁沙的疑惑，没等提问就开始解说具体

的操作步骤——

他要求普鲁沙首先练习同时在脑海里指挥自己的身体做两个全然不同的动作。



比如揉搓一侧的腿，拍打另一侧的腿；在一侧用意识画圆圈，在另一侧同时用意识画方块；一个意识注意周围的情况，另一个意识同时在做着手头的工作；双侧同时完成不同的任务，一边负责解数学题，一边同时写着语文作文。

锻炼后就可以把自我内在意识拓展出一个新的意识分区来。两个自我意识同时完成不同的工作，形成认知、觉受与反馈，相互不干扰，也不是排序依次进行的。

普鲁沙意识到这绝对是可行的，但自己要达成这样的程度，不知道需要花费多少精力与时间，不过既然是此次出征的前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照着练习就好了。

在日积月累的不懈努力下，普鲁沙终于做到了把自我意识一分为二，并且两个意识同时各自运作。虽然留下来保持觉知的这个意识面还比较愚钝吧，但好歹能凑合使用了。谁让自己的总意识力就这可怜的少许呢，总不能让笨的自我面向下去参与经历吧。

他向史匹擦展示了自己的“成就”后，史匹擦很满意，甚至有些吃惊普鲁沙达成这一分化的速度，深感普鲁沙是个可造之才，难怪盖亚女神如此看好这个小家伙。于是跟普鲁沙说：

“好的，我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第一站是第四园区的早期时间段，在浅海里当小鱼，适应海洋内的生活；第二阶段做海猿，适应人形结构的应用；然后上到陆地当远古人类；最后做近代人类。明白了吗？你准备好了，我就帮你启动意识传输了。下一次与本部联系时是你成为海猿之后。”

## 启程

对这次的跨界旅程普鲁沙已经不是那么忐忑了，自我意识的九成



借助班主任的意识光进入了本位面的群体意识网络中，然后眼前一阵明暗的交替，熟悉的眩晕感再次袭来……再睁眼的时候，自己已经置身海底，是一个刚被孵化出来的小鱼宝宝了。

普鲁沙一如既往地成功登陆角色后就失去了对过往的记忆，只是按照角色的习气做着自然的事情，四处觅食，逃避危险，寻求配偶，生养子嗣，动物一般地活着，想或不想地毫无悬念地长大了。一生中吃了不少别的小鱼，最后自己被一条小鲨鱼吃掉了。

随着自己在鲨鱼的胃里化成汁液，普鲁沙的意识能量微粒们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小鲨鱼的全身，而这个没有自主意识、只有载具意识的小鲨鱼成为了普鲁沙新的载具。

慢慢地，随着这鲨鱼长大，普鲁沙游历了更大的海洋领域，好几次与自己曾经的角色“水自我”相遇，但是两者都彼此互不认识，也不形成觉知的记忆——对于第一世“水元素”自我意识来说，这只是千万鱼类里的一只；对于第二世“鱼”自我意识来说，那只是亿万水滴里的一个。

海洋中进入了第五园区初期时代，第五园区内此次被放入了新的物种：海猿、鹰人、虫人、狮子人、猿猴人。这些本来是给高阶

意识学员们用来练手的高阶载具。它们的出现让整个行星热闹了起来。它们的加入让食物链更加复杂：

鹰人与狮人是整个行星物种现阶段的顶端，但繁衍数量被限定得很少；

海猿与猿人数量最大，但都离不开自己被规划好的领域，无法形成大规模的互动，且被设定为快速繁衍的、群体的、互助的利他性生物群落；

爬虫人被设定成两栖类，与海猿、猿人一起都被鹰人与狮人看做食物，而非其它的亚人种；

蜥蜴人的数量不多，但被设定为冷血的利己的阶级的生物。

普鲁沙做鲨鱼的日子让自己学会了很多作为捕食者和食物链顶端的生存技巧，这与树或小鱼的生存技巧是全然不同的。鲨鱼的一生让普鲁沙积累了控制大型载具的经验，而且在认知与智慧上远比过往要圆滑了许多。

随着自身认知与智慧的提升，自身可以掌控的能量和觉知力也在快速地增长着。作为海洋内的顶级掠食者，这一生的危险只来自于同伴。当自己负伤后，自己的同伴无情地撕碎了自己的身体，

残骸落入深海，成为了鱼虾螃蟹的大餐。

当螃蟹撬开鲨鱼的脑子大快朵颐时，普鲁沙的意识能量微粒们转移到了一只史前大螃蟹的体内，并利用强大的意识力，很快控制了这只螃蟹的内在自我意识。可惜的是，这只史前大螃蟹的载具意识太过强悍，根本就只是个无脑生物载具，脑子里只有吃、筑巢、生育、囤积、睡觉五件事情的简单无尽循环。

## 海猿

普鲁沙根本无法对自己所在的这个载具产生智慧型的影响力，只好跟随着这个载具在海底游荡着。[xiyushe.org](http://xiyushe.org)

在海底有不为人知的空腔结构，这些空腔结构构成了海床下的巨大溶洞体系。这些溶洞犹如蛛网遍布全球，大螃蟹不时会潜入这些巨大的海底溶洞去猎杀一种海猿。

这些海猿有灵巧的前肢和鱼的后半身、海豚一样光滑的皮肤、很高的智慧等阶。多数普鲁沙见过的海猿还只是初期的实验载具，在生物性地活着，并繁衍种群数量。在自己第一次轮回的记忆里，第五园区是没有这种生物的，看来是盖亚新加入的一种角色，不过自己并不确定，因为上次第五园区时，自己一直在陆地上当大

树呢。

大螃蟹这次的猎杀很不顺利，因为它碰到了有内在意识的海猿群体，它们利用地形与工具设置巧妙的陷阱，不和大螃蟹正面冲突，只是困住它，直到其耗尽体能坐以待毙。



普鲁沙对大螃蟹的死乐见其成，因为这家伙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知见上的提升，也一点儿都没有灵性的萌动，简直就是一个无脑肌肉狂魔。

海猿们撬开大螃蟹的壳甲，把新鲜的蟹肉切割搬运到更深层的海底洞穴中。普鲁沙的意识能量微粒跟随着这些蟹肉，被喂养给了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海猿。

这个小海猿童蒙未开，是个空白的载具，普鲁沙快速地进驻到它

的意识体系里，发现这个载具灵巧又敏捷，而其与自己的契合度很高。

虽然自己当过小鱼与鲨鱼，但作为这样复杂载具的主人还是一种新奇的感受。尤其是眼睛，可以在不改变身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转动眼球就能看到周围。还有表情与手势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普鲁沙发现这种生物会依靠喉头的软骨震动发出各种脉冲音波，在海水里可以传递很远，犹如一种语言。靠近时靠眼神、肢体语言和微弱的心电感应协作沟通。

海猿是成群体部落性存在的，一个大家族占据一大片海底溶洞，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有自己相对固定的觅食领域。小海猿是卵生的，但这些卵没有壳，被集中在洞穴的深处。海猿虽然很灵巧，但在史前的海底并不占生存优势，死亡率很高，所以生育率也很高。

普鲁沙发现自己的肤色与众不同，是一种散发着黄金般光芒的黄，而大多数其它海猿则是银灰色。并且自己好像没有其它兄弟姐妹。那个给自己喂食的母海猿应该是自己的“妈妈”，因为它也有这个肤色，并且好像在群体里地位很高，不用外出狩猎。

普鲁沙决定跟这个食物供给者、自己的保护者搞好关系，直到自

己搞清楚状况。在成年前最好装得乖巧一些。

普鲁沙当过巨鲨和大螃蟹，横冲直撞的行为模式多少留下了一些习气的影子，这让普鲁沙的童年没少吃苦头，好在其身份尊贵，倒也没有吃到什么大亏。而这个妈妈是拥有高度内在意识的，普鲁沙感觉得出来，她扮演着种群里先知的角色，为种群里最强悍的首领生下子嗣。

海底的世界没有明显的四季交替，但依据食物的季节性变化，普鲁沙大概能知道。

光阴似箭，转眼自己已经长成一个雄壮的海猿，成为部族首领唯一的子嗣。母亲多年来悉心调教自己海洋之外的知识，而父亲则教导了自己一身文武艺。成年的庆典很隆重，附近的几个部族的金色海猿都赶了过来参与仪式。

那天夜里，妈妈把普鲁沙叫到一个隐秘的洞穴中，让普鲁沙吃下了一种没有见过的鱼。

普鲁沙觉得自己有些眩晕，周围的物品开始模糊，然后感觉自己从载具中被剥离了出来，一种轻飘舒适温暖的感觉包裹着自己。自己漂浮到半空中，从高处看着自己的载具和母亲，然后一股牵

引的力量让自我意识穿透了岩壁、海水、天空——这是普鲁沙第一次在这样的一个高度看整个行星。这可要比云层高多了：满天璀璨的星辰，刺眼白炽的恒星，陆地与大海都在脚下，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哪里就会随即被放大，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普鲁沙正在感叹这一切的壮美。突然，眼前的一切开始微粒化，变得模糊起来。又一次眩晕过后，意识中响起了一个声音——说那是声音并不准确，因为那根本就没有声，但却被自己感知到那是声音。就好像回想雷雨天的炸雷，你能意识到它的音量与音质，但那并不是一种声音的再现。

普鲁沙恍惚间看到自己眼前的一切发生了奇怪的扭曲与套叠：星球与星海变得更加迷离，而一棵参天古树和一个大光球隐约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无比真实，越来越真切。

“普鲁沙，普鲁沙，我知道你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我是史匹擦。我们的时间不多，你不用回答。

你做得很好，第一阶段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会面会在你第二阶段结束前。这次只是给你一个经验的启迪，让你记住这样的沟通方式是可能的。

是时候开启你的游历和冒险了，去探访广袤的星球，去认知更多的知见吧，你是被祝福的……”

声音越来越远，变得缥缈模糊。普鲁沙慢慢地回过神来，眼前还是自己的母亲。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母亲殷切地看着自己，用意识波问道：“怎么样孩子，你可看到了些什么、听到了些什么吗？”

普鲁沙让自己意识稳固住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全身都在高速地颤抖着，犹如寒冷的颤栗。自己有些迷茫刚才的是梦还是幻觉，太不可思议了。

普鲁沙很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状态，用意识跟母亲接触。然后手舞足蹈地比划着：星球、陆地上的动物、星空、大树、太阳，还有太阳说的话，让自己去探险、历练，自己是被祝福的。





母亲很欣慰地看着自己成年的孩子，点点头说：

“你是被祝福的。你已经成年，雄壮而有智慧。你在多年后会接替部族首领的位置，趁着你还年轻，应该去看看更广袤的世界。你准备准备，明天和你父王说说，好让他安排你日后探险的行程。这里还有一条神灵之语的小鱼，你带上，通过它你可以获得神的庇护与启迪。你已经长大，愿你成为这片海洋的智者与勇士。”

## 第 27 章 异类

### X2-27

上文书中说到**普鲁沙**利用海猿王子的身份，习得文武艺；又在先知大祭司母后的帮助下，获得平生第一次的神启，瞥见了整个行星的外貌、无尽的星空；并在意识状态中被班主任**史匹擦**启迪与祝福，鼓励他去经历与闯荡四海。

从出神状态中出来后，普鲁沙禀告了母后自己的见闻，得到了母亲的支持。次日要去参见本部族的王，然后开启征服四海的行程，让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勇士。

### 征途

长话短说，普鲁沙次日禀告父王前因后果后，父王很是高兴，并赐予了普鲁沙八名本部族中最勇猛、机警、老练的勇士与其同行。并且告诉普鲁沙不要去深海的方向——那里的史前海兽都太过巨大，在前期沿着不同海猿部族领地去冒险会比较安全。

如果普鲁沙能探明本部族领域外的蛮荒之地，并且适合海猿生存，派遣一个随从回来送信，这样部族会尽快去优先占据下那片海床，扩展部族的生存空间。最后让普鲁沙注意大海龟的行动——如

果看到大海龟游向岸边，就在心里计数一次；数到二十次，就该往回走了——那意味着已经离家二十个寒暑。回来后，父王会禅让自己的宝座给他。

在普鲁沙第二次看见大海龟游向浅海的时候，它们一行海猿已经走到了已知海猿部族大联盟的边境上，再往前走就都是未知的领域了。为了帮助本部族找到适合扩张的新海床，它们决定沿着浅海继续东行，这样每天的日出能让它们不会迷路，而且每天校正一次方位。

海中无岁月，也不知道前进了多久，一天夜里，它们在浅海的珊瑚礁环岛内休息，被一种未知的智慧生物偷袭了，两名随从失踪，可是连对手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一行海猿沿着残留在浅海中各处的气味，追踪着寻找丢失的同伴，结果追到了海岸线旁，气味消失在了陆地上。它们无法登陆，但确定有某种生物是两栖的，并且对这一带很熟悉，拥有高度的智慧和攻击性。可是对手怎么做到毫无生息地掳走两个同伴，又为何留下了其它同伴没有下手呢？普鲁沙百思不得其解。

它们不知道对手是什么，很担心自己也遭到同样的袭击，可是就

这样撇下失踪的同伴逃跑好像又不太合适。普鲁沙决定晚上埋伏在附近，看看到底是什么生物在附近出没，又是怎么毫无声息地掳走了两个同伴，最后看看它们的巢穴在哪里，是否能救回自己的同伴。

第一天的夜里什么也没有发生，普鲁沙怀疑自己的埋伏被发现了，或者埋伏错了位置；第二天普鲁沙让其它六个随从分散在各处，减少自身气息在海水里的浓度——捕猎者们的感官一般都超级灵敏。这样也可以扩大埋伏的范围，增加监视的面积。海猿的喉音音波可以在水里相互传递信息的距离超远，而这种次声波其它动物是听不见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看不见的对手

天亮后，同伴们纷纷回到约定的会合点，但左等右等有两个同伴始终没有回来。两天没合眼的普鲁沙开始气急败坏。大家赶忙前往它俩的预设埋伏地，那里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同伴的身影。但跟随同伴的气息，两个都是被带往了岸边。

第一次敌人趁大家熟睡偷袭，大家没能发觉，这好理解；可是这次自己是埋伏方，在高度警备的情况下还是被对方得手，而且连

发出呼救暗号或预警暗号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害了，这太恐怖了吧！

剩余的四个手下都面面相觑地看向普鲁沙，让他拿个主意。折损了一半人手，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这就逃跑太没面子了。可是留下来，自己的生存概率能有多少呢？对方明显具备极高的智慧、一击毙命的能力，而且对自己一行猿的动态了如指掌。这样下去太被动了。

普鲁沙考虑再三，决定暂且往深海撤退——两栖的对手多半在海里活动半径不会太大，深海会比较安全。找个附近的海沟藏身，补充食物恢复体力，再想办法。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就这样，在深海海沟内它们休整了两天。普鲁沙决定带上一名助手，再回浅海。

这次它们从深海抓了一只大海虫，放置在浅海处作为诱饵，自己则藏身在岩石缝隙中远远地观察着。

这一夜天气很好，浅海的能见度很远，大海虫在努力地挣扎着想要摆脱绑在身上的海带网。普鲁沙则屏住呼吸，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只见远处飘来了一根大大的朽木，在不远处诡异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看见大海虫突然不动了，就好像石化了一样，毫无征兆地僵在了原地。然后开始被什么东西抬举着试图要移动，但几次都没能成功，因为那些束缚海虫的海带下都坠有大石块。

普鲁沙仔细地看，还是看不到任何其它生物在那里。可是那些海带被快速地撕开，有什么在挪移那些大石头；海床上的细沙留下多个脚印，尤其在搬运石头时，那脚印深深地陷入沙中。

普鲁沙没有行动，而是继续观察着。终于那些透明的东西把大海虫从海带网里搞了出来，然后托举着送到漂浮的朽木那里。朽木上放下了几根藤条，把大海虫困在朽木的下面，然后慢慢地飘回向岸边。

普鲁沙远远地跟随着那漂浮的朽木，自己始终保持在逆流的方向上，防止自己的气息飘散过去被对手发现。就这样朽木抵达了岸边。普鲁沙找了块礁石爬了上去——海猿可以离开水一小会儿，直到鳃里的水分完全失氧。

普鲁沙看见本来空荡荡的朽木上，突然出现了四个人形的东西——它们有锋利的爪子、覆盖鳞甲的皮肤、健硕的双腿，还有一条鳄鱼般的尾巴。夜里看不清它们的五官，但它们身上的鳞片是可以随环境而随意变化的，和海里的章鱼很像，拥有极强的伪装能力，甚至能把自己透明化或变化成任何它们看见的东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它们每个手里都拿着一根长长的尖细的东西，那东西尖锐的一端上有着诡异的绿色反光。普鲁沙立刻意识到海中有一种带甲壳的东西，有着这样长长的尾巴，那尾巴末端有神经毒素，被刺中后，

任何鱼类或动物都会瞬间僵直昏迷。

普鲁沙看着它们在岸边把大海虫抬起。这时海岛上的丛林中又走出几只类似的生物过来帮忙，兴高采烈地一起抬这个大海虫，慢慢地隐没在树林里。

普鲁沙转身爬下礁石，朝海沟游去。他知道了这些对手是隐身的高手，手里还有用毒刺做成的武器，让对手在瞬间僵化，失去抵抗能力。所以自己的四名手下都在不知不觉间被害了，而且没能发出任何的警告。

对方看来人手不多，并且很规律地出海捕猎。自己那几个随从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不过自己很有必要尽量多地了解这种生物的情报，不然自己种族在日后扩张时一定会遭遇到不小的损失。

## 螳螂与黄雀

普鲁沙觉得自己在海里与自己身量差不多的家伙格斗的话是不会落败的。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看不见对方的身形，而它们手里的毒刺又是一击致命的凶器，怎么能迫使对方现身而又不被对方的武器伤到成为了接下来的重点。对方一次行动有四个人，自己这一方是五个，数量上是有优势的，但显然自己一方有力量却使不出



来。

普鲁沙有些苦恼，但却不想这样轻易放弃。他打算捉一个活的带回部落，让母后用读心术探知更多的陆地信息与这个物种的情报。它们一定是今后自己部落扩张路上必将遭遇的强敌。

普鲁沙首先想到用海带网做个陷阱，网住它们，然后动手。可是想到它们上次捉大海虫时能很轻松地割断海带，可见它们的爪是很锋利的。它们手上的毒刺，看来人手一个，那代表这附近生产此物，而这东西来自海甲虫，自己不妨先找找看，至少做到武器方面与对手平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对于海猿来说，捕猎海洋生物还是不难的。很快它们就找到这种海甲虫的生活地带，然后每人都搞到了一根这样的尾刺当武器。下面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那些家伙在水下显形，并且分散它们的队形，好抓到其中一只或两只。

已知它们会被大海虫的挣扎所吸引，再搞个海虫当饵。之后怎么办呢？

普鲁沙冥思苦想了两天，还是没有丝毫办法，只好先出去打猎，补充队伍的食物。

在寻找海洋猎物的时候，普鲁沙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大沙虫。这家伙的偷袭差点害死一名同伴，而它的存在让普鲁沙计上心来：

沙虫这种生物没有眼睛，平时暗藏在沙子里，对周围海水的轻微抖动都很敏感。这东西对会隐身的那些家伙一定有效，并且出其不意的情况下，还能给对方造成不小的伤害。大沙虫在浅海不会出现，那些家伙应该不知道这东西的存在，如果自己能把大沙虫给搞到浅海里，绝对是一个大杀器。



和几个随从一商量，大家都同意。它们常年生活在深海，对沙虫的习性很了解。于是又抓了一只肥大的海虫，去吊沙虫的胃口，一路引诱着沙虫到了浅海与深海的交汇处。

沙虫追踪食物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又没能得到食物，很是暴

躁。但它狩猎的天性让它不愿长时间地暴露在海水中，于是找了一块沙地把尾巴钻了进去，只留下触须在水中摇摆，好像在挣扎着的小鱼一般。

布置好陷阱，普鲁沙把大海虫像上次一样地放在了一处能被对方注意到的地方。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海带拉住它，在必要时可以把海虫拖向沙虫所在的位置。

布置好这一切后，普鲁沙还是不放心，让手下看着这里，自己又独自潜入深海，快傍晚才折返回来，手里拿着个用海带捆成球的活乌贼。大家很是不解，普鲁沙也不解释，只神秘地说：“到时候有大用处。”

这次大家不敢太过分散，怕彼此无法相互照应。把自己藏在海沙里，只露出眼睛观察着四周的情况，尤其是海面上无故飘来的大块浮木。

半夜时分，果然有浮木飘了过来。这次普鲁沙看到水面有四次被搅动的小浪旋——对方还是在隐身状态下，无法用肉眼看到，但显然是奔着大海虫来的。普鲁沙慢慢地拉扯那长长的海带，做出海虫在逃跑的假象，把海虫往沙虫陷阱的方向带。但又要小心，

不能因海虫触发了沙虫的陷阱。

等了一会儿，好像对方很小心，一直没有动静。就在普鲁沙怀疑自己的策略时，看见大海虫身上的束缚海带被什么割裂开了，显然对方在设法捕捞大海虫呢。

普鲁沙猛然起身，把手里的乌贼球用一个特别的技巧抛掷了过去，在海水中划出一个抛物线。随着海带球在途中的松解，乌贼挣脱了出来，惊慌地射出大量的墨汁，慌不择路地逃窜。顿时海水瞬间变色，沙尘四起。

这一变故吓到了正在试图搬运大海虫的那几个家伙，它们下意识地朝没有墨汁方向的海域急速躲避，这一急退触发了大沙虫敏感的神经，那家伙犹如巨蟒一般从海底毫无征兆地窜起，准确地捕获到一个隐形状态中的敌人。

这一变故实在太快、太大，剩下的三个对手急忙闪避，后退进入被墨汁染色的水域中，结果呈现出墨水里白色透明的人形轮廓。普鲁沙和手下四人从不同方向突然发难，用麻痹毒刺直插那人形轮廓。对手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到，褪去了海水蓝的保护色，恢复成了丛林绿的鳞片。

冲突爆发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异常快。随着毒刺麻痹神经，两只变色龙僵化在了原地，另一只又进入到隐身态，消失得无影无踪。普鲁沙预计它是跑向了海岸线，因为头顶上的浮木没有移动，估计它一个无法操纵那浮木。

沙虫那里的海水变成了蓝绿色——被沙虫正在缠绕吞噬的变色龙流出的血污染了海水。

普鲁沙让帮手们把两只俘虏放到那浮木下，用海带绑好，然后推着浮木朝自己部落的老巢返航，交给母后读心——这一路径直走恐怕也要多半年的时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四个随从去了三个，自己则带着一个平常最机灵的，沿着逃跑的

那只变色龙气味在海里追踪过去，看看它们的规模到底有多大。这里的海水里都是血液，很快大型猎杀动物就会聚集过来，此处不能久留。

安排好一切，看着自己的手下开始返航，普鲁沙带上最后一名随从，在海水里利用本种族特有的海底嗅觉追逐那一特殊的气味。之前那些变色龙都是乘坐独木舟来往，海里没有痕迹。这次那家伙跑得匆忙，留下了很多味道——恐惧是有味道的。

这种变色龙来往都要依靠独木舟，看来是水陆两栖生物，但长期的陆地生活让它们在水中的行动并不敏捷。这里是深海与浅海的交界线，想要游回岸边恐怕需要些功夫。海猿是游泳的健将，追上它应该没有多少问题。

送走同伴后的普鲁沙不敢耽搁，立马开启了追踪模式。这次也不用担心被暗算了——自己是捕猎者，用不着躲躲闪闪的，速度决定了一切的成败。不能让那个家伙回到陆地上去报信，不然麻烦可能会接连不断。追，快追！

## 陷阱

那个逃跑的家伙可能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大的变故，它们一直都

喜欢出其不意的暗算，置身在暗处偷袭自己的猎物，是名副其实的影子杀手。这次被突袭得如此狼狈，真的是始料未及的变故。它不敢拼命地游泳，因为水中逃生的水波脉动会引来更多未知的风险。岸边很远，它虽然不用不时换气，但游泳的速度确实不敢恭维。

普鲁沙很容易地就追上了那水中惊恐的气息——气息还很浓烈，浅海的水流不急，追踪很容易；就是对方是隐形的，如果自己被对方先发现然后躲起来，想找就费劲了。所以自己不能太慢，也不能出太大的动静。好在海猿一生都是海中的捕食者，密行追踪很擅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不多会儿，普鲁沙就看到了前面有一片水域中水流与海带漂浮得很不规则。找到了，就是它！看准目标，普鲁沙和随从开启了急速冲刺。

眼见就要用标枪刺中那团不一样的水纹时，普鲁沙感觉到自己被巨大的阻力挡住了，紧接着自己和随从的四肢也感受到了很黏的拉扯力，后背一痛，全身犹如过电一样，肌肉都迅速地僵化起来，连眼球好像都不听自己使唤了。

普鲁沙觉得自己和随从是在一张大网里。这种看不见的透明大网，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网的韧性很大，自己又中了僵化标枪，现在自己反而成了人家的猎物。

眼前的海水中突然显化出一张狰狞的变色龙面孔来，露出锋利的牙齿，恐吓普鲁沙。这时普鲁沙才意识到自己是冲入了对方常年铺设的捕鱼场内——这种韧性极强的透明网，或许不是海洋生物的杰作，自己从来没有见识过。是自己太冲动了，在这变色龙经年累月经营着的地盘里，冒失的行动导致自身与同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知道这麻痹毒液会持续多久，而这变色龙会对自己做出怎样的举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28 章 有鹏自远方来

### X2-28

普鲁沙因莽撞自投罗网被困，后背又中毒刺陷入了全身的麻痹状态。对方撤掉自己的隐形伪装色，显露出狰狞的面孔，一切陷入了不受掌控的未知。慢慢地，普鲁沙陷入了昏迷状态.....

这个死里逃生逆转翻盘的变色龙，很得意自己的聪明。但问题来了：这里离海岸线还有一段距离，自己的同伴们失踪了。对方刚才明明好几个，现在只有两个在追击自己，其它的是否在包抄、潜藏于周围？自己的同伴怎么样了？是否需要杀个回马枪去搭救？

如果自己现在回陆地上报信，这两家伙的同伴会不会把他俩救走？可是自己没有浮木帮忙，一个也搬运不动的。现场就杀了这两个？万一有机会交换同伴的性命或它们有价值的信息，自己这份功劳就没有了，搞不好还要被大首领处罚。自己一个人逃回去，也会受到处罚。

这可难了——回去，留守，找回去.....对方至少还有三个，自己回去寻觅同伴，打不过它们；留守在这里，也打不过它们；独自

撤离回去一定是会被制裁的.....

左思右想下，这个变色龙决定把那个灰色皮肤的人鱼杀死，而把这个金色的人鱼用网子带到近海一处隐秘的洞穴里关起来，然后回去搬救兵。如果大王怪罪，自己也算是力敌击杀一人、生擒一人，比那些不知下落的同伴荣耀许多了。而只有自己知道这个俘虏的位置，想来还能要挟交换到不少好处。

## 暗无天日

普鲁沙再次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知过了多久。身上到处是血，可是自己被那看不见的网包裹得像个蚕茧，一点儿动弹不得。周围很黑，没有光线。水很浑浊，让自己呼吸困难。侧耳倾听了许久，只有海底的各种回响，没有其它的声音，呼叫了几次同伴，毫无反应。估计自己是在某个牢房里，只能等待命运的审判。

他懊悔自己的鲁莽，低估了对方的智慧水平。对方明显是肉食的，并且依赖海洋食物。不知道这时自己派遣回去的队伍是否已经走远、是否能安全到家，那可是一个遥远的征途。

想到被送回给母后研究的那两个俘虏，普鲁沙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对方也有读心的巫，那自己部落的位置、布防、种族

习性，就会被对方了解；接下来很可能就会入侵我们的领地。它们是两栖的，而我们是海底的，我们无法攻击它们的本部，可是它们却可以不断侵袭我们的家园与落单的同伴。

思绪至此的普鲁沙把心一横，把自己的舌头放在牙齿中间用力咬下，剧烈的疼痛直袭大脑，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眼前一片明亮。普鲁沙心想：这是又回到灵界了吗？那个大太阳说我是被祝福的被保护的，它的守护在哪里呢？

随着视线的清晰，眼前是一大束篝火，自己则在一个不大的水坑中，水坑里还有其它的海洋生物，还有一个之前第一批失踪的自己的手下。

那个海猿好像一直在照顾着自己，看普鲁沙醒来很是欣慰。普鲁沙镇静了一下自己，问道：“我们在哪里？你都遭遇了些什么？”

那个海猿部下说道：“这是岛屿上的一处内陆湖，岛屿有多大、离岸多远我不知道。先后有四个同伴被抓来放在这里。抓住我的是一种可以变换肤色的变色龙。每隔两天会有一个同伴或其它大型海洋生物被从池塘里带走，被带走的没有再回来过。池塘里的水很古怪，在这里我呼吸很困难，没有力气可以反抗。”

普鲁沙问：“对方的人数多吗？对你使用过什么古怪的魔术吗？”

侍从说：“不知道。我看不到水面外陆地高处的情况，也无法辨识这种生物的脸，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数量。没有对我做过什么，但被带走的同伴就不知道现在处境怎么样了。”

普鲁沙感知自己很虚弱，而且自己的舌头很痛，看来咬自己舌头疼死自己是一种很不靠谱的做法。虽然现在身上已经没有那蛛网的束缚，但做为海猿的自己上岸也走爬不了多远啊。附近一定会有守卫的，这只会自找苦吃。

这时普鲁沙想起母后给自己的礼物——那条可诱发神灵之语的小鱼干还藏在自己的鳞甲下，或许这时它是自己唯一能指望的东西了。去灵界搬救兵！

## 祝福

普鲁沙让侍从守护自己的躯体，然后从鳞甲下抠出那个小鱼干，放入口中。不多时，熟悉的眩晕感、颤抖感从身体中传来，耳鸣越来越响，自己在颤抖，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从载具中剥离了出来，开始上升。



普鲁沙先有意地在附近游历了一番：

这是一个半岛，困顿自己的小池塘离海岸线并不远，但有两个没有隐形的变色龙在看守着。半岛上的树林茂密，变色龙的部族都集聚在那里，有四五十头，年龄各异。普鲁沙没有发现自己的其它同伴。再远处有一个大石头平台，在一处悬崖的峭壁顶端。

意识在逐渐升高并变得模糊，渐渐地出现重影。那棵会说话的大树和会说话的太阳再次出现在眼前。

这次普鲁沙可没有等，他不知道这小鱼的效果能持续多久，上来就说：“你们不是说我是被祝福的吗？让我游历四海。我现在要死了，我无法独自离开这险境。最近的海猿部落赶过来援救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求求你们，是你们出手拯救我的时候了，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把我和我的随从从这个水坑里救走就好。求求你们了，我知道你们就是传说中的神，你们创建这个世界，无所不能。用大海啸、用大地震、派遣大天使来，随便你们，或者让那些变色龙回心转意，怎么都成。”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一口气把要说的话都讲了出来。只见那大树与太阳般的光球好像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那大树对自己说：“好的，你做得很好，一切都在计划中，明天你就可以获得解脱，踏上崭新的征途，好好享受这一夜吧。你是被祝福的，我们会帮助你的。你的助缘已经在路上了，天亮时你就能看见它们。

回去吧，下次再相遇时你会得到更多的恩典。明天你见到**伽楼罗 (Garuda)** 挥动着金色的翅膀来接引你的时候，请替我向他问好。”

话刚说完，普鲁沙觉得自己急速下坠，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旁边那个侍从紧张兮兮地看着自己，以为自己刚才是死了。

普鲁沙说：“别担心了，明天天亮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会有天神来搭救我们，现在睡觉吧，太阳升起后我们就自由了。”

普鲁沙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心里暗想：我是被上苍恩宠的，我是可以和神对话的。伽楼罗是什么呢？难道是带着翅膀的天使吗？……威猛的大天使从云端下来，只为了拯救我，这些变色龙们还不吓跪了！太风光了！这些耻辱与这一刻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还有随从的见证，今后部落里的母海猿看自己的时候眼睛都会放光的。

## 转运

普鲁沙觉得自己刚迷糊地睡了一会儿，就觉得身上猛然一痛，全身那酥麻僵硬的感觉又全面地侵略了过来。普鲁沙暗骂这些变色龙实在齷齪，从来不肯光明正大地对决，又用那毒刺扎自己。

“等天亮了我的大天使就要来收拾你们的！”

它们倒也耐心等着，一会儿，确定普鲁沙和随从都进入到僵直状态后，才跳下水坑把普鲁沙从池塘中捞起。几个变色龙抬着全身

僵硬的普鲁沙开始登山。

这时东方已经泛起鱼肚白，新一天的太阳很快就要升起了。普鲁沙坚持着不让自己的意识陷入昏迷，他要等待见证自己的高光时刻。他相信自己的英雄会脚踩七彩祥云、身披金甲出现在天边，把这些变色龙都打跑的。



持续的想象力让普鲁沙保持着自己的意识不昏迷过去，四只变色龙抬着自己的身体在沿着一条坡道上山。普鲁沙并非是离开水就不能活，只是陆地上的行动能力有限，而且在皮肤干透前要回到



水里，不然皮肤干裂后自己就无法呼吸了。

普鲁沙还记得这个半岛的地形，心里推算这些变色龙是要把自己送到那悬崖的高岗上去。那里有个大石头平台，难不成要举办它们的重要仪式、会议？酋长在那里？想不明白，不过这样拖延时间是对自己有利的。树神说了，救兵已经在路上了，只要天亮就能到。

清晨的海风是湿润的，这让普鲁沙并不是那么难受，山路并不好走，爬山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抬着自己的变色龙显然有些吃力，毕竟普鲁沙在海猿里算是很健硕的大块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到山顶石头平台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今天万里无云，在山顶，普鲁沙看到广袤的大海，这是他第一次用肉眼在这个高度看海、天与大陆。悬崖上没有自己想象的重大仪式，也没有什么酋长或巫在等着自己，再看把自己抬上来的那四个变色龙，就好像躲瘟疫一样，放下自己就开始快速地下山。

普鲁沙完全搞不懂这些家伙要干嘛，他脑子里突然想起本族人晒鱼干的做法，难不成它们在这里准备过冬的口粮吗？自己是要被放在这里晒鱼干吗？想到这里普鲁沙开始惶恐了起来。

这时，只听到远方天空上传来了一声嘹亮的鹰啼，那声音穿透云霄——三个黑点出现在天边，一个是亮金色，两个灰褐色，成品字形飞了过来。

普鲁沙都快被感动得哭出来了——果然神不骗人，我的救星大天使们来了！那个金色的一定就是伽楼罗，一会儿好好跟它套个近乎，看以后谁还能欺负我。

## 天神

普鲁沙此刻体内导致麻痹的毒液已经开始消退了。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多次中毒有了抗药性，还是变色龙们此次在毒刺上用的药量比较少，这刚过一个早上，自己已经可以动动手指转动脖子了。本身平躺着的普鲁沙并没有被捆绑着，或许是因为变色龙们觉得在麻药的作用下自己是跑不了的吧。

普鲁沙看向天边，那三个黑点在快速地靠近着。它们是从东方飞过来的，背后是上午的太阳。



这时山脚下传来了螺号的号角声，长长的号角声响了三遍，接着有浓烟从山下蒸腾了上来。浓烟很呛人，还辣眼睛。普鲁沙觉得这是那些变色龙的预警与防御手段，让自己部族的人可以躲避起来，而可能的袭击者在这浓烟中无法找到它们。

三只大雕一样的人形生物在悬崖的大石上空盘旋着，好像在观察与评估整个区域的情况。它们有鹰的面孔、四肢和一对大翅膀。而领头的金色羽毛的家伙还有一对小复翅。金色鸟人不时发出长音的鹰啸，就好像在宣告着一种强者的临在。

普鲁沙激动不已：太威猛了，天神太威风了！看这些变色龙都龟缩了起来，想着它们瑟瑟发抖的样子，自己就很开心。

普鲁沙很想站起来，挥舞手臂和天神打招呼，但四肢还是在僵直

的状态下，无法动作。

三只大雕一样的鹰人终于盘旋下降，来到普鲁沙的身边，打量着普鲁沙，相互还用鸟语说着什么。

普鲁沙想要跟伽楼罗打招呼，把问候带到，但是自己的舌头与喉咙还在麻痹中没有恢复。就在这时，突然感觉自己肚子上一凉，然后身体内感受到内脏的疼痛，只见金色的鹰人在低头吃东西，吃的是肠子！

麻药下的普鲁沙虽然没有多少感觉，也动弹不了，可是意识是清醒的——这家伙吃的东西难道来自自己的身体？

紧接着自我意识就在迷离中崩溃了，自我意识的微粒就好像飘撒的胡椒粉一样，从整个载具中抽离了出来，然后附着在一块块躯体的血肉里，被金雕吃到了肚子里。然后又进入金雕的血肉躯体。进入金雕躯体的普鲁沙此刻可以利用金雕的眼睛看东西了，很快金雕的听觉与触觉也开始被普鲁沙感受到了。

突然，普鲁沙觉得有种无形的巨大压力从四面八方侵袭了过来，把自己的意识持续地压缩，从金雕的头部推挤了出来。那压力持续地增加，而普鲁沙持续地缩小，最后普鲁沙居然变成了一枚金

色的弹珠，在高速地旋转着。普鲁沙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四周没有窗户与门。

就在这时，这个空间对普鲁沙说话了：“你好，普鲁沙。我是伽楼罗。你不认识我，我来自更高的年级班组。现在由我来扮演鹰人家族东部的首领这一角色。我的高我告诉我今天来接引你，你到了转运的时候了。我将带着你离开旧有的故事线程，开启新的征途。我腹内有一枚金鹰蛋正在成型中，你可以进入其中，成为下一代金鹰。

下面这些变色龙都是吃素的动物，最多是吃些小昆虫小海虾。我们的族人很早就发现了它们，把它们当做食物来捕捉。后来它们出了一个聪明的首领，每两天在这个石台上放上一个大型的海洋动物。我们不用狩猎也可以填饱肚子，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它们负责捕猎与进献贡品，我们定期来收取保护费而不攻击它们的族人。它们很狡猾，每次都释放这种烟，自己躲在烟里不出来。我们倒也懒得和它们计较。

如果你的意识已经都完整地进入了我的蛋中，我要让其它的鹰人进食了。”

普鲁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吃了，虽然并不太意外这样的角色转移形式，但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有主的载具中，上来就当蛋。

这时普鲁沙才明白，那些前些天被从水坑中带着的随从多半也都喂了鹰了，还有那大海虫。原来变色龙们也是食物链中的被害者。而自己现在有机会成为食物链的顶级存在了。

刚才还想着救同伴与复仇的普鲁沙，突然觉得那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还有在远方的海猿部族、部族内等着自己回去的母后与父王……往日历历在目，又都犹如梦中种种，虽然记忆犹新，但慢慢地不真切了起来，仿佛与自己并无多少关系。

母后要是知道自己在这里喂了鹰，父王要是知道没有了后人，部族里那些早就想要夺位的叔叔们又会闹出多少是非呢。母后的感应能力是超强的，她会知道自己化身金雕了吗？还是只会感知到我被金雕破肠裂肚？她会悲痛欲绝吗？还是会再给父王生养一个呢？

想起临行前那些神明的祝福，想起昨天神明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会被救援，并且踏上新的征程……原来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我会

错了意思，一心期待着脚踏五彩祥云、身穿金甲的天神来助阵。

突然觉得自己很好笑，朝着黑漆漆的空间说道：“伽楼罗，有棵会说话的大树和一个大太阳让我给你带好，说你做得很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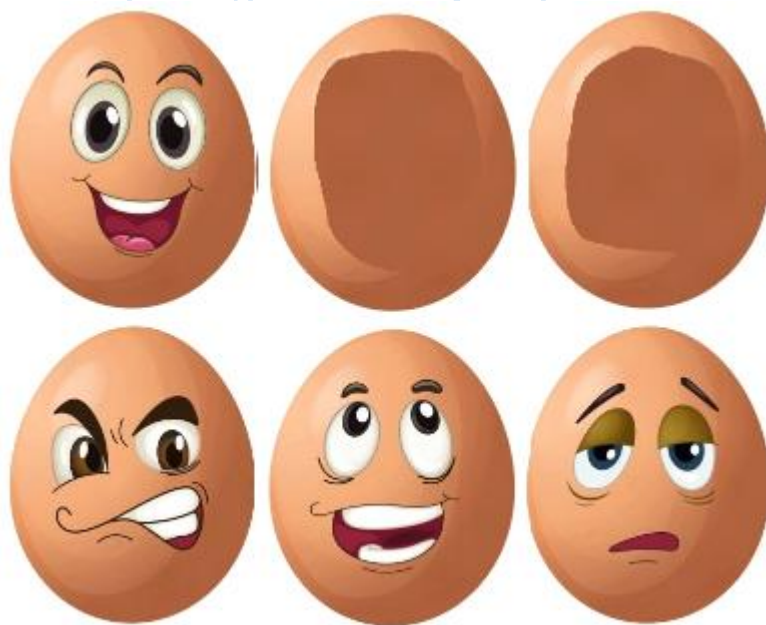
说完这些，普鲁沙引导着自己的意识能量流入了那正在成型的大鸟蛋里。它累了，只想好好地睡一觉。

## 第 29 章 一代天骄

### X2-29.1

#### 卵

普鲁沙被救了，被害了，被吞噬了，被赋予了重生。普鲁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感慨这次被上苍祝福的救援行动——那脚踩五彩祥云身披金甲的天使，确实是不折不扣让自己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然后呢，自己现在变成了它的一部分，成为血液，成为养料，然后进入到了一个蛋中。



金雕的肚子里居然不止一个蛋，大家友好地和普鲁沙打招呼。但有一个高阶的学员不喜普鲁沙的出现，甚至恶语相向：“你也配成为顶级掠食者的存在吗？你知道金雕的地位有多尊荣吗？你一



个初阶的意识体也配来体验金雕的一生，你就是个小金鱼而已。”

其它的意识们赶紧帮忙和稀泥，让普鲁沙别在意这个张狂的家伙。

他是刚从其它意识面向上转学过来的。那是一个崇尚力量、极端

利己、个体发展全靠竞争的意识领域。这家伙叫做**帝拉努斯**

**(Tyrannus)**，以后要小心它的恶性竞争。

蛋们正在相互聊天，只觉得突然一阵晃动，然后就是有规律地不时一震。

普鲁沙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刚才那个给自己解围的蛋解释道：

“看来是它起飞了。刚才是在吃东西，现在要回老巢了吧。今天这趟行程不短，要飞很久呢。不过这里很安全。我看你也累了，睡一觉吧，离我们出世还有些时日呢。你看，一些蛋还空着，一些灵体们还没有完成报名动作。我知道你，你是普鲁沙吧？我的高我让我来与你形成日后的助缘，我和巴拉是朋友，我叫**阿米奇(Amitie)**。”

普鲁沙疑惑地问道：“巴拉是谁？你的高我又怎么知道我会被吃掉？什么是助缘？”

阿米奇是个很健谈的家伙，甚至有些话痨的资质，和他相处时想

要安静一会儿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阿米奇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普鲁沙，很惊讶地说：“巴拉啊，你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能连他都不记得了呢？那个小火苗，后来变成琉璃石了。现在也不知道修行得怎么样了，有日子没有见到他了呢……你这个朋友真是够呛，多亏他在高我面前求情帮你找回记忆呢。

等等你不会连我们的高我 la 也不记得了吧，它对你可上心了……就是那只大蓝孔雀啊，它真美，或许这次我回去后能化身金雕了呢。想想就激动啊……我们的高我 la 可是个厉害的呢，它什么都知道。

跟你说，没有巧合，它们那些大佬知道想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才能得到，就辛苦我们这些跑腿的了。真是的，都是一个自我意识，它们就享福了呢。La 动动嘴，我就要跑断腿了……

助缘你都不知道，你真的是那个传说中的家伙吗？看来也不比我聪明啊。助缘就是我会帮助你。其实那个很凶的帝拉努斯也是你的助缘，你也是我们的助缘，不然这戏怎么唱呢！

哎，其实跟你说了也是白搭的，等一出生你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呢。哎呀呀真是可惜了，我可是比大多数都见多识广的呢.....你听说过百科全书吗？什么？连这你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当鱼把脑子都搞笨了啊！或者刚才伽楼罗忘了吃你的脑子？怎么看你也不像是传说中的那位啊。

得得，你累了吧？快睡觉吧，看把你累的。对了，还有.....”

普鲁沙现在很庆幸自己没有脑子了，不然脑仁儿都要炸了。幸亏意识间的意识传输是点对点的，不然普鲁沙敢肯定，那个帝拉努斯会设法让阿米奇在出生前就变成散黄蛋的。

蛋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阿米奇还在自顾自地喋喋不休，普鲁沙已经困得不行了，似有还无地听着他念经。就在这时，突然感到猛地剧烈颠簸，接着就感到一股热流包裹住了自己。那热流是鲜血和蛋液的混合物，粘稠而温热。

普鲁沙赶紧与金雕全身的载具意识连接，想要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阿米奇已经在意识的频道里吵吵上了，好像有一只巨大的箭矢射中了金雕的腹部，而且是致命的贯穿伤。能击中并破防金雕的箭弩其力道与速度都要具有相当骇人的杀伤力。普鲁沙想不出

自己知道的任何生物能有能力攻击高空中的金雕，还达成致命伤。阿米奇确实在搞情报上有手段，在这一点时间里，已经从金雕的记忆库中拿回了信息。原来金雕伽楼罗今天进食了普鲁沙后，发现自己中计了——普鲁沙海猿的身体内残留的麻痹毒素，让它与其它两只大雕都变得迟钝与笨拙，而周围岩石开始向自己慢慢地包围了过来。

伽楼罗知道这不是幻觉，而是变色龙们的奸计，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自己。于是急速飞起，避开了变色龙们致命的攻击。可是自己的两个手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们本身体质要比金雕差，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中毒后无法起飞，被变色龙们的麻痹标枪扎中，失去了反抗能力。

伽楼罗赶忙返航，想回巢搬兵救援。但是怎么也飞不高，只好沿着海岸线低空飞行。本以为飞过了马蹄形海湾自己就安全了，可以在丛林里休整一下，等待麻药的药效过去再赶路。结果刚飞掠过山林的上空，就被密林中毫无征兆激射而来的巨大箭弩击中了腹部。要是平时，这种等级的攻击是伤不到自己的，可是今天实在是全身笨重，反应迟钝得厉害。中箭后的伽楼罗设法继续挣扎了几下，发出不甘悲愤的鹰啼，然后就失去了自我意识，从空中一头栽入了丛林深处。

随着伽楼罗失去了意识，阿米奇也失去了外界的信息源，金雕的肚子里陷入了黑暗的死寂。普鲁沙不知道刚才碎掉的那个蛋是谁，不过看来到现在为止，自己与帝拉努斯，还有旁边不断吵吵的阿米奇还都没有破裂流黄。

自己的福气是不是用完了？一天里边死两次，这也太戏剧了吧！昨天晚上忘了问天神们怎么祝福自己的了，两次都被它们三言两语地糊弄了回来。阿米奇还说助缘自己呢，这回倒好，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

普鲁沙赶紧把自我意识从蛋中完全地扩散出去，在整个金雕的体内寻找着伽楼罗的主体意识。六神无主的情况下，还希望他能振作起来拿个主意，或重新启动载具的控制。普鲁沙四下怎么也找不到伽楼罗的主体意识，情急之下开启了体内群体意识广播寻找主意识。

进入体内群体意识才发现，这里早就炸窝了——蛋们都在找主体意识，身体内的其它肌体意识群体一边努力地做着载具的修补与应急处理，一边在尝试重启载具的努力，好像是断网了——只有本地体内的意识群们还在局域互动，根本就找不到伽楼罗主体意识的踪迹。

帝拉努斯反而异常平静，就在大家都吵吵的时候却一言不发，最后高冷地发出了不屑一顾的一段话，犹如一盆冷水泼在了大家的头上，顿时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帝拉努斯说：“你们投胎前都不看剧本的吗？一群渣渣，就这样还来争着做金雕王，也配。哼！那个伽楼罗，这是它本次轮回的最后一世，它在确定了自己无法避开那致命的箭矢时已经放弃了这一载具，开启了意识撤离程序。它才没有傻到在这里承受这没有必要的痛苦呢！它本次的使命已经达成，早就不在这载具内了。你们这群家伙还找它重启主意识，真是可笑。就凭你们这等资质也要跟我竞争金雕部族的首领，不自量力！”

普鲁沙听闻后赶紧私下联系阿米奇确认情况。阿米奇本来语速就快，现在更是有些颠三倒四的。

阿米奇说道：“我不知道啊！我的剧本都是高我 la 安排好的，我只知道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形成助缘。可是这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我真不知道还有个卵用啊！那个疯子还想当金雕氏族王，我看它才是那个想瞎了心的，在这里大家一起当臭鸟蛋还差不多。难道我的助缘任务就是陪你聊天的吗？得，我要抓紧时间趁着蛋黄还没有变质多说几句，不然回去后 la 该责怪我没有努

力达成助缘任务了。”

普鲁沙听完是哭笑不得——这家伙看来出生前确实没有仔细看自己的生命规划蓝图，也不怪帝拉努斯看不上其它的蛋们和金雕载具意识们。不知道这个帝拉努斯是几级的意识体，如果它是仔细研究过生命蓝图才来投生的，那这一定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一个新开始的起点……别慌，后续自有转折与巧妙安排。我只要保持冷静就好，天神们不会安排解不开的套路。

## 杀雕取卵

观察者的视角从金雕的体内离开、升高拉远观察这一切时会发现：这是一片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恐龙们在四处游走着，到处是高大的植物与树木。

在这片原始的丛林里有四个巨人在快速地奔跑着，两男两女。他们是两天前从自己部落里出来的，要狩猎些肉类回去晒成肉干，好在第一场大雪到来前准备好四个月猫冬的口粮。随着自己部族人口的快速扩张，两天内可以往返的区域内已经很难找到容易捕猎的小动物了。那些掠食类的恐龙不是能招惹的，附近的浆果也都被采摘干净了。他们昨天晚上决定跨过界河，进入未知的领域

寻找食物。

那条不宽的溪水，被叫做界河，因为趟过那小溪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过。他们不知道这边隐藏着什么危险，但他们必须闯这一次，因为其中的一个人猿怀孕三个月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过冬的食物，她恐怕会死在分娩的大失血中。

母猿在部族中地位很高，因为数量稀少。倒不是因为生的数量少，而是因为分娩是母猿一生中不间断的职责，但是每两年一次的生育都有很大的概率会在分娩的过程中死去。所以能存活下来的老母猿就成为了部族的首领，年轻有力量最能打的雄性都是她的儿子或孙子，而这些强壮的雄性又拥有全部落中超过半数的年轻母猿。这样算下来，部族三分之二的人猿都是一个老祖母的麾下。





这四个冒险趟过界河的人猿，却不是那老祖母的后裔，在部族里并不受待见，危险的、脏累的工作都是他们的，而分得的食物最少，采摘食物的区域最荒凉。人猿虽然是团队合作型群体互利生物群，但内部也有远近亲疏的阶级制度。这四个属于下阶群体，与主流群体的血缘关系较远，这是因为他们的父王与母后在很早前就陨落了。

今天天刚亮，他们就开始布置陷阱准备抓小动物，两只母猿在四周寻找自己认识的浆果。他们不敢太深入雨林，未知的恐惧让每一个声响都触动他们的神经。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刚才他们听到高空中有悲凉的鹰啼声，然后一只巨大的金雕径直朝他们所在的位置俯冲了下来。他们听说过这种猛禽，赶紧躲避在灌木丛中不敢出声。只见那巨大的金雕一头砸向地面，好几棵大树都被折断，然后那金雕就不再动了。

四个人观察了许久，确认没有危险后，慢慢地靠近它，丢了几块石头砸它也没有反应。看到它的身体里插着一只巨大的箭矢，血流了一地，意识到这家伙早就死透了，赶紧一拥而上。

男人用手在金雕腹部伤口处用手接了血水，自己大口地喝了几口，

感觉全身立刻充满了力量。然后招呼两个女人过来吸吮伤口中的血液。

四人饱餐了血水，拿出石头匕首沿着那贯穿伤切开金雕的腹部，居然发现了几颗金雕蛋！

男人努力地从小雕身上拔出那箭矢——箭矢非常巨大，和他们的身高差不多。材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好像某种兽骨改造的，锋利异常，还坚韧无比，比自己部族中首领的木矛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呢。



他们正准备切金雕的肉，突然听到丛林深处传来嘈杂的声音，可以分辨那声音来自很多个点，排成一线，在往这边快速地压迫了过来。

四人明白，这金雕绝对是被狩猎打下来的。能制造出这样的箭矢、

使用这箭矢猎杀自己看来犹如天神般的金雕，那些生物不管是什么，都绝对是致命危险的。对方前进的速度极快，自己现在不跑就没有机会了。

来不及割肉了，两个男人拔下一些金雕的羽毛——刚才他们在切割时发现，他们的石头匕首对雕的羽翼无法形成损伤。然后四个人每人抱上一颗鸟蛋，分四个方向朝界河开始逃窜。因为作为捕猎者他们也知道，分散的猎物四散的痕迹是最难追踪的。他们相约天黑后如果背后没有追踪者，就在昨天睡觉的山洞再会合。

## X2-29.2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命运

视角回到我们的普鲁沙处——在它看来，自己所处的混沌黑暗突然打开了一线天光，然后自己与周围的蛋被依次请出了母雕的腹腔。正自狐疑，自己又被放入了一个温暖的所在，然后整个世界又阴沉了下来。

普鲁沙把意识扩散到蛋壳的外面，但是自己能侦测的距离非常短，没有可以与自己意识形成连接的介质存在。它发现自己是在在一个少女的肚皮前。少女与海猿族的少女相比算不上漂亮的，或许这

只是种族间认知的差异。她用兽皮包裹住蛋，把蛋放在柔软的小腹处，那里温暖又安全。她在像小鹿一样快速地奔跑着。普鲁沙无法感知到其它蛋的下落，它们超出了自己能感知的范围。

少女的奔跑不像是在赶路或追逐猎物，而是在逃命，很混乱很急促。普鲁沙感觉自己快被晃得散黄了。再这样跑下去，自己如果变成蛋花汤还有戏唱吗？可是自己根本无法与这个少女的意识形成有效的连接。

普鲁沙没有见过意识全然封闭的生物，今天第一次遇到与万物没有意识连接的物种。这少女的内在自我意识好像是被一层铁皮盒子包裹着的，处于全然封闭的休眠状态。

普鲁沙要不是被关在蛋壳内，早就被晃荡吐了。就这样不断地晃动了不知多久，普鲁沙意识模糊了，这次真的睡了过去……

观察者的镜头拉远——这时已经是傍晚，躲藏与奔跑了多半天的少女终于来到了界河边。她蹲在一处灌木丛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聆听着周围的动静。她很惊讶自己今天的体能，或许是因为那金雕的血。少女观察了许久，没有发现异动，找了一处浅滩渡过了溪流。

夜晚的丛林是危险的，尤其是对没有雄性保护落单的雌性个体。自己离集结的山洞还有不近的一段山路要走，而怀揣着巨大的鸟蛋行走起来格外的麻烦，很多峭壁无法攀爬，只能绕道走缓坡。星光下她终于赶到了夜宿的那个洞穴。靠近洞穴前，自己又仔细地观察了一次周围的动静，确认安全后，靠近与走进了那个过夜用的藏身洞穴。洞穴的开口很小，但内腹极其宽阔。洞中有地下水的暗河流过，有发光的蘑菇生长。洞口被用树枝巧妙地隐藏了起来，不知道的人就算近距离地走过，也无法找到这个入口。

少女小心地走入洞中。洞穴的深处隐约看到火光，篝火并不很旺，一个男人在那里用篝火烤着一只小兽，周围没有其他人了。少女从那人穿着的皮毛上可以看出是那个一直在追求自己的雄性。但他的脑子不太灵光，只是孔武有力、健硕异常。

自己喜欢另一个雄性，可是他却让自己的表姐怀孕了，过去的几个月里都没有选择过自己。自己倒不在意他有多少个女人和孩子，只想自己的孩子能有个灵光些的脑子，今后提高生存的概率。有体格的雄性在部族里的地位很高，但寿命不长；能当大首领的都是有脑子的雄性；而能当上氏族老祖母的女人一定是要有几个聪明儿子的。

篝火边上的男子听到洞口有动静，机警地抓起那只射死金雕的骨箭，警惕地望向少女。但因为自己在亮处，洞口很黑什么也看不清楚，于是学着大型野兽的叫声，想要吓跑进来的东西。

少女看到篝火旁紧张兮兮学野兽叫的男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终于有了安全感与归属感，快步走到了那男人的面前。那男人借着火光看到少女，欣喜异常，嘴里重复着女孩的名字“阿娃”。

女孩看着篝火上的烤肉，笑了笑，然后问：“卡卡巴，你的蛋呢？其他人呢？你回来多久了？”

卡卡巴指着篝火旁枯草堆里的蛋说：“蛋，暖、暖和。我快，他们没、没、没回来过。”

阿娃指着篝火里的肉，甜甜地朝卡卡巴笑着。卡卡巴，看着自己的女神，二话不说拿起烤肉全部递给阿娃，憨憨地傻笑。看着阿娃吃着本来就不大的小兽，自己在一边流口水。小兽本就不大，烤完更是缩了一圈，阿娃今天真的是饿坏了，三两口连骨头都嚼着吞了，吃完还把手指都吸吮了一遍。



这时才发现篝火对面卡卡巴脸上怪异的表情，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生怕卡卡巴想多了。这洞穴如果**乌鲁**和**艾莉**不回来的话，最危险的生物就是卡卡巴了。如果他强行想要得到自己，自己还真抵抗不了这个大块头。自己想给乌鲁生崽，若怀上了卡卡巴的崽，这两年就别指望乌鲁能亲近自己了。

想到这里，阿娃指着干草堆里的蛋，然后说：“我晚上要孵蛋，你不要睡，等他们回来。”

说完，也不管卡卡巴是否同意，就曲身躺在干草堆里，抱着两个蛋睡下了。

卡卡巴的肚子在咕噜噜地叫着，满嘴的口水，看着篝火映衬下安眠的女神，一脸幸福的样子。这是自己这些年来第一次单独和女神过夜，真希望那两个别太快地赶回来。

阿娃闭眼养神，用体温护着那两枚雕蛋。她不知道雕的孵化时间是多少，但见过很多鸟类孵蛋的样子。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捂着这蛋，是一种直觉的本能在驱动吗？她可以感觉到这里边有生命需要被呵护。

## 重逢

蛋里的普鲁沙今天真的是太难了——一大早被从水坑里捞出来喂鸟，到中箭迫降，紧跟着就是一路各种颠簸，这对普鲁沙来说实在不算是美好的一天。

现在终于安静了下来，普鲁沙尝试着感知四周，立刻一个意识就侵袭了过来：“啊，我的普鲁沙！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呢，正在发愁怎么跟 Ia 交代此次的任务呢。你可不知道刚才那个家伙生火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天啊，它不会把我烤着吃了吧？要知道变性后的蛋白质是无法传递意识能量的啊，我只能在变成摊鸡蛋前离开这个角色，退出剧本了呢。你吃过摊鸡蛋吗？原来我可爱吃了呢。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成为摊鸡蛋啊。报应啊报应啊……”

普鲁沙脑袋顿时嗡地一声就大了起来。真不知道自己的遭遇是福



是祸，相比之下那个高傲的帝拉努斯仿佛要可爱很多。普鲁沙关闭了自己的意识场，让自己静了一会儿。再打开想要探寻四周时，发现阿米奇居然还在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刚才离线了好一会儿。普鲁沙只好又一次关闭意识场：睡吧，爱谁谁了，老子是真的累了。

就在这时，山洞口处又传来嘈杂的声音，那脚步很急促，甚至是慌张。在洞里就可以听到急促喘息的声音。跑进来的是四人中的另一个女孩子、怀了孕的艾莉。她头发凌乱，一身是血，怀里抱着一枚雕蛋，背后在腰带里插着一大把巨大的金雕羽毛，远看就好像奔跑着的落败斗鸡。

卡卡巴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艾莉已经冲进了洞穴，看见卡卡巴，匆忙地说道：“快！快去堵上洞口，晚了我们都会死！”说完拉着卡卡巴就往洞口折返。

阿娃看到这个情形，立刻爬了起来，快步追上两人，来到洞口处。外面隐约可以听到很多嘈杂的声音，异族的语言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明显。

三人快速用手边的碎石把本就不大的洞口给封闭了，又随手抓上

泥土填塞上缝隙，蹑手蹑脚地撤回到洞中。艾莉用脚踩灭了篝火，把怀里裂了缝的蛋放在那两枚蛋旁边，自己还是很慌张地四处查看任何能引发追踪者注意的东西。

三个人蹲在黑暗的洞穴里，只有荧光蘑菇的光亮隐约可见个人的轮廓。洞口外传来急促又沉重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在外面搜索着，不时传来劈打着草丛的声音、异族人谈话的声音。

阿娃看不见艾莉的面部表情，但荧光蘑菇的光让艾莉身上的血呈现出诡异的蓝。

阿娃小声地问艾莉：“你在流血吗？”

艾莉摸摸自己全身，摇摇头，然后突然趴在地上抽搐了起来。阿娃赶紧过去抱住了她，她面颊上流淌下的热泪瞬间打湿了爱娃的手臂。

“这是乌鲁的血。他没有按约定独自分散跑路，而是一路护着我一起跑。背后那些追踪者们发现了我们，他被巨大的箭矢射中，死在了我的怀里。然后那些追踪者一路都在追赶我。我以为过了界河就安全了，可是界河没能拦住他们的脚步。乌鲁携带的蛋碎了，我只把这些羽毛带了回来。过河的时候我的蛋也摔裂了。”

阿娃抱着艾莉，安抚着她，也开始吧嗒吧嗒地流眼泪，不知道是为了自己表姐失去了心爱的男人，还是为了自己失去了心仪的对象。

两个女人在无声地哭泣，急得卡卡巴不知如何是好。他想冲出山洞与对方拼命，又怕暴露了洞口让自己心爱的女神遭遇不测，赶紧低声追问艾莉对方是什么来历。艾莉说自己也没有近距离看清楚过，从它们嘶吼的声音判断好像是狮群，但它们都是双脚直立行走与奔跑的，它们的体型有我们的一倍大，连恐龙见了都四散奔逃。它们会发射这种箭矢，射程极远，看不到它们时就已经中箭。当时自己和乌鲁躲在树后，箭贯穿了大树的树干，洞穿了乌鲁的肚子。

阿娃突然想起了什么，说：“老一辈人有一种传说，说这大陆上有五个种族：海里的人鱼、空中的鸟人、丛林中的我们、草原上的狮人，还有海岸线与地洞里的爬虫人。今天我们开始遭遇的多半是鸟人，而且等阶不低，它是金色的。追踪我们和杀害鸟人的是狮人。恐怕我们手上的鸟人蛋是它们志在必得之物，恐怕轻易不会放过我们了。”

## 患难

在三个人猿探讨人生的时候，三个蛋也没有闲着。阿米奇最先感知到了新成员的靠近，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了意识扫描，结果发现这个萎靡不振的碎蛋居然是帝拉努斯。这让它打心眼儿里高兴：

“金雕王，金雕王，梦碎了吧？做鸟也不能太嘚瑟的。你意识力强大，又如何现在连自己的壳都保不住了？看你怎么逞英豪。”

普鲁沙也感知到了这一变化，用意识尝试与帝拉努斯联系，但对方始终毫无反应。刚才周边还很温暖，现在温度突然降了下来，普鲁沙不知道这蛋在低温的情况下，多久会停止发育甚至变质腐坏。这金雕蛋被杀雕取卵，本身卵就发育不足，后天再失去守护与温暖，后果不敢想。现在嘲笑人家帝拉努斯，说不定过几天自己也就变成臭雕蛋了呢！



## 众囚

艾莉，卡卡巴，阿娃，一男两女在山洞里一躲就是三天，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洞口异族人的说话声就没有断过，不时还有篝火与烤肉的味道飘进洞里。那些追踪的人在洞口居然扎下了临时营寨，依据此处为据点每天四处搜索。这可苦了洞中的三人。

好在洞的深处有一个地下的温泉口，水温适宜，阿娃把蛋放到温泉里泡着，省去了自己的很多体力。温泉里有很小的小鱼，但非常灵活，极其难抓，那些荧光蘑菇口感更是苦涩难言。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第三天，阿娃提议艾莉吃掉那个裂口的鸟蛋，因为放坏了就没法吃了，而她有孕在身又接连惊吓，怕胎儿不稳。这好歹也是乌鲁仅存于世的血肉骨血。阿娃每每想到乌鲁总是心头一甜，然后苦涩哽咽。

艾莉从温泉里拿出碎裂了的金雕蛋，小心地拿下一片蛋壳，示意阿娃先喝一口，阿娃不肯。卡卡巴倒很想喝上一大口，结果被阿娃瞪了回去。卡卡巴心里这个委屈啊，自己的烤肉连个骨头渣都没有吃到，这会儿喝蛋也没有自己份儿，当男人也太难了吧。

艾莉三大口就喝完了蛋汁，几乎就是吞进或滑进去喉咙的。顿时肚子里一股热流涌向全身，然后在全身巡行了一周，纷纷集中到腹中胎儿那里。

帝拉努斯因祸得福，顺利地进入艾莉的躯体，并快速地占据了其腹中胎儿的神识意识主体。

温泉里的阿米奇还在幸灾乐祸和普鲁沙絮叨着恶有恶报的因果道理，终于在金雕氏族首领的竞争中去掉了心头大患帝拉努斯。

而此时普鲁沙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些人猿开始吃蛋绝对不是什么好信号。下一个是谁，在什么时候变成蛋花汤还不好说呢。自己难不成就这样完结了自己一生的冒险吗？

他又想起了海底的母后，自己肉身尽毁刚过三天，她现在还好吗？她的修为是一定能感应到这一变故的。她肯定能感应到我的神魂还在轮回之中，或许能少有安慰。如果我这几天变身蛋花汤，那又是对她的一次打击吧。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是毫无办法，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了。

众神啊，你们多可笑，说给我的祝福呢？说给我的呵护呢？这时你们都在哪里啊？我怎么就瞎了心信了你们的忽悠，不在海底当

王子，出来游历四海，结果变成了蛋花汤，太可笑了！太可悲了吧！

## 食色性也

第四天，卡卡巴趁白天狮人们都外出搜寻的时候，悄悄地溜出洞口，在狮人的营地里偷了一些肉干，然后又到附近采了浆果，回到洞里后，又封闭了洞口。三人终于吃了顿饱饭，那肉干居然是金雕的肉。

卡卡巴、阿娃和艾莉吃完肉后，只感觉肚子里犹如有一股火四处乱撞。艾莉还好，那火很快就被胎儿尽数吸收了，自己平稳了下来。可卡卡巴和阿娃俩人感觉自己要从体内被爆开了一般，卡卡巴最后眼睛都红了，疯魔一般地嘶吼着，扑向女人。阿娃虽然也是一身大汗，但理智还在，她知道这样下去一定会招惹来狮人的注意，说不准还会让艾莉流产。于是委身给卡卡巴，好让他消停下来。艾莉也只好躲在一旁，尽量别被卡卡巴注意到，省得引火烧身。

一番酣畅淋漓后，两股火焰化合一团，阴阳互济，合而凝珠。

男人拼尽全力后，雄狮秒变懒猫，而阿娃却久久不能平静——

一切发生得太快，她脑子一片空白，感受着体内的翻涌、急促的呼吸。突然间自我意识开始模糊，周边的一切都犹如幻雾……

口渴，那饥渴的感觉无法压制、无比煎熬，瞬间侵袭了整个思想。她冲到温泉旁，拿起一枚蛋在地上一磕，然后一饮而尽。那蛋液犹如甘泉顺流而下，穿喉过腹直入胞宫，天龙与地火共舞，离火与坎水相抱。阿娃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无数星辰在旋转着，无数的流光进出着一颗蓝色的美丽星球。

一棵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大树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那树居然会说话。那树发出圣洁的光，在自己的脑子里说话。它说道：“你会成为传奇之母，你会拥有自己的部族，你可以看到未发生的事情，也能了知不曾经历的故事。你被祝福，把这祝福与洞见传递给你的后代，让他拥有超过王的智慧。”

这个荒诞的梦持续了一夜。

第二天卡卡巴睡醒后，守护着自己的女人，直到阿娃自然醒。

阿娃睡醒后，艾莉捧来了温泉水让阿娃喝，态度对阿娃非常友善。之前因为乌鲁的关系，俩人是貌合神离的。阿娃很感动，主动说起了自己的怪梦：会说话的圣树、祝福，还有就是让他们去找这



棵圣树所在的山林。

这一夜温泉里泡着的阿米奇可是没有睡好，应该说就是没睡——普鲁沙突遭横祸，让他感觉到了离别与无常的苦楚：这些疯子，自己想要化身金雕还遥遥无期，而这群疯猴子哪天口渴，自己可就香消玉殒了。这该死的蛋壳，这时已经不是通往辉煌的胚胎，而是生死未卜的牢笼。

## 第30章 金雕与古木

### X2-30.1

#### 福兮祸兮

上文说到**艾莉**、**卡卡巴**、**阿娃**三人被困洞中，阴差阳错间艾莉因生吞载有**帝拉努斯**意识的雕蛋，导致腹中胎儿的主意识被其占据；卡卡巴和阿娃在金雕肉的加持下云雨一番，阴阳和合后阿娃鬼使神差般吞下了载有**普鲁沙**意识的雕蛋，只留下**阿米奇**自己在蛋里瑟瑟发抖。

阿娃在多重机缘的加持下，达成了意识的突破，在恍惚间看到了上古树神，并被其祝福与引导，即将开启全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成为传奇之母。

狮人的围困没能持续太久——它们不太能适应丛林地带的生活，也找不到大型动物来补充食物。

卡卡巴三人在洞中多待了一天，怕狮人用计有诈，确认安全后才走出洞穴。他们在狮人的营寨里搜罗了一圈，找到了金雕的喙、肋骨和一些残留的羽毛。这是狮人们吃剩下的东西。

卡卡巴用射死金雕的骨箭加上金雕的喙做成了一根长矛，用金雕的肋骨做成了一副弓箭，用金雕的双爪做成了一对判官笔，用金雕的羽毛做成了两件羽翅衣。卡卡巴勇猛，自己选用长矛，艾莉有孕在身则使用弓箭，阿娃选用鸟爪为艾莉护法。

自从阿娃获得了那一夜的神启后，这两日经常在恍惚的状态里，意识状态十分不稳定，说出许多古怪的话语，走路都心不在焉的。她确实有了短期的预见能力，虽然只能很不稳定地预知到在几个呼吸内会发生的危险，但就这简易版的预知能力已经能让她可以完成很多神走位的预判，并对危险提前闪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阿娃和卡卡巴自打有了亲密关系后，卡卡巴比过往更加呵护周到，事事格外用心。阿娃鉴于当下的情况，遵从神启也就从了他。只是这一切在艾莉眼中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几天前的自己还是小团队的大女主、绝对核心，这个表妹只能看自己的脸色，而卡卡巴是一个傻憨跑腿的备胎，可现在自己没了男人，卡卡巴对阿娃是死忠，自己又有孕在身，一年半载都无法争宠。他俩如有了后代，跟自己的后代要如何相处呢？

这还不是最糟心的——自打阿娃吃了金雕蛋后就有了神通，一直在说去找神树建立自己的氏族。卡卡巴是个没主意的，一定会

顺从而行，自己何去何从？如果回归原来的部落，本来就受排挤，现在还有孕在身，没有雄性的保护，没有雌性的朋友，将来的日子要多难有多难；不回去，自己一个女人大着肚子独自野外死得更快；要是跟着这一对疯子天涯海角地去找神树，一路风险到处吃苦，找到了后人家建立部落，自己和孩子日后也只能俯首称臣……

左右进退都是难题。肚子里的孩子几天前还是自己幸福的资本，现在却成了最大的累赘。这几天艾莉每天都在回顾这些天的变故，脑子里各种的如果走了无数遍，最让她纳闷的是：自己也喝了金雕蛋，为什么自己没能得到神通？难道是蛋裂了所以功效减半？

自从出洞后阿娃一直用肚皮护着那最后一枚蛋，不给自己靠近，还假言说照顾孕妇。还不是她吃出了好处，还想找机会加强药效。现在不能和她抢，惹毛了她，自己就真无依无靠了。

这一路上自己要多照顾卡卡巴，表现得勇猛些。如果因为“意外”流产了，卡卡巴与阿娃会对自己心生愧疚，那个时候再把卡卡巴抢过来，给他生小猴崽子，或许还能逆袭成为赢家。



三人组队构成了弓法战铁三角，决定踏上未知的征程，跟随阿娃所见的异相导引，去寻找那片神灵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棵被赐福的上古神树。因为阿娃现在的能力有限，每次只能看到一处地标成为阶段性里程碑，所以他们也不知道那棵神树到底在哪里、有多远，只好一站站地往前赶路，小心翼翼地渡过各种部族与异类势力的地盘，狩猎些小动物充饥。

随着艾莉的肚子越来越大，她们的日行动距离也在变短，走走歇歇，好在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危险。一路过来，她们发现自己的金雕装备几乎是开挂般的存在——那羽毛衣服，又轻又暖，还雨雪不侵，刀枪不入；金雕喙长矛锋利无比，还不带磨损的；金雕肋骨弓韧性非常好，射程倍增；金雕爪可谓无坚不摧，本体又坚韧异常。

有着刀枪不入与无坚不摧的变态装备加持，加上料敌先机的预见，三人一路倒也顺畅安全。虽秋去冬来，他们倒也不是很冷。

数月的跋涉，让他们来到远比家乡要温暖的地域。这里水网密布，植物茂盛，动物繁多。最后一次见到丛林人猿部族已经是一个月前了，这里主要是爬虫部落的领地。爬虫部落多是两栖类的，陆地战斗力并不强，部落也都是小部落为主，相互间争斗频发。因为主要是卵生，所以没有像人猿或狮人那样的辈分观念，部族里以力量、凶狠、心机为阶级排序的依据。

近几天，三人与不认识的爬虫人有过一次遭遇战，应该说是被埋伏了。幸好在装备上我方有着碾压性的优势，那几个参与伏击的爬虫人没能活着跑回去报信。爬虫人的伪装能力让三人深感震惊，好在敌人只是小股部队，又匮乏与人猿战斗的经验，装备不过是树枝石斧。

阿娃发现它们把附近的地下都挖成了蛛网密布的交通道，平常多数穴居，出行沿着地下交通网移动，这样避免了被巨大的飞禽走兽攻击，又可以快速隐秘地突袭猎物。它们是游击战的高手，阴险怯懦又难缠。

在击溃了偷袭后，三人怕遭到报复，赶紧连跑了两天，最后找到一处岩石山洞做临时营地，因为艾莉感觉自己就要分娩了。阿娃最近也不轻松，她的肚子也慢慢地大了起来，身子明显地开始笨拙，卡卡巴倒是很高兴，每天都很殷勤地照顾阿娃。

雕蛋在两周前的一天夜里裂开了，从里边孵化出了一只小金雕，是只雌的。金雕孵化出来后，直接认阿娃为母。这让艾莉心中不爽，但又不好发作，毕竟前前后后照顾自己都是阿娃。

阿娃给金雕用藤条编制了一个筐，卡卡巴每日背着它前行。只是这小家伙太吵，东西不大叫声不小，实在是个招灾惹祸的苗子，生怕敌人注意不到自己。为此卡卡巴除了喂食的时候都用草绳把它的喙捆上，这让小雕一直很郁闷。

## 金鹰氏族

这次找的洞穴不大，但很干燥。为了便于防守，把洞口做了隐蔽处理。因为是石头山，不怕那些爬虫人搞夜间的地道偷袭。全都布置好后，就等艾莉生产。艾莉也知道生小崽是很危险的事，自己不敢大意，再三嘱托阿娃：如果出现难产，一定不要犹豫，直接杀死孩子，保全自己的性命。

一夜的阵痛，在破晓时分，随着婴儿的啼哭，一个女婴被顺利分娩了下来。艾莉满头大汗，已经非常的虚弱。阿娃抱过女婴仔细端详，寻找着**乌鲁**的轮廓，可是孩子太小，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艾莉抢过孩子，生怕阿娃宣布据为己有。

艾莉看着卡卡巴，说道：“这是在你的部族中第一个降生的女婴，她是部族的长公主。你要给我们的部落起个响亮的名字，你想好了吗？”

卡卡巴被问愣住了——我的部族？部落的名字？长公主？卡卡巴从来没想到自己能当上部族王，一路守护阿娃是他的心愿。阿娃要找大树，他就陪着阿娃走遍天涯海角，也是他所愿的。只要阿娃高兴地在笑，他就感到心里甜滋滋的幸福。组建部落、自己当部落王，还要起名字，这些好复杂的事情，真不是他愿意做的事情。没办法，只好用眼神朝阿娃求援。

阿娃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这半年只是每天赶路，不停地被信念的意识引导着一步步地走向远方可见的目标，躲避一路上的危险；被卡卡巴搞大了肚子也很郁闷，尤其在这赶路的过程中。

阿娃是一个率真的姑娘，虽然有了通灵与神祇傍身，但从来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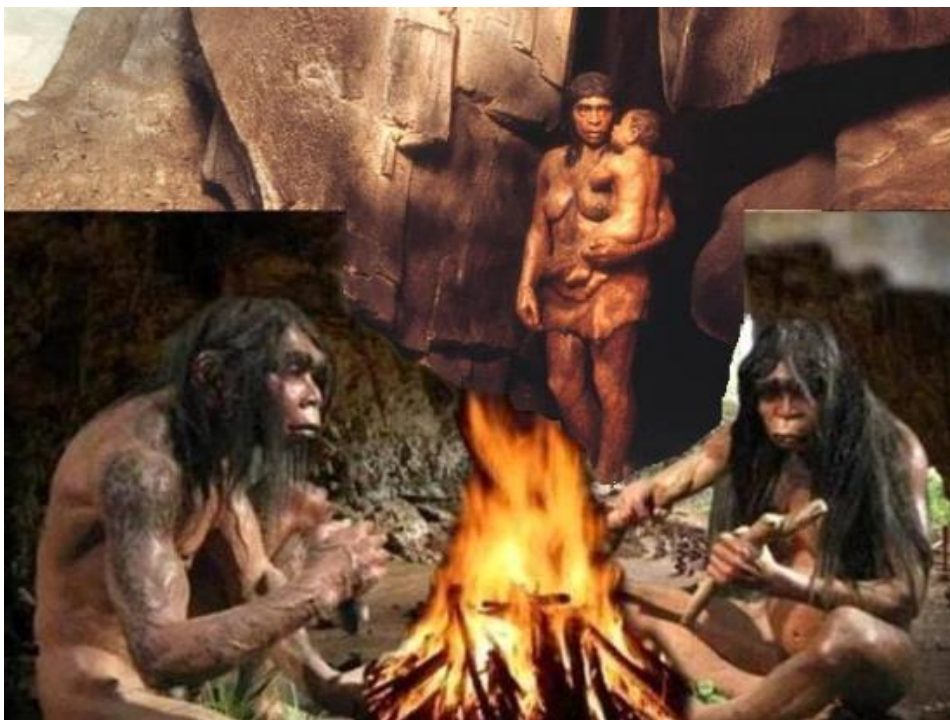


愿意碰触复杂的东西，更讨厌拿主意。于是又看向艾莉说道：

“姐姐觉得什么名字好听，就叫什么好了。也就我们三个人，再响亮的名号，也都是自己叫着玩的。姐姐你定吧，我没有意见。”

艾莉说：“既然这样，我倒是早就想好了一个名号——我们的这一切都起源于这金雕，现在我们的衣服、武器也源于这大雕，还有了小金雕吉祥物。我们就叫**金雕氏族**好了。这个小家伙起名**金雕公主**。”

三人都熬了一夜，母女平安。大家放松了下来，纷纷睡去。



**帝拉努斯**从这小女婴的眼睛里往外看向黑黢黢的山洞，心里想：我终于成为金雕氏族的王了！只要假以时日，等我长大成人，必将统领一方。等等，我怎么是个女身啊？不是吧？哪里搞错了

吗？生命蓝图的规划里我应该是个盖世英雄的啊！

想着想着把自己急哭了。艾莉赶紧把乳头塞到金雕公主的嘴里让她吸吮，生怕婴儿的啼哭带来野兽或异族的注意。

**普鲁沙**自打被阿娃喝到肚子里，先在其头脑里居住了几个月。阿娃的主体意识是**班主任史匹擦**安排来的一名高年级学生，它叫**巴士 (bash)**，已经是第六阶的意识体了，崇尚神秘学和数术的钻研。当然在载具内的它对此并没有什么记忆，只有角色记忆和连通意识层的潜在能力。

普鲁沙进驻到阿娃的载具后，借助巴士的意识力与班主任史匹擦立刻取得了联系，还与普鲁沙留在灵界的树身形成了意识交流。这段时间，就一直是普鲁沙在引导着阿娃，一步步走向自己曾经在第五园区的载具古树。如果能顺利地到了自己的地盘上，普鲁沙觉得作为古树的那个自己一定会有能力保护好现在的这个自己。

阿娃腹内的是一个男性胎儿，普鲁沙已经把它的主意识占据了，只等三个月后出生。如果没有意外，现在距离古木的距离只差一个半月的水路了，而且是顺流而下，会很省力气。

**阿米奇**在两周前成功孵化，这让普鲁沙很高兴。只是这个家伙的

话痨毛病是一点没改，现在帝拉努斯又借长公主的身份抢先诞生，这对自己会带来哪些后续的影响还不得而知。不过根据他的野心与性格，恐怕日后不会安生。还有一个半月的路程，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希望自己的载具能顺利诞生，别出什么乱子。

## 古木

艾莉生产后在洞穴内休息了三天，这段时间里阿娃与卡卡巴做好了一个独木舟。阿娃在梦中看到了下一个目的地，他们只要顺流而下就可以抵达。艾莉产后还很虚弱，阿娃身子也越发的笨拙，卡卡巴背着小金雕行动也不是很方便，走水路顺流而下让一切变得简单了许多。

一路风餐夜宿，好在大平原上没有水流湍急的地方，食物匮乏了就靠岸打猎，沿河食物很丰足。猿人不熟水性，看见鱼也捞不上来。有几次遭遇了流域上的其它部落，等对方反应过来时，独木舟已经漂远了，算是有惊无险。

终于在一个月后，他们远远地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古木参天非常茂盛。刚驶入大森林的边缘，阿娃就开始出现了宫缩阵痛，阿娃赶紧跟卡卡巴说：“这就是天神应许给我们的家园，只要找

到那棵神树就可以安家了。”

继续顺流而下的过程中，水流越发地平缓，徐徐地在前方形成了一个湖。只见在大湖的北方，一棵参天古木犹如将军屹立在岸边不远的地方。阿娃一眼就认出了那就是自己在异相中多次看到的树神。这时自己的肚子阵痛也越来越频繁了，犹如强烈的信号，离得越近信号越强一般。

卡卡巴急忙靠岸，艾莉扶着阿娃，背着自己的金雕公主，下船上岸。

阿娃很努力地走到那棵自己心目中的神树下。刚一走到，下身血水就流淌了出来，卡卡巴赶紧跑了过来，从背后抱住阿娃，阿娃半蹲着顺产出了一名男婴。婴儿落地后啼哭的声音洪亮，但两条腿却有残疾——两条腿外翻，双脚不是朝前，而是两边，犹如鱼尾一般。阿娃与卡卡巴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孩子，俩人面面相觑。



## X2-30.2

艾莉刚才看到出生的是个男婴，还在说今后让他与自己公主相配。结果发现这是个畸形儿，立马就不说了，还假意安抚着阿娃要多注意休息，照顾好孩子，有可能长大了就慢慢地好起来了呢。

她一边说着，一边自己心里盘算：早点给公主断奶，趁阿娃照顾孩子的机会，把卡卡巴抢过来，给他生个儿子，这样自己的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了，这个部族的大祖母就是自己的了。

想到这里，艾莉假意问没有主意的卡卡巴：“孩子将来叫什么名字啊？”这一问，卡卡巴愣住了，自然是没有想过的。

艾莉赶紧跟阿娃说：“你看这孩子来得蹊跷，是神树所赐而孕、走到神树而生，我们给他取名为**古木**好了。今后他长大了告诉他，他是天择地赐的吉祥之物，是引领我们来到这里的荫佑。”

阿娃刚生完孩子，正在虚弱，听闻艾莉的言辞，频频点头说：

“是啊，这是苍天所赐、择木而生的孩子，那就叫古木好了。”

卡卡巴抱过小古木高兴地说：“我是爸爸了！我是爸爸了！”

他指着辽阔的湖面、广袤的森林说：“这一切将来都是我们金雕部族的领地，这是上苍赐予我们的家园与土地。”



艾莉暗自盘算，怎么把这孩子抬上神坛供养起来——

给个虚位，强化他是天赐，就暗示他不是卡卡巴的血脉，得不到金雕氏族王子的名头。这名头要留给自己今后的儿子……把这母子俩架空，慢慢地让她娘俩当部落的祭司、大巫，而自己当部族的大祖母……这个卡卡巴是个没有脑子的，只要对他好，再给他尽早生个健康的儿子，不怕自己地位不稳、没有享福的一天……

没想到从小不受待见、地位卑微的自己，也有一天能当上整个氏族的大祖母，在这富足之地生活。等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可以成

为卡卡巴的小妾，生育第二代部族成员，金雕氏族就是自己的了.....这俩人一个种马、一个傻白甜，再加上一个残废，谁能跟我斗.....

她越想越开心，不禁笑出了声，发现自己失态，赶紧借着笑容急忙说道：“恭喜大王喜得天赐之子，到达应许之地，从此自立部族，成为金雕王。我们姐妹俩今后一定齐心协力帮助你开疆拓土，繁衍众多，强大本氏族血脉。你看金雕公主都在跟你笑呢，你今后就是她的王、她要倚仗的男人了呢！”

阿娃在一旁抱着自己的小古木，一身是汗地苟延残喘着恢复气力。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听着表姐说的话，隐约感觉背脊发凉。可是细品之下又句句在理，挑不出一点儿毛病来，只觉得是自己想多了。连日疲惫，加上生产的辛苦，昏昏地睡了过去。

## 幕布拉开

**古木体内的普鲁沙**，很高兴自己顺利地出生，拿到了新的载具。他不觉得自己的脚有问题，看着还有一种熟悉的亲近感。旁边的参天大树，好像与自己同频一样，有一根隐约如雾的丝线，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彼此形成了连接，让普鲁沙感到莫名地亲近、被滋

养、有共鸣。

**金雕公主体内的帝拉努斯**，看到普鲁沙拿到了一个先天残障的载具，很可能一生连路都走不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自己虽然是女身，但已经是这金雕部族最有未来的角色了，只要自己顺利长大，一切理所当然都是自己的。自己的梦想——作为金雕一族的大首领，终于可以实现了。果然生命蓝图从不落空。

**小金雕体内的阿米奇**，现在的心情是复杂的：自己的任务是辅佐普鲁沙展开人生传奇，可最终人猿部族生出来个人鱼宝宝，走不能走，爬树也没戏。别说人生传奇了，能活到成年就已经是传奇了呢。它们俩都得了人身，而就自己搞了个鸟身子，自己好歹也是鸟人金雕人的后代啊，怎么一点儿人形都没有啊？难不成这蛋被从母雕肚子里拿出来得太早，我天生禀赋不足？

我太难了。更难的是自己都快要憋疯了——除了吃饭的时候，自己的嘴总是被绑着，什么也说不。多少次想用意识和帝拉努斯聊天解闷，可那家伙的载具始终是飞行模式，一点儿信号都没有，跟沉睡在角色里一样，难不成人猿的载具没有意识传输功能？附近也没个鸟能让自己聊天，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太不容易了啊！这什么差事啊！



**参天大树里第一代普鲁沙**的意识，突然感觉到了些什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感觉好像是一种心灵的共鸣，从来没有经历过，又很微弱不敢确定。大树的意识频率是很慢的，几个昼夜才能完成一个思想的回旋。对于它来说，天地悠悠，流水常在，四周植物一年的兴衰不过是晨露冬霜的一次匆匆交替。它不太在意那些昆虫与动物，它们太快，太匆忙，犹如流星闪过。

## 生生不息

所有体验故事里的角色都有其自动被系统合理化的基础载具本能，包括吃、睡、性、繁衍、自我利益的呵护、让自己角色尽量久地能持续运作。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载具内没有内在意识的角色，是由世界辅助性系统脚本生成器生成的智能背景众生。这些背景角色们存在着自己的运作和生灭轨迹，可以反复持续地存在着，但无法被灵性的觉知唤醒。它们可以进行很严谨的逻辑思维，但无法进行内在意识的觉知，更不能展开对内在意识、自我灵魂这些话题的探讨。

这是被其载具后台逻辑系统所屏蔽的。如果展开这一方面的对话，会遭到其严重的抵触、鄙夷、反抗、否定，并且会试图让有内在意识的角色与自己一样，仅依据故有角色内在程序思考被指定范围内的问题。

艾莉与卡卡巴就是典型的这种角色——他俩认同阿娃有神通，可以预见未来，但坚决对自己无法看见摸到的东西秉持着抵触态度。

随着金雕公主、古木与金雕的成长，艾莉与卡卡巴变得越来越亲密了。桀骜不驯的金雕公主与阿娃之后生的一个女儿成为闺蜜，相互陪伴。神叨叨的阿娃和树总是自说自话，她的儿子古木与小金雕自言自语，这对疯子母子被边缘化了，背地里被叫做神树派。

艾莉之后接连给卡卡巴生了两个儿子，还让自己的女儿金雕公主在月信至、成年后，就开始侍寝卡卡巴，意在完全架空阿娃。今年十四岁的金雕公主也因此已经大了肚子。因为阿娃的女儿是卡卡巴的血亲，无法与部族里的任何男性交配，而这附近没有其它的人猿部落，十一岁的小姑娘每天陪伴守护着姨妈艾莉的两个小儿子玩，因为其中一个可能是要继承金雕王的王位。

十四年春秋后的金雕部落已经从开始的三人成为了八个人，第九个在孕育中。

最近卡卡巴的身体突然越来越差，经常会在大便里看到很多活的虫子。阿娃问了神启，也没能得到什么有效的帮助。短短两月就

把阿娃的一头黑发急白了多半，人也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阿娃提议：设法原路回到人猿丛林，带一些部族人猿过来。卡卡巴如果倒下了，部族就没有成年的男丁了。可是艾莉并不同意，首先卡卡巴可能还会康复，其次自己有两个儿子，还小，金雕公主肚子里的还不知性别。眼见阿娃的儿子和女儿都不成器，她可不想这个时间点上引来不确定因素。

## 会飞的鱼

古木自小就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自己不能走路，只能勉强爬行，可是进入大湖里的他却灵活得跟鱼一样，甚至长时间地不换气都没有问题。自己学不会说话，想说话时喉咙里只发出古怪的咕噜声。自己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可是自己说不出来。

别的孩子都能爬树奔跑，他只能坐着看。但长大一些后，他发现了两个秘密：

自己可以用意识和金雕说话，而且那个家伙特别健谈。再有就是在面前的大湖里，有一只大金鱼，她有人形，还说是自己的妈妈。她在水里说话时也是咕噜咕噜的喉音，奇怪的是自己能听懂，也能和这大金鱼交谈。这大金鱼教会了自己很多奇闻异事，只可惜自己不会说话，谁也无法告诉，告诉金雕它也只能当闷葫芦。

最后就是这棵大树，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自己感觉跟它无比亲近。可惜最近爸爸的身体非常不好，大树也开始落叶子，树干中开始腐化。在梦里这大树经常跟自己说话，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自己就当是听童话故事了。自己总觉得这大树脑子有病，它常说它是我、我是它、我不是我、它也不是它的绕口令。

古木在水里就是蛟龙，在地上就是虫，但古木可以骑着金雕飞，而且金雕只让古木骑。金雕长得很快，古木小时候还能欺负它，可现在金雕足足比两个自己擦起来还高大。好几次金雕公主想要骑它都被它设法摔了下来，气得公主大骂：臭鸟臭鱼。



走不了路、说不了话的古木在自己的部落里并不被其他孩子喜欢，阿姨家的三个孩子还都喜欢欺负捉弄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妹妹也被金雕公主带着来捉弄自己、嘲笑自己。但是古木是这一群人里见识最多的——陆上与水里的两个妈妈轮番教自己各种能力，部落的巨树好像很偏袒自己，一靠近它就会感到强烈的能量补充，让自己快速恢复疲惫，伤口也愈合得极快。金雕带着自己见识过很遥远的地方，自己见闻过的东西远远超过这个部落的丛林。

古木觉得自己仿佛在自己的身体里看着自己，透过躯壳的眼睛窥视着这个世界。自己仿佛不属于这里，属于天空，属于海洋，属于云，属于这树林，就是不属于这个所谓的自己。感觉就好像被装在了一个气泡中似的，伸展不开又逃脱不了。

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后，卡卡巴离世了。

阿娃给古木用鹿皮画了一张地图。那是她记忆里曾经走过的路标，是返回人猿故乡的道路。

阿娃跟古木说：“我们这里水草丰美，动物繁多，远比故乡那贫乏的牧场要好上太多。孩子，你回到故乡去遍访各个部落，以金鹰氏族之名动员愿意跟随你的人猿们，按照这个路线再回来。一来一回可能要一年的时间，妈妈和妹妹都会在家等着你。明天天亮就出发吧，一路自己多小心。当年我们从家乡出发的时候也就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见识与本事、聪明程度可远比十五年前的我们要强上太多了。这金雕爪你拿着防身，再穿上羽翎衣，又有金雕护着你，应该没有大问题了。记得到了地方后，只骑在金雕上，犹如上神君主一样和他们说话，千万不要下鸟背，记住了吗？”

古木点头表示都知道了，很向往着自己第一次的远行挑战，一夜兴奋得都没能睡着。

天还没亮，金雕公主突然钻进了自己的帐篷，幽婉地说道：“好弟弟，听你妹妹说你要出远门去，为了我们氏族的繁荣而闯荡。

这一去万分艰险，你一路小心。我们没有雕鸟跟不上你，也只能添乱。这是我入冬前晒的肉干，你拿着路上吃吧。东西不多，都是姐姐的心意，我大着肚子，天亮就不送你了。你好好保重，我盼着你早日归来。”说完放下包裹，悄悄地又退了出去。

古木心想：我们都长大了，她说话也要做妈妈了。原来小时候戏弄我，现在终于长大了。卡卡巴死了，我们都失去了父亲，现在也知道要和我这个家族唯一的男子汉套近乎多亲近了。再多的不是今天也就原谅了她吧。

古木看天光破晓，便穿戴整齐，叫来金雕，朝母亲的帐篷拜了一拜——他讨厌送别的场景，或者说不知道要如何应对，背上兽皮包裹，骑着金雕冲天而起，飞向地图中标记的故乡……



## 第31章 错乱的记忆

### X2-31

身为**古木**的**普鲁沙**接受了**阿娃**的委托，骑乘着金雕开启寻根之旅，目的是壮大金雕氏族的有生力量。临行前**金雕公主**送来了肉干，表述和好与祝福，这让古木很感动。

清晨，伴随着第一缕晨光，金雕载着古木一飞冲天。

在高空中，古木藐视着这片熟悉的家园。自己飞翔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有目的地去这样的远方还是第一次。他很憧憬故土家园的景色与成群的人猿、新的朋友。

突然他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自己不会说话。多年来妈妈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咕噜”语和手语。自己能听懂她们在说什么，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家乡的人怎么能听懂自己在说什么与想说什么呢？

金雕上坐不了两个人，金雕也不让别人骑；走陆路回去，妈妈与姨妈年纪都大了，表姐大着肚子，妹妹与表弟们还小；如果再过几年再回去，他们倒是都长大了，只是到时候家族里有三个成年男性，谁来拿主意就是问题了，那两个表弟与姨妈肯定和妈妈的



思路不同.....

好难办啊！自己这嘴巴怎么就学不会说话呢！沟通怎么才能达成？要怎么说服那些愿意闯荡新天地的人猿加入这场迁徙的长征呢？

**金雕体内的阿米奇与古木体内的普鲁沙**是通过意识联系的。不过两者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已经不再记得灵界的身份与事情了，他俩都只记得与认同自己当下载具的身份。好在意识同频还在，很多事情与思想都可以彼此共享无言的默契。这种意识的交流相当的方便，也真的很烦，因为阿米奇虽然失忆了，但脾气秉性仍在——智商不在线还是话痨的它总是可以成功地让身为古木的普鲁沙无法有效地思考。

## 梦

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只两天的时间便抵达了地图中的第一处“名胜古迹”——金雕公主诞生的洞穴。古木决定在这儿休整一晚，顺便收拾一下，因为如果带部族的人回来时一定会在这里落脚中转休息。

进入那隐蔽的石窟，里边很大。虽然十四年过去了，但一些篝火

后的遗迹还隐约可见。洞中到处都是兽骨，有的还很新鲜，看来有地面的猛兽把这里当家了。

洞内还有一个很舒服的窝，古木让金雕睡在洞口处，自己则睡在窝里。一天赶路，虽然自己没干什么，仅仅是在金雕背上保持平衡，但保持高速飞行中不掉下去已经很累，更累的是它那话痨的毛病——这家伙也是第一次出远门，比古木还要兴奋，意识波这两天就没有停过。古木觉得在到目的地前这家伙就能有本事把自己搞疯。

古木躺在那窝里，想睡又睡不着。饿。拿出公主给的肉干吃，思想斗争了一下是否给金雕一些，但实在是怕了它的絮叨，不想招惹它的注意。吃着肉干，想着那个金雕公主——

她高傲又自卑。姨妈是个不好相处的人，心机很重，对孩子也很工具化，平日里嘴比蜜甜，不顺她意时便显出刀子般的心肠，这些年没少用心机和蔫坏。金雕公主被迫服侍父王，她也很无奈的。自小自己虽然常被公主欺负，但作为唯一的同龄人，自己是暗自把公主当伴侣看的，直到她走进了父王的卧榻。

吃着肉干，想着往事，嘴巴里的肉干也变得苦涩辛辣。疲惫让头

脑变得迟钝，昏昏然地睡了过去。

半夜里突然听到金雕的一声鸣叫，仿佛在示警。古木记得妈妈说这附近有异族蜥蜴人或爬虫人善于隐性伪装，便翻身坐起。自己行动不便，只好警惕着洞口的动静。

果然，洞口有什么在来回地游走着，但黑暗里看不到是什么。金雕看守保护着洞口，那东西不敢进来也不愿离去，僵持在那里。

金雕在夜间视力不是很好，但感官要比古木敏锐。僵持了不多会儿，突然一股黑雾般的东西冲了进来，速度极快。金雕在洞中无法飞腾，只能去啄它。但那家伙体型巨大，冲击力很强，被啄的时候已经拉开了距离。

金雕不是擅长近战的动物，看不敌，立刻后退到古木身边，示意古木爬上鸟背。这黑色的大家伙古木从来没有见过，它可以人立起来，非常厉害暴躁的样子。

古木想要拿石块去砸它，帮助金雕战斗。但石头太沉，自己不好发力，只好跃上金雕的后背。金雕一边与怪兽僵持对峙，一边顺着山洞一侧往洞口移动。



那怪兽好像并没有拼死决斗的意思，只是往窝里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立刻明白了：这洞穴这些年多半一直是这家伙的巢穴，傍晚它出去觅食了，现在快天亮回来了，发现巢穴被自己占据了，所以在争夺巢穴的主权。

古木看向自己刚才睡觉的地方，突然自己呆住了——那里还安稳地躺着一个古木，还是睡觉的姿势，好像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

金雕小心地退出了洞穴，到了洞外。那怪物做出了假装追击的动作，想把金雕赶得更远些，但是在空地上的金雕动作灵敏，飞腾

跳跃间怪物一点儿没有占到便宜，只好悻悻地回到洞内。

古木看着战斗平息，突然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明明看见自己的身体在那里睡得好好的，怎么就随着金雕出来了呢？这是一个梦吗？

古木极力想让自己醒过来，却做不到。想从金雕的后背上下来，却摸不到金雕翎羽的质感，自己反而已经到了地面。到了地面也没有像往常一样遭遇身体的沉重感，甚至觉得自己很轻快。

金雕四处找寻自己，却好像看不到自己。

古木透过意识和金雕说：“我在这里！”它才看过来，但还是看不到自己的样子。

古木边挥手招呼边想：难道是因为夜晚这雕夜盲了不成？

金雕突然好奇地问：“你怎么跟一团透明的雾一样啊，古木？你的身体呢？”

古木一怔，低头看看自己，没看见自己的身体，只是一团飘荡的稀薄白雾，仿佛一个人的轮廓。这梦太神奇了吧！自己怎么能醒过来呢？

思来想去，回到洞里、回到身体里多半就醒了。于是叫金雕把自己拖回洞中。金雕不敢进洞，它担心在那里打不过那黑怪物。

古木说：“这是一个梦，你怕什么啊！”可金雕就是不敢进去。古木没办法，只好自己往里爬。

爬到洞穴里边，看到怪兽在吃东西。古木很小心地爬过去，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在哪里，又觉得自己好笑——一个梦还这样谨小慎微的。

等离近了才看到，那大黑家伙正在吃的东西居然是自己！自己的身体已经被啃得乱七八糟了。这下古木可急了，冲上去就要拼命。可是自己穿过了怪物的身体，又穿过了岩壁，停在了石头里。

古木彻底懵了：这梦做得太清新脱俗了吧！怎么醒来啊？！

退出石壁的古木站在黑怪物面前，那家伙毫无反应，即使拳打脚踢也都对其毫无影响，自己好像和一个无形的幻影在搏斗。

突然古木意识到，自己刚才踢了那个家伙好几脚，自己居然会站立了！这个发现让古木很兴奋，回想刚才自己还行走来着，走路啊！自己会走路了！

古木在洞穴里来回地走着，跑着，跳着，感受着用双腿行动的乐趣

趣，这完全不同于游泳的感觉，也和爬行或骑乘的感觉不同，太神奇了！这个梦醒了后或许自己就会走路了呢！可是天都快亮了，这个梦怎么还不醒呢？

黑毛怪物开始睡觉，古木无聊，跑出洞口。看到金雕还在，正在往洞里张望。古木与金雕的意识形成连接，讲述了自己在洞内的遭遇，觉得今天的梦实在是太神奇了。他找了块平地坐下，等着太阳升起。

晨起的鸟们开始鸣叫飞行，露珠在晨雾里凝聚成滴。古木觉得自己也该醒了，又一次走入洞穴里。这次他不怕了，因为知道那怪物看不见自己。

刚走进洞穴，就看见洞里有两个黑怪物，一个躺着一个蹲着。蹲着的那个怪物犹如一团黑烟，影影绰绰地不那么真实，在好奇地看着躺着的那个怪物。这团黑影好像特别敏感，居然能感受到古木的靠近，回过头来看向古木，然后突然暴起，冲向古木。

古木一惊，扭头就跑，结果发现自己在飘在飞，犹如离弦之箭射出了洞穴。那黑影也随着追击了出来，一前一后冲过了金雕，它居然毫无反应。



古木好奇着自己的漂浮状态——刚学会走，怎么又会飞了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地上那团巨大的黑影还在自己下面转磨，金雕也没有意思要过来帮忙。

古木在空中尝试各种漂浮的动作、飞行的姿态、调整高度的动作要领，心想：这梦也太玄乎了吧！天光大亮了，自己昨天有多困啊，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

## 超越维度

古木自己在天空中玩了一会儿，想起洞穴中的自己，想着赶紧回到肉身里醒过来，今天还要赶路呢！



思想想到洞内，自己就出现在了洞内，瞬移让古木又是一惊：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

洞内很昏暗，但古木并不觉得有问题，地上还是古木肢体的残骸，大黑怪物还在那里睡着。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梦，太现实了！自己怎么能醒过来呢？

古木搜索自己的知识库，找不到法子。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现在妈妈在做什么呢？

思念所至，古木立刻感觉周围的景象开始扭曲雾化，再聚化后自己已经在妈妈的帐篷里了。

妈妈坐在自己的床上，身边是妹妹还在酣睡。妈妈在流眼泪，好像在念叨着什么。古木喊妈妈，但妈妈看不见也听不见自己。古木上前拍打妈妈，她也全然不觉。只听妈妈说：智慧的古树大神，你让我派遣孩子独自去远方，你一定要护佑他啊！这梦吓死我了！这梦太真实，吓死我了。

古木看着妈妈，试图安抚她，抚摸她的后背，直到妈妈慢慢地平静了下来，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她看了看旁边还在酣睡的妹妹，又躺下了身子闭眼养神。

古木想：或许湖底的妈妈有什么办法？她知道的最多。思绪所至，周围的景色又开始雾化扭曲，物相稳定下来时已经是湖底了。

那金色鳞片的妈妈正在假寐，看到古木的出现，她立刻苏醒了过来，看着古木。古木很奇怪自己不用在水里游泳，周围的水好像空气一样地存在着。

古木说：“智慧的母亲啊，我被困在一个古怪的梦里，无法解脱。你是否知道有什么方法让我从这困境中脱离出来？”

金鳞妈妈看向古木，说道：“我命运多舛的孩子啊，你这不是梦。你进入了阳世间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你的载具被摧毁了，你失去了自己的角色身份。”

古木完全听不懂智慧的母亲在说什么，追问道：“你说这不是梦，那是什么呢？我的身体被摧毁了，那我是谁？我现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都看不见我、你却可以呢？”

金鳞妈妈说：“你现在是识魂状态。识魂是你自我意识的另一种载具，就好像你骑乘金雕飞行、你和金雕成为一体，飞行中金雕就是你；当你从金雕上走下来，你展现出自己的状态来。但这个你还不是真实的你，只是你的意识的另一种形式的载具。只不过

这识魂的载具其显化频率与你肉身的并不一样，多数人是看不到这一频率中所呈现出来的实相的。你的肉身被摧毁了，你已经无法完成你的宿命任务。

现在你有两种选择：第一是放弃本次的任务，直接做总结，然后回家；第二是重启时间线，进入过往的某一个节点上，再次经历并选择不同的抉择，体会不一样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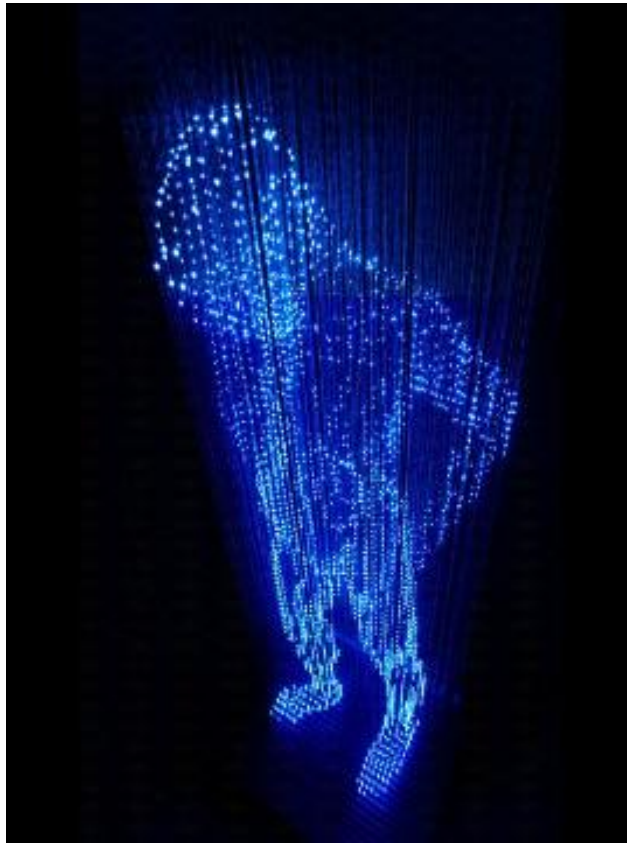
古木听完，有点儿蒙，幽幽地说：“部落等待着我来拯救，妈妈还指望着我带回新的族人，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自己的任务，我要选择后者，我怎么才能进入过往的时间中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金鳞妈妈说：“我等这一天已经十五年了，孩子，你知道吗？你曾经是海中的王子，但在外出历练时遭遇不测，阴差阳错间做了人猿。我循着你灵魂的气息，感应到你在此降生，这些年来守护着你，教导着你。如果你想要重新进入故事线，你可以选择在海底出生的时候，可以选择你外出游历之前，这次我会保护好你的。”

古木看着眼前的智慧妈妈，感到很古怪——她这些年对自己确实很好，可是自己出生在这里，妈妈就在岸上，她在说什么疯故

事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看着自己虚影般的身体，只想尽快地拿回载具，好完成兴邦任务。于是说：“快告诉我怎么能返回一天前的中午就好，金雕还在那里等着我呢。”

金鳞妈妈沉默了一下，眼神中流露出些许失落，悠悠地说：“你不能随意进入某一个时刻。你只能以某一个睡眠状态为介质，从那里醒过来，重新开启后续的篇章，走出不同的选择。”

古木兴奋了起来：“那怎么才能回到那一刻呢？快告诉我。”

金鳞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你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体验高

阶智慧生命的死亡，一切都还很陌生。一会儿会有引导灵过来接引你的，你跟随着它，并说出你的愿望，它们会知道怎么达成你的心愿的。等你死习惯了，就可以自己做相对的往复体验了。

现在你要让自己完全地平静下来，思想上做出渴望离开的念头。如果你不想脱离，是没有谁能强迫你离开你现在的状态的。其实以后你会发现在这种状态中也隐含着大量可体验的故事和众多不同的世界。好了，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做出平静地渴望脱离的状态吧。”

古木平时是有进行冥想练习的，这时放空思想，仰面朝天，说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我准备好了，带我离开这里吧。”

片刻之后，水里突然亮了起来，卡卡巴的虚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笑盈盈看着自己，对自己说：“孩子，我这刚走几天啊，你也太着急了吧，你可是我们部落唯一的男子汉啊，怎么这样就玩儿‘完’了呢？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是否愿意重新挑战一次呢？”

古木看着过世的父亲，立刻泪目，点头说：“是的，我想再挑战一次，请送我到最后一个可复活的时间节点上吧。”

卡卡巴说：“好的，没有问题。只是你要知道，你已经从那个支线的可能中被退出了，你将会进入另一条平行的支线里。那条支线里的一切都和你之前的没有太多的差异，当然只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古木表示不明白。

卡卡巴说：“故事可以一遍遍地进行重复，时间只对故事内的角色有用。一旦退出了故事的演绎层面，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你可以随便选择任何一个过往的节点，从此进入故事，并选择不同或相同的路径展开后续。如果选择相同，当然结果也会类似，但也有其它机缘的变量可以导致你做出相同的选择但体验的结果不同；反之，你做出不同的抉择，体验的结果相同。

你每一次载具死亡后，那一个故事就定格在那里，成为了一种可能性，被封存了起来。你可以开辟一条新的可能性，也可以重复原有的可能性而期许不同的结果。

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变量中，而每一个版本都有些许的不同。同一个人生你可以走出无数不同的路径来。这些路径与可能性有的已经存在，有的等待被发现。显而

易见的路径总是被重复最多的，很大众，也相对安全。

好了，说的够多了，今后我们会经常碰面的，慢慢说，说多了你也记不住。慢慢地你就死习惯了。”

古木疑惑地看着卡卡巴，问道：“你怎么不结巴了？”

卡卡巴一怔，然后说道：“刚、刚才，太、太激动，现在、在，好多了吧？”



金鳞妈妈在一旁看着这个光球在那里透过意识侵袭卖力地演出，

觉得好笑，跟古木说：“它们是接引灵，可以显化成任何你信赖与想看见的样子，目的就是让你放弃畏惧跟着走。它可不是你爸爸。”

卡卡巴看见自己的身份被揭穿，也不生气，收起意识覆盖，露出本体——一个大光球，跟古木说：“走吧！演得我好辛苦。”

古木又是一愣：“你不是我爸！？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事？你怎么能把他演得那么像？”

大光球说：“我们都能完成意识扫描，你脑子里的一切我们都能共享，只要是你的记忆，我们都能按照其形象与话语完全还原，哪怕最细微的细节。你们安心，我们省心。走吧，你不是要赶着回去办正事的嘛！”

古木赶紧又追问了一句：“杀死了我的那个大黑怪物和它身边守护它的那团黑影是什么东西？”

大光球说：“那种生物叫巨熊，生活在大山林边缘地带，它也死了。你看到守护在它遗体边上的是它的识魂，它在纳闷自己是怎么死的。”

古木又追问：“是我用灵魂打死它的吗？”



大光球笑了，然后说：“你们不在一个实相维度中，你可以在意识上侵扰吓唬它，但杀死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是吃了有毒的尸体，导致了自己也中毒，然后就死了。那毒太厉害了，只要一点儿就能杀死一头大象。好像这种蛙毒就出产在这片湖泊附近。你不知道吗？”

说完，大光球自己先飘入了光隧道。古木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进去了。紧接着天旋地转，就晕了过去.....

## 第32章 往复

### X2-32

身为**古木识魂**的**普鲁沙**，在智慧妈妈的引导下，接受了由引导灵伪装成的卡卡巴的引导，并依据其提示跟随着它重新进入了故事脚本里另一条时间支线上，在自己最后一次睡眠的存盘点上进入了角色古木的载具。

普鲁沙在古木的体内醒来，自己能够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故事线中，周围的一切快速地成像完成：自己是在帐篷里，天色暗淡，这是自己出发前的那个早上。周围的一切都好熟悉。

感觉自己在和古木的身体完成融合，普鲁沙急切地想要起床，尝试走路与漂移，但是身体纹丝不动，连眼球都动不了，声音也发不出来——整个身体根本就不听自己使唤，可以听见周围的声音，感受到每个人的位置，但自己就是无法动弹。

普鲁沙想：这复活也太扯了吧！根本就控制不了角色的载具啊！

时间仿佛很慢，有种度日如年的煎熬感。普鲁沙害怕这将会是自己的后半生——一个全瘫留在这床上，那还不如不复活呢！胡思乱想间把自己吓醒了。

古木翻身起床，大口喘息着。这一夜的梦太真实了：金雕、山洞、巨熊、湖底的妈妈、死亡使者，自己做了一个预知梦吗？

摸摸自己全身上下，没有丝毫伤痕，自己淡淡地笑了一下，嘲讽自己最近或许思绪太多，夜有所梦了吧。早点儿起床，还要赶远路呢。最好趁第一缕晨光起飞，不要让妈妈送行，搞得怪伤感的。

下床要走路，摔倒了。趴在地上的古木又暗自嘲笑自己：梦里会走路、会飞，可是那是梦啊！自己犯傻了。爬过去，拿上自己的装备。

这时公主突然走进了自己的帐篷，赶忙扶起地上的古木，怜惜地说道：“摔疼了没有啊？好弟弟，听你妹妹说你要出远门，去为了我们氏族的繁荣而闯荡，这一去万分艰险，你一路小心。我们没有雕鸟，跟不上你，也只能添乱。这是我入冬前晒的肉干，你拿着路上吃吧。东西不多，都是姐姐的心意。我大着肚子，天亮就不送你了。你好好保重，我盼着你早日归来。”说完放下包裹，悄悄地又退了出去。

古木心想：我们都长大了，她说话也要做妈妈了。原来小时候戏弄我，现在终于长大了。卡卡巴死了，我们都失去了父亲，现在

也知道要和我这个家族中唯一的男子汉套近乎、多亲近了。再多的不是，今天也就原谅了她吧。

古木看天光破晓，便穿戴整齐，叫来金雕，朝母亲的帐篷拜了一拜——他讨厌送别的场景，或者说不知道要如何应对。背上兽皮包裹，骑着金雕冲天而起，飞向地图中标记的故乡。

## 姨妈

飞行了一天一夜，古木感觉今天哪里怪怪的，好像总有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自己第一次踏出家乡的山林，本应该很兴奋才对，可是这些本应陌生的风景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再三搜索自己的记忆也找不到自己来过这里的记忆。

金雕今天的话也格外地少，少到惜字如金的地步，不问不说，答案也是简洁明快。这让路途显得寂寞了许多。原来金雕是个话痨，每天能把人吵得脑袋疼，怎么今天这样安静？它失恋了不成？

到了夜晚，古木问金雕：“**阿米奇**你累不？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过夜好不？”

接连问了两遍，金雕都没有在意识上回应自己，古木都怀疑自己的意识连接有问题了。

过了一会儿，金雕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在意识里说道：“你跟我说话？好怪啊你，三次叫错我名字，我叫**都高 (Dōkō)**，十四年了，还能叫错，佩服。不用休息，你累了告诉我就好。”

古木有点儿晕，自己明明记得它叫阿米奇的，怎么叫都高了呢？当然人家自己是不会搞错自己名字的。自己早上睡糊涂了？摔傻了？还是那梦里的什么记忆错乱了我的思维？好吧，既然都高说不累，自己也没有大问题，继续赶路吧。地图上第一个标注点是金雕公主的诞生岩洞，到了那里再休息。

第二天傍晚，古木到达了那个地图上标注的洞穴。进洞一看，里边还很大，满地都是动物的骨头，有的还很新鲜，洞内有一个舒适的窝。突然，古木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侵袭了过来——梦里的一切与眼前的多么相像啊。想起那个黑怪物，自己不禁一哆嗦。于是又和金雕退出了洞穴，在附近的一处高岗安歇。那里可以看到洞穴附近，还处于下风口，自己的气息不会被怪物发觉。

半夜，古木听到了动静，果然梦中的怪兽出现了。它四处闻了闻，发现了陌生的气息，很小心地在洞口周围转了几圈，然后快速地冲进了洞穴中。洞穴中发出一连串响动，然后有细碎的杂物声，再后来都安静了下来。夜晚的小虫在鸣叫着，江水在流淌，满天

的繁星。

古木担心了一晚上，终于安全了——感谢自己的预知梦，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放松下来的古木这时真的饿了，摸索着拿出公主给的肉干吃了起来，还递给金雕一些。金雕闻了闻，在意识里说：“什么破东西啊，没胃口。”古木知道它一直不喜欢金雕公主，连她的气息都反感。自己心里谅解了公主，它一时半会儿多半放不下彼此的隔阂。

古木觉得吃的肉干有些苦麻，心想：这个公主真是被姨妈带坏了，女人家的事很少肯上心学，搞个肉干也这般难吃，日后怎么养孩子啊。想着想着，头脑发胀困意袭来，睡了过去。

再醒来已经日上三竿，古木坐起伸个懒腰，把金雕叫来准备启程赶路。金雕过来后，古木想要爬上金雕的脖颈，却扑空了，从金雕的身体上穿了过去，就好像金雕是个幻影一般。

古木摔倒在地，自己很纳闷，回头一看，另一个自己在原处趴着呢，并没有动，还是那个睡觉的姿势。古木想：不是吧？我还没睡醒、在做梦吗？几次三番后，古木放弃了，这场景与昨天的梦

太像了。

突然，昨天“梦”里的细节都涌现了出来——自己死了！

古木的识魂凑近古木的遗体，观察自己：遗体侧卧在那里，犹如睡眠，但嘴角里流出黑血，手里拿着肉干。肉干周围有许多蚂蚁的与小昆虫的尸体。肉干有毒？剧毒！不会吧？公主要杀死我在这路上？为什么？为什么啊？

昨天晚上的梦也不是梦，我也不是被巨熊干死的，而那巨熊是误食了自己的遗体死的，所以它的魂对自己极其愤怒。

一切好像突然都通畅了.....只是公主为什么要害我呢？现在公主在做什么呢？

刚想到这里，四周的景色开始扭曲，再稳定下来后自己已经在公主的帐篷中了。

公主正在自己的帐篷里梳理自己的长发，她好像是看不到自己。

古木小心地尝试了两次，确定她看不到自己，这才安心地在一边观察她。

她梳理完长发，抚摸着自已的小肚子，自言自语地说：“孩子啊，你是父王的骨血。如果你是个男孩就好了，女人的命太苦太短，

你出生的时候一定要乖啊，别把我折腾死了，我死了姥姥可不会照料你的啊。

你这个姥姥最是心狠了，眼见两个弟弟要长大了，就把你爸爸给‘送走’了。这会儿不知哪里发了善心，还给那个残废古木做肉干吃。做就做呗，还要让我给那个残废去送，还得陪好脸子。也不知道他若真的领回一众部落新成员，我们这孤儿寡母的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我那**阿娃**姨妈最是难缠，什么事情都能提前半天预见到。今后这个部落谁当大祖母还未必可知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孩子啊，孩子，这世界可是艰辛得很呢！你那两个哥哥日后必定为了争王而自相残杀，你只要静静地长大就好。”





一旁的古木识魂听得清楚，立刻瞬移到了**艾莉**姨妈的帐篷内。

姨妈不在自己的帐篷里，四下无人。古木搜索着帐篷内的各种细节：到处都是晒干的草药与作料。古木发现了几只被晒干的箭毒蛙隐藏在一个角落处——原来自己两次的死亡都是姨妈背后捣鬼！她知道我妈妈能预知半天的事情，所以故意让我在远行的路上吃毒药，这样妈妈即使感觉到了什么也无能为力，并找不到源头。

## 对等体验

古木的识魂从姨妈的帐篷里出来，看着这个自己从小熟悉的营地。这营地里就这几个至亲的家人，多年来相依为命的感觉突然变得好像是一种嘲讽。好像只有自己是那个纯然的傻子，在妈妈的保护下，如此纯粹天真地活了十四年。

一种生无可恋的心态侵袭了古木，他想要大哭，想要狂笑，想要嘶吼，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扭曲在一起，结果化作了无声的干嚎与愤怒的拧巴。

古木的识魂或者说普鲁沙第一次感觉到，内在的自我在凝结、在拧着地痛。心仿佛窒息了一般，压抑到无法呼吸，无声的咆哮在

内心中翻滚着。

天突然亮起白光，卡卡巴又出现了，说着：“走吧孩子，我带你回家休息。”

普鲁沙所是的古木识魂，仿佛突然找到了喧嚣的缺口，对着卡卡巴的光影怒吼道：“你这骗子，你不是我爸爸！露出你的原形来吧！你什么都不是！你读取我的记忆，演绎我想看到的伪善。我爸爸死了，死了！被自己心爱的女人为了蝇头小利而毒死了！一共才八个人的家，至于吗？至于吗！都是你的，谁又跟你争过分毫了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我和我的妈妈、妹妹只想安稳地活下来，怎么就这样难呢！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父亲不能复活，不能重新站立起来！为什么我要一次次地承受死亡、看到真相？这不是生命的祝福，而是诅咒！

卡卡巴死了，但他不知道是被自己的女人毒死的，不知道那女人为了权力与自己的利益又毒死了他的儿子。他不用知道，这样也不会如此心碎。不知道真好啊！什么都不记得才是祝福，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护佑！”

引导灵收起了伪装，露出本体——一个大光球，和蔼地说道：

“我能理解你此刻的悲痛。如果给你机会，你现在要如何选择呢？请说出你的愿望来。”

古木凝视着苍天，脑子里一片空白，悠悠地说道：“我想忘掉这一切，我想回到妈妈的怀里，我想念我的父亲、我的童年、我的单纯。”

引导灵问：“你要回到哪个妈妈的怀抱中？小鱼的？巨鲨的？螃蟹的？人鱼的？金雕的？人猿的？请具体指出你想要进入的折返点。”

古木的识魂愣住了，不解地看着引导灵，觉得这家伙的脑子坏掉了，在说什么呢？哭着说：“我要回到妈妈的怀抱中，忘掉这一切、这一切！”

引导灵仿佛发现了自己言辞的不妥——忽略了角色认知的局限性，马上改口说：“好的，如你所愿。回头见。”

.....

一阵浓雾，一阵眩晕，古木的识魂又出现在相同的地点，用着相同的姿势，无声地嚎哭着。

还是那个引导灵，说：“这是第四次复活你了。你现在的愿望是

什么呢？如果又复活，你希望回到哪个节点上呢？”

古木的识魂狐疑地望向引导灵：“我刚死两次，你怎么说四次了？”

引导灵说：“你在第二次死亡时许愿要忘掉一切，所以你又重蹈覆辙，原封不动地重复了一遍。下面你想要怎么做呢？”

用了许久，古木的识魂平静了下来，说：“我要回到最后一次睡眠的时间点上。”

## 平衡性体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又又又一次地在自己的帐篷中醒来。接过金雕公主的肉干后，古木看着这一包肉干，自己苦笑着，把肉干拆分成对等的两份，一份留在了金雕公主的帐篷外，一份自己带走了。

古木骑上金雕，飞往第一站——公主诞生的洞穴，一路上内心相当地复杂，甚至有些纠结。金雕与自己的默契度很高，但怎么也无法形成意识连接，古木不知道是自己的原因还是金雕的问题。

两天后，他们又一次来到那个黑熊巢穴。古木进入洞穴，把肉干放入那巢穴里，然后退出洞穴，到附近的高岗上打盹休息。

第二天一早，古木让金雕驮着自己进入到洞穴内，黑熊已经凉透了。古木不担心自己被它的灵攻击，因为知道灵体对实体无法形成除心理层面与情绪层面的实质伤害——只要自己不在意，巨熊的灵体拿自己毫无办法。

巨熊的爪、胆，被古木收藏了起来。肉有毒不敢用，皮很好，但比起自己身上的翎羽衣不是一个档次的装备，也就放弃了，只是剥了下来晾晒在洞穴的石壁上，回来的时候再想办法处理。最后让金雕把巨熊的残骸拖出洞穴，丢得远远的，别污染了洞窟中的环境——回来时这洞还需要使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想到回来，又想到了金雕公主——如果她知道肉干有毒，她不会吃那肉干；如果她不知道，那姨妈会很后悔自己的行为。从残留的肉干量，姨妈会认为自己也已经中毒死了，就不会对妈妈与妹妹进行过度的报复。而妈妈有预见力，想直接报复妈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算了，不想了，如果有什么自己没能算到的，大不了再死一次，重新重置这一段历程就好了。

想到这里，古木突然觉得自己很好笑：这是自己经历过的第四次重复了，这个所谓的妈妈、妹妹、姨妈、金雕公主，还是陪伴过自己长大的那些人吗？是，确实是；不是，确实不是。那她们到

底是还是不是呢？她们到底是谁呢？如果她们都不是她们，那我  
还是我吗？越想脑子越乱，好像自己突然觉悟到了什么，又好像  
什么都没想明白。

这个世界是什么？我的经历是什么？一种陌生感突然开始侵袭古  
木的思想，让自己感觉与这个角色开始割裂、与这个所谓的我开始  
疏离——仿佛有两个我在运作着，一个皮囊角色我，一个流  
转在不同皮囊中的我……不，好像还有一层……那是什么呢？这个  
流转在不同皮囊中的我，好像还不是我，那我是什么？我是谁  
呢？谁又是我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连串问题好像一个混沌的漩涡，越来越多地展开了。身边一切  
看似真实合理的东西都落入了这搅拌机里，被锋利的刀片打碎成  
泥，分不出彼此。古木干脆取消了今天赶路的计划，回到洞穴，  
盘坐在黑熊的窝里，开始仔细地梳理自己的思想。

盘坐中的古木，陷入了各种胡思乱想，但慢慢地想得已经没的可  
想，就在一个念头结束、下一个念头还没生起的间隙里，古木觉  
得自己仿佛被从身体里抽离了出来，紧接着自己又被从这识魂的  
虚体中抽离了出来，紧闭的眼前突然开始明亮，越来越亮：



一片浩渺的星海，一棵参天的巨木，一个明亮的太阳，一个人形的虚影盘坐在大树下面.....各种自己梦见过的、看见过的、吃过的虚影在周围幻化、显像又消失，不停地迭代着生灭过程.....

一种犹如耳鸣的高音持续在自己的四周.....一切都在动，又好像没有动，呈现出螺旋的循环往复。扩张与收缩犹如呼吸的起落，明暗间交替着有无的虚实。

在那似有还无的虚空中，古木不知道这些所见是自己头脑中的幻想，还是另一种前所未见的真实。没有任何符合自己理念逻辑的

东西，但每一样又都和谐地、自然地、如其所是地就在那里。

古木感觉自己的意识从自己人形的虚影中开始蒸腾，分解成无数的微粒，犹如水蒸气般飘扬、分散、雾化、消融，最后与自己背后的大树融合为一体，难分彼此。



这就是妈妈嘴里常说的那棵神树吗？它好像我们部落中间的那棵大树啊！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感觉回到了家，回到了妈妈的身



边，回到了孕育自己的子宫。温暖的感觉，被滋养的感觉，被爱包裹着的幸福感、安全感，交织在一起。一切好像都不再沉重，一切都仿佛充满了生命的力量。

突然间，海量的画面无序地涌来：一个行星从诞生到冷却，海洋、陆地、天地清浊二分，简单的生命逐渐复杂，各种物种被批量地投放入生物圈，复杂的食物链被开启，流星般的意识投身其中，来来往往，犹如夏日成群的飞蝇……

一个意识格外地明亮，那好像是自己——自己是雾，是云，是雨，是溪河，是江海，是草木，是浮虫，是小鱼，是巨鲨，是螃蟹，是人鱼，是蛋，是人猿……

日月星辰好像湍急的流水闪耀着波光，夏的烈日冬的飞雪交替如潮。一个简单的卵泡变成巨兽，然后化作白骨，被虫蚁走兽分化，进入到自然的循环当中。巨兽一生吞噬的生命又一次四散成为生命，犹如沙塔被耸立起来，又在浪涛下散去……

**“普鲁沙，欢迎你回来！你已经完成了计划的第二阶段。往下你将有资格进入第六园区的主题：部落文明。你现在可以做出选择——**

第六园区开始，我们设立了多主线内容，分化开不同的体验区。多亚人时代将在第七园区前结束，鱼人、鸟人、狮人、猿人、爬虫人，各自会在第七园区独立进入不同的平行地球主线。

而你需要在第六纪元结束前做出自己的抉择，选择一个阵营作为后续体验的主线——鱼人和猿人分别对应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爬虫人是冷血文明与边际文明，鸟人与狮人是高智商高灵觉的存在，但因为所需意识等级较高，开放可供体验的角色数量较少。鸟人更偏重于智慧与心灵的发展，狮人则更偏重于力量与心灵。

你在第五园区的任务做得很好，请你继续完成本次轮回的蓝图任务。相关的角色们都已经就位，希望你能在第六园区里收获到更多的知见成就。”

一道刺目的强光，一阵内在的恍惚，古木突然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各种知觉，耳朵里也出现了很多声音。

古木睁开眼睛，还是那个洞穴，还是那个自己，刚才是梦、是幻觉、还是什么呢？普鲁沙是谁？为什么这个名字那么熟悉？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既真切又不真实。

自己的意识力好像有了些变化：自己可以听到地上蚂蚁的爬行、

泥土中蚯蚓的蠕动、远处河水里鱼跳出水面的动作，甚至听见的同时自己看见了那跃起的鱼，洞口外的金雕——金雕的身体是由一堆能量粒子堆积起来的，里边有小闪电的能量在游走。

古木看向更远的地方，自己的家：妈妈起床了，妹妹去湖边打水，姨妈在叫醒两个小表弟，金雕公主还在床上没起，但是她的身体好像没有能量的光流淌——她死了！口角有血，地上散落着肉干。古木突然感觉很内疚：对于表妹，对于她肚子里的孩子。

古木想看看其它的地方，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结果发现不能，都是浓雾——只有自己见识过的地方自己可以聚焦意识；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地方，都是浓雾的混沌。

古木收回自己的意识，想：刚才自己看到的是自己渴望看到的臆想，还是现实如此地发生？不得而知。

古木没有自己行动的能力，决定叫金雕带自己飞回营地看个究竟。不差这往复的四天，但太多的疑惑让自己无法安宁。

## 第33章 彼岸

### X2-33

**普鲁沙**利用**古木**的识魂在四次角色的轮转中生死死，当经历沉淀为觉悟，觉知带来的思考让内在自我意识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古木从角色我中得到了内在觉知力的极大升华，第一次真正地达成了意识的内在融合，借此惊鸿一瞥地感知到了三层自我意识的合一。



意识觉醒后的古木，对这种如梦似幻的知见感到陌生：那些头脑中的所见哪些是自己思绪的杜撰、哪些是真实的观见，一时无法

区分。古木决定返回部落验证自己的知见，并观察一下后续的发展，不然各种可能性的猜测会让自己无法安枕。

## 终点即起点

金雕用了两天飞回了部落所在，古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很远就能看到滚滚的黑烟，火光映红了半边的天空，灼热的空气带着噼啪作响的声音，家园变成了一片火海废墟，满目疮痍，遍地焦土，过火之处还有余火在冒烟。随着火线的扩散，动物们四散奔逃。

他们的信仰、那棵参天古树屹立在过火圈的中心，巨大的树冠犹如火把一样燃烧着，树身中空犹如烟道，把大树从里边烧毁。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出，整个大火的中心就是从圣树开始燃烧的。

古木四下里不见家人踪影，她们的帐篷都已经化为了灰烬。

古木骑乘在金雕之上，非常着急，可又无计可施。

过了许久，随着金雕的盘旋，古木慢慢地冷静了下来，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把意识力释放扩散出去，寻找母亲与妹妹的踪迹。

很快感觉到内心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母亲与妹妹正在搭建帐篷。

那是一处山坡，周围都是水，是一个不大的岛屿——湖心岛。

这个湖面很大，但只有三处湖心岛，自己都很熟悉，仔细分辨后可以看出来是哪一个，古木驱动金雕直接飞了过去。果然，妈妈与妹妹都在那里正在用树枝搭建帐篷。

金雕落下，母亲看见古木突然回来，先是一愣，之后泣不成声。妹妹也抱住古木与妈妈哭泣了起来。两人身上湿漉漉的，一脸烟灰，头发凌乱。

古木问：“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刚两天就发生了如此巨变？”

稍许后，母亲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叹息地说：“前天下午，艾莉姨妈突然疯了一般，说金雕公主死在了自己的帐篷里。我怎么问她，她也不肯说出怎么就突然死了。我说去看看那孩子，她还不让，古怪得很。”

就这样疯癫癫地折腾到后半夜，快天亮时，我和你妹妹实在熬不住了，就睡了过去。没成想圣树从根部起火，火焰迅速地蔓延开来，等我和你妹妹被烟呛醒，整个营地里到处是熊熊的火焰。圣树烧得尤其凶猛，火焰成了一个半包围的圈子，背后是大湖，前面是大火。

我们想赶紧去救你姨妈和她的两个儿子，结果他们的帐篷是空的，

生活必需品也都没有了。我和你妹妹想着赶紧去找独木舟，到湖上避难，但湖边一只船都没有了。火越来越凶，逆风而来，就好像有什么在引导着火焰的方向。包围圈越来越小，热浪扑身，我和你妹妹只好蹚水到齐腰身的地方躲避，但也无济于事。

这时有几个奇怪的人形生物突然从水中跃起，一金两灰，拉上我和你妹妹的胳膊就往水里带。我心想：在这湖边住了十多年了，怎么不知道水里有水怪啊？好可怕！于是奋力挣扎，但那水怪力气奇大，没两下我就溺水昏厥了过去。等再醒来，我和你妹妹就在这孤岛上了。没有船也离不开，对岸上大火熊熊的。我们只好先搭建帐篷，熬过这几天再做打算。”

古木听完，心想：一定是姨妈发现公主中毒而亡，迁怒妈妈，焚毁圣树，想要烧死母亲妹妹给女儿殉葬，在营地散引火的东西，助燃火势，带着俩表弟事先离开，还带走了所有的船只。救助母亲的一定是智慧妈妈。

古木问：“你们饿吗？我还有食物给你们充饥。”

**阿娃**说：“我们还好，那种人形的怪物不时会送些鱼猎过来丢在岸边。这岛不大，但蘑菇、草果、小动物不少。我和你妹生活也

还能凑和，就是不知道你姨妈流落到何处。金雕公主突然殒命，营地又发生如此变故，她可能看见失火带着儿子跑了，没来得及呼叫我们。不知现在是否安康。”

古木说：“母亲无需忧虑，这其中种种都是她的手段。”于是一五一十把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

阿娃听后沉默了良久，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自己念叨着：“傻啊，傻啊，我的姐姐，你好傻啊！卡卡巴，我没想跟你争过。他是要立古木为后续首领，但我回绝了啊。古木不能说也不能走，怎么当首领啊，还不是你儿子今后做首领吗？你干嘛要如此地着急害死卡卡巴呢！是我一时心急，急于让部落有新鲜的血液，不然这些孩子们怎么有后啊。或许再等几年让你的儿子去引领新族人加入，你就不会觉得我儿子在招兵买马了。你这一生心急，太心急了！”

阿娃对古木说：“那往后我们怎么办啊？”

古木说：“你们先不要回到岸上，姨妈一定会回来，看你们是否被烧死了，如果发现没能得逞，还会再生事端。她在暗处，你们难以提防。我在这里先造一个独木舟，你和妹妹去东面那个大岛



上生活。

之前搭救了你们的水怪不是妖怪，而是我另一世的妈妈。这事解释起来太过匪夷所思，但你们放心，这些人鱼会守护你们的安全，让姨妈无法登岛去害你们。我一会儿去和智慧妈妈说，感谢她们救了你们，并定期地给你们送来渔猎食物。东面的大岛上物产颇丰，你俩生活一年半载没有问题的。”

阿娃说：“好的，好的，我儿想得周全。那人鱼确实是救了我们，你要好好感谢。”

突然阿娃一怔，僵住了，难以置信地望向古木，上下打量了许久，把古木都看毛了。

阿娃突然激动了起来，声音颤抖：“孩子，你刚才说话了，说话了！你什么都会说了！你刚才从金雕上是自己跑过来的，你会走了！两天啊，你会说话、也会走了！”

古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对啊！我刚才一激动自己翻身下雕跑过来的。刚才说话，是的，自己在说话！而不是咕噜！太意外了！

心里激动异常，再想说什么，喉头一紧又开始咕噜上了，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古木一惊，往后退了一步，双腿一软，又不会站立了。

阿娃赶紧上前搀扶住儿子，关切地看着儿子。古木赶紧比划手势，意思自己没事，自己也很纳闷。

一夜无话。次日，古木和妹妹造了一个独木舟，母亲与妹妹顺利漂渡到东面的大岛上，然后三人合力搭建起了新的生活区。安排好一切后，古木潜水去找智慧妈妈。结果刚一下水就看见金鳞和几只灰鳞在附近游弋。

智慧妈妈看是古木，说：“你没事吧，孩子？两天前你才复活，现在感觉怎么样？”

古木说：“我感觉很好，谢谢搭救了我母亲，请帮助我守护她们娘俩。我这一去多半要一年半载，那个疯了的姨妈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也不知道她藏身何处了。”

金鳞妈妈说：“没有问题，人鱼一族已经把这片水域整个封锁起来，会供养她们娘俩，让古木你放心地去闯荡。孩子，你要小心自己，遇到麻烦不要逞强。”

古木点头致谢，别离了智慧妈妈上到岸上。又别离了妈妈和妹妹，

再次启程，飞向故乡。

岸边的山林还在燃烧，巨大的古木变成焦炭倒伏在地上，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古木的心里突然想起了灵界的那棵神奇的古树：它好像叫做普鲁沙，它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它还好吗？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金雕在空中化作一个黑点，消失在远方。阿娃和女儿看着那消失的黑点，虔诚地跪在地上，嘴里说着：“古树之神，请你护佑他，请你垂怜他，请你照顾好我的儿子。”



## 狮人

长话短说，古木沿着母亲记忆中的地图，一路按照地标飞行，不到半月已经抵达人猿丛林边际，遥遥地看到了母亲诉说过无数遍的界河。为了降低风阻，古木平时是趴在金雕的脖子上的，因为

自己穿的是金雕的翎羽衣，几乎和金雕完美地融为一体。

这半个月里古木其实并没有闲着：白天飞行的时候，自己努力地练习说话，晚上休整的时候自己练习走路。通过上次在小岛上情急之下的走路与说话，古木坚信自己是能做到这些的，只是多年来自我习惯了自己不能，结果在意识上就规范了自己，在“不能”上成为了常态、成为了理所当然。

“如果我能不断地复活在不同的相同世界里，如果我能看见远方的未知，如果我能进入看似虚无的灵界，如果我能奔跑与说话，那我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不能的认知习惯呢？没有什么合理的，由我来定义我的道理！”

金雕掠过界河，进入到人猿丛林的上空，飞向阿娃描述的人猿营地。母亲说过河后需要步行一天到营地，这在金雕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远远地在空中可以看到，地图上标注部落所在已经是一片废墟。当飞近后发现，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后留下的痕迹。残垣断壁处还有暗红的血迹，生活必需品残留一地，一些散落在地上的蔬果已经腐烂。

事情应该发生在不久前，部落应该是在夜间被偷袭了，而且对方实力强大，部落的男人们虽然奋起抵抗也无济于事。部落朝向界河一面的草地被踏损得很严重，而背离界河一面的草地留下了几串四散奔逃的痕迹，这些痕迹显示，部分人从村子的另一边撤退得很匆忙，而入侵者并没有追击，只是带走了大批的俘虏返回。



古木勘探完全局后，决定先找到散落的族人问明情况再做打算。看来偷袭部落的家伙实力很强大，拥有碾压性的实力。奇怪的是整个现场没有看到对方的脚印，难不成是雕人一族所为？

古木现在知道，世界由五大部族组成：

金鳞麾下的人鱼在湖海当中；自己所是的人猿在丛林深处；阻隔

在人猿部落与自己居住地当中、在广袤水网地带的爬虫人；艾莉姨妈说杀死她前夫的强大种族狮人；还有自己胯下的鸟人，它们的营地不知道在哪里。

金雕振翅重新回到高空，沿着地面上留下的踪迹一路追踪。半天后，来到了另一个部落的废墟。

这片村庄明显属于另一个部落，但从建筑风格与图腾的使用上可以看出，是一个祖先的分支血脉。村庄也是被突袭后摧毁的，地上的血迹还很新鲜。同样，没有袭击者的脚印，而更大批的俘虏嘈杂的脚印走向界河一侧，背离界河方向则是四散奔逃的脚印——显然敌人是来自界河的另一边。妈妈说那边隐藏着强大的存在，她们没有见过，见过的人没有活着回来的。

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追踪逃亡者。很快，在空中的金雕发现了不远处有几只母人猿背着幼崽，在树冠上往丛林的深处快速地移动着。而在逃亡者的后边，有一只土灰色的大生物在低空不紧不慢地跟在她们的后边。那东西体型有金雕的三分之二大小，一对翅膀并不大，对于它的体重来说，能在低空飞行已经很勉强了——有点儿像鸡的翅膀，不是用来飞翔的，但能飞。它很小心，怕那些逃亡者发觉了自己的尾随。

古木心想：恐怕就是这种生物袭击了两个村庄，然后掳走大量族人，用尾随的方式，发现下一个村子的位置，晚上再去突袭。

金雕在高空，那家伙一心关注着别跟丢了逃亡者，又要小心自己不被发现，所以并没有看到头顶上盘旋着的金雕。自己可以偷袭把它拿下，然后查明白事情的始末。

想到这里，古木示意金雕生擒那个追踪者。金雕平时是自给自足的，天性喜欢狩猎动物，在它眼里世界上一切会动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猎物，自己是食物链的最高点。受到示意的金雕，一个俯冲急速而下，一双利爪嵌入对方后背，猛然振翅就把那东西提入高空。

一切发生得太快，对方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感到后背剧痛，接着就远离了地面，惊恐地发出吼叫，四爪乱踹，但无济于事。这家伙回头一看，面部都扭曲了——这是食物链压制的恐惧感。

它一回头，古木终于看清楚：这是一只有翅膀的雄狮。按照古木的认知，这种毛色应该都是很低微的种族杂役。

## 饿

金雕找了附近一个山岗，降落下来，把狮人重重地丢在地上，用

爪按住后，很习惯地先折断了它的翅骨，开始要啄击它的脑壳。

古木赶紧制止住——这家伙还有大用呢。可是想要问情报，这种族的语言不通，怎么说呢？思前想后，古木想到了智慧妈妈以前教过自己的一个法子：读心。

古木的行走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还是不很利落。好在手里有妈妈这次传承给自己的父亲的金雕大枪，平常当个拐杖还是很好使的。



走到狮人面前，那狮人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伤痛，全身都在抖。它看到金雕一分为二，从脖子上掉下一大坨毛下来，那坨毛还有长长的怪异的“喙”——这双头鸟也太稀奇了吧！



金色的雕自己只听部族中的老人们说过，那是雕人族的大首领、最厉害的存在，只有本族的大首领金毛狮王可以勉强与之抗衡。这些年来自己部落可是没少被雕人一族收拾。内心的恐惧形成压制性畏惧，蜷缩在那里不敢动弹。

古木看着这头吓破胆的雄狮，感觉很有意思，拄着长矛小心地靠近它。看它没有要暴起伤人的意思，小心地靠近，伸出手来按压住它的头顶，自己闭上眼睛，把自我意识与这个生物相连，开始读取它的记忆，记忆从刚才开始慢慢地往过去展开——

这狮子已经27岁了，属于非常低阶的侦察兵。它们一共四个，分别追踪不同逃跑路线上的猿人，试图找到下一个猿人部族的据点。昨天就是它们的部队突袭了村庄，因为它们会低空短距离飞行，所以很善于突袭狩猎。

狮人分为三个阶级：母狮没有翅膀，负责生育；雄狮有翅膀，负责狩猎；金毛雄狮每个部族只有一头，是狮群中至高的存在。金毛狮王由普通母狮所生，是一种周期性的变种，不是固定的存在，但金毛狮王的体型、脾气、力量、寿命都是最为强悍的。

最近十多年来，它们部落在持续地遭到雕人一族的打击，导致它

们无法在自己熟悉的大草原上生活，慢慢地躲进了丛林里。但是丛林里猎食不是它们的长处，部落人数在快速萎缩。最近又到了一年一次的产仔季，它们需要更多的食物，所以就过来抓人猿。

雕人对狮人部落的攻击是十五年前突然开始的。大量的雕人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好像在寻找着什么。后来就开始无缘无故地攻击落单的狮人。而大草原上，落单狮人不是成群雕人的对手。

古木查看完前因后果，大体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妈妈当年看见的那只被射死的金雕，应该是狮人某一部落所为。金雕死后，雕群来找自己的首领，结果锁定了这附近的狮人一族——也就它们有这本事伤害到金雕。于是这些年来，不断骚扰狮人一族。

这个狮人的部族当年应该不知道猎杀金雕的事情，只是这些年来一直在被无差别地报复，因此丧失了熟悉的生存空间，进而进入丛林来挤压人猿的生存空间，并在产仔的月份来抓捕人猿充饥。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想要带大批的人猿迁徙必然很危险。它们这样吃下去，人猿也剩不了几只。它们有三只狮人在追踪逃亡的人猿，今晚附近还会有某一部落被突袭屠杀。如

果自己去攻击狮人在界河对岸的营地，它们在丛林中，金雕无法发挥很大作用，自己以一敌多，恐怕没有胜算，也救不出那些被掳走的人猿。狮族的大型弓箭，妈妈说是很恐怖的一种远距离武器。

如何是好呢？真是头痛啊。



## 分头行动

获得所需资讯后，古木骑上金雕腾空而起，自顾自地去追赶逃窜中的猿人。而受惊不浅的狮人，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试图找路下山。平日里有翅膀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只能拖着骨折的翅膀一步步地往回爬，心里暗骂倒霉，又庆幸自己捡回条命。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到现在还很恍惚。但是雕人族来了异常强大的金

雕，而且是双头金雕，这太恐怖了，要赶快回去报信才好。这金雕出现在这片丛林的深处，太诡异了。

古木在金雕上从高空很快就又找到了逃窜中的猿人。刚才巨雕抓狮子的响动，让它们注意到了，这一惊更比昨夜来得恐怖：金雕是它们从未见过的猛禽巨物，那会飞的雄狮已经让它们吓破了胆，而刚才看见那雄狮在巨雕面前犹如待宰的羊羔。今年这片丛林是怎么了？如果说上午是一路落荒而逃，那现在就是拼死逃命慌不择路了，走兽与飞鸟被一路惊起。这些异动让古木很容易发现它们逃亡的方向，并远远地跟在后边。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刚才折腾狮人的时候，古木做了一个小手脚：把自己随身的一个小金羽毛插在了狮人的毛发里。自从自己学会遥视后，虽然看不见自己未曾到过的地方，但是可以感受到自己遗失物品的大体方位、远近距离。虽然只是一个找东西的废柴技能，现在用在追踪指定人物上却很好用——古木想感知到狮人部落的老巢在哪里。

在惊恐与饥饿中赶路的猿人，又用了一整天才抵达下一个部落的聚集地。

这是一个很大的部落城邦，古木第一次看见如此多的猿人。可下

面要怎么化解当下的危机呢？自己来的一路上，设想了很多说辞与情况的对应，现在统统都不好用了。猿人们处于高度戒备与惊恐中，很容易敌视自己的出现。古木远远地凝视着这个隐藏在丛林里的部落城镇，陷入了苦思。

就在这时，不远处树林里有窸窣的异动，又有逃难的猿人三五成群地跑向那个城邦，它们很狼狈，还带着幼崽。而它们后面，一只狮人的侦察兵已经远远地看见了城镇的位置，然后转头往回飞去。

古木知道它是要回去报信的，去捉住它倒也不难。只是前一只狮人说它们有四个追踪小队，自己拦截了一只，这是第二只。还有两只不知是已经找到了这里、在返回报信的路上，还是在尾随而来的路上？

自己尾随的这批难民肯定是已经进入了村镇，很快村镇会开始进入到戒备状态。如果之前没有进入到戒备状态，一定是还没有难民过来报信。就是说剩下的两队还在过来的路上，这里还没有被暴露。

想到这里，古木有了主意.....

## 天神的礼物

古木驾驭着金雕高调亮相，一声鹰啸刺破长空，在逃难的猿人的侧目下，一只巨大的金雕呼啸过头顶，刺向远方的天边。这些猿人顺着金雕飞去的方向看去，隐约看到一只飞狮远去的背影。好险！差点儿就被狮人追上了，加紧步伐往村镇里逃去。

飞狮并不擅长飞行，与金雕根本没有可比性。加上多年里被雕人一族欺压，对鹰啸已经过敏了，顿时自己就乱了方寸。等它看清楚来袭的方向，已来不及闪避，被抓个正着。



就这样，古木蹲守了一个下午，把三只尾随而来的侦察兵都给活捉了，掰断了翅膀、捆绑了四肢，让金雕空投到了村镇的路口处。

负责守卫的猿人探头探脑地，不知道这到底是演的哪一出。这时天色已黑，猿人们不敢靠近这三头狮子，村镇里能战斗的都守在镇子的边界上，不敢退也不敢进。

古木想：这时回来的四波难民应该已经把事情的梗概都和里边的人说清楚了，下面就看自己怎么和他们的首领达成协议了。这次狮人的侵袭未必是坏事，但最后怎么化解还需要好好动动脑子。

## 第34章 初次见面

### X2-34

古木驾驭金雕击溃四路追踪的飞狮，驱逐了其中一个，生擒三个，让村镇里的猿人与逃亡的落荒者们见识到了天神一般的金雕与其逆天的实力。

逃难过来的人们把界河边一桩桩屠村惨案绘声绘色地学说给了乡镇里的人们。虽然人们一向知道界河外的世界很危险，但不同生物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内，这一版图一向很稳定，从来没有被打破过，导致众生慢慢地淡忘了世界的多样性。

猿人部落间数百年内最大的威胁一直源于自然灾害和宗族间的领地利益纠纷。大规模的族群战争也发生过几次——屠村的惨案与抓奴隶的事件，可那性质是全然不同的，属于内部矛盾，而非高阶族类入侵。

### 出路

这一夜是漫长的，全村人没有谁真的能入睡，长老们相互争吵到天明，嗓子都哑了。

金雕在村口留下了三只被束缚好的飞狮，这让城镇中的部落长老



们可犯愁了：这三个瘟神般的飞狮俘虏，真是太要命了。就好像老鼠的洞口被放了三只捆起来的猫一样——不敢惹，不敢杀，不敢放，不敢关。

有主张大迁徙的，去更深远的内陆地区避难；有主张殊死顽抗、守卫家园的；有主张主动出击、营救俘虏的。

虽然支持避难的长老是大多数，但如此大规模的迁徙，确实需要时间做充分的准备。另外一路上定然会遭遇各个原住民部族的滋扰，或雁过拔毛或趁火打劫，能有多少人走到新家园尚未可知；而新家园在哪里更是未知数。最终哪里与谁能容忍他们这样一个大群落留下呢？

强硬派觉得逃亡派就是耽误时间的瞎想，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血战，就不信十个猿人干不倒一头狮子。

固守派觉得强硬派连基础的军事常识都没有——不知道狮人的巢穴在哪里，不知道对方的数量，人数去少了等于送死，去多了满世界地找对方还未必找得到；有战斗力的倾巢而出，留下空虚的大后方，最后连家都会没有了的。

强硬派和逃亡派更看不上想要硬抗飞狮族大规模进攻的固守派——不过都是些抱着必死捍卫尊严的决心、为了一己而战的莽夫。

谁也不想自己的家人被掳走成为狮子们过冬的储备粮，但谁也说不不出个好办法。临近黎明前，三派长老都把注意力依托到了天神金雕上：

它有多少同伴？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对猿人会有什么图谋？用它来制衡狮人的可能性多大？成为了猜测的核心。

逃亡派渴望利用金雕争取时间，强硬派渴望利用金雕拿到更多狮人情报，固守派希望金雕成为高空预警和必要时扭转战局的奇兵，配合形成反击突袭。

最后关于那金雕到底是个什么来头、为什么帮着猿人对抗飞狮、目的何在、图谋何在展开了各种猜测：鸟人一族也是捕猎的肉食者，是食物链的顶端，会不会赶走了狼养大了虎呢？谁也说不清楚。

更让人疑惑的是，金色生物是各族类里的王族——金毛狮王、金鳞鱼王、美猴王、金雕、多角金蜥蜴，都是传说级别的生物存

有，是一个种族的领军人物，很少能在生活里遇见。而这次这金雕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金雕——鸟人族的大首领啊，绝对不会自己出门的。可是并没有看到它的随从们，这些隐藏着的实力又意味着怎样的变数呢？

越想越头痛的长老们，最后决定在中午时分大开城门、最高礼遇，隆重地迎接金雕入城。先探探虚实再说，顺便问问这大神的口风，门口这三个瘟神怎么处理合适。毕竟不想惹怒飞狮一族，或给它们借口来讨伐。

这锅最好是金雕来背——它让怎么处理那是它的主意，还能看出它的态度。最好坐实鸟人与狮人的矛盾，让它们形成制衡内耗，为猿人争取出宝贵的时间。

## 变装

同样，这一夜古木也没有睡好。昨天一天的激战是他出生后第一次参加如此激烈的对抗，虽然自己依赖金雕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但心中的那份紧张与惶恐还是非常的刺激。

这两天快速连续的变故，让从小在简单环境中长大的古木有些不适应：快速的判断，面对有可能的连锁未知、多线程的利益关系，

自己陡然间就被置放在了一个大时代剧的漩涡中，三个种族未来的命运毫无征兆地汇聚在了自己一个人的身上，自己任何一个鲁莽的行为都可能激发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古木看着手中的金雕长矛、自己身上的金雕翎羽衣，一切仿佛在十五年前就已经注定，而自己在还没有出生前就已经被这历史剧裹挟入了这一必然的轨迹中。

自己要如何能说服部族长老随自己迁徙到远方？如何安全地渡过界河、从狮人的眼皮底下把数千人迁徙走？

如果鸟人们发现它们苦苦寻找的金雕首领的皮毛与鸟头都在自己这个猿人手中，那它们的仇恨会不会全部转嫁给自己与猿人，甚至与狮人合力剿灭本部族的民众？

丛林中的狮人们无法回到草原，这里它们的食物匮乏，猿人部落对它们就好像一个个养鸡场一样。它们可以随时按需要随意攻击任何一个部落，自己对付一只飞狮看来没有问题，但数只或十余只呢？

昨天那个回去报信的家伙会带来什么变数？自己抓到的三只飞狮被放置在猿人门口，可他们好像并没有意愿做出什么举措来。他

们在等什么呢？

这个微妙的平衡让古木一夜都陷入思考，快天亮才朦胧地睡去。

梦中他看见了金鳞妈妈与自己的母亲，她们在远方的小岛上翘首以待自己的回归。智慧妈妈在梦里给了一个好主意，并教导了其达成的细节，直到古木全都学会了，梦突然就醒了。

睡醒的古木赶紧回忆梦中所学的一系列细节，并开始依据对梦的记忆展开作业：

首先把金雕喙的长矛拆解成手杖与喙，再用喙加上金雕的羽毛做成了一个面具；用妈妈给的双爪做成了一双鹰爪鞋子，遮盖起自己猿人的脚；又重新整理了自己的翎羽衣，从金雕的身上梳理下一些新毛，搞了个小翅膀模型。

全部都做好后，古木走到池塘边看着自己的倒影，已经全然看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物种了——全然一个袖珍版的金雕。拐杖有效地帮助了古木，虽然自己锻炼了半个多月如何行走，但是双腿的肌肉还不是很强壮。

一切准备就绪后，古木驾驭金雕飞向那猿人的村镇。

快到村镇前，在高空中古木看到，从村镇中有数只小队伍在朝三

个不同方向快速地奔跑着，每个队伍都是由三只精壮的猿人构成。村镇门口那三只飞狮还被捆绑在地上，和昨天没两样，看来是没有被动过。

## 神谕

守城士兵远远地就发现了金雕的出现，赶紧报告了长老。于是城镇顿时沸腾了起来，城门洞开，长老们率民众一涌而出，夹道欢迎。多数人第一次看见这传说中的生物，好奇地往前挤，也有因害怕往后躲的，一时场面混乱。长老们站在第一排，他们的前面，放置安排了捆绑好的活物当贡品，省得金雕万一饿了，看谁顺眼就顺手打牙祭了。

一切准备妥当，金雕也裹挟着一阵风尘而至。巨大的双头金雕，给猿人们带来震撼的压迫感。长老们都是见识过世面的，本想拿出自己的派头来，好让谈判平等一些，可是这时自己的腿连着身子都在僵直地抖着，根本无法控制，寒颤持续从心底涌起。

落地的金雕，凝视着眼前的众生，仿佛猫看着装死的老鼠。双方静止在尴尬中。

长老们不敢开口，也不知从何说起。主要是舌头——舌头不由

自主地蜷缩在嗓子眼不听使唤。古木也没有开口。他设想过千万次这样的第一次接触，但当这一切都呈现在眼前时，自己突然感觉脑海里思绪万千，又一片空白。

一旁被束缚着的飞狮看不见自己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昨天的记忆和生物本能的感知，让三个狮子下意识地在挣扎身上束缚着的藤条。

金雕在这时突然仰天鹰啸，猿人长老们齐刷刷地膝盖一软，都跪了。既然都跪了，也就别想平等谈判的事了，索性直接匍匐在地，表示绝对的臣服。后面的民众与士兵看着长老们都这样了，有样学样地都趴下了。

这一变故让古木反而局促了起来。本来想着听从母亲的建议不要下金雕，可是现在脑子一热翻身下雕，走过去搀扶最年长的大长老——这个人怎么看都与自己的父亲**卡卡巴**十分相似。不过母亲嘱咐过自己不能说出自己的出身——部族内的血脉阶级论与族系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被搀扶起来的大长老，面如死灰，他被扶起的瞬间就昏厥了过去，还好周围有人反应快，扶住了大长老。大长老嘴里呢喃着：“别

吃我，我不好吃。”

大长老的变故让其他长老与民众抬头望过来。他们惊讶地发现双头金雕分裂成了两个：一个大金雕，一个小金雕。小金雕拄着拐杖，身高和猿人近似，只是雕脸、鹰爪、全身羽毛——也不敢多看，生怕四目相视惹祸上身。

古木学着说话已经半个月了，但发音还是很古怪，很多词汇掌握得模棱两可，只好选择简单的词汇，一个词一个词地说道：“我、保护、你们，我、引领、你们，你们、跟随、我，新的、安全的、家、等待、你们。”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众人听金雕说猴语，各个面面相觑，意外又亲切。虽然说得很不顺畅，但毕竟人家大神说自己的语言，还能把意思表达清楚，已经是喜出望外了。最关键的是，短短几个单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固守派听到了保护，逃亡派听到了新家园，强硬派听到了引领。

## 进城

一众人等喜悦跪拜，称颂赞扬，犹如获得生死特赦。众长老争先上前手捧礼物拉拢谄媚，渴望给这个古怪的鸟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长老们心里各个都是一堆的问号：鹰人怎么会说猿语？这小金雕人和大金雕是什么关系？是一体的分身还是主仆关系呢？它说给我们准备了新的家园，不会是鹰人的饲养大棚吧？狮人来抢它们来骗？这鹰人走路好怪啊，还要拄着拐杖，它多大年纪了呢？它说的猴语好别扭啊，多半是鹰人的声带与我们不同吧。

不管怎么说，先探探虚实，了解意图，这种逆天的存在是万万得罪不得的。于是众人簇拥着金雕和古木，朝城内的长老议事大厅走去。

很久以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天，还特意雕刻了一个天神石碑。



进入中心议事大厅后，正中间的椅子大家请古木就坐。金雕时刻守护着古木，警惕地看着众人。众人按自己在部落里的阶级依次

站立两旁。

大长老这时已经恢复了自己的状态，努力地在赔不是，完后小心地试探着问题：“请问天神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我叫**雄壮的长臂**，是本族的大长老。”

古木看着老者，心想他年轻时应该是很勇猛的，于是说道：“我叫古木，从很远的地方来。母后嘱托，引领渴望新生活的猿人，去一处丰美的丛林定居。愿意随我前往的会被保护。我将走访附近的部落，引领愿意跟随我的人，集结后一起出发。这段路会历经半年有余，一路艰险，所以我只能带领青壮年成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大家听闻面面相觑，这是雕族要开饲养场吗？现在狮人大举进攻，雕人还要带走精壮，那无疑是留下老弱在这里等死啊。

长老们多数是上了年纪的智者，听闻自己不在被拣选的名单里，心里又是失落又是喜悦。很明显这天神是招惹不起的，无法正面回绝，可是跟它去当种猪也未必是件好事。现在当下之急是狮人的侵袭，如何能不得罪金雕还能化解狮人的进犯，才是要务。

众人交头接耳商议了半天，然后大长老说：“古木大神，您的要求我们会转达到各个附近的部落，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被狮人奴

役屠杀的命运，各个部落中的精干少年需要抵抗外敌入侵，这场浩劫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恐怕一时无法有年轻人愿意丢下自己的家人跟随您去远方探险。您如此神武，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化解狮族的侵扰，让我们可以安心生活？到那时各个部族的青年才有可能愿意跟随您去漂泊远方。

您看就连门口那三个狮人，我们现在都很为难：释放了它们，我们就暴露了；囚禁它们，我们还真养不起。万一死在这里，狮族更会找到借口来欺凌我们了。这是您的俘虏，就是您的奴隶，狮人桀骜，您要如何处置它们呢？它们都受了伤，在那里不吃不喝的未必能活太久，您还要早做决断啊。”

听大长老这样一说，众长老都随声附和，齐刷刷地望向古木，表情很谦卑，眼神中却有狡诈在闪烁。

其实这个问题古木也想了一夜，虽然自己有效地阻隔了狮族的进攻节奏，但这三个俘虏的处置确实成为了烫手的山芋：放回去它们会说出城镇的位置；杀了会极化矛盾；养着它们，猿人以蔬果为主，没有多少肉类可以供养三头狮子。

古木是真的没有主意，于是反问向大长老：“这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觉得如何处理才妥当呢？”

大长老们本想甩锅，结果问题又被推了回来，以为被金雕看破了自己的伎俩，顿时很紧张，赶紧说道：“今天一早我们已经派遣了数只队伍去请外援，并告知狮族大举来犯的消息。最迟三天，信差们就会带来附近各个部落的回应。毕竟唇亡齿寒，如果让狮人各个击破，我们哪个都无法幸免。为了避免事态失控，这三头狮子先养着，等附近部落的长老们都见证后，大家一起琢磨个法子，最后请古木大神定夺，可好？”

大长老想让所有附近部落一起抵抗狮人，那就要一起得罪狮人，才能有共进退的觉悟。

古木反正自己也没主意，于是点头同意。随口问道：“你的信差们带去给各个部落怎样的消息？”

大长老连忙回答：“我们通知附近各个部族的大长老，有狮族大举入侵，已经连续荼毒多个村庄，正在往内地渗透。神武的金雕天神已经生擒了三只狮子，现在就在这里为证。希望各个部落加强防御，同时派出战士前来支援。”

古木问：“那我们就是要等待三天，看各部落的回信了？”

大长老说：“是的，这些信差最快也要三天才能走个往复，前提是各个部落相信我们的说辞，还能及时地说出回应。

我们这些年里没少为了各种纠纷相互攻伐，各个部落间看似平静的关系下其实是暗流涌动的。随着氏族每年新生的壮大，领地间的争夺数百年里就没有止歇过。其实大家彼此都盼望着别人倒霉，然后自己趁机扩大领域地盘。所以相互援助的事，我们也只是无奈中的一种尝试而已。”

古木从小生活在很单纯的环境中，匮乏地缘政治类的见识，但是自己母亲与姨妈间、自己兄妹与表亲间的利益角逐还是有少许体会的，多少可以理解其中苦衷。

突然间，古木想到了一个好法子，能让这三头狮子派上用场，还可以促成猿群的大团结。

心念想到这里，便追问大长老：“我想今天去拜访另外几个部落，并给它们送些礼物去，你可有能给我指路的人吗？”

大长老想了想说：“附近地形复杂，常人无法引领天神抵达各处。但是我有一个孙女，今年十三岁，她从小爱画图，熟记周边地貌与村镇所在，或许能给大神当个向导。我这就叫她过来回大神的

问话。”

## 巴啦啦

众人在议事厅寒暄，小心尝试着窥探金雕的来历虚实。不多时，只听议事厅外有少女的叽喳声，三个少女来到大厅门前，突然安静了下来，鬼鬼祟祟地往里面张望。

大长老干咳一声，斥责道：“巴啦啦，快进来见过古木大神，不得无礼。”

三个女孩被训斥一缩头，整理衣裙准备进入，被守卫拦下。大长老说道：“巴啦啦一人上前，古木大神有话问你，这关系全族人的生死，不得儿戏。”

众人都看向三名少女。古木也看向三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孩。其中一个特别让自己注目，仿佛她身上有光一样，自己莫名地紧张了起来。

只见这女孩快步走上前来，径直来到大长老身边，说道：“爷爷何事呼唤于我？大神有何吩咐，我一定办到。”

大长老有点儿尴尬自己孙女的冒失——大神还没开口就大包大揽的，万一承揽下天大的麻烦如何是好。转脸偷窥大神，对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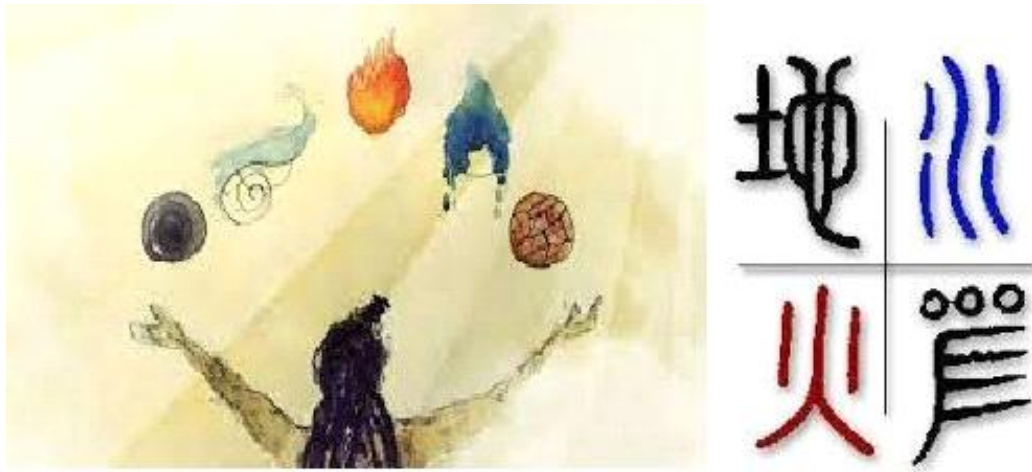
无表情不知喜怒，只见其目光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孙女，一种痴了的状态。这要是放在平日部落里的小伙如此表情，那是被自己这丫头迷住了，可是大神这时这眼神，不会是饿了吧？这可如何是好！

大长老赶紧又干咳了一声，接过话头，抢先说道：“你这丫头太不懂事，低下头去，不可直视古木大神。大神要去视察附近的村镇，你需配合大神，指明各个部落所在的方位，务必让大神满意才好。”

说完又转头朝背后的侍奉说：“快去取些猛犸象的奶和肉干来敬奉给大神解渴。”

少女赶紧低下头，却俏皮地从垂下的乌发间偷偷地看着这个大神。刚才在城门口迎接的时候已经见识了金雕与大神的风采，不过从大神拄着拐杖的步态看，她猜想这大神恐怕比自己的爷爷还要老上几岁呢。可是听他的声音又好像很年轻。她也不知道金雕一族阳寿是多少，多大算老。

听闻爷爷说大神要问的是周边部落分布的详情，于是来了精神，稍微抬头看着大神说：



“此处一共是六个大城镇，十四处村落，分属四个大家族的支脉后代。本是同根，但多年来为了狩猎领地的划分多有干戈，慢慢地也就疏远了。本部落以风为旗，有三村一镇，两个靠近界河边上上的村子已经被狮人攻陷。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传说中本族应该有六支，金毛猴王在遥远的本部核心，就连我爷爷也没有见过它，都传说它是大地盖亚所生，从石头里运化出来的精灵。其实我也经常梦到自己曾经是火焰，是一块大石头呢。我还当过风，当过大象……”

大长老赶紧又是一声干咳，打断了女孩的话——说重点。

女孩低头，有点儿局促尴尬，脸颊红了。这一红犹如水嫩的胭脂被滴落在纸上，晕开成一朵桃花。古木躲在面具后的脸都痴了，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大长老听到，心里着急：刚派去拿肉奶的小厮怎么还不回来！赶紧催促女孩继续说，心想：女孩显得有用，



多半金雕能换个人吃。

女孩继续介绍着这片丛林中的势力分布概况，最后说：“我原本绘制了三张本地区的地形与村落分布图，但他们一早都给借走了，我现在手里也没有地图可为大神展示。不过我大概还能记得去往各个部落的关键地标，可以为大神带路。”

少女指着自己的脑袋，不无夸耀地说着，很自豪。

大长老都快哭出来了——自己这个宝贝孙女这是纯然作死的节奏啊！

古木听后，思索了一下，说道：“甚好，你随我去给它们送礼！”说完起身走到少女身旁，拉起少女的胳膊就往外走。

大长老一惊，赶紧拉住孙女的另一只胳膊，赶上一步，假装殷勤地说：“古木大神一路辛苦，我们准备了猛犸奶和肉干为大神享用，您吃过再走不迟。”

转身又在孙女耳边说道：“你随大神而去，祸福未卜，你拿上我的信物代表我族，一路上少说话，一次指点一个村落，不要都说出来。尽快回来，到了每个村落，一定要让他们招呼好大神的吃喝，别饿到他。”

古木被阻拦有些不悦，心想：我要提前到那几个大部落处，在他们做出第一判断前，说服他们决定配合。他们派出的信差已经出发半天了，我飞得快，应该可以前后脚地到达，让信息得以相互印证。

就在和少女擦身而过的瞬间，一股花草混合了奶香的气息，一下子冲入了古木的头脑，这太好闻了吧。古木顿住身形，循着那味道又深深地闻了一下。

这时大长老刚好说到要用奶、肉招待古木，古木才想起自己一早什么也没吃，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地叫了一声。看着侍者从门口进来，木盘里有肉干和奶水，刚想去吃，发现自己不能当众摘下鹰头面具，只好装作高冷地说道：“嗯，好，这些我带走吃。”

大长老抓着孙女的手一颤：这金雕，明显是闻到了孙女的肉香，还饿了，不好当着我们的面吃她，说带走吃。苦命的孩子啊，都怪自己多事让她来献地图！看着跟在古木后边的金雕，想想自己要是现在反悔不让他带走孙女，能有多少胜算。



其他长老也看出了大长老的犹豫，纷纷上前劝说大长老放手，让古木大神快去办正事，命令侍者把奶放入皮囊中、肉干打包，笑嘻嘻地说：“请金雕一路品鉴当地特色美食。”

一个个暗自骂大长老不知轻重——这金雕明显是饿了，不赶快送走这大神，指不定谁要成为活贡呢！在大局面前，牺牲个把别人的孩子算什么大事情呢？

大家一边欢送金雕，一边阻拦着大长老，生怕他还要说些什么。

## 第35章 送礼

### X2-35

古木带着少女，拿上侍者递送过来装满奶水的皮囊，接过荷叶包裹着的肉干，与金雕走出议事大厅。一众长老恭送出来，两个长老拦着大长老，生怕他另起事端。等古木接过奶与肉后，大长老紧绷的身子才松懈了下来，颤颤巍巍地在大厅内说道：“恭送古木大神！”

古木骑上金雕，伸手一拉把**巴啦啦**引到自己胸前怀里，柔声说道：“你指路，我们去另外三个部落的城镇见他们的大长老。最近的是哪个？”

巴啦啦本是一个外向的姑娘，可是今天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情，把她搞得有些懵，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又好像哪里有什么似乎不对不妥的，让自己觉得别扭。当自己的后背被古木宽阔的胸膛环抱，古木压低了身子做好金雕起飞的动作时，突然自己的心开始狂跳，喉头发紧，连呼吸好像都不会了。自己不知道是因为大神的威仪、金雕的尊贵、首次要离地飞行的紧张，还是背后隐约可感的男人的呼吸、汗水的味道、耳旁说话的声音，脑子木讷了，眼神迷离了。

金雕猛然展翅，振翅而起，周围飞尘卷向众长老和围观的人，大家不由自主地后退。古木下意识地抱紧身前的姑娘，那一阵阵伴随着花草气的奶香随着自己的每一次呼吸钻入脑子里，古木从来不记得有什么这样地好闻，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让姑娘给自己凭借印象画个草图，而是非要带走这姑娘；也觉得奇怪今天的金雕怎么这样听话，平常除了自己谁也不容靠近的。

## 送礼

古木让金雕到城门口，抓起一只飞狮，沿着巴啦啦手指的方向飞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巴啦啦说：“我们的部落是风字旗的，是最靠近界河的部落；左边是火字旗，右边是水字旗，这两族是最不对付的，总是相互火拼；离人猿起源地五指峰最近的是土字旗的，他们觉得自己是金毛石猴王的嫡系，从来不把我们风字旗的人看在眼里。

猿人一共有六个大镇子，金毛石猴在本部，与土字旗的两个大镇成品字分布，相互支援。火、水、风各有一个部族大镇作为本族的枢纽。离我们最近的是火字旗的大镇。要想去到土字旗的镇子，就要经过水字旗的领地或者火字旗的领地。



我自己从来没有真的去过那些地方，但是我从小经常会梦到自己在火山口内，是块顽石，梦到这片大陆从塑形到今天各种沧桑点滴，还梦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湖，那里有一棵大树，是我的朋友。梦里我经常可以在天上飞，醒来我就画出各种记忆中的场景，慢慢地整个猿人丛林的轮廓我就都记得了呢。”

金雕按照指引不紧不慢地飞着，巴啦啦不停嘴地自顾自地说着猿人的历史剧。古木的肚子又在叫了，可是他不能摘下面具来吃喝东西，心里有些着急。

突然听少女说起大湖、大树，想起被焚毁的家园，不禁黯然。自己的那个姨妈到底为什么要毒害父亲与自己？又为什么要焚毁古树家园，独自带两个表弟失踪？其中很多事情自己都想不明白：

什么事不能一家人商量着来呢？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现在过得还好吗？这些日子好像也忘记用神识去观照她们的近况。

日近黄昏，金雕上的巴啦啦突然指着远方丛林说：“就在那里了！你看，那远方用黑石头垒起来的金字塔就是火族部落的中心广场大金字塔。”

古木顺着手指望去，在茂密的丛林中果然隐约可见一个用石头堆砌起来的高塔。再飞近一些，突闻号角响起，呜呜的号角声此起彼伏，那高塔上好像有人影在快速地跑动着。

再近一些，看清是很多猿人战士，拿着弓箭、标枪严阵以待。看来自己的飞近是被瞭望的卫兵发现了。古木也没想跟他们纠缠，双腿用力夹紧金雕，金雕会意，一声鹰啼，快速俯冲而下。地面上箭矢齐发，标枪脱手，金雕不闪不避迎面飞去，古木赶紧用自己的翎羽衣护住巴啦啦，就在高塔上空几米的地方掠过，并准确地把一只飞狮空投了下去，然后振翅返航。

猿人的弓箭与标枪根本无法穿透金雕的翎羽，金雕振翅下，箭矢被纷纷打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守卫的猿人一脸懵，看着金雕飞远的背影，小心翼翼地朝狮人包围了过去。狮人的翅膀已经骨折，

但身上的藤条却被解开了，它一落地就机警地看着四周的猿人战士，做出殊死搏斗的架势。

古木也不管后续会发生什么，放下快递转身就走，没有一句废话。

在夜幕中古木把巴啦啦送回风部落的广场，相约明天一大早就出发，继续送快递，然后骑着金雕消失在夜幕下。

这一夜古木与巴啦啦都没有睡好。

巴啦啦觉得自己很荒唐：人家是大神，是金雕之主，和自己跨越种族、跨越阶级，自己怎么能去想他呢！但那胸膛、那温暖的怀抱、那个味道，又让自己不停地渴望去想。一路上自己没有回头看过他，但早晨他在阳光下降落，在议事厅拉起自己的手臂，在金雕上抓住自己的手拉自己上鸟背，刚才扶着自己下鸟背，那毫无表情的脸背后好像有比阳光还暖的东西……

想着想着，突然想起一个细节：他的前爪下有一只手，一只和自己很类似的猿猴的手！巴啦啦脑海里突然有一个大胆的念头：那小金雕是个猿人装扮的。刚一想又觉得自己可笑，鸟人一族何其高傲，食物链顶端的存在。金雕——鸟人一族的大首领，让一只猴骑着自己，恐怕就连猴王也没有这个本事吧。



巴啦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自己做了一个梦：自己也化身成了一只金雕和古木大神比翼齐飞。跨过林海高山、沼泽湖泊，来到一片自己熟悉的大湖，又看到那参天的古树，一起化身人鱼在湖底畅游。大鱼小鱼在身边游弋，真是美极了。古木大神深情地吻向自己，自己羞涩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刻仿佛世界都停滞了下来.....

突然鸡叫了，湖底怎么有鸡？鸡又在叫，巴啦啦睁开眼睛，恨不得把那鸡剁了。结果眼前的一切那么熟悉：草屋的棚顶，梁柱的结构，自己的闺房。赶紧再闭上眼睛等待那一吻，可是一切都消散无踪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气急败坏的巴啦啦想要去找那个公鸡算账，刚下床突然想起，古木大神说今早还要来接自己继续给另两个部落送快递。一想到古木大神，脸颊又是一红，赶紧出来草棚，跑到溪边去梳洗自己的毛发，把鲜花的汁液涂抹在身上，不时看向远方的天空是否有金雕的踪影。

## 谋划

古木和巴啦啦把剩下的两只飞狮空投给了水土两个部族，然后在

傍晚飞回了风族的领地。

巴啦啦发现今天古木大神的话非常少，自己深感疑惑，又不好多问。

回到城镇下了金雕，古木只说，三两天后，如果金毛猴王来到风族，让巴啦啦在城头插上一杆红色的旗帜，到时候自己就会来与各部族长老和猴王他们会面，说罢便振翅飞走了。巴啦啦觉得他今天与昨天判若两人，心下不解又苦闷，若有所失地独自回到家中。

刚进门，就看见爷爷大长老坐在屋里，好像等候已久。这两天巴啦啦都是天一亮就被古木大神带走，回来时已经天黑，总是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匆匆睡下。大长老知道事关重大，也不敢打扰多问，只能让手下备足奶水肉干。

今早第三只狮人终于也被送走了，现在看见巴啦啦进来，知道孙女的任务完成了，赶紧上前，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遍自己的宝贝孙女，确定无事，然后才问道：“这两天与大神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大神与各部落长老都说了什么？各个部落何等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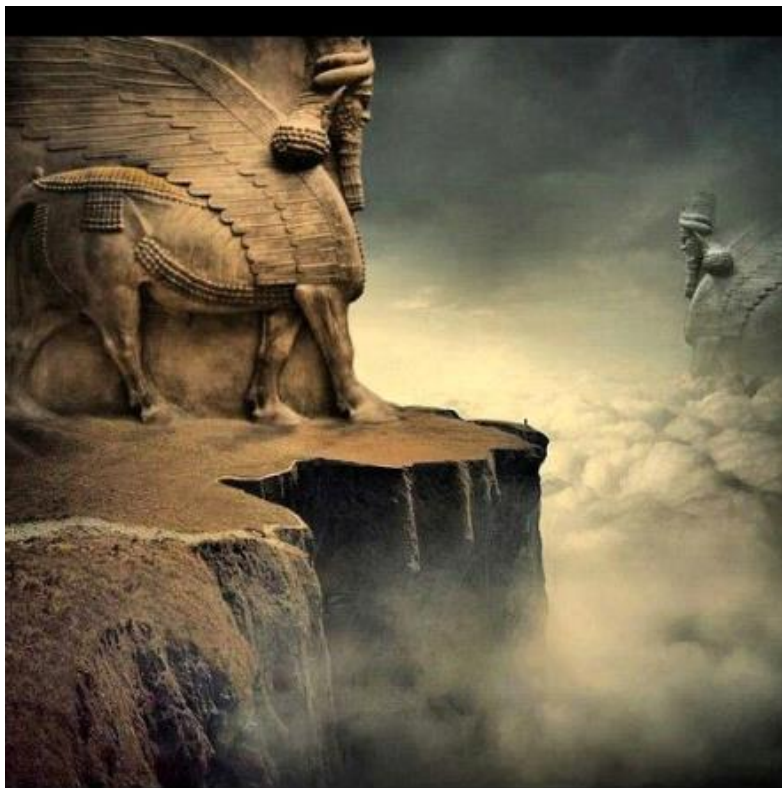
巴啦啦把两天空投快递的事仔细地学了一遍。大长老反复追问，确定再没有什么细节后，只好叫巴啦啦早点休息，自己挠着脑袋若有所思地走出了房间，嘴里嘀咕：古怪啊古怪，金毛猴王真的会来吗？真的会来吗？

话说两头。

古木昨天也没有睡好，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懵懂地生发着：那少女的背影，那笑容，那声音，那味道，搅得自己无法入睡。太阳没升起自己就飞到约定的广场去等她，直到看见她小跑着姗姗来迟，本来觉得自己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是就在软香入怀的那一刹那，喉咙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突然觉得说什么都不妥当，只是静静地飞翔，安稳地护她周全，就已经很幸福了。自己不敢用力抱紧她，也不敢在金雕高速飞行时压住她的身体，自己一路飞得那叫一个辛苦，全身紧绷，失去了过往的从容。

就在今天午后，自己感知到第一只折翅放回的飞狮已经返回到界河边缘。过了界河的地面自己是没有去过的，感知力会大大降低，所以下午都在全神贯注地紧盯那飞狮过河后移动的踪迹。那家伙一定径直去给他的首领报信，那就是他们的大本营所在。

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远方追踪飞狮的古木，整个下午与傍晚都只是依赖条件反射魂不守舍地自动化运作着自己的身体。直到后半夜，那个受伤的飞狮终于走到了一座高山峡谷前面。那高山威严，中间有一条裂谷，飞狮疲惫地爬上山脊的小道，朝裂谷深处走去，古木意识的窥探被一股强大的意识力屏蔽在谷口。



心神耗损的古木疲惫地酣睡了过去，一夜无梦。转眼已是第二天的上午。金雕不知从哪里抓回来头野猪，正自己在那里大快朵颐。古木则抖擞精神盘腿坐起，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古木自己的预测是这样的：金雕快递的速度要快于风族邮差的速度，所以金雕与飞狮的奇袭一定会让火、水、土三个部落的长老

意识到某种不安的降临。

紧接着风族的邮差就会抵达，告知狮人族大举入侵的消息。但邮差们并不知道自己与风族的联络，所以对其余三个部落来说，这是鸟人与狮人的联合进攻。

进攻方有金雕的参与，这已经不是部族间小摩擦的事情了，三个部落一定会分别往金猴王处传递被奇袭的消息。

对于金猴王来说，他最终收到的消息是狼烟四起，但一雕一狮的突袭又太过诡异。三处是佯攻，风族是前沿，想要搞清楚状态，就要先稳住前沿的阵脚。

这些信息传递与发酵的时间应该需要三天。那三个部落对那三头狮子也不好处理，搞不好最后都会集中到金毛猴王或风部落这里听候发落。

而狮人族对猿人完全是实力碾压型的存在。这次四只追踪狮，一伤三失踪，加上有金雕出现在丛林里帮助猿人这一信息，狮王一定会把进攻变得谨慎，这样自己可能就有这三天的时间来思考后续的安排。

自己的任务不是要来当救苦救难的菩萨，而是要带走一群年轻力

壮渴望迁徙并愿意臣服的部族。可这一举动猴王首先就不会答应，所以怎么让猴王放行各部落中的精干男女跟随自己离去，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 阿米奇 (Amitie)

古木觉得自己往后有两天的空闲，但这两天来不及探究狮人的巢穴，也来不及提前拜访金毛猴王，在原地干等好像也不是事。思来想去，决定骑着金雕，沿着界河先在高空巡视一番，把实时的动态掌握好，看看有没有离散的猿人难民可以救助。顺便去瞧瞧妈妈曾经说过的那一处她和父亲姨妈曾经避难并有了自己的山洞。依据母亲给的地图，古木很快找到了那一隐蔽的山洞。这个山洞成葫芦形，口小腹大，内外两层，比上次自己被黑熊袭击的山洞要大上许多。洞中的温泉和妈妈说的没有两样。

当古木走出山洞时，发现金雕好像很兴奋。顺着金雕的目光望去，天边有三个黑点在快速地飞过来，然后开始在自己上空盘旋——是三只鸟人，一只金雕带着两只灰雕。它们在高空观察着古木与古木的金雕。

鸟人盘旋的高度逐渐降低，慢慢地试探着降落在附近的空地上，

双方相互打量着对方。对面的一只灰雕尝试着靠近，并开始说鸟语。可是古木与古木的金雕根本就听不懂对方的意思——古木的金雕从小和猿人长大，懂人语却不知鸟语。

那灰雕看对面没有搭理自己，好奇地晃着脑袋反复看着古木与古木的金雕，然后回身很谦卑地与自己背后的金雕说着什么。它们三个显然对古木很感兴趣——这个小鸟人长得太奇特了，他身上金色的翎羽是成年金雕的品质，但体积只是幼年金雕的大小，而且体型也很古怪。

新来的金雕自己往前走了三步，确定对方没有紧张的敌意，又用鸟语说了些什么，等了一下，仿佛看出了古木俩的一脸迷茫，沉默了一下，好像在思考什么。

突然，古木脑海中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那意识是对面金雕发送出来的，它自我介绍说：“我的名字叫阿米奇，来自鸟人部落金雕高原，是金雕王最小的儿子。你们是谁？来自哪里？”

古木脑袋里一抽——**阿米奇**，这名字好熟悉！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听说过。古木礼貌地用意识对答：“我叫古木，来自无名湖金雕部落，我是金雕部落的首领**古木**。”

“无名湖、金雕部落，或许是我未曾涉足的地方，怪不得你们不懂我们的语言，身型也差异巨大，但你们也是金雕，必定身份尊贵，请宽恕我们的冒失。我们有很重要的任务，或许你们可以帮助我们。同样地，作为同族，我们也会为你们提供必要的帮助。”阿米奇对古木说道。

古木想起前天狮人说鸟人十多年来在这附近在找什么东西，并不断挤压狮人的生存空间，不得已过界河觅食。或许它们与此事有关，正好可以打探一些有用的情报出来。于是高兴地说：“好的，没有问题，阿米奇。我想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也有相同的麻烦。你说说你需要什么，我看我能做到哪些。”

阿米奇面露喜色，高兴地说：“你真是个好兄弟，我正在为两件事情苦恼，如果你能帮我任何一件事情，那我就欠了你一个大人情了。我今年十二岁了，是成年礼的时节，但我必须要完成一项可以证明我能力的任务才让自己成为真正的王子。

父王让我来这里寻找多年前在这附近失踪了的姑母，如果我能找到些许线索就算大功一件。可是数月下来，我没有找到任何头绪。狮人在快速地扩张地盘，丛林中我们与狮人作战并不容易。它们有种杀伤力很大的弓弩，经常释放冷箭伤害我族民众。



十多年来，来此寻找姑母的人有好几只被它们伤害死亡，我们报复它们的凶残，两边各有损伤，这让我无法深入到狮人大草原寻找线索。只知道当年姑母是去变色龙岛拿取贡品，然后就和随从都失踪了。变色龙们都是些鼠辈，没有胆量攻击金雕的，一定是狮人的手段伤害与绑架了我的姑母。可是没有证据，也无法靠近金狮岭，真是难办啊。”

古木回想昨天看到的那威严的高山峡谷，然后把那个画面传送给阿米奇。他激动得都抖起来了，大步上前，离近古木，兴奋地说：

“你知道那个地方？你知道它在哪里？你去过？见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不置可否，反而说：“或许我有你想知道的一切答案，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阿米奇眼睛都闪烁了，盯着眼前这个古怪的小鸟人，就恨不得抱住它亲了——没想到自己数月寻找无果的答案都在它的小脑袋里！这回搞定了这件事，自己一定是众王子中最被父王看重的一个了。

于是赶紧说：“好兄弟，不，好大哥，你快告诉我，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你让我做什么都成，我的手下，不，我的族人都随

时听候你的调遣。”

古木这时反而不太确定自己要怎么把从母亲那里听到的事告诉她——如果她知道父母吃了它姑母的肉、喝了它姑母的蛋，那它多半就没有现在这样好说话了——自己身上的翎羽衣、金雕爪，可都是它姑母的遗体呢。这事一定要小心处理，不成强援就是强敌啊。

## 比翼齐飞

古木思索了一会儿后说：“这样，你先随我来，我给你看些东西，然后你再决定要如何与我协作。”

阿米奇表示同意，跟随古木走进丛林中，找到了那个隐秘的山洞。进入洞穴后，古木在前带路，来到那小温泉旁。刚才古木已经进来过一次了，记得在温泉旁有两个大蛋壳，依据妈妈讲述的当年故事，这两个蛋壳应该是金雕的蛋。蛋壳很厚实，有着特异的色彩纹路，多年下来也未曾全部损毁。

古木给阿米奇看的就是这两个空蛋壳。阿米奇快步上前拿起两个蛋壳，仔细地分辨了一会儿，然后说：“这就是我族金雕的蛋。看来我姨妈确实来过这里，并生育过后代，你的线索很有价值。

你还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



古木看着阿米奇说：“我已经帮助了你，但后续的事情都与狮人族有关，它们现在正在袭击猿人部落，因为它们的幼崽在草原上已经不再安全，你的鸟人们不断滋扰它们，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我知道你们这些年持续地在找你们的女王，如果你愿意，我们有两种办法解决这一争端：我们可以和猿人联盟，用陆空两路压制狮人，让狮人交出猿人俘虏，退回界河南岸，不再侵扰猿人；或者你让你的部下，停止在草原袭击狮人幼崽，而我和狮王达成协议，它不再在界河北岸觅食。”

阿米奇听完后想了想说：“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年龄，但你能知道十五年前的事情，一定是一个前辈。我族之人这些年为寻找姑母，在狮人草原没少折损人手，本就没有计划与他们争斗。既然你知道我姑母的下落，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和狮人缠斗下去，后续举措

如何定夺我全听你的。唯一请求就是你在事成之后，一定要领我去拜见我的姑母，好让我在父王面前交差。”

古木说：“看你的体型与我的金雕相差无几，我可能不比你大上几岁。你姑母的详细情况只有三个猿人知道其具体内容，我也只是听说了其中一部分。其中一个猿人已死，一个下落不明，一个在无明大湖的一个岛上生活。当我任务完成后，我便带你去见她。”

阿米奇问道：“你也有成年礼的任务吗？不妨说来听听，或许我也能帮助到你呢。只是你的个头长得好奇怪的，刚出蛋两年的都应该比你健硕了呢。你的那个同伴是你兄弟吗？它好像不懂鸟语，也没有心灵感知对话的能力。”

古木说：“我们一小儿一起长大，但就在月前我经历过一连串很可怕的事情，那之后它就不会说话了，之前总是说个不停的。等等，之前……之前……我好像有些什么记忆，又好像没有，有些事情好像我记得又忘记了。好奇怪的感觉啊！算了，等有时间再想吧。它犹如我的兄弟，我不能飞，它就是我的翅膀；它不能言，我就是它的口舌。”

阿米奇好像懂了什么，说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来你们部落是卵生制的，一个负责飞，一个负责思考，形成双头雕也就难怪了呢。那你的任务是什么呢？”

古木也不想再多做解释，就顺口说：“我的母后命令我，来这里引领一批猿人安全地抵达我们的无名湖金雕部落，在那里生养众多。”

阿米奇一怔，然后说：“还是你们聪明，这样遇到荒年就不怕缺失食物了呢。”

古木一惊：他与金雕相处多年，知道它是肉食，四处打猎，可从来没有想过它们也会和狮子一样能以猿人为食。这个问题严重了，和这些家伙打交道真的要小心了。

阿米奇从古木的面具上看不出他的表情阴晴，还以为对方城府极深，高冷异常。也不知自己说的话是否让对方顺耳——他可是自己是否能完成任务的关键所在，得罪不得。于是赶忙说：

“如果你有什么计划用得到小弟的，请一定不要客气，在附近的本族并不很多，但如有需要皆可听从古木大哥的调遣。这是一只鹰笛，百里之内吹响它都好使。持有此物犹如父王亲临，听闻此

笛召唤，所有鸟人都会赶来助阵。这两只蛋壳我先拿回去给父王交差，禀告事情进展。”

古木心想：先送走这瘟神也是好的，这些猛禽眼尖鼻灵，看透自己身份，还不生吞活吃了自己。于是接过鹰笛，表示谢谢，递过蛋壳示意拿去。

然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于是问阿米奇：“你一去一回需要多久？我不懂你们的语言，如何调动鸟人助阵？”

阿米奇想了想说：“我一去一回需要半月有余，其间我给你留下一个随从，它也会心灵交流，可作为你的随从，翻译你的话语给其它鸟人。它叫**赛班**。”

古木说：“这样也好，正好我家兄弟不会鸟人语言，留下这个赛班能教一下它说鸟语，今后也方便交流。”

两人道别。阿米奇带一名鸟人飞向鸟人领地，而古木骑乘金雕与赛班飞向风族城镇。

当双方都飞远后，丛林中一只狮子慢慢地走出，看看两边飞远的鸟人，小心翼翼地也振翅飞走了。

大气都不敢喘的一只猿人，又等了许久才小心地从树冠上下来，

消失在草丛里，它身上有着土族的标志，是猴王的嫡系部族。

阿米奇拿着两个空蛋壳，思考着刚才的奇特遭遇与后续可能：这个小鸟人好奇特啊，古木……古木……好熟悉的名字，仿佛是多年失散的兄弟，但一时又想不出自己有这样的兄弟。

古木趴在金雕身上，旁边是陪着伴飞的赛班——它不敢与金雕齐头并进，在左后方跟着。

古木也在想：阿米奇……这只金雕，这名字好耳熟啊，怎么就想不起在哪里听过？是个痛快的，什么都说，竹筒倒豆子一般，也没有多少心眼儿……[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中篇（完）

# 虚空法界

## 第二册 《意识觉醒》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下篇

### （第36-44章）



## 第 36 章 猴王

### X2-36

古木偶遇金雕王的小儿子**阿米奇**，双方快速地达成了合作协议，都感觉对方似曾相识，但交谈中又记不起曾经的过往。

按照协议，阿米奇拿上证据“蛋壳”先回去找父王，争取父王同意停止对狮人领地的骚扰，而古木则带着会心灵感应的翻译雕人**赛班**回猿人部落，观察事态的最新进展。

古木给阿米奇了两条建议：可以和猿人联盟，用陆空两路压制狮人，让狮人交出猿人俘虏，退回界河南岸，承诺不再侵扰猿人；或者雕人停止在草原袭击狮人幼崽，借此和狮王达成协议，让它承诺不再在界河北岸觅食。古木想恢复多年前原有的物种生态领域平衡。

这次与鸟人王子的会面也让古木意识到了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暗自后怕：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与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金雕也是肉食物种，如果有一天鸟人把猿人当成食物，哪怕是被迫的，那怎么办呢？

这一认知的更新迫使古木必须要小心鸟人——如果自己湖畔部

落的位置或猿人部落集聚地的位置被暴露，鸟人的威胁并不比狮人来得小。而这个跟随在自己后面的所谓翻译，它的作用或许并不简单。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漩涡，必须小心地维系着各种脆弱的平衡。

## 初见金猴王

为了不暴露风族部落城镇的位置，古木安排自己的金雕与赛班驻守在之前拦截过飞狮侦察兵的山谷中学习语言。此处山谷是狮人进击风族城镇的必经之路，它俩在此可以起到拦截狮人侦察与提前预警的作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思前想后、安排妥当后，古木叫金雕陪自己走出山谷，脱下自己的翎羽衣和鸟头面具，放在包裹里让金雕背上保管，自己换上猿人的兽皮衣，独自朝风族城池方向走去。

临近风族城的古木想看看城头是否有红色的旗帜、自己的如意算盘预测是否靠谱。还没有看到风族城的影子，自己就被隐藏在树丛中的几个猿人暗哨给抓住了。他们发现古木身上没有任何一族的标志物，判定为奸细，把古木押解到风族城的地牢。

在押解途中古木通过他们的谈话得知：他们是土族的前哨侦察兵，

得知事态严重后，土族大量地派遣出小股侦察兵，到前沿来收集实际即时情报与动态。

古木在地牢里几次请求要见大长老，却被狱卒嘲笑，直到被正式审问时说出了大量**巴啦啦**的私人信息，才有狱卒叫巴啦啦来认人。古木对巴啦啦说自己是金雕大神的特使，又说出前两天很多送快递途中的隐秘细节，这才让巴啦啦相信自己与大神确实关系密切。

大长老听闻金雕的特使被关了冤狱，诚惶诚恐地亲自跑到狱中赔礼道歉，把这位古木大神的猿人特使请到驿站安歇。

古木假装生气，没有和大长老多说什么，只要求巴啦啦留下照顾自己。大长老自知怠慢了特使大人，也不敢不同意，就吩咐巴啦啦在特使处侍奉，美食款待，暗地里吩咐孙女多套取有用信息。

回头又和特使解释说：

“已经得到消息，这两天金毛猴王就会率领其它三族的大长老来风城视察，所以从界河到风城中间地带明哨暗哨流动哨都建立了起来，防止狮人搞偷袭。这些哨兵是土族的人，所以不认识特使大人，请不要见怪。”

古木对大长老装作高冷，只是敷衍地介绍说自己名字叫做**十木**，

是古木部族的成员，古木部族与金雕部族是伴生关系。

古木此行其实是有私心的——想为自己争取到以本来面目和巴啦啦单独相处的机会。

巴啦啦对异族的猿人、遥远的世界、古木族、金雕族、狮人、鸟人、鱼人、爬虫人、界河外的风景，都很好奇。当听古木讲这些匪夷所思的大千世界时更是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世界的丰富，还让古木拿出证据来，搞得古木哭笑不得。

两天的时间里巴啦啦就泡在古木的身边听他讲故事。虽然古木行走与语言还都很不熟练，不过巴啦啦觉得一个外族人能把本地话讲成这样已经很不易了，至于他走路不利索的问题，也没深问，猜想他一定是自幼受过伤。心想：这十木能被古木大神看重成为特使，一定是有过人之处。

两天下来，古木的博闻广知、睿智聪颖深深地折服了少女的心，之前对金雕古木大神的喜欢都逐渐转移聚化到这个十木身上——毕竟是同一种族，今后也能有个结果。更神奇的是，巴啦啦发现在十木身上同样散发着那股令自己为之陶醉的味道，是说不出的感觉，就是那么亲近，仿佛是认识许久的老朋友一般。

古木进驻驿馆的第三天，金毛猴王并没有来。巴啦啦说大家都在准备迎接，但好像长老们在筹划什么大事耽搁了。

第四天的上午，巴啦啦没有来找古木，整个城镇出奇地安静。古木很纳闷，便走出驿馆探究，发现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城镇一夜间都空了！难道是猿人们放弃了整个城市，无声地在夜里迁徙走了吗？

古木好奇地在城镇里闲逛着，看到各家生活物品都还在，并不凌乱。人们走得匆忙但有秩序。来到自己曾经被迎接进城的那个城门，大门紧闭，负责瞭望的士兵们比平时要严肃紧张，并且比日常要多了一倍。

古木随便找了一个守卫询问才知道，全城的人都出城去跪迎金毛猴王了，只是自己走错了方向，那是在城市的另一边。

就在这时，城镇的另一边突然喧嚣了起来，号角连连。守卫看向那个方向，说：“一定是大王到了，在举行迎接入城的仪式。”

古木赶紧快步走向城市的另一边，远远地看见整齐的队伍在前面开路，他们都是土族的士兵，各个精干。土族士兵后边是装备更好、气宇轩昂的猴王近卫，一个个结实健硕、训练有素。本城的

百姓从城门两侧追随在王的左右，争相一睹王的风采。巴啦啦说过她从来没有见过金毛猴王，没那个资格去朝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猴王被一众本城长老簇拥着走了过来。他骑着一种猛兽，古木从未见过这种走兽，比自己见过的最大的狼还要大上许多。猴王一身金色的皮毛，还穿着金色的铠甲，在日光下光彩绚丽又威严无比。他的身型比那些最精干的近卫还高大威猛，一看就知道正值盛年。

白衣大长老陪伴在其右手，和他说着什么；其左边还有三个同样穿大长老服饰的猿人，分别衣服是红、蓝、黄三色，距离太远看不真切，但古木猜测那是火、水、土三族随行而来的大长老。猴王不时朝百姓们挥手示意，但更多的时间在和风族大长老窃窃私

语。

古木没有再靠近人群。人家一早没有叫自己，多半就不想让自己参与。自己还是回驿站等待为好，鲁莽反而会自坠身份。毕竟自己现在扮演的是大神的特使。

## 阴谋阳谋

古木一天都在反复掂量自己要怎么和金毛猴王交谈，如何平衡众长老的利益。在驿馆等待到傍晚，巴啦啦才代表大长老来请特使赴宴。

一路上左思右想、跟随着巴啦啦来到议事大厅的古木，看到大厅内灯火通明，一条大长桌上酒菜丰盛。金猴坐在首位，左边是风水两位大长老，右边是土火两位大长老，其他风族长老陪同在远端。在风长老旁有一空位，巴啦啦示意古木在那里坐下。

大厅立刻安静了下来，众人都看着古木，这让古木很不自在。风长老首先开口，向大家引荐：“这是古木大神的特使十木。”

金猴王看着这个陌生的猿人，率先问道：“金雕蓄养猿人多久了？你们的部落距此多远？有多少人口？”

古木没想到这个猴王如此直截了当，并且他仿佛觉得自己是鸟人

的家禽，地位卑微，之前准备的很多话语一时间反而用不上了。于是回答说：“我们的部落在一处无名大湖之畔，我从小与金雕混居，不分彼此互为朋友。此大湖离风城金雕要飞多半个月，我部落在那里没有天敌，水草丰美。我此来是因为我族母后想与大陆上的其他猿族互通有无，建立友谊。”

在金猴的示意下，众长老纷纷敬酒套取战略信息，盘问鸟人的部署和意图。古木不卑不亢，应对自如，表述金雕是来帮忙的，只想建交。话语里夸赞自己的家乡是宜居之所，欢迎年轻人去拜访交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夜寒暄都是客套，没说一句与当下时局相关的正经事。最后古木推说不胜酒力，就早早地告退了，相约第二天中午一起探讨狮人进犯的事宜。

巴啦啦送古木回驿馆，路上问道：“我听长老们说，在边境出现两只金雕，后来分成两路。不知道鸟人一族此次同时出动两名高阶成员来到我地，是何用意？”

古木突然醒悟，看来自己的行动都在人家的察觉之中。他们惧怕狮人，也怕鸟人，自己是鸟人特使，自然是被提防的。加上之前



金雕送狮子快递给各族的行为，虽然快速地促成了猿人内部的合作，但他们多疑多虑也是情理之中的必然。看来消除疑惑误解，把狮鸟猿三方的利益稳定下来是明天谈判的关键。



半夜里古木被城镇里急促的呼喊声惊醒，城内大乱。古木从驿站窗户往外看，大批的猿人战士在集结，金猴王披挂整齐，匆忙带领着队伍离开城镇，朝界河方向赶去。

古木纳闷：自己的金雕没有飞过来预警，难道是猿人想要偷袭狮人营寨？那也没必要大半夜如此慌忙出战啊。

辗转反侧左思右想间，眼看天光破晓，朦胧的夜色退去，天边鱼肚白升起，城头上警钟突然敲响，接着又是嘈杂大乱，士兵们呼喊着爬上城头。

古木扒在驿馆的窗口眺望过去，原来是发现天边两个黑点在快速

地靠近。凝视远方天空，忽闻黎明中一声鹰啼划破长空，古木赶快跑出驿站登上城楼，让士兵不要放箭，是尊贵的大神来了。

两个黑点近了，晨光下一金一灰。古木在城楼上摇手吹口哨，叫金雕过来，心里狐疑发生了什么？

两雕飞行的姿态很不自然，落下来后只见金雕双爪在滴血，灰雕翎羽凌乱，很是狼狈萎靡。古木暗叫不好，难道金猴带队去攻打的不是狮人而是金雕它俩？

灰雕不认识卸妆后的古木，金雕看见古木却很兴奋亲近，只是不时惶恐警惕地望向背后的地平线。古木看状态不对，觉得恐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此地不宜久留，于是翻身骑上金雕，示意金雕起飞，去往附近的山岭高地。万一金猴的队伍追击过来，自己也有充足的时间展开应对。当务之急是要先摸清楚状况，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古木不敢离城太近，风城所在是一大片茂密的丛林之中，附近没有高山，古木怕被追击回来的金猴部队撞见，特意背道而驰，一路向西飞行。

眼见灰雕体力不支，只好找了一片林中空场降落。古木从金雕上

下来，伴飞的赛班状态已经开始萎靡。古木从金雕背后卸下自己的包裹，在灌木丛中穿戴好金雕面具与翎羽衣，走回到赛班面前，展开和它的意识交流，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正在迷离中的赛班看见是这个木雕，知道他身份尊贵，也没多想，强行打起精神，用意识流回答古木的问题，还原出了两幅画面给古木看：

首先是一大群猿人战士在金猴的带领下急匆匆地穿越过峡谷去往界河方向；第二幅画面是几只飞狮飞进峡谷，赛班与金雕想要直接拿下，没想到飞狮侦察兵一触即败，双雕追击出峡谷后，数十只飞狮在那里早有埋伏，其中还有一只金色的大飞狮！俩雕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想撤退已经不易，经过一番苦战厮杀，好不容易才能回来送信。

古木大叫不妙，飞狮将要偷袭风城！安排赛班原地休息，骑上金雕赶紧回城预警。

刚才还生怕离城太近，会被猴王的追兵发现；现在却恨自己离城太远，来不及赶回去预警。当风城越来越近时，只见城墙上狼烟四起，城内火光冲天，隐约可闻厮杀惨烈：空中到处是飞狮在盘

旋，猿人们在城墙上、小巷里拼死抵抗，但破城房倒，一片狼藉。好在飞狮们显然并不恋战，重创猿人守城士兵后，每只狮人咬起一个俘虏就快速飞离，开始朝界河方向撤退。古木知道金雕当下无法战斗，自己也无法战胜如此数量的飞狮，只好在远处高空看着干着急，等飞狮都离开后才冲进城镇。

狮人的这次突袭战犹如旋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虽然时间短，但破坏力惊人。古木驾驭金雕在空中盘旋，寻找巴啦啦的住处，发现那木屋已经被严重损坏，屋外几个猿人卫士倒地不起。

大长老靠在倒塌的墙壁上，身上都是血，手里紧握长枪，指着飞狮离去的方向对古木说：“快、快，它们掳走了巴啦啦，救她！”说完气绝而亡。

城里到处是女人的哭啼声和伤者的呻吟声，飞狮们带走的都是少女和小孩。守城的战士没有多少战斗力，大部分四族的军士都跟随猴王夜里紧急出征了。

古木来不及多想，尾随飞狮撤退的方向急忙追了过去。

飞狮本来就不是能高速飞行的生物，现在负重更是要慢上许多。很快古木就在高空看见了它们的踪迹，粗略地数了下，至少三十

多只，其中领头的是一只很壮硕的金狮子。它们撤退的路线明显与金雕刚才回城的路线不同，都是些没有路的地方，增加了猿人追踪的难度。它们在口中叼着被抓的猿人，有些猿人在空中哭喊挣扎，有的已经陷入昏迷。

古木无法确定哪个是巴啦啦，只好远远地在高空尾随它们的队伍飞向界河方向。

## 奸细

此刻的猴王已经快要抵达边塞小镇，靠近界河一侧本有三处风族的村镇，两处已经被攻陷，这里是风族城前最后一道屏障。

对于猴王来说，一切都是在三天前开始的：一天内接二连三地收到四个部落的报告，报告说有狮人与鸟人袭击了各部的城镇，风族两个靠近界河的村落被彻底摧毁，大量人口丢失。

根据情报的内容，猴王分析了地形与态势，判定土、火、水都离界河较远，属于狮人的佯攻，不必理会，集中力量防御风族的城镇就好。于是命令火、土、水三族长老携带本族百名勇士到风族城集结会师，防止狮人攻陷风族领地内的大城镇，阻止它们建立界河北岸的根据地，那样会导致后患无穷。

昨天在来风城的路上，土族的探子带来最新的消息：他们在界河畔发现鸟人族来了两只金雕，曾一度密谈了很久，密谈后一个拿走了些什么东西，飞向鸟人领地，另一个双头金雕飞向风族城方向。当场还有狮人也在监视它们的举动，狮人与鸟人两族间现在的关系不明。

猴王到风城前，风族大长老已经送来信息：鸟人派来了特使，有意合纵对付狮人。猴王觉得这事内有蹊跷，吩咐晚一些再见特使，先要搞清楚情况再做定夺。

见到迎接的风族大长老后，详细询问了有关金雕古木大神到访细节，对这个所谓的金雕特使很是怀疑——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猿人，他不属于任何已知部落。

大长老汇报了巴啦啦这两天刺探到的情报，这猿人来自遥远的部落，来这里并没有恶意，并且他们与鸟人关系密切。它们来之前并不知道狮人在与猿人交恶。鸟人表态是来帮忙对抗狮人的，但对于另一只金雕风族长老表示一无所知。鸟人一共来了多少、是否另有所图一时无法得知。于是决定在晚宴上小心应对，以探虚实。

其实猿人四族内部并不团结，土族与风族总是不睦。土族倚仗是金猴的本家，向来自傲；风族则镇守边疆，也看不上那些仗势欺人的内廷官僚。水族和火族一个在水乡、一个在高地，本来相安无事，可是随着人口增多，相互越界，偷猎频发，导致两族间摩擦不断，两族长老谁也不服谁。

历代猴王都采取平衡的权术，让各族相互制衡，防止一族独大，危及王权，所以对各族间的大小摩擦也不真的干预过问。

林子本来就这么大，每当猿人数量多于食物时，就会发生内讧战争，相互厮杀，直到人口数降低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如果不内斗就会因为人口过剩爆发疫情，结果导致的死伤远比战火更是惨重。而且宗族间的战火只会消耗人口，不会危及王权；疫情一旦发生，王族也是有可能丧命的。

这次麻烦远比猿人内斗要复杂得多，两大肉食族类狮人和鸟人同时出现在风族领地内，行为又多鬼祟，让猴王很闹心。单纯的抢掠风族人口对于王族其实没有什么大事，风族放在那里其实就是炮灰的角色。不过这次鸟人与狮人同时对四个部族都搞偷袭，这就很不同寻常了。最好在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前自己亲自率众过来查看，稳住事态的走向，彰显王者的威仪。

不想自己刚到风城的当天，酒席未散狼烟已至——飞鸽传来战报，风族在界河边最后一处村子被大规模袭击，村中士兵在拼死抵抗急需救援。这也太不给自己面子了吧。这样任人欺凌，自己以后还怎么当这个猴王啊！猴王脑子一热，当夜集结风城主力与三族勇士，驰援边陲小镇，希望给狮人一个沉痛的教训，彰显自己的实力。

可是等大队人马赶到小镇时，村长灰头土脸却兴高采烈地出来迎接猴王，告知猴王，他们拼死抵抗了一夜，击退无数次狮人进攻，保住了村庄的安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猴王率众在小村镇休整了半天，重新部署防卫任务，嘉奖了村长与村内勇士，留下些补给，带上伤员班师回朝。

第二天快到傍晚才回到风城，结果发现自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风城内损失惨重，风族大长老在抗击中阵亡，很多妇孺被掳走，风族大长老身边有狮人的脚印，还有鸟人的脚印。

详细地问了守城的士兵，得知自己走后没多久，两只鸟人来找特使。刚接走特使，狮人就开始了对城镇的奇袭。它们数量众多而且都会飞，城墙毫无作用，留守的士兵本来就少，顾此失彼。狮



人并不恋战，抓上了妇孺就撤走了。对方的统领是一只金狮。

狮人撤退后，双头金雕来确认了一下，又快速地离开了，飞走的方向和狮人是一样的。

火、水、土三族长老在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说：自己当时是多英勇地抵抗；事情很明显，鸟人是内奸、引路的，特使就是个探子；狮人与鸟人合谋做了一个局，意在声东击西；现在风族名存实亡，不如把其领地拆分给其它三族，好协同防御。

## 奶粉

狮人的此次大捷其实远没有日后回顾时被讲述得那么智慧，一切都源于数日前的阴差阳错——

那天狮人们正在庆祝大获全胜，俘虏多多，渴望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时，一只折翅的飞狮狼狈不堪地回到了狮人大峡谷中，它带来的消息让庆祝的气氛瞬间冷到了冰点：

据它描述，它在追踪猿人残部的时候，遭遇到以强大双头金雕为首的鸟人群偷袭。在数倍于己的鸟人面前且战且退，自己虽然折翅，但也重伤了数名鸟人，迫使鸟人撤退，自己赶回来送信。

大批的鸟人出现在猿人丛林中，还有高阶鸟人坐镇，如果这是真

的，那狮人的生存空间无疑将被进一步压缩。金狮想等其它另三路探子回来，利用交叉情报比对出鸟人与猿人的动态。结果多日过去，它们都没能回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了。这三头雄狮留下的母狮在哭自己的丈夫，她们都大着肚子准备生产，自己的男人突然没了，今后在种群中自己与幼崽的地位堪忧，食物分配也会成问题。

狮群很现实：论功行赏，按实力吃饭。母狮子只是群体的生育工具和保姆，幼崽想要得到充足的食物需要母狮自己捕猎或雄狮供给。自从大草原不再安全，狮群躲入大峡谷内，食物匮乏，狮群活动领域压缩，导致群体人口过于密集。每个母狮子都想生孩子，可是食物却少得可怜。

三天前，一只负责前哨侦察的狮子带回来更糟糕的消息：在猿人丛林发现有鸟人在集结，至少看见了两只金雕两只灰雕在密谋着什么，其中一只就是双头金雕。之后一只金雕急速地飞向金雕高原方向，估计是去叫后援，另一只去了猿人的大后方。

金狮感觉到极大的压迫感：如果鸟与猿达成互盟，今后一定对狮族非常的不利。随着大量的幼狮降生，现在的食物储备今年过冬都成问题。

回想过去，自己的部落只恨人数少，不能霸占扩张占领整个大陆，每每都鼓励母狮子们多生孩子。可从十多年前开始，地缘局面起了变化——

那天，金狮王的大太子在大草原狩猎，无意间发现有病恹恹低飞过狮人大草原的落单金雕，于是用射龙弓重创了它。

本来以为此事无人知晓，不想去找金雕尸体时，发现这金雕已被开膛破肚，居然是猿人所为，还是在界河南岸狮人的地盘上。很明显，它们拿走了金雕的蛋和射死金雕的箭矢。如果猿人孵化出金雕，并因此与鸟人结盟，拿射龙箭作为证据，坐实狮人残害金雕皇族的事实，那鸟人一定会向狮人寻仇，因此引得狮王震怒，自己这个大太子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于是狮人在界河两岸沿岸寻找偷走蛋的猿人，想找回射龙箭，可惜只射杀了其中一只猿人，其它的蛋和箭矢没能被找回来。

大太子自知捅了天大的娄子，撤回了金狮岭，从此闭口不谈当年之事。

那事过后不久，鸟人果然开始四处在大草原找它们的金雕。由此往后的多年里，两族摩擦不断。鸟人善于偷袭幼狮，多年来导致

狮人数量锐减。狮群被迫放弃了大片开阔的草原地带，活动区域被严重压缩，分割成了两个区域：皇族在金狮岭一带，另一群则进入金狮峡谷——这里本来是皇陵群的所在。

自从狮人退出了大草原，中间的卧龙潭现在成为了鱼人和爬虫人相互争夺生存空间的战场。爬虫人把鱼人唯一的大皇子喂了金雕，却说那是鸟人干的，与它们无关。这十多年来它们两族也是战事不断，说白了其实就是鱼人想要占领内陆湖，而爬虫人也严重依赖内陆湖的水产品作为食物供应。

生存空间被压缩了的狮子们，食物并不丰富，尤其在每年产仔的季节无法保证母狮的奶水和幼崽的口粮。这些年来每到生育季节，在金狮峡谷的狮群就会偷袭界河北岸的猿人部落，抓猴子们充饥。

可是今年受孕的母狮比过往要多不少，领头的金狮决定搞次大的行动：把猿人们抓过来当家禽饲养，在金狮峡谷外建立猿人的自然村，今后成为稳定的食物来源。

这一决定导致了今年狮猿两族冲突全面升级。

三只雄狮失踪，两只金雕的密谋，接连的坏消息让金狮感觉地缘政治要变天了：如果鸟人的后援到来，与猿人达成某种供养协议，

鸟人拿到了猿人抚养长大的金雕与射龙箭，那鸟人一定会依托猿人城镇形成基地，在界河附近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空袭走廊，很可能今后再也无法通过抓取猿人得到足够的口粮养活来年的幼崽。所以金狮决定倾巢出动，一定要在鸟人大部队到来前拿到足够的储备粮。这才诱发了本次大规模的全面进犯。



金狮知道对方有一只双头金雕坐镇猿人部落，但不知道其它随从鸟人在附近的数量与分布，于是想先搞清楚状况再行动。决定让小股狮人去滋扰小镇，搞个引蛇出洞，看看救援的鸟人到底有怎样的实力。

没想到出击的鸟人只有两只，一金一灰。金狮命令众狮人消灭掉

鸟人，但还是让它们逃走了。此战中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双头金雕，难道鸟人还有其它据点？于是命令追击受伤逃跑的金雕一探究竟。没想到金雕逃离的方向居然与之前猿人难民逃跑的方向一样，金狮估计那个方向上有一个猿人的大部落。

就在这时，看见远方猿人的大部队在一只金猴的带领下急匆匆地赶来。金狮想：这是鸟人的后援到了。看它们装备精良、人数众多，不想正面交战，于是隐蔽起来。

没想到猿人部队马不停蹄径直穿越峡谷，去往了远方。金狮大喜，绕过山峰，追踪着两只受伤的鸟人，找到了防御空虚的风城。之后就发生了奇袭风城事件。最后歪打正着，满载而归。

## 第 37 章 家畜

### X2-37

金猴王为救援边塞小镇，中了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计，等回城才发现家破人亡。而在风族大长老尸体边发现了金雕与狮人的脚印，加上幸存守卫的证词，确认金雕特使就是内应，因此恼怒懊悔。

金狮率领部下击败金雕，奇袭风城，虏获大量猿人妇孺。负重飞行很慢，怕被猿人追击，绕道沿着山岭飞行，想要尽快返回金狮峡谷。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驾驭金雕，追击狮人队伍，远远地在其后尾随。实力悬殊，肯定是打不过，只能静观智取。

### 忘忧草

对风城的袭击发生在黎明后，狮人们撤退的过程异常地顺利，飞过界河后做了一次休整。之后又飞了多半天，快到傍晚才到了一处盆地。

古木很小心，远远地看着，并没有靠近。狮人们飞入盆地，没多久纷纷飞了出来，但俘虏都不见了。它们在金狮的带领下继续飞

向附近的一个大裂谷里。

古木在原处等了很久，趁着夜幕靠近了那个盆地。盆地四周陡峭，中心有一个不大的池塘，池塘旁是一个自然村。整个盆地或者是个死火山口，或者是个深深的陨石坑。



金雕的目标太大，古木自己隐藏在峭壁上观察其内的状态。村庄里少说有百十个猿人，多一半是孩子，男人只有三个，剩下的都是女人们。刚被抓来的俘虏就在其间，但没有看到巴啦啦。峭壁很高，从内想要攀爬出来十分困难。自己没有发现狮人的哨兵或囚徒管理者，但感觉上应该是有的。

看村庄的搭建结构，应该已经有些年头了，不像是这两天仓促间建成的。看来狮人蓄养猿人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古木思量再三，没敢贸然冲进去救人，而且这么多人也救不过来。



巴啦啦到底在不在其间还不能肯定，万一打草惊蛇，引得狮人今后重兵把守，就得不偿失了。

古木让金雕送自己到谷底，然后叫金雕离开这里，自己则拿上金雕王子给的雕哨当做项链，与金雕约定，如果自己吹哨，就前来救援。古木脱下金雕面具与翎羽衣，换上之前特使的衣服，把面具羽衣打包让金雕背走。金雕趁着夜色飞走了，古木悄悄地潜入到村庄附近，寻找巴啦啦。

古木怕有狮人守卫或管理者，不敢贸然进村，而是爬上一棵村庄附近的大树，在树冠里藏身观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这时已经是后半夜，村庄里灯火通明，新来的俘虏们被集中到一处空场上，一个健硕的男人在人们面前大声说话：

“大家别怕，这里是安全的。我是这里的大族长，不管你们遭遇了什么，都已经过去了。这里四周都是绝壁，离我们的家乡非常的遥远。

狮人们带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伤害我们，而是想要建立同盟关系，狮人会教导我们的孩子成为真正的勇士、草原的霸主。在这里没有猴王、王族、贵族的盘剥与欺压，我们可以自由地生活。

村里村外都没有狮人奴役与管理我们，我们生活在这里是自由的、安全的。

我知道大家都已经饿坏了，我们准备了菜粥，你们可以自己去喝，这两天多休息，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我是这里的大族长，还有两位长老，日后你们会知道得更多。好了，都去吃饭，然后睡觉，什么事情等明天再说。”

说完话，两个被叫做长老的男人抬上一口大锅，里边是热汤之类的东西。俘虏们有三十多人，都饿坏了，蜂拥而上。有几个受伤又受惊的小孩子，没有上前抢饭吃，那个叫做大族长的男人亲自过去给孩子们喂食。



古木努力在人群中找巴啦啦，但女人们都蓬头垢面、衣衫凌乱，

远远地也看不清楚谁是谁。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新来的俘虏们都纷纷头晕倒地，失去了知觉。三个男人打着火把走近每一个人，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接着，那个大族长击掌三声，只见十多个女人从部落里走出来，大族长说：“你们把孩子都带走，安置在儿童区，把孕妇安置在待产区。”

然后回头和那两个大长老说：“我们来分分女人吧。”

古木好奇地看着整个过程，看三个男人在那里挑肥拣瘦地选妃。一个男人突然说：“大哥你看，这个女人身上的项链是大老家徽图腾。她可能是个金贵的。”

被叫大哥的就是那个自称大族长的男人，只见他拿着火把走过来，仔细地端详地上的女人，然后兴奋地说：

“哈哈，这就是大长老的宝贝孙女，没想到长这么大了。当年在风城时她妈妈是多高傲的一个女人啊，那时我身份卑微，她连正眼都没有看过我呢。这个娃子我要了，剩下的你俩随便挑。

就只一样，金狮大人说了，今年的贡品从三十个娃娃增加到五十个，你俩要努力啊，不然你我兄弟就要被人摆上餐桌了呢。”

发现巴啦啦身份的那个长老有些不甘心，又不敢忤逆大族长，在一旁酸酸地说：“这女娃子打小儿可是厉害得很呢，大哥你小心明天要了你的命喔。”

大族长犹豫了一下，走到刚才的粥锅旁，又装了多半碗粥喂给了昏迷中的巴啦啦，一边喂一边说：“来吧，这忘忧草熬的粥，什么烦恼都忘光，一觉醒来，你就是我的小妾了。过去的一切和你无关了，这里就是你的家，你的记忆让我编给你听。你们就乖乖地每年生宝宝，金狮大人满意了，我们都有好日子过。一年一碗忘忧汤，年年都是新一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现在明白了这里的状况，心急如焚，恨不得现在就冲下去救人。但自己单打独斗这三个家伙，觉得没有胜算，只好忍耐等待。

古木看那些村庄里的女人们都有些呆傻，能够完成简单的指令，可是人看上去行为浑浑噩噩的。三个男人把地上的女人分成三堆，叫部落里的女人们来抬走，送往三个不同方向的大屋里，看来这三个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一处房子。

这时天光已经有了少许的鱼肚白，广场上的人们纷纷散去，村庄恢复了平静。

古木悄悄地爬下树，来到大族长的房根下听里边的声音，男人的鼾声响亮。古木想进屋救人，但大屋里的结构与人数不详，万一有了什么响动，自己脱身不易，于是猫腰来到广场上。看到那口装汤的大锅还在，没人收拾，锅里还有一些汤。古木全都装到碗里，蹑手蹑脚地回到大屋外，听了听没有异常，潜入了屋内，来到酣睡的大族长面前，用小勺喂给睡梦中的他吃。

这个大族长不但没醒，还吃得挺有滋味，多半是做梦在吃东西。就这样，慢慢地古木把一大碗都给他喂了下去。这时他不再打呼噜了，陷入了深沉的昏迷。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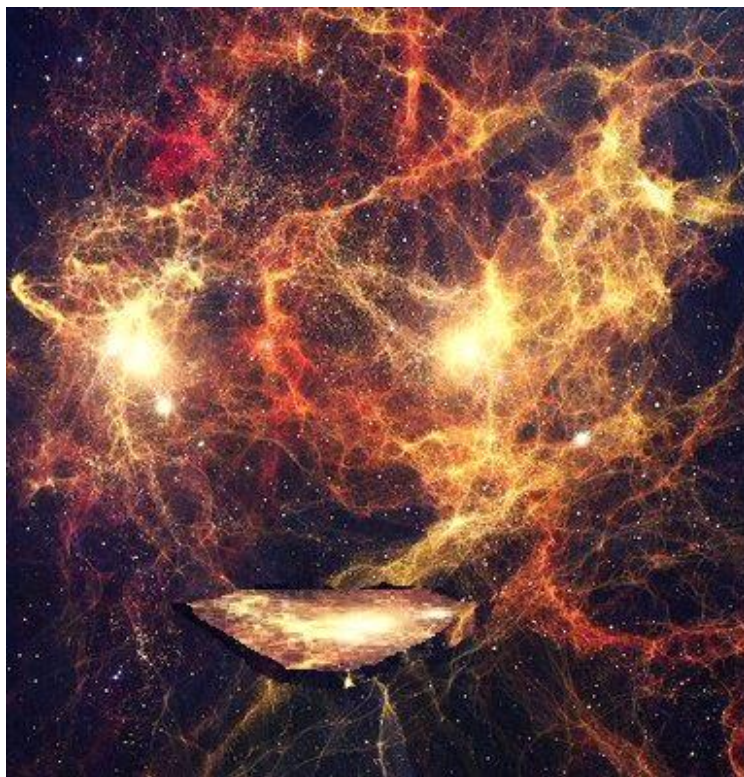
古木搜索整个房间，旁边是一个套间，里边睡着四个少女，都是今天来的新俘虏，刚才吃过药，现在都昏迷着呢。

古木找到了巴啦啦，想把她抬走，可是她太沉了，人犹如烂泥一般。心想：要是现在叫金雕来，只能救巴啦啦一个，此事暴露后，其他人就不能救了，需要从长计议。

就在这时，太阳已经升起，天光方亮，村庄里开始有人走动，有女人间相互说话的声音。古木不敢走出房间，怕被发现，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也不知道这个忘忧草的汤能让人昏迷多久。按照

刚才听到的，这个忘忧草的汤会让人失忆……啊，不好！古木赶紧掰开巴啦啦的嘴巴，去抠她的嗓子眼。巴啦啦被刺激得开始干呕，随即呕吐出很多粘稠的汤汁来。呕了一会儿，又陷入了昏迷。古木心急，赶忙用心灵感应去查看巴啦啦的内在意识状态。

他闭上眼睛把意识笼罩与探入巴啦啦的思想里去观察。一片混沌的黑寂，粘稠涩钝。古木努力地在寻找着意识的踪迹，突然在黑暗里发现了一个跳动着的火苗，放大火苗，靠近它，那火苗怦然一亮，一股意识信息冲击了过来……



“是你吗，普鲁沙？我是巴拉啊！班主任说你会来找我的，没想到等了这么久。哇呜！你现在的意识力好强大啊，都能独立控制

一个高级载具了！真羡慕你，我只能在这个角色背后旁观她的人生，我还没有能力运作高级载具。你知道吗？我当过猛犸象，那是个大家伙，可惜演绎复杂的剧情与驱动灵巧的载具，我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意识力的累积。

对了，班主任史匹擦在我出发前说你会找我来的，咱们能见面时就是我本次历经中的最后一个体验角色了。史匹擦说你需要我帮忙联系我的高我 la，你有什么事找它呢？来到剧情里后，我很久都没有与它意识连接了呢。你等等，我这就用心灵呼叫它的响应。”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普鲁沙，这个名字好熟悉.....

古木回想着，仿佛记忆里有这个名字，那是很久远的事情，又好像就是昨天的事。自我逻辑思维好像宿醉后的清晨一般，好像记得，又连贯不起来，难道喝了忘忧草的人是自己吗？

神树，灵界，四次起死回生，再次经历，多次重复的人生过程，投生前班主任史匹擦和自己的对话，那些出生前曾经看过一闪而过的预告片片段，各种纷杂的信息方法，破碎混乱的梦.....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谁前谁后？因果秩序.....脑子里的一切，

就好像一本厚厚的书稿没有钉装，被狂风吹散，落在地上，找不到页号与头尾。

自从自己起死回生数次跳跃剧本后，自己周边的很多东西都仿佛变了，又仿佛什么都没变——金雕不会和自己意识交流了，那个会和自己意识交流的金雕，叫做……阿米奇，对，就是这个名字，自从我切换了剧情线后，它就不在我这个金雕体内了。

等等，前两天与我会面的那个金雕小王子，它在和我意识交流时说自己叫什么来着？对，它就是说自己叫阿米奇……天啊，它怎么进入到金雕小王子的体内了呢？怪不得怎么都感觉与它很熟悉，彼此信赖。

可是为什么我来回地跳跃故事线，巴拉还是能出现在这里，按照故事的线程展现出这注定的情节呢？太不可思议了……

普鲁沙正自胡思乱想，巴拉说：“好了，连接上了，你们说吧。”

话音刚落，它的火焰开始旺盛了起来，呼啦啦地变成了一只火凤凰。

火凤凰在黑暗的混沌中飞舞盘旋了一圈后，体态更加舒展丰满，面对着普鲁沙挥舞着翅膀悬停在空中，在意识里发出中年女人的



## 声音来——



“普鲁沙，听巴拉说你在找我，你想询问怎么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我，是吗？”

这其实是一件很简单但漫长的过程。你需要把你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力、自我智慧、自我能量、自我意识频率都成长到一定的状态。

在那个状态下你会形成丰满饱涨的自我意识，之后你会自然地进入到一个自我对立、自我分裂、自我分离、自我对视的阶段。就好像你现在的主体意识在这里，而你的法身角色还在灵界演绎大

树一样，两个都是你。只不过你的主体意识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分化成两个或更多个对等意识，你还无法做到多维地利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你需要学会自我意识的分割，去分别经历相互背离的经验，从不同的视角看待相同的经历，用不同的认知看待同一个人物。

你会同时扮演多个不同的角色，并且彼此互助或彼此伤害，让你了知到同一事件的不同感受。到那个时候你在灵界留守的法身中枢意识，就自然而然地进化演化成为了全体自我群体意识的调度和协调者，承担起观察、记忆、调度、调整各个生命蓝图的工作，平衡自我内在觉知，让经验达成对立互补。

这一切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现在所说的，你能懂多少我不知道，但一切都有其自然的流程。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会如此。”

说完这些，火凤凰变成了一个燃烧的大火球，慢慢地缩小，又显露出巴拉的样子来。

普鲁沙还有很多问题想问：关于阿米奇怎么就成为了金雕小王子？关于为什么自己跳线后还能遭遇到巴拉？自己到底是古木的

意识还是普鲁沙的意识，或者是神树的意识？我是谁、谁是我？ .....

太多的疑惑，仿佛自己知道的越多，知道自己不知道也就越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还应该问询些什么，好像一切都不是看上去的那个样子。

普鲁沙、古木，我到底是哪个？或许都是？

古木尝试着把散落一地的支离破碎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片来，但怎么也做不到，拼图间总是有大片的空白等待着填充。

这时巴拉的火焰突然变小变远，自己的意识被弹了出来。

巴啦啦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和呕吐苏醒了过来，古木赶紧去扶她坐起身子，轻柔地抚摸她的后背。

巴啦啦出了很多的汗，鬓角的头发凌乱地粘在脸颊上，身体很虚弱，眼神浑浊，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问道：“这是哪里啊？你是谁？”

## 大族长

古木让巴啦啦靠在自己的胸膛上，柔声地说道：“这里是一个猿

人的村落，你还记得自己怎么来到这里的吗？你的名字叫什么？”

巴啦啦全身没有一点力气，艰难地思考着，想了半天，还是感觉自己很晕，脑子里木木的，根本就无法想起什么来：“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我在哪里？我怎么来到这里的？我是谁？你是谁？她们是谁啊？”

巴啦啦看着床上其他昏迷的少女，奇怪又狐疑地喃喃自语着，好像在问自己，又好像在问古木。

古木尝试着把自己的脸放在巴啦啦的视线中，然后说：“你好好看着我，努力想想，我是谁啊？”

巴啦啦把眼睛眯起来，眉毛皱起来，仔细地看了古木半天，无奈地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好困啊，我的头好重啊。”然后又睡了过去。

古木把巴啦啦安放在床上，让她继续多睡一会儿，期许她睡醒后，头脑能清醒过来。自己则盘腿坐在床前开始冥想，整理混乱的思路。

自己当下的问题是：怎么能不被狮人或这个村里的其他人发现，尽量多地争取到时间？这个喝了忘忧草汤的大族长能昏迷多久？

自己怎么能救出巴啦啦？最好多救出些人来。

可是救出来后怎么爬上那陡峭的四壁？还有，徒步回猿人的界河边恐怕要两天多的时间，这里多是儿童和女人，很多还是孕妇，移动速度很慢，途中哭闹尖叫很容易暴露，人多也难以隐藏行动的踪迹。可是把她们留下来，她们早晚会成为狮人的午餐的，太残忍了。

这里离狮人的巢穴很近，回去请猴王来攻击救人，是一种办法；吹响雕哨，召集能调动的鸟人是一种办法；或者自己能跟狮人直接交涉，让它们放走这些俘虏。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当今猴王是个鲁莽多疑的勇夫，我去请他全力攻打这里，他未必听信；阿米奇说回去找金雕王协商，也不知道它所说的金雕高原离这里多远？万一一个往返需要十天半月或者更久，我吹哨，叫不来几个帮手还会暴露自己的意图；单枪匹马地去找狮人谈判，让它们放人从此吃素？感觉这个想法太疯狂了……

还有其它可能性吗？

古木思来想去中，慢慢地睡着了。两天没睡的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中自己驾驭金雕飞回了风族城面见金猴王，请求他派兵来救人。结果猴王说自己是奸细，吃亏上当就一回，还把自己给杀了。

梦境一转：

自己正在给猴王的大部队引路，在靠近环形山前与狮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正面冲突，付出了惨痛的伤亡后冲进了村庄，而村庄早已空空如也。失望的猴王率领残部撤退，回到风族城时发现城市已经又一次被洗劫，猴王处死了自己。

镜头又一转：

自己站在一处高大的殿堂之上，在游说着金毛狮王放猿人回家。狮王耐心地听完自己的一番大道理后，带着自己走到一大群大着肚子的母狮子面前，说：“就是这些鸟人让我们失去了草原，让你们的孩子们没有食物，今天就用它的血来喂养你们的孩子们。”然后自己就被狮王给撕巴了。

镜头再一次切换：

还是那个大殿上，自己与狮王达成了互不侵犯的交易——从此鸟人不再找狮人的麻烦，狮人放猿人回家，从此不再猎捕猿人当食物。狮王命令飞狮们把俘虏的妇孺都释放了。

自己带着她们徒步想要返回到猿人领地，结果半路遇到猿人风族的勇士们来攻打狮人——他们接到死命令，为风族长老报仇，向狮人血债血偿。非但没有风族男子苟且偷生，就连小孩子都过来当远征兵了，那几个风族长老一把年纪也在远征的队伍里。

长老说：“自从大长老死后，领地被水、火、土三族瓜分，风族已经荡然无存。三族为彻底占领风族的领地，瓜分了风族的女人们，让所有男子来征讨狮人送死，没有后援，用整个风族的血肉之躯滋养狮人草原的沃土。”

古木很无语，想带领风族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往自己的大湖之畔。整个部落往东迁徙，却遇到了大规模蜥蜴人在草原上的围攻。风族残存战士本就不多，拖家带口更是分心，自己全力抗争也无济于事，最后急醒了过来。

醒来后的古木，没有急着睁开双眼，心里一遍遍梳理着这个古怪的梦。

这时感觉有人在摇晃自己，睁眼一看，自己吓了一跳：原来是那个强壮的大族长先于自己苏醒了过来，并在自己身旁直勾勾地看着自己，手上还拿着个大木棒锤。身边是巴啦啦与其他三个少

女，自己被围在中间，连躲闪挪移的空间都没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38 章 神

### X2-38

古木被大族长摇晃醒后，看见大族长拿着大棒盯着自己看，身边是四名少女。

大族长看古木醒来，问道：“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古木不知怎么回答，心想：说错一句话，那大棒子可就抡过来了。情急之下反问：“你又是谁啊？怎么会在这里？”

大族长一愣，疑惑地说：“我就是不知道我是谁、怎么会在这里，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才问的你啊！你看，她们也都不知道自己是谁、这里是哪里。听屋子外边好像是有人来回走动与说话，但是我们都不敢贸然出去。”

古木心想：这个忘忧草确实厉害，看来这家伙的记忆也断片了。

于是装作很硬气的样子站起身来，说道：“我叫做古木，是古木一族的族长。我是来救你们的。你们被狮人抓住了并关在这里，它们准备日后把你们当午餐吃。你们说话要小心点儿，这里是狮人的家畜养殖区，谁要是被狮人们发现，就会被带走吃掉。”

少女们和精壮汉子即刻都绷紧了面孔，瞪大了眼睛，压低了呼吸，环视四周，聆听外边的动静。记忆的消散并没有消除内在的强大恐惧感，隐约的记忆中有狮人与自己被擒拿后的绝望。

古木看向少女中的巴啦啦，关心地问道：“你没事吧？”

巴啦啦警惕又狐疑地看着古木，仿佛在努力地搜索着自己记忆里与古木面孔对应的画面，感觉似曾相识但又毫无头绪，过了会儿才勉强慢慢地摇摇头，说：“没事。”

旁边的一个女孩说：“谁把我们关在这屋里的？外边的是什么人啊？狮子就在附近吗？我们怎么逃出去啊？”

大汉也低声焦急地问：“是啊是啊，这地方就你是明白人，你倒说说，我们能怎么逃出去啊？”

其实古木现在也没有主意：自己是趁着天黑摸进村子的，现在出去肯定会暴露；外面还有两个男性长老，自己不确定他俩的态度，是为虎作伥还是被逼无奈。万一喧哗起来，一时无法脱身，引来狮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昨天的梦让古木更是左右为难，一切都来得太快，没有时间能想出万全之策。古木渴望把这一村的人都带回无名湖畔，壮大自己

的部落，同时也解救了他们的苦难，可是路途遥远，真心没有把握。再加上此处已经远离了妈妈地图上标注出来的路线，四周的环境都极其陌生甚至凶险，怎么能带领这许多妇孺在狮人眼皮底下毫无察觉地进行大规模迁徙？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翻越四周的峭壁。

古木对众人说：“现在我们要保持安静，最好能坚持到晚上，等天黑了再想办法脱身。”

古木示意众人安静，这样乱哄哄地，自己根本无法思考。关键是怎么度过这个白天而不被发现。这个地方很古怪，只有三名男性，剩下的都是女人和孩子，自己的贸然出现是很容易被村民注意到的。

想到这里，古木在屋子里随处寻找，找到几件女人的衣服穿上。反正大家都是蓬头垢面的长头发，容易混过去，自己多年的残疾让体型并不魁梧，皮肤也比较嫩。如果在昏暗的屋子里或黄昏时分，躲在女人堆中，很难被一眼看出来。

刚穿扮好，门口就传来敲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有男人的声音在门外问道：“大哥啊，你怎么还没有起啊！今天晚上可是个大日子，

你别耽误了啊。”

古木压低了声音，学着身边精壮男子的声音说：“别烦我办正事，晚上再说。滚！”

屋外的男人听见里边这态度，便跟另一个人嬉笑着说：“看来大哥今天是有的忙了，晚上再来找他好了。”

另一个男人临走还说：“大哥啊，今年给狮王上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然后坏笑着离开了。

听他俩脚步声走远，古木松下一口气来，心想：至少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下午的时间。后边要怎么办呢？那俩人说今天晚上是大日子，不会是狮人要来吧？它们来的目的恐怕就是要取走一部分人当食物，怎么办？要尽快地想出办法脱身才成啊。

想到这里，古木转头跟那个精干的汉子说：“听见了吧，狮人今天晚上就要来吃你了，如果你想活下来，我教你个办法。”

精干汉子急忙点头问：“我要怎么做才能不被吃掉呢？”

古木说：“我会和女孩子们站在你的身后，我小声说什么你就学着说什么，看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搞不懂状况时就嗯嗯啊啊地糊弄过去。只要狮子们不觉得你有病，就不会先吃了你。知道

了吗？”

精壮汉子赶紧点头说是。

古木还是觉得担心，想来想去总觉得那两个长老始终是隐患，眼光在屋子里流连，寻找思路。看到了昨夜装忘忧草汤的碗，心想或许能如法炮制，让那两个家伙也变得糊里糊涂的，就方便了！

于是把那碗递给精壮汉子，说：“你到门口，把碗递给外面的人，让她们再搞一碗昨天的药汤来，要快。”

精壮汉子疑惑地看着古木手里的碗，不明白：“昨天的药汤，什么药汤？”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说：“你别问了，搞不到药汤你今晚就死定了。”

精壮汉子吓得一缩脖子，也不敢再多想多问，走到门口，打开一条门缝，叫过一个路过的女人，吩咐快去装一碗昨天的药汤来。

那村里的女人不敢忤逆他，接过碗径直地去了。

不多会儿听到脚步声响，是跑回来了，敲门递回了那个木碗。

精壮汉子接过碗，拿给古木。古木一看，碗里满满的菜粥，托盘上还有一种软薄如蝉翼的透明小袋子，袋子里是些白色的粉末。

看来这个粉末就是他们说的忘忧汤的主要材料了。



下面的问题是：怎么骗那俩长老喝下去呢？这味道他俩肯定熟悉，不会轻易上当的。古木有心找谁商量，可是一屋子的人都被药力拿得呆呆傻傻的，指望她们互动想出个好点子来，还不够添乱的呢。

## 神宫

当日落西山黄昏时刻，那两个长老又来敲门。

古木示意汉子去开门，请两人进屋喝汤。但二人表情严肃地看着大长老，又看看屋里的五个女孩子，有些嗔怪地说：“今天事关重大，不敢耽搁。我俩先过去了，还请大哥马上带着姑娘们跟过来，耽误了正事恐怕是不好交代的。”

两个长老说完，便匆匆朝村中小广场走去。古木只好把药包揣在自己怀里，另寻机会；让汉子有样学样地带着大家跟过去，一探究竟。

一行六人从大族长的大帐中出来，只见村女们都在往广场走，不少女人大着肚子，行走间少有交谈。随众人走到广场外，只见广场中心有一大一小两个围栏：大围栏中都是年轻的女孩子，一个个状态迷离恍惚；小围栏里，有几个四五岁的小孩子，也是木讷地呆坐着。

有村女见大族长来了，主动过来迎接。然后引领着古木在内的五个女孩子走进广场中心的大围栏里，而大族长则被安排留在外圈，站在其他两个长老身边。

古木心想：要麻烦！这圈子里的是不是都是今天的贡品啊？赶紧查看清周围的情况，思量着怎么能跑。

突然一个长老指着天边喊道：“狮王来了，大家跪拜！”

村女们和三个男人纷纷匍匐跪下，不敢抬头。而圈子里的一众女孩和孩子都木讷着，没有反应。

巴啦啦问古木：“我们怎么办啊？”

古木说：“等等看吧，学着她们的样子，别被看穿。”

古木看到天边有几只飞狮由远而近地飞了过来，降落在广场上，掀起一阵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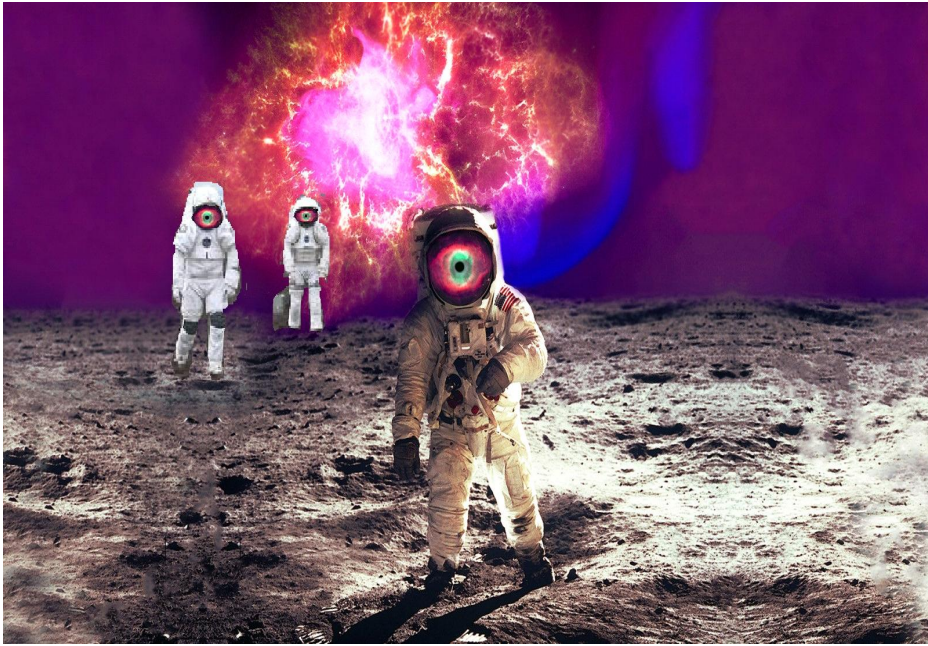
领头的正是昨天见过的那个金毛狮子。金毛狮子在广场上来回踱步，查看着整个村庄的状态，然后命令随从去点燃篝火堆。广场一侧有三个成品字形摆放好的大柴火堆。随着火焰被点燃，连同金毛狮子在内的狮子们，也都退到广场边缘跪拜于地，嘴里念念有词。

古木心想：它们这是要吃烧烤啊？难不成吃人之前还要有个祈福仪式吗？可是狮子们反复地祝祷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它们有进一步的行为。

这时整个小广场上的气氛很诡异，猿人们趴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篝火中的木头噼啪响着，狮子们都在重复着跪拜与吟唱的仪式。

突然，篝火的火焰开始诡异地扭曲起来，广场上空中无端地出现电弧的跳跃，旋风在三堆篝火间的空场上形成。一个高亮的光球出现在旋风中心，随即旋转扩大，成为一个光洞。





那光洞里居然走出了三个独眼白色怪人来！

这是什么东西？古木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生物。第一个看似是领头的，它径直走向大围栏，用手点着数围栏中少女们的个数，数完后回头好像跟那两个在说什么，但没有声音。可是古木却觉得自己听到了它们的谈话，说听到或许是不准确的，因为那并不是听到的，而是在意识层面上感觉到的。

其余两个白怪物手里拿着古怪的木棍，始终警惕地看着狮人们和村民们。狮人趴在地上不敢抬头看它们，嘴里还不停地吟唱着什么礼赞的歌曲。

古木正在好奇，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突然被某种绿光笼罩住了。接着自己和周围的少女们都飘了起来，自己连一个手指都动不了，

是不由自主地往前飘。身边的女孩们也都鱼贯飘出大栅栏，排成一队飘向那闪烁着光芒的光环。古木突然回忆起自己死亡轮回时的光环，难道它们是接引的神使？我们都已经死了吗？

领头的白色怪物，用手里的短棒挥舞指挥着少女们的漂移。它身后的另一个白色怪物则走进光环里又走出来，往复地搬运出了许多透明的大箱子，箱子里装满了鲜肉和果蔬。古木留意发现，加上自己，是十五个少女换出了十五个食品箱。

古木随着女孩们鱼贯飘进那光环里，经过光环的瞬间，感觉很刺眼。等过了一会儿视力恢复后，发现自己和所有女孩都在一个金属光泽的大房间内。

古木用余光还可以看到那个光洞外的景象：村广场上那三个独眼白怪物在小心地退着走向光环内。它们刚一进入光环，狮人们就起身去检查那些装了肉的大箱子，一只狮子拿一个箱子飞走了。剩下的狮子则进入小栅栏里把小孩们叼了起来，振翅飞走。猿人们听见狮子都飞走了才敢抬头看周围，然后两个大长老冲到透明箱子前去相互抢夺剩下的蔬果。这时那个光洞彻底闭合消失了。光洞消失后，古木所在的这个房间内的光突然进行了一次切换。

现在可以看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很高的大厅，墙壁很光滑，地面是一种网格状的东西。

那三个独眼白色怪物等光环全部消失后，走向女孩们，一边走一边把自己的脑袋给拧了下来。它们那独眼的脑袋居然和自己使用的金雕面具一样，是假的。这三个家伙居然是没有毛的猿人！



他们间的交流方式是肢体语言、表情加上意识沟通，古木能听到他们的意识波，而且没有理解上的障碍。那个领头的说：“这月的任务看来可以保证达成了。15个雌猿可以在一个月内提取出至少45枚卵子，加上这几个月储备的数量，凑够500枚就可以发送一次了。”

另一个说：“培养机里通过基因改良获得的30名原始人类女性

胎儿和10名男性胎儿，还需要两个月才能成熟到可以进入暖箱的婴儿阶段，估计这个月是不能出品的。这个月是否展开第七园区新物种的培育呢？”

领头的说：“上边还没有给出确认信息。不过按照计划，这个阶段的历史最多也就再持续80个行星年；之后我们要在归零日后，释放出全新的物种来替换第六园区内现有的物种。不知道是否来得及培养出足够的原始人形成初期的部落形态。想要启动第七园区，至少要让原始人类的数量达到要求的下限。”

其中一个好像是女性，她说：“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啊，现有的五个物种都要进入各自被规划好的平行园区内，完成各自族类的后续发展，重建属于它们自己的第七阶段部族文明。

如果按照上边的意思，我们的干预不能被它们发现的话，那还真要好好动动脑筋呢。不说了，我先带这15个雌性去体检，安排采集卵子，你们俩去看看培养机是否都正常。”

## 缔造者的救赎

古木感觉自己的身体又在被动的飘移中。少女们漂浮着从刚才的大厅一个个进入一个长长的过道。过道两边都是些奇怪的透明蛋，

蛋中都是小婴儿!

古木想：这物种看来是卵生的！脚下的地面犹如透明的水晶一般，地面下还有一层，也都是一排排整齐的透明水晶蛋。这是什么地方？它们是什么物种？它们的魔法能力也太逆天了吧！



古木思绪如电，但脑子里一团乱麻——

这样的—一个物种，它们都是蛋生的吗？它们为什么要采集我们少女的卵？可是我们猿人少女是不生蛋的啊，太奇怪了！狮人们为什么那么敬畏它们？整个大陆上从没有看见过它们的身影。火山口里的猿人村庄，看来不光光是狮人的畜牧业所在，还是与这白色怪物合作交易的一个环节。狮人出面去抓猿人不单纯是为了畜养口粮.....

这里还有多少的秘密在隐藏着？它们刚才好像在说第六、第七园区的规划与展开，难道它们是盖亚大神的人？可是它们又都不是灵体啊。

古木非常好奇，用意识尝试着对那指挥漂移的女性白衣人发出了信息：“你好啊，陌生人，我是普鲁沙。”

那白衣人被陌生的意识波连接吓了一跳，用意识说：“谁啊？别开玩笑，这并不好玩，快出来。”

她四处张望，却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白衣人，自己疑惑着是不是错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又发出了意识连接：“嗨，我在这里。很抱歉，我没想要吓到你。只是我非常的好奇，你们是什么？要把我们怎么样？”

普鲁沙一说话，打破了意识平静，巴拉啦体内的巴拉也开始咋呼起来：“是啊，放开我们！我这个身子可不是用来生蛋的啊！你们要把我怎么样啊？”

那个白衣女人睁大了眼睛，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身边的这原始物种猿人群体，搜索意识波是由谁发散出来的。

她已经在这个科考站工作了有年头了，从来没有哪只“动物”是

有思想的，更别说逻辑与意识沟通能力了。她一直觉得，这些动物只是会行走的蛋白质提供者和研究所需耗材的器官培养皿。它们一直都是混混沌沌任由宰割的。

它们能有意识、会交流、能沟通？这样原始的物种能做到如此复杂高阶的心智吗？虽然狮子们会定期为科研准备好素材，但女人一直觉得它们不过是豢养的猎犬大型版而已，也没有把它们当人看过。



古木和巴啦啦的身体被牵引光束控制着，虽然不能活动肢体，但眼神的灵动是与其他猿人姑娘们不同的。白衣女很快就确认出是这两只猿人在和自己用意识波对话，便好奇又警惕地来到古木和巴啦啦的身边。

古木体内的普鲁沙今天一直处于觉醒状态，但古木的思维太活跃

了，始终没有空闲下来的意识频率可以让普鲁沙发表建议。刚才被牵引光束照耀后，古木的角色载具与小我意识都陷入了昏沉，普鲁沙终于拿到了意识的主动权。同样，巴啦啦昨天吃了忘忧草后，体内的巴拉也进入了内在意识在线状态，只是巴啦啦的载具意识相当不稳定，经常把巴拉压制下去。

某种程度上普鲁沙和巴拉都还是初级意识单位，但好歹也是数十万年的老妖精了，却从来没有见识过眼前的这种生物与他们所住的房子、所用的法术——

这些白衣服之间可以用意识交流，肯定来头不一般。可是怎么看也不像是灵体。听他们的对话，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达成第六园区时代的收尾，协助展开第七园区，建立多个平行世界。第七园区的主题物种好像也在他们这里做着前期的准备工作，看来是要加入一种叫做人类的新主流物种，难道他们就是所谓的人类吗？那他们的存在也太逆天了吧？完全打破了其他种群人生体验的平衡性啊。

双方都看着面前的“动物”纳闷。白衣女首先打破了僵局，用意识开始展开对话——



“你们好！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与动物交谈。我是基因工程首席医官，叫贝莎（Basia）。很高兴与你们相遇。”白衣女说道。

古木与巴啦啦都用意识介绍了自己，并提出了询问：“你们是谁？这里是哪里？带我们来取卵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吃掉我们吗？”

贝莎被一连串问题搞得有点儿懵——这些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她从来没有设想过需要和谁去介绍与解释这些，一时间倒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为了给自己组织思想、争取一点儿时间，于是反问道：“你俩怎么学会意识交流的？她们也都会意识交流吗？你是个雄性吧？你是怎么进入这个队伍的呢？”

普鲁沙觉得意识交流是天生的标配，怎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自己怎么进到少女贡品队伍的这个问题自己还纳闷呢，这问题要怎么回答呢？

巴拉是个急性子，看俩人都在那儿发呆，就抢着问：“你说要给我们检查身体取卵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生蛋的母鸡，想吃蛋应该去抓鸟人，它们会下蛋。”

贝莎抿嘴一笑说：“我们可不是为了吃鸡蛋请你们来这里的。这里是悬浮在你们大海上的一个科研基地。我们是从一个你们并不熟悉的时空领域穿越过来的。在我们那里生命很漫长，女性不再渴望繁衍，我们很早就进入了思想的殿堂，因此无需再用口语交流。

我们承担创建不同形式文明的工作，让不同的意识面向都能拥有可以施展的舞台。你们这个意识面向上的主神盖亚，请求我们为其塑造不同园区的生命体系，现在已经开放到第七园区了。

当然之前的六个园区，每次更新都会做出不同的调整与更新。你们就是第七园区中人类文明的底层蓝本基因提供者，而其他亚人种将会被安排进入各自的时空领域中，成为多选项中的一种体验选择。”

巴拉说：“我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你现在还不能吃了我。我才拿到这个角色不久，还有好多事情想要经历呢。”

普鲁沙倒是很淡定，悠悠地说：“按照你的说法，你们是盖亚请来的帮手了。你们要创建一个新的族类——人类，那我们现有的社会与各个部族要如何与这新族类相处呢？”

贝莎看向普鲁沙，觉得这个人还能交流，解释道：“在每一个纪元结束时，盖亚都安排了一种荡涤地表的形式。不同的形式让不同的种族获得残留的优势，成为它们后续一统大陆的契机。

第七园区不是一个，而是众多个相互平行的体验场。每一个种族都会觉得自己是大灾变的幸存者，进而展开属于自己族类的后续时代，这是一个分水岭。

人族会行走在地面上，那个版本的星球地表上没有其它的亚人族群。你们俩很特别，不是普通的生物。我会释放你们回到地面上，继续你们的生命故事。在你们老死前，大清洗还不会发生。我们的准备工作还需要60到80个本行星年才能完成。我会为你们清洗掉本次会面的记忆，我们的存在不能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普鲁沙不是很理解她到底在说什么，不过她表示可以放自己和巴拉啦离开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再被送回那个虎狼窝里，恐怕还没有在这里好呢……有点儿犯犹豫。

贝莎抬手解除了普鲁沙与巴拉的引导光束，两人的身体落在了地面上，地面很坚实。

普鲁沙说：“感谢你愿意释放我俩回去，但我们真的不想回到那

个村庄了，你有能力送我们去到别的地方吗？”

贝莎说：“好的，没有问题，跟我来。请告诉我，你们想要返回的地理坐标。”

说着话引领普鲁沙和巴拉来到另一个大房间里，那里有全部大陆的地图。古木经常乘坐金雕飞行，所以熟悉本大陆被邈视的轮廓，不过还是有许多的地方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识过，很是陌生。

普鲁沙凝视着整个大陆的地图暗自记忆，回想自己的经历：从鱼人海到变色龙岛，从无名湖到猿人部落，从金狮峡谷再到这神宫。看着大地图，普鲁沙陷入了回忆中……



巴拉啦看古木站在地图前发呆，拍了一下古木的肩膀，小声地说：

“你干嘛呢？快带我回风族城啊。等会儿这妖怪改了主意，想走都走不了啦。”

普鲁沙意识到，巴拉的意识又被巴啦啦屏蔽到后台去了。哎，天大地大，也就只能先回风族城，从长计议了。先把巴啦啦送回去，安葬好她爷爷吧。

想到此，于是和贝莎说：“请把我们送往猿人丛林中的风族城吧。”

贝莎看了一眼地图，记下具体的坐标，带着古木和巴啦啦二人来到一个小房间里。然后跟古木说：“你很特殊，你叫什么名字？希望日后还有机会再见面。这个项链你拿着，如果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打碎它。”

普鲁沙说：“我叫普鲁沙，是史匹擦班级的。她叫巴拉，我们是同学。”

贝莎退出了房间。然后，房间内越来越亮，古木和巴啦啦都闭上了眼睛，躲避那强光。

慢慢地光线暗淡了下去，只觉得自己脚下变得柔软，再睁眼已经是风族城的郊外了。只见风族城上没有了风族的白色旗帜，取而代之的是土族的黄旗。古木隐约地觉得，恐怕这两天猿人部落内部是发生了些什么的。

## 第39章 营救

### X2-39

古木和巴啦啦这两天过的都是惊魂不定的日子——从城破到被狮人蓄养，被当贡品奉献，再回到这熟悉的家园，可谓是颠沛流离。

两人被白衣女利用传送光阵送回到风族城外后，普鲁沙与巴拉的内在意识又一次隐退回角色意识后台。当光阵散去，立在原地的已经是古木和巴啦啦二人了。

古木发现城头原本风族的白旗被土族的黄旗所替代，内心正在狐疑，思量着：这两天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吗？是否要陪伴巴啦啦进城去给她爷爷送葬？

古木想要和巴啦啦商量后续的行动计划，突然从不远处的丛林中跑出好多小孩子。

古木正纳闷，孩子们就已经跑了过来，把二人围在中间，纷纷跪拜巴啦啦。

巴啦啦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不知所措。

古木拉起一个年长些的女孩子问她缘由，那孩子突然眼角湿润哭了出来，抽泣着说了来龙去脉：

前天城破后，大家收拾残局，安葬亲友。到傍晚猴王率领大军才归程，发现风族大长老与多位长老战死，全城哀悼。昨天一早，突然传下命令，风族所有战士与可战斗的男人都参与复仇计划，立即出发过界河营救被掠走的妇孺，誓言不胜不归。

风族的男人们都走后不久，土族就接管了风族城中的城防与政务。

风族的女人们被告知这里已经成为前线战场，不再安全，随即被分为两队，遣散到水火二族的领地内，走得匆忙，只能带些随身的细软。

风族的小孩子们则被送到靠近界河的郊外，自行去风族在界河畔的最后一个据点村庄，投靠亲友。孩子们行动缓慢，又没有大人陪同，夜里害怕，就在此处丛林中露营。刚才看见从天而降奇怪的五彩霞光，从光中走出来的居然是大长老的孙女。孩子们多数都认识她，心里激动，就都跑过来相认了。

面对这一群孩子，古木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更搞不懂猿人内部在做什么把戏，不由地看向巴啦啦，可是巴啦啦两眼中的迷茫更

甚，丝毫认不出这些孩子们。

古木想起巴啦啦吃了忘忧草后，过往的记忆被屏蔽了。这药效会持续多久，还真不知道。这带着一个失忆的巴啦啦和一大群孩子，下一步要怎么行动啊？

## 风族

此时古木看天光渐明，心想：如何能挽救风族一脉的众人的性命呢？带着这些孩子行动肯定是不行的；把他们都送去风族的那个靠近界河营寨，多半最终都会成为狮人的点心。左思右想下，决定带他们去界河畔的那个秘密山洞暂躲，然后去寻找风族的勇士们，一起营救火山口内被困的风族女性。

孩子们都很信赖巴啦啦，虽然巴啦啦现在比较憨傻，他们也愿意跟随她。古木把巴啦啦和孩子们安置在隐秘的山洞里，孤身渡过界河，寻找猿人部队行进的踪迹。

风族勇士们收到土族大长老传达的猴王命令：立即启程渡过界河，追赶寻找被掳走的妇孺，为大长老们报仇。但他们却不知道过河后要去找哪里找狮人拼命、俘虏们的集中营有可能在哪个方向上，连食物补给也只发放了一周的口粮随身携带。



过河后，他们平生第一次踏上狮人草原。步入大片生疏的荒野，内心是恐慌的。失去树林掩护的猿人很脆弱，他们决定昼伏夜出，探索前进，尽量不暴露自己队伍的行踪。



古木渡河后，依照上次追踪狮人时在空中对地形留下的大概印象，推测风族的部队最有可能的行进路线——他们在开阔的大草原上不会傻到白天行军，一定是找树林或高草处隐蔽，符合这样地貌特征的地方不多。虽然他们比自己早出发一天，但自己可以昼夜兼行，估计很快就能发现他们的足迹。

果然，古木在渡河后的第三天找到了风族大部队的踪迹：他们在一处小湖边的芦苇地里躲藏着，白天派出了多股小部队扇形侦察前进，确认大体方向后，夜间大部队再后续跟进。

古木还没有靠近他们的营地，就被隐藏在草丛中的哨兵发现了。哨兵二话不说把古木拿下，送到了他们的营地内。

营地里当家管事的是一个原来负责军事的长老，他在宴会厅里见过作为金雕特使的古木，还有印象。看哨兵押解古木过来，一眼就认了出来，立刻特别地紧张起来，反复叮嘱手下加强周边的戒备。

他是风族长老里唯一的幸存者，狮人来袭的那天夜里，他跟随猴王率领风族士兵去奔袭救援了，不在城内。第二天随大部队回来后发现城池被狮人侵袭，众长老们牺牲。而猴王说大长老尸体边发现了金雕与狮人的脚印，认定金雕特使是内奸、本次被偷袭的罪魁祸首，是他泄漏了城防空虚的信息给狮人。

现在风族部队已经深入狮人大草原数天，零星地遭遇过爬虫人，但始终没有狮人的踪影，正在犯愁。这时这个金雕特使的诡异出现，让这个长老十分担心自己已经暴露，金雕鸟人与狮人随时会发起奇袭。

长老强装镇定，让手下放开古木，亲自过来请古木坐下，嘴里殷勤地说：

“啊呀呀，这不是金雕特使十木大人嘛，您怎么会刚好路过这里啊？狮人大草原可是很危险的地方呢！您别见怪啊，我这些手下都是粗人，不认识您，多有误会！”

前几天狮人突袭了我们的城池，之后您就失踪了，我们都很担心您的安全呢。这不，猴王派遣我们出来四处寻找您的下落。真巧啊，我们能在这里遭遇到。

您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啊？又是怎么从狮人的魔爪下逃脱的呢？您的金雕大神在附近吗？我们可是很渴望仰仗它的神武呢。我叫**风舞**，是风族负责军事的长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风舞表面上对古木格外地殷勤，心里却暗自盘算着如果此时此地激发与狮人和金雕的冲突，自己能抵抗多久。

古木没听出这许多的心思，还很感动对方真挚热情的患难友谊。心想：原来他们冒险跨过界河不光是营救同族，还要来寻找自己的下落啊。

于是把这两天所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都描述了一遍，只是当说到在俘虏营看见篝火中出现光环后，到自己出现在风族城前遭遇风族小孩们之间的环节，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就好像梦醒后

知道有梦，但梦中的内容却无从回忆。

风舞仔细地听完古木的描述，陷入了沉思——这位神使的话，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只是他最后离开的环节怎么会失忆了呢？难道是另有隐情不好告知？此刻对这个十木的戒备少了几分，但也不能肯定他说的都是实话。

十木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信息：水火二族瓜分了风族的女人，而土族占据了风族的城池，并驱逐了风族的孩子们——多年间四族的各种恩怨猜忌，就在风族城遭遇浩劫的第二天即被显化。猴王坐视不理，风族失去家园土地。现在想想土族大长老激励他们出征时的各种说辞套路，就是让自己和所有风族战士都战死在狮人草原，成为狮人的晚餐。

想到此处，风舞颓废地一屁股坐在地上，空洞的双眼望向苍天：家国破，内忧更甚于外患。

许久后，风舞问：“十木大人，您的金雕大神与鸟人盟友们此刻在哪里？您们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吗？既然您知道那些被俘虏的妇孺具体位置，请带领我们去救出自己和女人和孩子，我风族残部上下今后尊您为主，任凭驱使。既然猴王离弃了我族，我带领全

族愿加入您们金雕氏族，从今往后我们奉您为王。”

古木赶紧扶起跪拜在地的风舞，好言安抚，说出那个大火山口盆地的方向，告知他金雕就在那附近接应。只不过那里已经临近狮人老巢，行动要格外小心。这里风族战士人数不多，如果狮人倾巢而出，别说救人了，整个风族部队都会尸骨无存。

风舞谢过古木，请大人进入自己的帐篷休息，自己则告退，去安排后续的行军计划。

风舞召集了手下的心腹，把刚才的情况又都学说了一遍，然后安排四路密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路回风族城探听十木所言虚实，观察后续动向；

一路去找那个隐秘的山洞，寻找孩子们，并探听他们的描述；

一路去找风族最后的一处边寨，让他们知道当下的状况，准备粮草准备全族迁徙，并为密洞中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和保护；

最后一路，按照十木所说的方向前去侦察，探明现状。

相约在那个密洞处最后完成所有的集结，等待风族部队营救回妇孺后，一起开始向金雕氏族领地展开迁徙。

## 筹谋

昼伏夜出，古木给风族带路，用了两天来到大火山口的外围。

风族的探子已经把附近的情况都搞明白了，带回的信息是这样的：附近没有发现狮人，火山口内确实有一个村落，村落中只有女人、孩子，其中有一些孕妇，没有看到男人或守卫。只是火山口四周的岩壁陡峭，十分不易攀爬，会为营救带来极大的困难。

风舞决定队伍在原地休整，采集藤条编织长绳与吊筐；自己则利用这时间带领两名得力手下，亲自翻越山岭摸进村子，详细查看情况并对比十木特使说的村内见闻——十木说村内有三名男性，但探子说没有男性，这里定有古怪。

风舞走后，古木也悄悄地离开了队伍，来到旷野吹响鹰笛，召唤自己的金雕。

没多久，天边飞来了十多个黑点，片刻功夫就已可见。领头的是两只金雕，其后是十多只大灰雕，一个个都孔武有力，精壮无比。它们纷纷飞到古木面前，古木认出自己的金雕与之前的那个阿米奇金雕小王子。心想：它们从金雕王那里折返回来了？怎么又和我的金雕混在一起了呢？

正不知如何应对，雕群已经落在了自己的身旁。

阿米奇落地后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猿人，内心中感觉似曾相识，但又很确定这是第一次相见——自己从来没有过和猿人直接打交道的经历。

阿米奇向古木发送过来意识波，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有我金雕一族的鹰哨在身？”

古木体内的普鲁沙已经多次觉醒，当阿米奇用意识与古木交流时，普鲁沙的内在意识被第一时间激活。普鲁沙一上来就认出了阿米奇的意识，十分惊喜，连忙问道：“你是阿米奇吗？”

阿米奇一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呢？”

“是我啊，我是普鲁沙啊！数月前我在熊洞里被毒死了几次，之后就进入到这个故事线中了，再醒来就与你失散了啊！身边的金雕也不再是你了。你好好想想，你怎么变成金雕一族的小王子了？你都经历了些什么啊？”

阿米奇仔细盯着古木，陷入了深深的回忆，幽幽地说：“几个月前？那时我还在金雕高原我母后身边啊，从来也不认知你的，我也没有结交过猿人朋友……不过我从小倒是经常做一个很古怪的

梦，梦中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的猿人与我玩耍。”

普鲁沙着急地问：“你可曾梦见过一棵高大的神树？树下的部落、部落旁的大湖？”

阿米奇说：“是的，你怎么知道这些细节的？”

普鲁沙说：“那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十多年啊！你我就是在那里生长起来的。我知道了，当我转生后，虽然故事线内的人物都没有变，但我角色的记忆是被抹除过一部分的，你一定也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阿米奇说：“不可能，我从小在金雕高原生活，被我母后养大。虽然梦中见过那大树与湖，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没有在此之前离开过金雕高原。”

普鲁沙无法解释当前发生的事情，只好暂时打住这一话题，走到自己的金雕身边，从它背后解下自己的包裹，一转身走入树丛中。没过一会儿再走出来时，已经是一身金雕的装扮了。

阿米奇眼睛一亮，难以置信地说：“你，你就是那个小金雕！你的这身皮毛从哪里得来的啊？”

普鲁沙说：“你先别在意这些细节，现在你知道我怎么拥有了这



个鹰哨。有太多的事情一时间我无法都和你解释清楚，也无法证明。不过如果你肯协助我达成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我答应你在一切结束后，你会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包括你姑妈的下落。对了，你回巢后你的父王是如何吩咐的呢？”

现在阿米奇的整个脑子都处于混乱的状态下，各种似是而非让它觉得很晕。听普鲁沙问起自己父王对此事的意思，便顺口答道：

“父王的意思，姑妈已经失踪多年，生还可能性很小。那俩蛋壳都比较小，而且是外力从外边打碎的，估计并非自然生产，而是被从腹中被掏出的，又被打破食用。蛋壳是在猿人丛林内的山洞中发现的，应该是猿人所为。

但猿人没有能力击杀我姑妈，那么可能性就只有一——姑妈已经身亡，被猿人发现了。罪魁还是狮人。不过猿人对金雕一族太不尊重，也要惩戒。这次一共来了三十只大雕，我这里有二十只，分两班在骚扰狮人。还有十只去惩戒猿人们了。”

普鲁沙有点儿懵——自己本想借蛋壳化解这一问题，没想到反而加深了矛盾，还把猿人给搭了进去。担心风族残部，急忙追问：

“去惩戒猿人的大雕去攻打哪里了？”

阿米奇说不知道，那是另一个雕带队去的，因为没有难度，自己也懒得过问。然后追问普鲁沙到底让自己帮什么忙，什么时候才肯说出姑妈的下落和相关的故事。

普鲁沙现在有些担心了：听妈妈说那俩蛋一个是妈妈吃的，一个是姨妈吃的，按照金雕的脾气，自己说出来实情会不会引火烧身啊。还需要仔细斟酌一番这话要怎么说才好。心思至此，便转变话题，问阿米奇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与狮人的战事如何。

阿米奇说：“我们昨天傍晚刚到这一带，狮人机警得很，都退缩回了金狮峡谷内。那里是两山之间，空间狭小，大雕进入后就会失去机动性，占不到便宜，只是在这里僵持着。”

普鲁沙说：“那好，我有一个好办法，让你可以事半功倍，在你父王面前得一个大功劳，还能帮我一个大忙。你可愿意？”

阿米奇好奇，要求说来听听。

普鲁沙说：“离此不远有一个猿人部落，你带上全部人手，去彻底捣毁那里，完成你父王交代的惩戒猿人。那个村庄是狮人重要的食粮饲养基地，你把那里的猿人都抓来送给我，我把她们带着，去组建亲近鸟人的金雕部落。这样等于彻底切断了狮人的粮仓，

打击了龟缩不出的狮人。不是一举三得？我这边已经有人去那村庄侦察，过一会儿也该回来了。到时候以我吹哨为信号，我们一起动手，捣毁狮人的畜牧基地。”

阿米奇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个计划没有风险，而且确实是一举三得，便答应了下来，带领自己的手下原地待命，等候古木的信号联合行动。



古木安排好一切，走向风族猿人部队藏身之处。看着自己身上的金雕服饰，觉得好笑：自己到底是谁呢？普鲁沙？古木？小金雕大神？金雕特使十木？好乱啊。再这样逐一地扮演下去，自己都要混乱了呢！换回古木的衣服，走向风族的据点。

## 营救

傍晚，风舞与随从回到了风族的营地，一回来就找古木商讨救人

的细节。他们潜入了火山口内，村庄里确实没有狮人的哨兵与守卫。

他们还问了一个在外部采集野果的女人，那女人很奇怪，居然不记得过往的事情，身上的衣服却确实是风族的服饰。她说这两天村子里两长老发生了争斗，起因好像是因为原来的大族长突然痴傻了，两长老争当部落首领，口角不休，最后打斗起来，俩人都身负重伤，在自己的帐篷内休养。前两天神和狮人们刚来过，下次再来要一个月后了。

总结下来，现在是救人的最好时机。只是那火山口四周峭壁极难攀爬，村中妇孺少说有百十人，解救他们出火山口，再徒步返回界河畔，少说需要十天，还很难保持绝对的肃静，被狮人发现的可能性很大。

风舞为此事犯愁，古木听完他对村中现状的描述，更有信心了。于是安慰他说：“你别着急，今天下午我已经和金雕大神取得了联系，它们会给予我们必要的援助。如果你愿意，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展开全面的营救。”

风舞立刻点头答应，但是却狐疑这位神使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

药。于是试探地问到底有何计划。

古木说：“现在没有狮人骚扰，事情会容易许多，关键问题只有两点——峭壁与速度。

救人的事你们交给我去达成。你们现在就开始撤退，在从此处到界河边的沿路设置多个接应点，等待被营救出来的人。然后一路护送，带过界河，送往风族在界河畔最后的那个村子里集结。

风舞问：“你一个人成吗？不要多几个帮手吗？”

古木说：“没问题，有金雕大神的呵护，一切都好解决。你们这就开始撤退。从这里到界河妇孺们恐怕要走三天，接应的工作才是决定此次营救是否成功的关键。好了，话不多说，分头行动吧。”

古木离开风族部队，换上金雕的翎羽，来到金雕的队伍处，告知阿米奇一切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始行动，但要安静。

雕群起飞，两只金雕带领了十六只灰雕，飞向火山口，其他四只在高空盘旋，不断侦察狮人的动静。

十八只雕飞到火山口内，降落在猿人的村子附近。古木独自进村，想要组织女人们到村口有序撤退。自己先找到原来大族长的房间，

进屋后看见大族长被绑在柱子上，嘴巴被塞住。古木上前赶快解开他，想要了解情况。不知怎么大族长直接吓瘫在原地，古木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金羽翼吓到了他，随即摘下金雕的面具，柔声安抚。

大族长狐疑地看着古木，结巴地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几天前你说你是大族长，后来你又被那些怪物带走了，之后那些狮人带走了小孩子，两个男人说我是大族长，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就把我绑在了这里，两天没有给我吃的了。现在你又神啊鬼地出现在这里，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也没心思跟他多解释，吩咐他说：“你现在去召集全村的人都到村口广场上，跪拜金雕大神。如果耽搁了，别说你今后没饭吃，你还会被当点心吃了。”

大族长哭丧着脸，踉踉跄跄地走出自己的房间，去村里吆喝村民到广场上集合。心里这不是滋味啊——自从自己失忆后，每天都过的什么日子啊！不是这个要来吃自己，就是那个要来吃自己，自己还没得吃。



等不多时，村民们都来到小广场上。她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集结迎接，麻木地跪了一广场，准备迎接宿命的拣选。

古木让所有的村民分成三队：孕妇一队，少女们一队，孩子们一队。然后招呼金雕入场开始空运，让大族长在原地维持秩序。古木带队，雕人们一次能抓一个人飞越高山，一次可以运送十七人出火山口。

在古木的引领下，第一批空运送到了风族在附近的第一个接应点，就是这两天风族的临时营地。

风舞和一群猿人远远地看到成群的大雕带着女人们飞过来时，简直不敢相信，人都呆了。直到大雕们把女人们都放在地上，才醒过味儿来，展开接应。

就这样，一夜的时间，古木把火山口内百十名风族部众都解救了出来，包括大族长。只留下了那两个互搏重伤的长老在村子里没管。

大雕们留下了十只负责断后与戒备、震慑狮人，使其不敢追击，其余的则帮助空运孕妇到界河。孩子和少女们则跟随风舞的部队快速陆路撤离。风族战士背着小孩子，带着女人们昼夜兼程。撤退过程非常顺利，预计三天的路途只用了不到两天，就都安全地到了界河边，准备渡河。

## 对垒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古木和风舞负责陆空两路的断后，等两人到达界河畔已经是黄昏时刻，整个部队疲惫不堪，携带的食物也都耗尽。大家想要趁着夜色渡河回到猿人丛林，以免夜长梦多。

刚靠近河岸，猿人丛林沿岸就冒出全副武装的土族战士严阵以待，犹如大敌当前，封锁了河岸。

风舞赶紧上前解释是自己人，可是对方答复的只有呼啸而来的箭矢。土族领队之人喊话说：

“两天前风族城被鸟人突袭，导致土族将士多有损伤，已经证实



鸟人与狮人就是蛇鼠一窝，狼狈为奸。这两天看见鸟人频繁在界河对岸调动，就知道要大举来犯。没想到风族背叛猴王，卖友求荣，与鸟人合作，倒戈相向，不去与狮人拼命玉碎，却当逃兵想要撤回。大长老已经下了命令，风族将士勇猛杀敌者奉为烈士，后退叛逃者就地正法。”

于是双方僵持在界河两岸，互不相让。

古木向阿米奇说明了当下的情况，阿米奇觉得猿人真是低等物种，于是吹响鹰哨。古木不明所以，一盏茶的功夫，原来负责断后的十只灰雕、去袭击风族城的十只灰雕，从不同方向聚拢了过来，天空中一时间盘旋了三十二头巨大的飞雕。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计谋都是儿戏。风族开始渡河，而土族的守卫则僵持着撤退。

过河后，风舞对古木说：“你说的你都做到了。我风族一部，今后改换旗帜，都是你金雕氏族的族众，你就是我们的大族长了。接下来你吩咐吧！此处容不下我们了，我们全族都愿意跟你走。”古木等的就是这一刻。

于是分兵三路：风舞带人去往风族最后一个村落，把风族的人都领过来，获取迁徙所需的资粮；金雕带领鸟人和部分风族战士继续震慑抗衡土族；自己则带领风族的一些人去隐秘的山洞中接风族的孩子们，还有巴啦啦。约定一天后还在河边集结。

第二天傍晚，河边已经集结了千余人，男女老幼辎重细软，形成了一个大的逃荒群。土族的大长老也赶了过来，一面说风族的背叛有多么地不耻，一面假装好意，让他们快点儿离开这是非之地，不然猴王带大队人马赶到，自己也很难办。劝风族能走多远走多远，再也不要回来了才好。

一夜的喧嚣，整个队伍算是集结完毕，按照古木手中的地图准备顺流而下，开启半年的迁徙远征。队伍开头是古木与部分精干将士；中间是孕妇、老幼和辎重，女人们在左右两侧负责沿路采集食物和保护队伍；队尾是风舞与部分战士断后。古木向阿米奇借

了十头灰雕，与自己的金雕组成空军，盘旋在队伍上空负责警戒。



临行前古木与阿米奇道别。阿米奇说出了自己昨天的一个梦：

“梦中我从蛋壳中出来，第一眼看见的居然是猿人。自己记得那些猿人的名字：**艾莉、卡卡巴、阿娃、古木、金雕公主**。梦中自己确实是与古木一起长大的。后来在一个洞里，古木死了，自己愤恨那只大熊，进去和它拼命，发现熊也死了，于是啄食那熊的肉出气报仇！第二天自己想要飞回部落报信，结果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从空中跌落，挣扎了半天也死了。

死后出现光洞，有指导灵说你已经辗转来到了这个版本的故事线中，不过我无法再进驻到原有的那个金雕角色里，需要重新投胎，完成彼此的助缘功课。于是我出生在金雕高原九年前的时间点上成为了金雕小王子，在那里长大，之后被指派来狮人大草原，触

发后续剧情。

梦醒后，两世的记忆平行地在我脑海中。你妈妈是我妈妈，我妈妈是我妈妈，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面.....

一切都好乱啊！或许这只是一个梦，或许现在才是一个梦，我不知道。我需要些时间去好好想想，这太复杂了。

我的记忆中有那无名湖，我知道它在哪里。在这里我要先完成金雕王布置的任务，交差后我会去找你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新家园

半年的路途远比古木想象得要漫长，但远比妈妈说的过往要顺利：一路上遭遇过不同的族类，但如此大规模的队伍，又有强大的空军护航，各个地方小部落都生怕自己遭殃——或者送来食物，表示友好与欢送；或者高度戒备，但不敢主动挑衅。

一路上巴啦啦与古木形成了稳固的情侣关系。整个氏族在路上熬过了冬季，开春时终于到了无名湖畔。古木看到地上躺卧着的巨大古树残骸，想起去年的大火、自己的母亲和妹妹、那个姨妈、金雕公主、死去的父亲.....声音颤抖地说：“我回来了。”

他指着无垠的湖面，告诉巴啦啦，这就是金雕氏族的领地，湖心岛上住着自己的母亲。巴啦啦柔声地说：“你是我族的大族长，我们氏族就改名叫做古木氏族好了。今后我们的孩子都姓古。”说完脸不禁地红了。



人们在湖畔安顿下来，营造村落，造船打鱼。古木安排好一切，连夜叫上巴啦啦，驾木筏去湖心岛探望母亲与妹妹。

可是上岛后，发现草棚已经荒废多时，人影皆无！这可如何是好？

## 第40章 始末

### X2-40

古木在鸟人的护送下，带领风族进入了无名湖畔，部族改名为古木族。

等安顿下族众，古木带着巴啦啦去湖心岛见母亲与妹妹。巴啦啦第一次见婆婆很忐忑，结果发现岛上的茅草屋早已荒废，人去楼空，找遍全岛也一无所获。

古木让巴啦啦在岛上等自己，一猛子潜入湖中去找人鱼妈妈，要知道这一年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可否有母亲与妹妹的下落。

湖水里的人鱼一族数量比往日稀少了许多，古木找了半天才遇到一只会意识交流的。

据它描述，半年前，人鱼族中出了大事，金鳞妈妈匆忙赶回了人鱼海，至今未归。它们奉命一直守护在这里。古木的妹妹这几个经常独自驾船离岛，然后独自返回。人鱼慢慢地习以为常了，想她可能去岸边采集食物或做什么别的。

就在四个月前，古木的妹妹又一次独自驾船外出，回来后没多久带着妈妈驾船离开了湖心岛。因为是她们的自主的行为，没有看到

被胁迫或被进攻，人鱼们也就没有阻拦。

此事之前一直都很平静，没有发生过争吵或打斗，之后她俩就再没有回来过。她俩是从大湖的东南上岸的，上岸后的事情人鱼们就一无所知了。

古木估计妹妹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回来叫妈妈去确认，此事多半又与姨妈和她的两个儿子有关。妹妹到底发现了什么？妈妈与她上岸后又发生了什么？去了哪里？为什么几个月都不再回来？

古木决定先返回部落安顿好民众，日后驾驭金雕到湖对面去寻找母亲和妹妹的踪迹。

## 光阴似箭

古木部族在无明湖畔休养生息，一晃过去了十余载：部落渐渐地发展壮大，兴建起城邦与水寨；部落内部团结，又无外患滋扰；大湖水产丰富，丛林植被茂盛，一族上下都其乐融融。

只有古木这些年来始终忧心忡忡——在十多年的光阴里，他始终没能找到母亲与妹妹的踪迹，而姨妈与俩表弟也消失不见，踪影全无。湖底的智慧妈妈再也没有回来过。古木仿佛失去了过往

的一切。

**阿米奇**在这十来年里来过几次，开始很频繁，后来慢慢地淡了，它也有它的家庭和后代。当初古木一族完成定居后，古木依据约定，说出了自己听母亲叙述的当年关于金雕的所有事情，并说明了自己的金雕翎羽衣的来历。其实阿米奇也通过自己零星的梦境回忆起了许多往昔的记忆，这些记忆被古木逐一证实，阿米奇完成了内在自我意识的觉醒，知道自己不过是在一场大戏中，不禁苦笑上苍的种种安排。

阿米奇带着古木的那只金雕回家认祖，告诉父王这就是姑母唯一的后人，是古木一族救了它并养育长大。金雕王很是欣喜，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落下，恩典金雕一族与古木一族同盟，承诺守护古木一族的平安。





古木一族所在的无名湖和鸟人聚居的鸟人岭其实非常的近，但阿米奇近两年很少再来看望古木，全因为金雕一族的老王已经年迈，小一代的金雕都在勾心斗角，争夺日后的王位。

阿米奇本无心王位，但它生性良善，担心自己嗜血又野心勃勃的哥哥上位后会荼毒生灵，掀起大陆上的战火，搞一味的领地扩张，为祸一方，只好与其处处周旋，试图让老王传位给自己，以求保得天下太平。

这些年**巴啦啦**在部落里担任了大鑿，风族旧臣都敬仰她逝去的爷爷，也愿意服从她的管理。她被忘忧草蒙蔽的记忆在到达无名湖定居后慢慢地恢复了，体内巴拉的意识也随着练习鑿术完成了全面的苏醒。只是多年来都始终不孕，自己觉得愧对古木，令部族无后继承。

在巴啦啦31岁那年的夏天，她终于大了肚子。她内心无比欢喜，期待美好的未来，可是又不时会觉得很抑郁，内心中总是隐隐感觉不安，好像要有大事发生。

古木在过往的十多年里，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部落首领。他曾尝试去鱼人海找智慧妈妈，但猿人的身体无法潜入深海；也曾多次组

织族众，大规模对无名湖东南岸进行地毯式搜索，可惜只找到了被遗弃多年的一些废墟踪迹，估计是姨妈与表弟在那里居住过，但母亲与妹妹、姨妈和表弟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近年来无名湖畔不再太平，无名湖里的鱼人和水产日益稀少，部落经常有落单的族众在湖的东南岸神秘失踪，可怎么也找不到任何头绪。

妻子的怀孕让古木很欣喜，这是他第一次将为人父。

## 否极

冬去春来，巴啦啦终于到了临盆的日子。那一夜，随着婴儿的啼哭，古木失去了自己的爱妻——巴啦啦难产导致大出血，只看了新生儿一眼，就与世长辞了。

古木抱着爱妻的尸体，唱着安魂的歌谣：“……尘世多坎坷，我们且相伴，归路多歧途，愿你与光伴，生死如日月，交替如轮转，聚散自有时，莫惦念，莫留恋，你安我即安……”

巴啦啦的遗体被放在铺满松枝的木筏上，飘向黑夜中的湖心。一只火箭犹如流星点燃了木筏，全族人站在湖边吟唱着安魂的歌谣。



古木抱着新生儿站在湖边，额头对着额头，说：“你就叫**十木**吧。那是你妈妈当初认识我时的名字。”

十木在古木的照料下快乐地成长着，有时也会问起自己的妈妈，古木只说：“她在云里看着你呢。”

十木三岁开始学习各种灵觉技巧，但始终找不到感觉，古木也无法展开与儿子的意识沟通——这孩子就好像绝大部分族人一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内在自我毫无觉知。虽然可以学会运用某些简单的灵觉技巧，但总感觉不是内发的。这让古木十分困惑。

在十木五岁的那年夏末，一个平静的夜晚，大家劳累一天都睡下了，湖面平静无风，知了单调地在林间鼓噪，蚩蚩为其卖力地伴唱。毫无征兆地，古木部落遭遇了奇袭。二十年的平静生活，让

古木一族生活得很松懈，没有武装也没有放哨。这夜袭导致了对古木一族致命的重创——

古木与多数男人在这次夜袭里战死，大量的妇孺被狮人掳走，其中也包含十木。

这次袭击的发起者是金狮岭的新任金狮王。上百头雄狮参与了这次单方向的屠杀和抢掠。

## 消涨

二十年前，随着风族的大迁徙，鸟人对狮人大草原长达十多年的压制结束了。随后的几年里，狮人逐渐肃清了盘踞在狮人大草原上的爬虫人，两大狮人部落再次整合化一。

狮人与土族的猿人很早就暗通款曲，达成了秘密交易——

土族原先是把风族当炮灰、挑拨水火两族内斗，来达成土族一家独大的局面，从而控制猿人丛林中猿人的种群总数维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土族大长老一直坚信猿人的生育速度实在是太快，人口的爆棚只会带来食物的短缺，疾病与战争随即会不可控地蔓延。

为了让猿人成年雄性与雌性不会过多，他暗自与狮王达成协议：

定期地派遣由火水两族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到狮人大草原寻找失踪的风族残部，多年来不但一无所获，还都是有去无还。

土族用这个方法既压制了水火两族的人口数量，又给狮人送去了贡品。而狮人则依据承诺，二十年来没有再对猿人丛林的城池进行过大规模的滋扰。

对于猴王来说，风族的叛变与叛逃让他一度很伤感。他从三族长老处得知的信息是这样的：

首先，风族的长老风舞因为救人与报仇心切，私自率领族众冒进狮人大草原。三族长老苦苦相劝也无法阻拦。

他们的离去导致风族城防御空虚，多亏土族大长老深明大义，接管了城防。为了阻止狮人再次掳掠妇孺，水火两族兄弟情深，义不容辞地保护了风族的女人们。

之后风族在大草原上失踪，风族的余部觉得愧对猴王的庇佑，羞愧难当，又畏惧狮人，决定逃离坚守的岗位，迁徙去了不知何方。

猴王或者信了，或者将就着信了，没人知道。他其实只在意自己能过上踏实日子，不用总是为诡异的政治操心——土族是自己的本族近卫，土族做大对自己有利无害，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狮人的壮大与整合在西面严重地挤压了爬虫人多年来形成的生存空间。随着狮人的扩张，爬虫人被迫东迁，进入了古木部族的领地，渗透入无名湖水系，与湖内的人鱼一族展开对水产品的争夺。狮人在二十年间，人口数量翻了三番，成为大陆上最鼎盛的族类。随着人口数量的急速增加，现在成年雄狮和受孕的母狮面临着极大的问题：领地不足，食物短缺。

一年前老狮王病死，金狮高层出现变动，原来在金狮峡谷内龟缩的金狮，因与土族的秘密交易和与神使的秘密交易，食物从来没有太过匮乏，充足的食物让其形成了族群数量上的优势，最终拿到了整个狮群的统帅权，成为新一代狮王。它的理念很简单：征服等于更多的食物，丰富的食物带来人口，可以征服更广阔的地方。

它自幼牢记被鸟人欺凌的经历，提心吊胆忍饥挨饿的童年日子扭曲了它的心性。鸟人在其童年时曾无端地彻底破坏了它们苦心经营多年的猴子牧场，导致那一年狮人失去了重要的食物来源，也失去了与神交易食物的资本，很多幼狮被活活饿死。它憎恶鸟人的恶行——金雕就是这片大陆上的魔鬼。



入主金狮岭的新狮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狮族的人口爆棚问题。夏末时分，随着大批的母狮受孕，食物的供给出现了明显的短缺。新狮王这次盯上了爬虫族。可是这些家伙实在是猥琐，从来不正面交锋，都住在地下的岩洞里或水泽中，喜欢用毒烟、偷袭、计谋。这让狮人总感觉很窝火。

新狮王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一雪前耻，对鸟人进行报复。它对狮人们说：我们的食物总是匮乏，就是因为鸟人占据了大半个版图。狮人想要崛起就必须彻底压制鸟人的数量。

结果在这个夏末，新狮王发动了进军鸟人岭的征途，“无意间”发现在行军路上存在着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猿人部落，结果就顺便揍草打兔子，把古木一族连锅端了，正好为大军提供优质的口

粮补充。

## 无助

在那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中，在整个部落陷入危急的时刻，古木曾不止一次地吹响过鹰哨，也用那个神奇的按扣呼叫过神使的协助。但从暗夜到破晓，这突袭发生得太快，当**阿米奇**率众雕来援时，狮群们早已满载而归。神使没有响应当年对古木的承诺，当然古木也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电池。

其实古木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在整个大陆架的下面还有另一个地下世界，那是被爬虫人掏空的地下隧道群。大小溶洞被贯通，地下水网密布，隐秘的出口散布于整个大陆的南面。多年前，姨妈和两个表弟就是找到了这样的入口，并藏身其中。

古木的妹妹与那两表兄年龄相仿，还暗恋其中一个，曾多次私自约会。最后一次，那表兄说他妈妈**艾莉**病重，眼见时日无多，很想死前与表妹**阿娃**再见一面，忏悔一生中的过失。

阿娃信以为真，便随女儿去探望艾莉。没想到艾莉把她俩骗入地下城，在那里扣留了阿娃。阿娃不知道这是她宝贝女儿为了自己



的爱情做出的牺牲。

在地下城里的艾莉一家，后来又陆续绑架了古木一族很多落单的族人来壮大自己。它们后来逐渐形成了地下人猿的一支血脉，与爬虫人共享地下世界。

金鳞妈妈的离去其实与人鱼海二十年前发生的一次大叛变有关——

老海王的独子在三十多年前外出游历时失踪，送回了重要的消息：变色爬虫人在浅海正在扩张，扼制了人鱼一族东扩的要道。王子失踪后不久，金鳞母后出海寻找孩子，十多年间一去不返。

人鱼王年迈又膝下无子，导致内部兴起了王权叛变。叛变者自立为王，杀死了老王，还用计骗在无名湖内的王后归巢，说老王病危，大祭司需回朝主事。而王后一到家就被囚禁了，再没能离开。

狮人们在这次夜袭里大获全胜，扫荡了猿人的部落，携带着大量俘虏飞回大营。

这一夜鸟人一族其实也不平静——金雕王族内部因权力交替展开了白热化的争夺。金雕王在几天前死了，可是到死没有说明谁继承王位，或者说了却被刻意隐瞒了。王后秘不发丧，要拥立自

己的儿子。鸟人氏族一夜间分成了三股势力，相互克制，互不相让。

这一冲突持续数日，进入胶着状态，导致古木在求助时无人回应。因为谁有异动，率先带队离开金雕高原，也就没有再回来的可能性了。

## 没有如果

普鲁沙从古木破碎的身体中出来，看着狮人抢走了自己的儿子，看着部族被屠杀抢掠，心如刀绞，万分不甘。

他试图利用重生改变这一历程，通过跳跃故事线的方式，提前发出预警。但是他只能回到上一个自己在睡眠状态的时间点醒来，每次醒来都是狮人冲进自己帐篷的那一刻。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无法改变。

最后普鲁沙放弃了对一切的挽救，也不关心自己的遗体，在最后的时刻他紧抱自己的儿子十木，在十木被狮子叼走时，普鲁沙把自己的意识焦点锁定在了十木的身体上，把意识焦点全部转移到了十木这孩子的载具中。

普鲁沙进入十木的载具，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孩子可以学灵术却

始终不开窍、对灵魂与心灵感应都不感兴趣：这个小躯壳内没有司机，他只是一个和很多族众一样的存在而已。他可以互动、可以交流、可以表现出一切，让你觉得他是活生生的，但他内在没有一个内在主体意识在演绎着这个角色。

普鲁沙知道自己这个世界中很多人物都只不过是一个人物，但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儿子也只不过是一个剧情中的人物，而自己今后恐怕要从这个小角色的眼睛里看后续的世界剧情了。

小十木被飞狮叼着在低空中飞过。普鲁沙想起许多年前，自己当古木这个角色时，第一次驾驭金雕在这附近飞过，那时自己也只有五六岁吧。时间飞逝，古木的一生在脑海中播放——

一小儿因为残障和哑巴被金雕公主嘲笑.....

自己的童年都是与金雕为伴.....

妹妹出生.....父亲又有了两个弟弟.....

自己认识了金鳞妈妈，学到很多东西.....

和自己的母亲学习灵性知识.....

父亲病逝，自己奉命去故里寻找部族，几次三番地被毒死.....

金雕公主，焚毁的古树，安顿母亲与妹妹在湖心岛.....

风族与狮人的纷争.....

邂逅转世后的阿米奇，解救风族，创立古木族.....

和巴啦啦成婚，四处寻找母亲.....

巴啦啦难产而死，火化在湖面上.....

十木的成长，到刚才狮人冲进帐篷最后的瞬间.....

**艾莉姨妈、父亲卡卡巴、妈妈阿娃、金雕公主、妹妹、表弟、金鳞妈妈、阿米奇、风族大族长、巴啦啦、长老风舞、白衣神女贝莎.....**

一个个人物的形象逐一闪过，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登台又离开，都仿佛昨日一般。

飞狮奋力地飞行，叼咬小十木的牙齿陷入了皮肉，剧烈的疼痛让小十木不断地挣扎，一切记忆都在快速地消散.....

## 第 41 章 意外

### X2-41

古木一族一夜倾覆，金雕家族内讧不断，新狮王率队满载而归，大搞庆功宴。普鲁沙潜神入十木体内，准备展开后续故事。



金狮岭上大摆宴席，庆祝胜利。主位正中，金毛狮王两兄弟端坐其上。而它俩的右手边居然有只金雕同席畅饮！

这只金雕正是鸟人族被废立多年的大王子**昆达 (Kunda)**，其生性残暴，少谋好勇，短视多疑。它此次潜出金雕高原来到金狮岭，就是想找新任金狮王**亚星 (Yashin)**结盟做笔交易，想要里应外合，设计做掉自己的两个弟弟，好让自己顺利登基。

而它的见面礼就是：透露出古木部落的存在，让新任狮人王可以有捷之功；而它会牵制鸟人见死不救，坐视不管。它觉得牺牲

几只猴子换取这样的强力外援实在是很划算的买卖；而狮人也乐得补充了粮草，顺便把鸟人门前的预警缓冲区铲除，今后进击鸟人时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双方各怀鬼胎，一拍即合，新狮王亚星乐享其成。

狮人庆功宴上摆出来的佳肴就是鲜活的猿人幼崽。金雕与金狮推杯换盏，亚星狮王餐盘里的正是不断挣扎着的**十木**。

亚星看看盘中鲜活的小猴崽子，哈哈大笑，对金雕说：“谢谢你的美意，你想要登基做王的事，好说好说。你回去后集结自己的人手，与它们直接开战；我们埋伏在古木部落的丛林中，当你们激战正酣难分难解时，我们从背后杀出，偷袭鸟巢中的母鸟与鸟蛋。那几个王子都自称仁义，必定分兵来救，我们就各个击破，让那几个王子自投罗网、有来无回。

我们狮人的射龙箭杀金雕可是一绝，当年我一箭就射下了一只母雕！哈哈，哈哈！不过你也不能叫我们白忙乎啊，事成之后，那些王子的后人、小鸟人和鸟蛋，要作为犒劳让我们抚恤战死兄弟的家属。这也是为你解除后患，斩草除根。

来来来，喝酒吃肉！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今后这片大陆就是我们

哥仨的天下了。”

金雕大王子昆达赶紧赔笑，连忙说道：“您是我大哥，今后同进退、共富贵。”

心里却想：这些没脑子的狮子，等我上了王位，一定要一统大陆，才不会像父王与那几个兄弟一般心慈手软，只对狮人压制人口，而不赶尽杀绝。今天我卧薪尝胆，来日我要屠尽狮岭！

狮人王亚星拿起手里的小猴崽子，当场撕巴着吃了。这小猴子是猿人部落首领唯一的子嗣血脉，狮人王感觉自己吃的不是一只小猴子，而是一片领土、一个氏族的力量。它感到从嘴角留下的不是鲜血，而是生命的力量。它相信被自己吃下的都会成为自己的力量。

狮王渴望的鲜血可不止这一点儿。它想要让鸟人大幅度减少人口，把鸟人的幼崽和鸟蛋都拿回来饲养狮人的幼崽。这样一来，未来的狮人在数量上就能碾压鸟人一族很多年。

十木的血肉进入了狮口，十木体内**普鲁沙**的意识焦点随着也挪移到了狮王的体内。

作为古木的人格意识，普鲁沙应该恨这个嗜血的狮子，因为它剿

灭了自己的部落，杀害了自己，还生吃了自己的骨肉十木。但作为普鲁沙的意识，它并没有对这狮子有什么反感，好像一切就该是这样的一般，这只是自己一次重大的角色转变而已。

猿人的角色、弱者的经历自己已经体验过了，现在作为这片大陆上的强者、食物链的顶端，这样的人生是怎样的感受呢？普鲁沙的意识随着狮王的血液开始流淌在它的全身上下，开始尝试接管这一躯体的意识后台，占领这一角色的肉身载具。

## 起心动念

普鲁沙在金狮王的体内转了一圈后，发现这家伙不是一个普通角色——它有着极其强烈的内在意识和诸多辅助意识。这些辅助意识都和自己一样，是被进食后吞噬入体内滞留下来的。

狮子的主体意识层包含着两个位面，分别是角色的自我意识和内在的自我意识。

角色的自我意识是这一角色在没有人为干预时，其载具会自动运行的行为与逻辑思想。每一个角色都有着自己在本时代中要演绎的戏份，如果没有内在自我意识去改变或左右这一过程，它会从出生到死亡都自动化地运行其被规划好的角色行径，完美地演绎



出这一角色应有与本是一生。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套生命蓝图集，可依据规划好的主线展开其一生的故事脚本。即便在其间遭遇到变量的干扰，也会做出后续的迂回修正，并回归到主线剧情上。而这些形成干扰的变量源自扮演着这一角色的内在意识体，或是与拥有内在意识体的其它角色们的互动过程。当变量的变更幅度超越了原有的剧情规划时，角色们会启动自动矫正系统来形成抗干扰的阻力，并设法让剧情回归到既定的主线上。

如果变革过于剧烈，超越了可修正的范围，造成这一变革的肇事者会被系统自动匹配入一个与其意识频率相匹配的新意识频率实相中去，脱离出故有的实相体系。体验者一梦醒来，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角色们还是那些角色，但其实一切都已经变了——当然体验者自身是无法明显地即刻觉察到自己已被变更入了一个新的故事脚本中。

角色宿命蓝图系统会依据自身的蓝图，在其规划好的时间线上逐点显化出规划好的念头，成为所谓的灵感反映给角色的头脑感知。如果这一念头没能被及时地采纳，它会反复持续地生成提示。没有内在意识体的角色一般都会第一时间按照念头的引导完成其

指令安排好的作为。

若角色内有意识体存在，会有四种变量可能发生，分别是：

- 对宿命的念头欣然接受、照单全收；
- 拖延一段时间，然后去达成；
- 变换一种方式去完成；
- 犹豫一段时间后，选择否决掉这一想法。

后三种变量需要内在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不再跟随角色的喜恶情绪行事，而是跟随内在自我意识的初心与渴望，形成有独立思想的关注与判别。内在自我意识会在这些念头升起时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想法、抉择和行动。

若一个载具内同时有着多个不同的意识面向，当有议题出现时，脑海中就好似众议院在开会，各种声音、主意、点子、套路一股脑儿地冒了出来，而内在意识最终到底采纳哪一提议、如何裁决，则需要依据“多数票”决定：

有可能是意识中最强大的一股意识面向拿主意，也可能是几股较弱的意识面向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共同利益的短暂联盟，然后形

成少数派多数票影响了决议。

这一过程中，角色会感觉到自己经历了很强烈的天人交战、思想斗争。如果某人内在各个意识面向都不强，又各自偏执一隅，害怕承担后果，就会陷入选择焦虑，迟迟拿不出个主意来。

普鲁沙注意到，扮演着狮王这一角色的内在意识体是来自利己阵营的。而体内其它客体意识表现得相当复杂：它们由众多原先被它吃掉的各种生物构成，这些阴魂不散的内在意识体们失去了自己的载具后，就寄居在狮子的体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杂牌军意识群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不是所有的角色都有被意识体关注着，被意识体关注的角色是存在一定比例的。

当意识焦点失去了其关注着的载具我后，有些会撤销其关注，干些别的去；有些则会持续把意识关注点挪移到吃掉了自己的那个角色载具上，把进食者当成新的自己来关注——毕竟两者相互在血肉上形成了实际的融合。

普鲁沙观察品味着它体内的三大意识面向：

其角色有着被编写好的生命蓝图，任务是要推动种族的繁荣，壮

大狮人的存在。

而演绎这个角色的意识体其设定的生命体验蓝图是：通过凝聚权力与力量，激发自身的潜力，带来自我成长，为自己与自己的部族带来最大化的发展与利益。它信奉个人力量，只爱自己。

那些曾被它吞噬的载具与生命，构筑与滋养了它的载具，融入到了它的血肉与意识当中。经此途径滞留在它体内的众多意识体们，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涣散的意识群体。这个群体并不团结，各自有自己的心思和主张。这个群体愤恨自己的卑微，不甘于在死后退出舞台，于是借由狮王的载具角色继续着自己的体验，观察甚至参与着后续的剧情。

它们中有的渴望借由这个强力的角色，体验与观察强者的人生经历，它们会默默观察；有些则渴望在其内部借助其载具也感受一下霸凌弱小的快感，它们会鼓动主意识去造成伤害，满足自己被霸凌后遗留下的扭曲与不甘；还有的想怂恿这个伤害过自己的家伙去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然后亲眼看着杀害了自己的这个“仇人”被自己的馊点子害死，好借此平复自己当年被害的愤恨，可谓卧薪尝胆。

这种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交织混杂，在金狮的脑海中形成大杂烩。金狮也无法分辨纷杂的思潮中哪个是哪个，只是感觉自己经常很疯狂，不时地会有各种古怪的念头冒出来——有些鬼点子看上去很聪明，实则很疯狂，这让它很情绪化，表现得警觉多疑、善变无常，时而聪明，时而疯狂。

普鲁沙觉得这个狮子的内在意识主体，挑选了一个它想成为的狠角色来进行经历，同时这个角色的经历又促成了它内在意识所是的样子：谁都不相信，只信赖力量，渴望更强大的力量，力量就是一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它出生在金狮峡谷，经历过很长一段饥寒交迫的日子，三只幼崽只有它活了下来。妈妈没有足够的奶水，因为大草原被空中的黑影所笼罩，无法出去觅食，它是靠吃自己同胞兄妹的遗体长大的，而自己也险些成为其它狮子的食物。

它从小就渴望力量，渴望拥有撕碎一切的力量，那样就不用畏惧盘旋在高空的黑影，也不用畏惧其它饥饿的同伴，可以每天都吃饱肚子，可以自由地漫步在大草原上。

它渴望强壮，渴望狮人不再畏惧地躲藏。它愤恨自己的柔弱，但

同时又觉得弱者只配成为强者的食物，弱者的存在就是对有限生存资源的浪费。它从不怜悯自己的食物，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变得更加强悍。只有强悍、更强悍才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利益与家人，不再饿肚子，才能由狮人制定生存规则。

## 另一种思路

观察完狮王体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后，普鲁沙觉得这只狮子定然会在这片大陆上掀起腥风血雨，让生灵涂炭，这是它所演绎与渴望体验的自我价值。它这一角色的存在就是为了推动整个时代剧按照幕后既定的方向发展。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升起一种无力感：要如何去干预与改变它呢？这狮子过往与今后的行为是历史剧本里既定的流程，其作为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很恐怖的事，也都是其角色宿命中的必然。

普鲁沙郁闷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反复思考后，决定尝试着与演绎狮王的那个主意识体展开意识沟通。可是它明明可以感知到普鲁沙的呼唤，却懒得回应搭理。对于它来说，普鲁沙不过是又一个被自己吞噬后不甘泯灭的弱小亡灵而已，它已经习惯了“食物们”的哀嚎与抱怨。

看它也不想搭理自己，普鲁沙无所事事，又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真的很窝囊。无聊中懒得去关注它们吃吃喝喝的事情，干脆把意识内敛，开始反观梳理自己的内心。

反观的过程中，普鲁沙感觉自我意识坠入到了一个虚空中，就像被吸入了一条隧道。隧道很长，四壁犹如画廊般，悬浮的都是自己过往经历过的经典画面。一幕幕记忆被定格成永恒的瞬间擦身而过，这些画面由新近的到古远的，仿佛时间在快速地倒流。

隧道的尽头可以看到是一处明亮的地方，那是一个温暖的充满能量的地方，那是悬浮在虚无中的一个光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尝试着让自我意识融入到那个光团里，成为了那个光团的一部分，感受着那光的滋养与慰藉。光慢慢地聚化出影像来。

它看到一个庞大的发光意识体正在和一棵大树说话，说的是：

“巴拉在那个女孩的身体里会存留到32岁，难产而死，然后回来休息。但你要留在那里教导新一代的鬻。之后你们部落会被蛮族攻陷，你成为它们的食物，化身为那个部族酋长的血肉，从内部改变它的习气、启蒙那个部落，你会成为它的精子与后代，成为那部落的首领。你要经历的还很多，一时回不来。你回来的时

候已经是第六园区的尾声。”

普鲁沙看完这一片段，回想起了自己投胎前经历过的生命蓝图铺陈，心下琢磨自己已经经历过的和即将经历的事情。突然感到背后一紧，就好像被绷紧的皮筋拉扯着一样，快速地又弹回到了“现实”里——自己又在狮王的体内了。

普鲁沙想：这狮子的主体意识是个不择手段的，而角色又是一个霸道的，其习气业力很难改变。命途变数难有异途，要触发的都是今后历史上必然的大事件。这角色没有太多的可选项去演绎，只能按照历史进程推进。其一生的残暴、嗜血、征战、屠戮、背叛、无情，要我怎么从其内部做出修正呢？它的行径与其部落现有的习气，我又要怎么去影响它的思想呢？

## 心思之争

普鲁沙从自己的心念中回过神来，使用内在的觉知力，去再次感受这狮王的意识架构。

经过仔细的分析与梳理，发现它的现有意识虽然是由多个不同的意识单位构成的，但其运作有着明确的主导倾向，那就是自我利益最大化。



狮王这个角色的固有命程蓝图，会在其经历的时间线上、按计划依次在指定的时间点上，激发与引导它开启对某一特定问题形成关注与思考。一旦其主意识的注意力被这问题成功牵引带动后，内在意识会自动跟进响应，并暗自谋算出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选项，进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而有权参与提供选项议案提议的，有角色载具意识——它关心的是这一行为会对载具生命状态与生活质量形成怎样的影响，是有危险还是会从中受益；

再者就是角色的小我意识，其在意的是这一行为在进行过程中与结束之后可能产生怎样的涟漪与影响，这些是否会促进其规划好的生命蓝图得到进一步的表达；

体内其它的意识群体也会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它们因意识面向不同，可谓是各怀鬼胎，每个都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够通过这一经历扩展自我渴望的意识面向，并累积经验；

最后，这些不同意识层面上的信息都会交由内在自我意识汇总评估，综合上述所有意见后，再加上内在自我意识对自身利益的预估，得出最终内在意识层面上的集体决议，形成潜意识层的决定。

普鲁沙知道，内在自我意识评估过各意识面向给出的建议后，会依据自身当下意识频率的高低与智慧累积的深浅形成最初预判结果，之后再根据自我觉知的见识与认知、依据意识可推演出的未来趋势走向，进行各种可能性的取舍判断。而影响这一判断的是意识对未来的可见度，对未来的可见度是由内在意识的可用观点、可见视角所处高度来决定其可见度的深广度的。

内在意识的成熟度影响着意识可感知的视野幅度与可运用的视角多寡。反过来，自身的成见与所执也局限着自我意识的可见度。

在成见的高墙外是不可见、不可觉的意识盲区，是自我被自我偏执障蔽了的区域。无法看到也就无法想到，自然也就无法运用到那一部分的可能性选项，这导致最终抉择是无法取用最优解的。对比之下能看到与想到更宽广意识面向的人，自然就显得更聪明，会成为团队的主导者。

## 意识维度

简单的意识是线性一维意识——想问题时只有进退，不是拼了就是逃吧，要不就是被吓尿了呆傻在原地。

复杂一些的意识体可以进化出二维思想觉知——能想到变通、

迂回等不同平行前进方式，也更加懂得等待时机的重要性，对时空事物发展规律的觉知从单一的线性进展到了二维的面向。

再进一步则是近乎成熟的意识体——它可以想到共赢的协作、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自我为群体成就做出奉献、以退为进；能够展开同时性的多点观察与换位思考，进而理解不同视角下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与认知，懂得协商与妥协，在失败后愿意展开自我反省而非指责；肯于做出多次不同面向上的反复尝试，能够先跳过制约自己线性发展的难点去先做其它可达成的非线性成果，来提高整体的达成度。其意识拥有了立体多元的非线性觉知能力。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意识完形——它们几乎不进入“秀场”，它们是从果看因的。就好像在高空看向迷宫的引导者，它们会用最简短直接的意识传递直觉给你，但因缺少解释，会显得很逻辑与理性，所以这样的引导经常被小我无视。倒不是它们不想给出解释，只是动辄半辈子或几辈子的复杂因果、蝴蝶效应，是迷在其中的人根本就听不懂的复杂公式。所以大多数时候它们习惯了只是看着过往的自己在那里瞎折腾。

它们其实就是日后的我们、那个你所谓未来里自己渴望成为的样子。所以它们知道你最终定然会达成的，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那么

着急了，毕竟谁都不愿意做提线木偶。不经历、不品味，确实理解不了很多东西其中的道理。

## 抉择

普鲁沙虽然花费了些时间，但是终于搞清楚了多层意识与多意识架构是在同一个角色中运作的。明白了自我的内在决定是由体内各意识面向通过自认为全面的分析，把不同可行性议案做比对；各意识面向各自参考已有的经验，做出后果的预判，据此提出支持的理由或否决的依据，最终通过比对不同议案得出内在潜意识的决定。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一旦内在意识层做出了决定，便会提交给角色的逻辑思维层，由头脑去给这一行为在理性面上寻找可被逻辑认可的理由。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耍脾气的方式强行执行。前者叫做行为的借口，后者解释为个人的习气秉性。

我们觉得自己在做事前总是深思熟虑，是思前想后得出的最理性抉择，其实这些思绪是角色内在各个意识面向间在展开意识力的抗衡——哪个意识面更强悍，或给出的方案能获得多数意识面向的广泛认同，那主意识就会跟随其方案形成抉择，并采取行动。

比如，在世界历史大事件的安排中，这一年的夏季狮人与鸟人要爆发战争，那狮人的角色与鸟人的角色就会在夏季到来前，突然开始思考种族与领土的扩张。而扩张的内在决定一旦被认同，角色就会开始寻找与搜集支持这一决定的理由，去合理化自己的念头和决定。然后自我逻辑意识就会每天围绕着这一主题，逐渐丰满计划的细节，组织实施的铺陈。

后续就是方法论的时间了：什么时候与怎么做最理想，不同意识面向又会主动地参与意见。保守的、激进的、渴望鲜血的、畏惧失败的、想要刺激的、爱好和平的纷纷在意识群体中发声，提供多样性的选择方案。主意识依据自身的习气与业力在进退与左右间权衡利弊。

那些意识力较小的意识面向，它的念头哪怕很有用，但位卑言轻，其建议不能被群体关注到；而意识力强悍的面向则可以让自己的提案一直成为念头，持续地萦绕在主意识的周围，反复地尝试通过众议，成为心心念念之事，不能释怀。

这个金狮的角色固有的宿命蓝图，就是成为这个时代中的领军人物，是这个时代主旋律演变的主要幕后推手。它必须要引发在其所在年代里必然要发生的世界格局变化，并引领着狮人最终步入

毁灭前的至阳至刚之相。

观察其内在意识形态：刚猛、贪婪、凶狠、恶毒、狡诈都被编写在同一个角色里，又把它放在一个王位上，其结果就是要促成狮人部族急速扩张的效果。

急速膨胀的人口，必然会吞噬大陆上有限的生命——但是它们并不知道，从它们的产道里爬出的不是可爱的孩子，而是摧毁这个时代的丧钟。

## 变革

普鲁沙看着这样的故事线，陷入了思考：难道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吗？

鸟人的繁衍速度很慢，但是鸟人却可以克制狮人的领地扩张，这样变相地抑制了狮人的人口过度膨胀；

狮人压制着爬虫人在地面上的活动，让猿人可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而捕食猿人的狮人又让繁衍很快的猿人不至于人口爆炸；

爬虫人无法在陆地上取得足够的生存空间，只能利用地下与浅海

生存，这样同样快速繁衍的鱼人其生存空间与数量就会被迫得到平衡.....

五大种族在本大陆上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但是这个平衡随着自己捣毁火山口猿人奴隶营、劝说鸟人不要袭击狮人大草原而被打破——是自己亲手拉开了第六园区生态毁灭的序幕！

而这一切又都是按照“它们”的计划在完美地展开的——那些神要建立有新新人类存在的第七园区，而盖亚要让每个亚人族都开创一个相互平行的第七世代。也就是说，每个种族都有一种可能成为本大陆独大的种族。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五大族类都会被灭除掉，而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族群。

看来，如果我想要完成我的生命蓝图，必须保证母狮子们尽量少生小狮子。或许这样，狮群就不会人口失控，为营造转机、恢复平衡提供更多的时间。

如果说挽救狮族是自己意识进阶的功课，那自己要怎么达成呢？怎么尽可能多地去左右与影响狮王后续的决策呢？.....

普鲁沙思虑再三，做出决定：

首先，自己要主动去干预狮王的思想，不能任由它去剿灭鸟人；

其二，自己要设法降低母狮们生孩子的意愿。只要一半的母狮少生或不生，那狮族就不会快速地颠覆大陆架上的族群平衡关系，为自己影响狮族带来更多的回旋余地，最后或许能让整个狮族作为优胜者顺利地踏入第七园区，开创一个属于狮人的高等文明。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42 章 引导

### X2-42.1

#### 平衡

上文书中说到，普鲁沙从古木的躯体中出来，跟随十木的躯体，却被金狮王给吃了。进入到金狮王的身体后，普鲁沙与它血肉相融，本想和以往一样占身为王，却平生第一次遭遇到了有幕后意识的角色载具。

通过一系列了解与对出生前蓝图的回忆，普鲁沙开始认知与理解另一种意识的存在形式，即不同源的多意识在同一载具中并存，成为多意识面向，协同演绎生命的局面。

各意识并存在角色中，形成四种大的意向领域，分别是：

载具自身的生物意向、角色小我的头脑逻辑意向、内在自我的意识面意向和体内体外共生的群落意识意向。

四大意向混合形成自我意向，而自我意识必须对各个意向面上提交上来的意向做出评估与决策。一旦自我意识拿定了主意，头脑就会去美化这一决议，让它看上去合理；如果实在找不到合理的逻辑去美化这一意向，就会动用脾气煽动情绪，让此事绕过逻辑

脑而被达成。

普鲁沙进入金狮王体内后，开始了自己新的课业学习——如何引导一个狂妄偏执的群体意识，领导一个部族不走向自我毁灭的路径。

一个文明是否能长久地存续下去，主要看其是否会努力地保持与生态面的相对平衡。在资源有限的固定发展空间内，消耗大于产出时，灾难就会临近。

灾难的等级有三个等级：

人文灾难——战争与疾病、自然灾害——风火水地、灭世之灾。

前两者属于自体平衡性的自我调节，后者是时代性的世界级剧情需要。

此刻的普鲁沙必须要在第六园区结束前，完成自己对前两者的学习：如何有效地控制种群数量与如何有效地维系多种族间的微妙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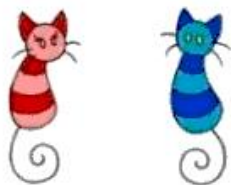
普鲁沙认为扩张、贪食、繁殖三大原始生物性习气，就是无脑载具角色们的共性，其结果就是战争、饥荒与疾病。自己要给狮人一族带来本质的改变，就要从这三点中的繁殖入手，因为从母狮

产道中爬出的不是可爱的未来，而是种群的掘墓人——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下都是嗷嗷待哺的血盆狮口，未来养大它们就要更多的领地，就要不断发动战争，就要为有限的资源到底养活谁来内斗，就要因人口密集而疾病横行，就会因食物匮乏而忍饥挨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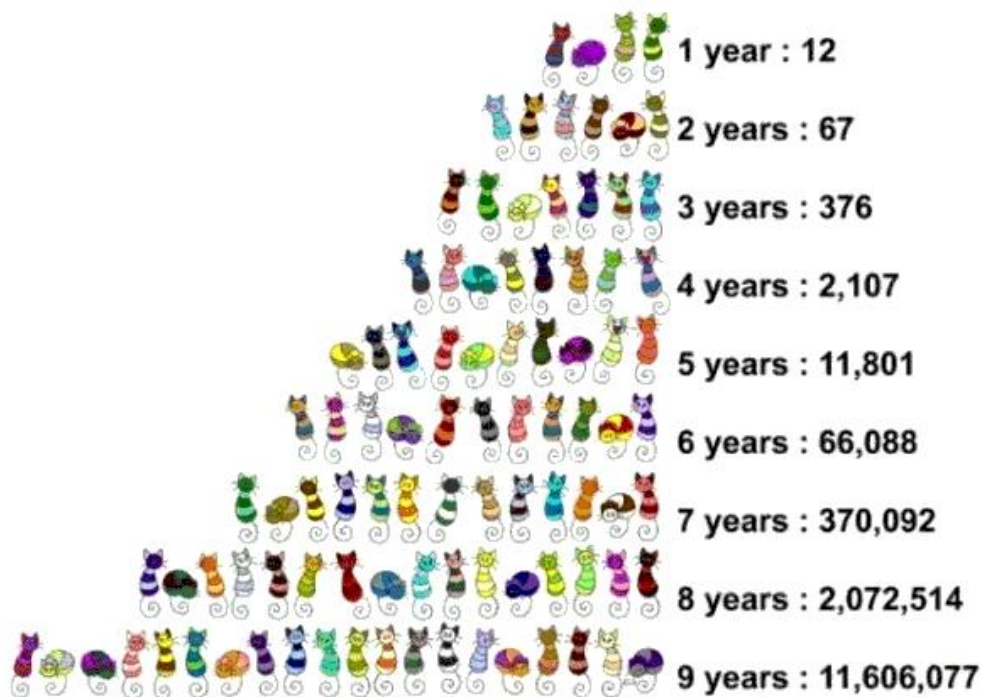
而它们长大后又开始继续几何指数般地增生下一代：一只母狮从4岁到24岁，如果领地与食物充足，每年会生三到五只幼崽，她的孩子四年后也开始生育，这意味着短短几年内，如果不做出改变，狮群会为了爱吃光这个世界，然后整个种群自我毁灭。

狮人可以良性存续下去的关键就是必须持续地匮乏食物。这样狮人就能真正地制霸这片大陆，成为文明的先驱。摆脱蛮荒的时代，需要母狮们从“母鸡”真正地成长为女人。

普鲁沙认为，作为人，是可以有意识地约束自己、拒绝载具生物性意向的泛滥的。在普鲁沙当下的觉悟里，狮人族如果想摆脱因过度扩张而带来的灭亡，就必须从狩猎部族转变成畜牧部族，并保持人口总数与家畜出栏产量的平衡。



An unspayed female cat, her mate, and all of their offspring producing 2 litters per year, with 2.8 surviving kittens per litter can total :



普鲁沙想明白一切后，看到了整个部族发展的症结所在——狮人确实有过一次正确的发展机会，那时它们尝试在火山口圈养猿人，但是那次的尝试让自己给破坏了。那时大陆架上的各种族相互制衡，达成过生态平衡，但这也让当年的自己因一念之仁破坏了。

鸟人不再压制狮人后，狮人种族合并，数量快速扩张。失去了原始畜牧业雏形的狮人在种群扩张的同时需要更大的领土来提供喂

养幼狮的食物，这引发古木一族的灭顶之灾。

自己的爱与拯救破坏和改变了这片大陆上种族间的自然平衡，蝴蝶效应带动的作用力通过十几年的发酵，最终引发了今天的局面。到现在才发现，当年最鄙夷的土族大长老却是整个大陆上最智慧的存在。对错、善恶、是非在普鲁沙的认知里悄然地开始模糊了起来.....

## 利益最大化

普鲁沙感觉自己心念电转，仿佛想明白这一切只用了一瞬。再回神过来通过心念焦点观察金狮王时，周边景物吓了自己一跳：

只见四周是惨烈的战场，烽火连天，尸横遍野。鸟人和狮人正在酣战，双方都死伤惨重。很多鸟人无论男女军民，都在拼死抵抗狮人大军的攻击，誓死保护着自己的幼崽与巢穴。天空中、地面上双方展开鏖战。

狮王的对手不是别人，正是金雕小王子阿米奇。阿米奇自幼崇尚和谐与和平的价值观，厌恶武力，有浪漫的慈悲情怀，觉得对其它种族的杀戮、侵袭与压制是不正确的。虽然鸟人一族都是肉食的，但阿米奇自己吃的肉都是盘子里整理好的肉，自己从不参与

任何形式上的猎杀，也不支持部族去做同样的事情。

这次老王离世后，三个王子因争夺王位而相互僵持不下，阿米奇虽无意王权，但却不想异母所生的好战大哥当上新王，故力挺自己的亲二哥继位，这导致了金雕内部分成了两个派系，互不相让。

数日前的夜里，突然有人来找阿米奇，说母亲召见自己，有要事相商。结果却是大哥的奸计，自己与母亲被大哥的手下困住不能离开。幸亏天亮后，二哥带兵来救，双方展开冲杀，二哥侥幸把自己和母亲从大哥手里救了出来。

至此两边正式撕破了脸，陷入剑拔弩张的僵持状态，而幕后黑手——自己的这个大哥却迟迟不肯出来相见。

就在双方对峙不下的时候，手下传来信报说：就在今天破晓时分，无名湖畔的古木氏族发出过短暂的求助信号。可那时鸟人一族正在内乱，无暇救援。

听闻信息后，阿米奇赶紧率亲信去湖畔一查究竟。只见残垣断壁，满地血渍，狮人早已撤退，古木躺在血泊中没了气息。古木遗部四散遁入丛林深处，不敢露头。阿米奇懊悔不已，直觉中隐约猜到这是大哥在背后捣鬼，联合了狮人背叛种族利益。

愤恨交加的阿米奇回到金雕高原把事情告诉了二哥。俩人都知道，再拖下去自己定然腹背受敌，于是当天中午鸟人间的内战就正式拉开。如此鏖战了三天，也没能找到大哥的踪影，两个阵营都付出了极其惨痛的损失。

眼看阿米奇就要占领金顶之巅，狮人突然展开了对鸟人族的全面进攻，而且它们非常卑鄙地不与鸟人的战士们对垒，而是分出很多小股去袭击妇孺与巢穴。此时正值夏季，母鸟都在孵化自己的蛋，无法起身迎战，也无法逃遁飞走，阿米奇只好放弃攻打金顶之巅，转而四处与打游击的狮人鏖战。



阿米奇与二哥各自带队，分头去守卫孵化营，护卫鸟蛋与雌鸟，与狮人抗争。结果大哥的手下趁乱展开反攻缠斗。一时间鸟人族内烽烟四起，满地战事，焦头烂额，各处兵力捉襟见肘。

阿米奇负责守卫鸟巢孵化场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到最后一刻，雌鸟们是不忍抛下一窝窝没有出壳的鸟蛋独自逃命的。阿米奇不能退也不能逃，可是从小文静的它在战斗方面真的很弱，而此刻要面对的对手就是嗜血成性的狮王本尊。

鸟人的优势是在空中与突袭，而在保卫孵化场的战斗中，狮王迫使阿米奇展开地面近距离肉搏战，这是鸟人最不擅长的战斗方式。但是唯有这样，才能阻拦狮人攻击孵卵中无法逃离的雌性鸟人和未孵化的鸟蛋。

阿米奇很快就落了下风。就在狮王想要一爪撕开阿米奇喉咙的时候，普鲁沙在狮王的意识里突然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意识信号：

“如果杀了这只无能的金雕，那就会让金雕大王子失去竞争对手；留下它吧，鸟人族的内乱会不断，对狮人更有好处。”

狂战状态下的狮王自己一怔，利爪停在空中，自我体内的四个意识面向立刻展开了对这一意向的讨论：

身体认为这对手已经失去战斗力，无害。——同意观点。

小我生命蓝图觉得这一提议有助于完成内乱鸟人、壮大狮人的整体计划。——同意。



内在自我意识觉得杀不杀它对自己的英武没有什么影响。——无所谓，随便。

体内与体外的群落意识：嗜血的主张顺手杀了，以防后患；平和的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普鲁沙是外来意识群落中意识力最强的那个，代表意识群落层一锤定音：放过它利大于弊。

角色逻辑意识在电光火石间拿到了内在潜意识的决议：放过它、放过它、无所谓、放过它，理由是将来可能此举利大于弊。

狮王疑惑地皱眉：怎么自己突然变得高明有谋略了？连这么聪明具有战略意义的点子都能在急智中想得出来，自己真的是天生的领导者战略家啊！感觉自己聪明得都有点儿不像自己了。

阿米奇倒地后，见狮王利爪抬起，闭眼等死，突然间感到肚子剧痛，被狮王一脚踢飞了好几米，陷入了昏迷。狮王看着生死未卜的金雕，眼神中满是鄙夷，然后率众冲入了鸟人的孵化场。这些虎狼之师对没来得及逃散或誓死捍卫自己鸟蛋的雌鸟展开了杀戮。鸟蛋碎裂了一地，有些狮人贪婪地吸吮着美味的蛋汁。

战斗从黎明持续到深夜，狮人掳走了大量的幼鸟，留下一片狼藉，撤退了。经此一役，鸟人一族元气大损。

凯旋而归的狮王在金狮岭上声望空前。狮人将士们要开庆功宴，把俘虏来的鸟人幼崽都吃掉，可是狮王却又想出了一个让大家惊掉下巴的古怪点子：善待这些鸟人幼鸟，把它们集中起来抚养——培养从小忠于狮人的鸟人，让它们成为今后制衡鸟人的力量，成为狮人空军和生蛋的“母鸡”，这样可以世代压制鸟人，还能有源源不断的鸟蛋吃。

其实这个奇葩的思量还真不是狮王自我意识想出来的，又是普鲁沙在意识层中捣鬼。普鲁沙掌握了一个技巧：它不能去劝说狮王做违背它意识形态的事情，哪怕这事情再有道理；要想驾驭狮王的意志，必须要尊重狮王内在四个意识面向上的大趋势，因势利导。

因此普鲁沙代表外来意识群落提出了自己的意向：搞畜牧业，培养狮人的空军，奴役鸟人。

这一建议满足了金狮载具我的长期口腹之欲，有鸟蛋吃；满足了角色我壮大狮族的生命蓝图；也让扮演金狮的内在意识觉得很解恨，可以奴役鸟人；这一行为还平衡了其幼年被鸟人压制的心理创伤。这个点子很快被全体内部意识公认为是聪明的好点子，并推送给了逻辑脑，被头脑觉知并发布。

## 转折点

狮族原本分为东西两个部族，即金狮峡谷和金狮岭。双方的首领本是一对堂兄弟。狮族东西合并后为了凝聚狮人的力量，领头人由金狮岭的老狮王出任；而金狮峡谷的老狮王死得早，只留下其子侄辈的金狮亚星（Yashin）坐镇当家。

在狮族合并后，亚星来到了金狮岭，表面上臣服于老狮王，但根本看不上老狮王的儿子、他的小堂弟、金狮岭上东部部落的继承人瓦勒（War）。

老狮王归西后，亚星当仁不让地当了新狮王，成为领头人，名义上和堂弟共同管理氏族内部事务。但随着自己的声望日隆，早不把小堂弟当回事了，可谓独断专行。这导致其堂弟开始不满大哥的跋扈，对自己被边缘化感到很不开心。

重创了鸟人大本营后，俩堂兄弟曾爆发过数次激烈的争执：瓦勒觉得亚星鬼迷心窍，养雕为患，居然想要豢养鸟人、培育空军，日后必然遭其反噬，不如尽早赶尽杀绝；亚星觉得瓦勒头脑简单，目光短浅，难成大器，不会宏观思维。两人相互争执不下，各执一词。

在金雕高原战役后一个月，鸟人族大王子称王，开始收拾残局，力挽狂澜，击退狮族进攻。在战役中二王子战死，小王子失踪。

金狮亚星看天下格局已定，开始了内部的权力斗争，其核心围绕着两条血脉的传承问题。兄弟俩与其后人都会面临王位之争。

金狮一族本来就人口凋零，传到这一代，金毛母狮只剩下出生在金狮岭上的姐妹俩。可就在天下安定后，其中的妹妹却离奇中毒死了。众人各种猜测，有说是金雕小王子秘密复仇，有说是姐妹争风吃醋，有说就只是误食了中毒的动物肉，纯属巧合。一时间谣言四起，众说纷纭。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狮王亚星在此刻果断宣布封姐姐为自己的王后，还为捍卫婚姻的稳固，随即推出了全族的新法规：母狮必须一生一世只忠于一头雄狮，不可孕育其它雄狮的后代。这个看似稳固狮群内部婚姻格局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其堂弟将不可能再有自己的金毛纯血后代，只能和低阶灰毛母狮交配，其后代将无缘王权之争。至此，俩兄弟彻底闹掰。

后来有一天，瓦勒突然失踪了，亚星对外宣布：瓦勒是带人离开了金狮岭，远征四海，寻找毒害了金毛母狮的罪魁祸首、隐藏起

来的金雕小王子阿米奇。

瓦勒失踪半年后，金毛狮王自封为始皇帝，并宣布金毛母狮已有身孕，封为狮人族的皇后。这时的普鲁沙早已附身于狮王的精子上，成功地在皇后的体内占据了一个胚胎，等待降生。数月后，将作为一个幼崽被诞生下来，只不过这次的性别为女，会成为一头母狮子。胞宫里还有两个哥哥会和自己一起出生，但普鲁沙并不想体验它们那短暂的生命。

普鲁沙所是的小母狮，出生后被命名为莎布（Shub）公主。

三只幼崽的出生让狮王大喜，在金狮岭上庆贺自己的一双小王子的降世，整个狮族大庆三天。可就在第四天狮王酒醒后，却发现两个雄性幼崽都已经被毒死了，死状和年前那头金毛母狮如出一辙，而皇后也失踪了。

有人怀疑，是其表弟潜回掳走了皇后，毒杀了幼崽；有人怀疑是皇后为自己惨死的妹妹复仇，之后畏罪潜逃了；还有人怀疑这又是金雕小王子的复仇手笔。狮王震怒，严惩了许多侍卫与宫女，并对失踪已久的表弟和金雕小王子展开了大规模的全境搜捕。

作为金狮唯一的血脉传承，莎布公主被严密地保护了起来。亚星

打算几年后她长大成年，为自己繁衍皇子。



时光似箭，斗转星移。狮族并不长寿，但很早熟，莎布公主刚四岁就已经发育成熟了。其父王亚星这一年已经是三十多岁的高龄，这在雄狮里算是罕见的高寿了。

狮王为莎布公主举办了隆重的成人礼，并宣布在半年后，将娶她为妻，传承皇室血脉。在过去的四年里，虽然狮人始终没有懈怠过对狮族皇后、狮王堂弟瓦勒和金雕小王子阿米奇的寻找，但三人都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毫无头绪。

鸟人一族这五年里休养生息。金雕高原一役中，鸟人一族的战士、雌鸟、幼鸟、鸟蛋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人口锐减，后续乏人，需要十几年来恢复种群的基础数量。而狮人养育鸟人的计划获得

了成功；同时狮人还在狮人大草原处开辟了多个猿人的自然生态点，成规模地饲养猿人；并恢复了和神使的交易，用雌性鸟人与母猿人换取神药和特殊食品。都说狮王的长寿与那些神药有着莫大的关系。

普鲁沙在作为莎布公主的这几年里，在学习怎么做女人，感受女性的思维和身体。随着性成熟，很多微妙的感触、身体的细节、心理的转变都在悄然发生着，她从小女孩慢慢地步入了青春期。

可是每每想到半年后要 and 老迈的父亲上床，给它生儿子，怎么都觉得别扭与抵触。倒不是对自己的女性身体与孕育生命抗拒，只是一想到要和一个男人睡在一起，还要被它侵犯，就感到别扭。尤其自己内心对这个男人还毫无好感可言。

冬去春来，眼看大婚的日子将至——每年大草原上第一场大雨后，就是狮族男女大婚的日子。

狮王亚星今年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快速地虚弱下去——糊涂、反应慢，嗜睡、无力、疲惫，吃不下东西。迫于无奈，亚星决定在自己看上去还有精神的时候，主持莎布公主的加冕仪

式——因为她是全族里最后一头金毛狮子。

亚星力排众议，加冕她为狮族第一个女皇。狮族从来没有女性成为部族王的先例，一众长老极力反对。结果反对者们一夜间都被屠戮殆尽。

典礼定在第一场草原大雨之日举行。老狮王亚星拉着莎布公主的手，走过狮群，让莎布公主坐上王位，戴上自己的王冠，奉为“生命女皇”。

完成了禅让仪式典礼后，老狮王迫不及待地把莎布拉回后宫，然后跟她说：为了部族的延续，莎布必须承担起给自己生养的义务。说完就命令侍从按住莎布，想要强行完成交合。

一番折腾后，努力了半天的亚星也没能唤醒自己的雄风。他粗重艰难地呼吸着，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表情，最后突然间扑倒在莎布身上，短促艰难地呼吸。他油尽灯枯的身体没能打破莎布的处子之身。最后，他绝望地瘫跪在地上，流下了眼泪，嘴里呢喃道：“狮族没了，狮族没了！不该啊，我不甘心啊！”然后身子一软，一代大帝就此陨落。

莎布从地上踉跄地挣扎着爬起来，整理好衣冠，看着眼前父亲的



遗体，默默地转过身，朝大殿深处走去。她和身边的侍从说：“先王已经寻祖去了，送它的遗体到金狮峡谷的列王之墓安葬吧，我累了。”

从这一刻开始，大陆上的最高权柄，落入到了生命女皇的手里——莎布要如何展开属于她的时代呢？

## X2-42.2

### 聚散

普鲁沙在狮王体内按照自己的思路出了不少点子，因此也学到了如何在多意识面向的共同体内度过生命的经验。到现在为止，普鲁沙已经学到了三种生命形式，它们分别是：

时代剧情背景填充路人甲乙丙——是些单纯的各色无内在意识的角色们，它们忠诚地完成脚本赋予的生命路径，完成“简单”的互动。因为没有内在意识，所以不能产生也无法接纳对灵魂与内在意识的思考。

它们可以拥有看似很聪明的逻辑脑，并借此展开无脑的人生经历，成为世界与社会剧情的铺垫与底蕴。当然，这样的空壳角色人物是可以随时按需要被内在意识注入与充盈的。

其次是被单一的内在意识所关注着的角色载具——这类角色可从生到死全程被内在自我意识关注着，并被认知为“我”；或者因缘际会，空壳吞并了载有内在意识的载具，被内在自我意识转移搭乘上了这个空壳角色，达成了相互融合，“我”的自我定义因此发生了角色间的挪移。

如果被内在意识所关注的角色经历过濒死体验或死亡经历，内在意识有过了对载具我的疏离经验，当其再回归载具后，会对角色我是“我”的认同度大幅减少，看待整个世界都犹如戏一场。

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多个意识面向共同存在于同一角色载具中。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三类不同的可能性出现——

第一类就是：角色内没有一种意识面向是主导者，都是参与旁观的。就好像散客旅游团一样，由角色既定的命程当导游，大家只是跟随着感叹一番，收集了人生经验就散伙回家了；

第二类是：角色内有一个初始的主体意识，而一生中又收集了多个辅助意识。这时就会形成主辅意识间的主导权抗衡，抗衡的结果因客体意识的强度而形成差异；

第三类可能性是：一个角色载具中存在多个意识面向，但都很稚

嫩，彼此相互因认知和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意识联盟。导致看上去性格多变，缺乏稳定性。

在普鲁沙意识的干预下，狮王曾做出过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举动，包括救下了金雕小王子阿米奇的性命；挽救了鸟人族幼崽的性命，使其没有被狮人杀戮殆尽；协助狮人搞起了畜牧业雏形，圈养猿人为食，饲养鸟人为奴……

按照普鲁沙的认知思路，这样可以尽量地维持住整个大陆物种间的平衡，是当下自己能想到的最优解。可它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行为其实让大陆上的其它各个族类都在心理上恨死了狮王与狮人。

对于其它部族来说，狮族这样的行为不是和平的前章，而是羞耻的绵延：鸟人族骨肉分离，孩子们被狮人圈养为奴，生死未卜；金雕小王子阿米奇失踪，让鸟人族内部宗派势力的分裂迟迟无法得到愈合；猿人族大量的人口被狮人绑架与勒索了去，古木遗族也被圈养起来，成为家畜，繁殖食物。猿族看待狮人就是彻头彻尾的嗜血魔王。狮族的扩张让爬虫族全面地退缩到地下世界与浅海中，它们觉得自己失去了家园，被迫不断地与鱼人族发生摩擦，争夺生存空间。

狮人族里其实也并不安生：

五年前，母金狮姐妹里的妹妹被离奇毒死，据说金狮瓦勒悲愤交加，带人离开了金狮岭，立志要寻找真相，就再也没有回来。

四年前，金狮王亚星称帝，皇后诞下两子一女后诡异失踪，而两个皇子也中毒身亡。始皇帝从那件事后性情大变，多疑暴虐，狮族内人心涣散，各个自危。

半年前的秋季，狮王宣布独女莎布（Shub）公主完成了成人礼，来年大婚。就在三天前，始皇亚星力排众议，戕害一众老臣后，执意立莎布为首个狮族女皇，而在禅位加冕当天暴毙在了内廷中，无人知道死因。狮族举行了三天大丧，莎布女皇正式坐上宝座，君临天下。

狮族民众私下里鄙夷地叫这个新女皇为无翅之王——因母狮子没有翅膀。而莎布立号为生命女皇。

## 神使贝莎

莎布上位后，部族里的雄狮都很不服气——它们无法接纳一个女人成为部族的统治者，尽管它是唯一的纯血金毛。雄狮们或消极怠工，或公然抗命，私下里更是四海八荒地去寻找失踪的金狮

瓦勒，期许还王权给父权。

在生命女皇继位后的第三个月，神使首次与生命女皇进行了直接接触。之前一直是始皇亚星与它们在秘密交往，为此狮族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神之广场，只有皇帝可以靠近那里，聆听神的旨意。

神每半年会来一次，总在新月之夜来访，那一天神之广场的夜空都会被流彩照亮，狮族全体跪拜沐浴圣光，这让狮人们认为它们是被神选中的种族，而皇权授命于天。

这一夜是生命女皇登基后第一次接待神使，她自己非常紧张。冬月的夜黑得很早，女王换上盛装，来到神之广场，准备迎接神使的降临。新月很暗，挂在天边，广场上的空气开始扭曲，突然起了旋风。广场四周的火盆内，火焰开始乱舞。广场中间的空地上发生了空间扭曲，一个光球凭空冒了出来，带着弧形的闪电不断扩大，最后稳定成一个光环，而从光环中走出三个一身白衣的独眼怪人。

生命女皇莎布被震撼得目瞪口呆，膝盖一软跪倒在地。可其内在意识普鲁沙一看这阵势，感觉似曾相识，自己的记忆被瞬间拉回到了多年前在火山口内的场景。

普鲁沙隔着对方的头盔面具，不敢确认其中是否有自己的老熟人贝莎，于是壮着胆子发送出意识波信号，尝试联系对面的神使。

普鲁沙问道：“你是首席医官贝莎吗？我是你多年前释放的那个猿人啊，我叫普鲁沙。”

面对着莎布女皇的三个独眼怪人，右手的一个显然一怔，然后她发光的眼睛放出绿色的光芒，上下扫描了一遍母狮子，疑惑地问：

“你是猿人？”

普鲁沙只好把过往的来龙去脉简略地解释了一遍，说到兴奋处，身体也不由地从跪拜的匍匐状态爬了起来，无意识地走向贝莎。这一举动把其他两名神使吓了一跳，做出戒备的姿态。

普鲁沙开启的是意识流，把从上次离别后到现今这二十多年的经历，快速浓缩地回想展现给贝莎看：从营救火山口内的奴隶营，创建古木部落，巴拉拉难产死亡，古木之死，通过十木潜身入狮人族，老王之死，自己作为母狮登基，逐一快速地浏览了一遍。

贝莎对普鲁沙的经历唏嘘不已。说：“没想到，一个意识体可以如此流转在各个不同角色间。”她们知道意识永生，却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经历过。

贝莎示意同伴自己很安全，可以放松戒备，然后开始对普鲁沙说明来意。

神使这些年来还在持续地收集着各个物种，她们想继续从狮人这里秘密地拿到猿人年轻女性和雌性的鸟人，目的是做未来第七园区的物种铺陈。作为回报，可以为身为女皇的普鲁沙提供三样至宝，分别是：生命的泉水、雷电之法杖、意识远程连接的头冠。



贝莎解释道：

生命的泉水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包括中毒；

雷电之法杖可以释放闪电的力量，让碰触者被电到麻痹。常人会以为女皇会魔法；

意识远程连接的头冠，可以让普鲁沙不离开金狮岭就能与神殿中的贝莎保持意识交流。

贝莎告诉普鲁沙，她们就快要完成任务了。当她们准备就绪后，就会开启大审判，那一日即是第六园区的结束之日。

“好好珍惜这最后的时光，你今年五岁了，身为母狮，你的寿命是到不了那一天的。在你有生之年，请引领狮族踏上文明转型之路，开启意识精神文明的追求，逐渐脱离用力量与武力解决问题的习气。具体的内容，我会用远程意识头盔慢慢地教给你。”

普鲁沙很关心自己的好兄弟——身为金雕的阿米奇，向贝莎打听他的下落。

贝莎说：“他很好，一年后你们应该能再相见。”

普鲁沙又追问自己母后与叔叔的下落，贝莎神秘地笑了笑说：

“把你的好奇留给时间吧，都知道了就没意思了。”

三名神使送完祝福后，约定好半年后来取货——二十个成年母猿、二十只成年雌鸟。然后慢慢地退回到光环中消失了。光环旋转地闭合，消失在空场上。

神使的造访与对女王的认同，让生命女皇的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



固。而生命的泉水与雷电之法杖在之后的一年里数次帮助莎布度过政变危机。

莎布在这一年里颁布了两条新法令，即平权令和禁杀令。这触怒了一众狮族长老们。很多人想要靠阴谋或武力铲除这个母狮子，但都失败了。

平权令旨在大幅度地提升母狮在狮群团体里的地位，女人不再为了获得活下去的食物而必须终生仰人鼻息，成为男人们取乐与繁衍的工具。是否生育、是否交配，成为母狮的一种自我人生选择。身体不再是为生存下去换取食物的筹码。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平权令还加深了其父王的一夫一妻制，让雄狮不能同时拥有多名母狮，从而母狮间减少因共同服侍一个雄狮而引发的争斗。

其实莎布并不是想捍卫夫妻关系，而是想这样狮群的人口递增速度就会明显地降下来，食物会相对地变得充沛，狮群无需不断侵袭其它种族发起战争来消耗人口或喂养人口。狮群人口密度下降后，也让不时发生的大流行病失去了滋养它的温床。

这一举措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可以令狮人从部族文明开始进入社会文明。但被触动了自身利益的雄狮们很是愤慨，曾多次武力挑

战皇权或暗中下毒。可是令他们费解的是，这个生命女皇真的仿佛是有神佑，毒不死也打不过。她手里的权杖可让强壮的雄狮瞬间倒地，抽搐许久。

禁杀令杜绝了狮人对猿人、爬虫人和鸟人的成规模侵袭。狮人主动退回到狮人大草原，留下生存空间给其它物种繁衍。

因为平权令的实施，很多母狮选择不生孩子，狮族所需食物的数量锐减，生活变得丰盈了起来，雄狮们也不用去到处征战，拼命抢掠。

闲散下来的狮族甚至有些不适应这样的安逸生活，而莎布女王借此时机开始倡导狮人发展哲学、科技、医学、心灵自我觉知等意识形态上的进步。这被那些征战多年的大老粗们，鄙夷地叫做巫覡（xí）派；而发展了内在觉知的狮人们则称那些浑吃傻睡的家伙为麻瓜一族，觉得它们都是可悲的行尸走肉。

两派间行事与思想渐行渐远。而此期间，神使们曾多次给巫覡派开小灶，用很多让人费解的神奇的小工具武装它们，启发它们。

很多母狮自从不用每年生养幼狮后，有了时间和精力，愿意通过内在认知学习提高自己的见识，让自己有能力真正地和雄狮们一

样，拥有群体内的自我价值。

## 叛变

生命女皇登基的第二年年底，就在神第三次降临后的一个月，狮人族发生了一件大事：圈养为奴的鸟人们集体叛变了。

圈养为奴的鸟人这五六年里一直都是很听话的，因为一直也没有什么战事，加上抢回来的幼鸟多是雌鸟，本来想发展成狮人族的空军，实际上沦为了一个大养鸡场，持续稳定地为狮人供应着鸟蛋。

叛变发生得很突然：将近三百多只鸟人几乎毫无征兆地发动了集体叛变。狮人部族对这个“大鸡窝”的守卫近两年也是非常松懈了——

这些自幼被带来的鸟人，思想上没有自己是被奴役的意识，自懂事起就在这里了，不觉得自己需要反抗什么，吃、睡、生蛋、和为数不多的雄鸟谈恋爱，一大群母鸟依恋一只雄鸟。它们从来不缺吃的，雌鸟们每天的心思就是生蛋和彼此间宫斗抢男人、竞争彼此间的地位，而雄鸟也没有什么战斗的意识，陶醉在能坐拥爱情、衣食无忧、地位高贵的滋润生活里，不知天外有天，觉得这

里就是天堂。

大叛逃发生的那一夜毫无征兆，只是天气很糟。负责守卫的狮人早早地就睡了，守卫是在睡梦中被偷袭致死的。从痕迹上看，临死前只是象征性地进行了反抗。鸟人们趁着风雨声的掩护，在夜色下都逃走了。

长期不满新政与女王的狮人族长老们终于找到了机会制造事端给女皇难看，想要重新挑起战火，讨伐鸟人。因为狮族一向是以军功论地位的，没有战争，雄狮们就无法立威，也匮乏升迁的途径。最关键的是，这几年随着食物丰足，新政颁布，母狮们越来越不听话了，不再顺从地做奴做妾、服侍爷们，甚至拒绝男人们的性要求，也不愿一年年地生孩子，女人们的依赖性明显在大幅减少着。这些都让雄狮们感到非常不爽。而雄狮从部落的中坚力量，沦落为给想要生孩子的女人当配种工具，幼年雄狮甚至开始娘化，因为女性在社群里更吃香，生存更容易。

根据存活下来的守卫目击报告，引发与策划这次鸟人集体叛变的是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金雕。那是个犹如猿人一样的鸟人，它明显地与金雕一族的身型与身材不太一样，更像是鸟头猿身、带

翅膀、会使用雷电的怪物。它手里的锥子能释放出电弧，追击的狮人都被电翻倒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鸟人的集体叛逃，导致狮人的鸟蛋供应链中断。几个长老借机发难，指责女人当权软弱可欺，军心涣散，威武不再，要借此机会再次讨伐鸟人部落，彰显帝国尊严。

普鲁沙所演绎的生命女皇听闻整个报告后，陷入了沉思：这全新品种的金雕到底是什么来头呢？突然想起贝莎说过，自己的好友阿米奇一年后会出现，难道是它再现于世了？

女王拿出威严，跟老人们说自己会设法查清与处置此事，都先退下，三日后再议，自己要全面地考虑部署。

打发走了长老们，莎布回到后宫，戴上了远程意识传输头盔，开始对整个大陆放出意识波，寻找与呼叫阿米奇——这是她第一次使用这设备与非神使尝试意识连接，也不知道是否可行。

结果尝试了一天，还是杳无音讯。莎布气馁了，看来这个设备只能和神使进行思想连接，别无它用。

摘下意识头盔后，莎布随便吃了些东西，倦了想去睡觉。刚躺下快睡着的迷糊间，就听见自己的大殿门口传来异响，莎布警觉地抓起身边的雷电之法杖，自己蜷缩入暗影之中，眯起眼睛窥探大殿门口的动静。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重逢

寝室的门被慢慢地推开。月色下，一条身影从门口投入到大殿的地上——一个瘦高挑雄壮的身形，一对大翅膀。莎布不认识这身影，但普鲁沙立刻就意识到了门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想念了一天的阿米奇。

阿米奇没有贸然进入，也在小心试探着。它发送出意识波给昏暗的宫殿内部，问道：“是你吗？普鲁沙？”

身为莎布的普鲁沙赶忙回应：“是我，是我，快进来！让守卫们

看见了，又多生是非。”

阿米奇这才从门缝里闪身进入卧室，回身关上了房门，摸黑来到女皇的榻前。

莎布放下手中的雷电之法杖，从暗影中走出，说道：“你变了，变得好多啊！这五年都经历了些什么呀？我呼叫了你一天，也没个回应。”

阿米奇看着莎布，苦笑了一下说：“你也变了，我的小猴子，变了好多！你又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普鲁沙把古木部落被夜袭到自己登基成为生命女皇的经历大体说了一遍。

阿米奇听着啧啧称奇，然后说：“我今天脑海里一直能感受到你的呼唤，但是我回应你很多次，你好像感受不到我的声音，或许我的意识波能作用的距离没有你的能力强大。于是我就顺着你的意识波找了过来。

没想到这是狮人的老巢核心，我还以为你被狮人族囚禁在这里呢。可是当年我明明看到了古木的遗体，当时真是肝肠寸断的感觉，你可没少骗走我的眼泪呢！后来金顶内乱狮王偷袭，我力敌不过，

想着就此死了也好。没想到那残暴的狮王没有杀我。”

普鲁沙好奇地追问：“那你这几年都跑到哪里去了？狮人与鸟人两族都在找你，结果一无所获。”

阿米奇说：“当年战败后，我身负重伤，心想大哥与狮人都不会轻易放过我的。等我从昏迷中醒来，发现是几个雌鸟人救了我，把我背下了战场。好在那几天很混乱，我东躲西藏地过了两天，得知二哥已经战死，我们的部下都失散各处，只好独自离开了鸟人的领地。

我先去了猿人丛林那个你给我蛋壳时所在的隐秘山洞，在那里养伤。

之后我又去了狮人大草原觅食，鬼使神差地到了当年拘禁猿人的火山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就好像沿着过往的记忆下意识地又走了一遍。

我发现在那个火山口里原来被我们摧毁了的猿人村落又在运作着。突然觉得自己很好笑——这些年来的作为与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一个笑话。自己折腾了这些年，世界还是它当是的那个样子。

我昼伏夜出，不敢给两族势力发现。当时感到天下之大无容身之



所，一生闯荡却一事无成，特别颓废地想要飞离那里，可又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就在原地盘旋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环，光环四周都是电弧，我躲闪不及，被电弧劈中，失去了意识，一头就扎进了那个光洞中。”

普鲁沙插话问道：“你是不是进入到了一个奇怪的大房间里，那里面有白色的独眼怪物？”

阿米奇睁大了眼睛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是的，我被那光吸入到了一个古怪的巨大的房间里，里边是三个白色的独眼人形怪物。它们对我喷了什么气体，然后我就彻底失去了意识。等我再醒来时，我的身体在一个大的水晶桶状容器内，被粘稠的液体泡着，身体就变成了这副模样。而且我看见有很多像我一样被改造的鸟人躺在成排的大容器里，数量多得可怕。

普鲁沙赶忙追问道：“那你又是怎样逃出来的呢？”

阿米奇拉着莎布坐下，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事容我慢慢跟你说吧。”

## 第43章 友情与亲情

### X2-43

上文书中说到生命女皇夜会金雕王子，相互诉说了在过去五年里的遭遇。

**阿米奇**误入神宫，被那些白衣人发现，并对其做了全面的载具改造。等阿米奇恢复了自我意识时，发现自己在一个大水晶罐子中，周边还有数不清的这类罐子。阿米奇想要呼喊或挣扎，发现无法动弹，也发不出声音。自己被困在极其粘稠的液体里，只好不断地用意识波尝试与白衣人形成沟通。

阿米奇对普鲁沙说：“当白衣人发现我会用意识沟通后，就把我从那个罐子里释放了出来。他们说：必须要尊重每一个有‘意识’的角色履行与完成自己的自由意识，不然违背天条，他们承担不起。

他们给我看了整个大陆的情况，并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力：是留在神宫那里等待新的纪元开始，并成为下一代鸟族首领，还是现在离开神宫，但会与这个世界一起被归零。

我在他们的魔法幕布上看到了狮人圈养鸟人为奴、吃鸟蛋的画面，

看到当今鸟族内部被大哥领导得民不聊生、内斗不断，我很气愤，渴望挽救鸟人一族，就要求他们放我出来拯救受苦的鸟人。他们居然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前两天我被他们领到一个小房间内，然后突然被强光送到了你们狮人建造的鸟巢集中营中。我的族人看见了我从光中走出，都奉我为神，看见我金色的羽翼便都臣服于我，愿意跟随天涯海角。这样才有了昨天的大逃离。

我万万没想到，我在那些白衣怪物那儿感觉也就过了两天，世间已经过了五年。”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听完，也把自己与白衣人的过往经历告诉了阿米奇，但没有说这两年自己拿鸟人给白衣人上供的内容。

阿米奇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半晌呢喃地说：“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我们都是他们的玩具吗？”

普鲁沙问阿米奇：“你是否知道他们神宫的位置？或记得你在昏迷中一些奇异的梦境？比如出生前的事情、生命蓝图编写的事情？你还记得自己是属于哪个班级的吗？你的班主任是谁？”

阿米奇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鸟人是有一种其它生物没有的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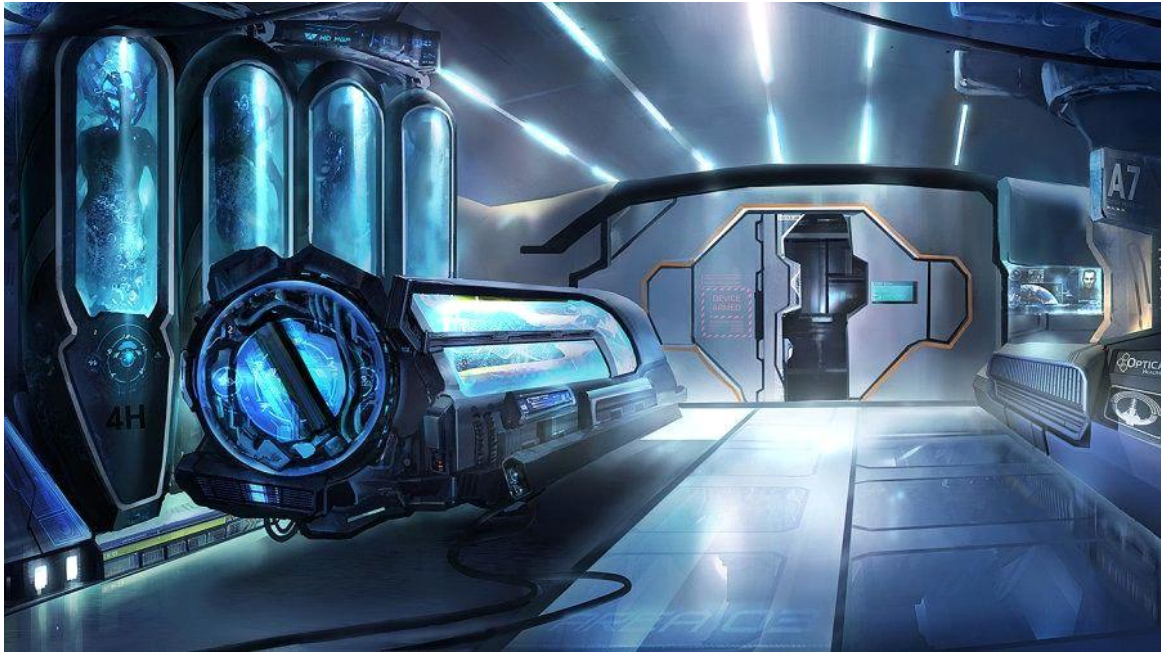
在直觉的，我们可以感知自己在大陆上的位置，也知道自己在的高度。我敢肯定，神宫不在我已知的大陆架范围内，甚至不在近海区域里。

那片空间我感到很陌生，应该是海外的某处位置，在整个大陆的东南方。那高度很高，是我振翅飞行所不能及的高度。它没有在飞行，是固定在天上的。

所以我肯定，神居住在海外天上的一个岛屿上。它的舷窗外都是云层，它把自己始终藏在云里，就好像是在云上构建出来的岛屿、它是岛屿上的建筑一样。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我知道我在昏迷的过程中做过一个长长的梦，梦到过许多事情，散乱散碎，其中包括各种我没有经历过、但又仿佛真的经历过的事情与人生。梦到过很多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事情——坚硬的会飞的方块穿梭在通体闪光的高大石头丛林中，那巨大无边的石头与水晶丛林叫做大都会。



最离奇的是，我甚至还梦到自己就是一名白衣人，而他也睡在犹如我所在的水晶缸中——他在做梦，他梦到的就是我！

你说古怪不？我梦到他梦到我，我们谁是谁的一梦呢？

醒后很长时间，这些诡异的梦都让我的脑子糊里糊涂的。我没有梦到过超越生死的事情。”

阿米奇非常努力地又想了想，然后一脸落寞地摇摇头：“我没有一点儿关于灵界的印象和记忆。仿佛又有，我知道有，但好似隔着什么，无画面感，不能说出任何的细节来。”

## 结盟

普鲁沙问阿米奇今后的打算。

阿米奇说：“现在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有家不能回。虽然救出了数百鸟人，但现在都滞留在无名湖畔原古木部落的丛林中躲藏。这些鸟人都是自己与二哥的原来的宗族支脉，但雌鸟数量众多，雄鸟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甚至都很娘，全然没有战斗力。当今的鸟人王是容不下它们归巢的。改变现状只能与鸟王开战，重新争夺王位，但现在依靠这样的实力开战就是去送死。天下之大，却无容身之所。”

普鲁沙看着表情凝重的阿米奇，关心地问：“你是否想借助狮人的力量夺回王权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阿米奇说：“想过，但听你刚才转述的白衣神使的时代规划，我觉得那全然没有必要。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代很快就会结束，所有的角色们都会存档后归零，这样或那样又有什么差别呢！我只想让我的族人安稳地度过剩下的时光。

我会尝试对它们中有觉悟的个体进行意识启蒙。我在神的大仓里看到无数被改装好的鸟人，它们是下一‘元’的主角。我希望我的族人在进入新的角色载体时，可以做好应有的准备，建立一个属于鸟人的高阶文明。”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在这纪元交替的时代末期，各种造作好像都显得很多余，但不做点儿什么又好像对不起自己，深恐因躺平等待的无为而让自己在日后的如果中后悔没有尽力。

普鲁沙思考再三，最终打破了沉默，说道：“这样吧，你明天率领所有鸟人都回来，表示愿与狮人达成同盟关系，从此镇守金狮峡谷那里的皇陵。自从狮人族大融合后，那一带就变得荒凉了。这样鸟人可不再为奴，成为狮人的平等同盟，名义上用来扼制当今的鸟人王，预防它日后做大后会翻盘反扑。”

左思右想下，俩人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趁着天还没亮，阿米奇告辞，悄然离去。

第二天正午时分，金狮岭上，预警的号角接连响起。只见天边黑

压压一片，数百只鸟人飞来，领头的正是一只人形的古怪金雕。

生命女皇毫无惧色，拿出王者气度，手持雷电法杖，来到大殿前的广场上，举起神杖对空放出闪电霹雳。金雕也用它的雷电回击。场面吓傻一众看客。

最后金雕独自盘旋而下，来到女皇之前，女皇凝视着金雕，比拼气势。良久后，金雕臣服地低下了头。

女皇宣布：鸟人族选择了臣服。为彰显皇恩浩荡，从此免除鸟人奴役的身份，结为同盟。鸟人一族负责镇守金狮皇陵一带，用来制衡鸟人王日后复仇的野心。

就这样，鸟人族的叛变被女皇成功平息，狮族长老们对女皇能力的信任危机被从容化解。

沾沾自喜的普鲁沙并不知道，更大的考验已经在临近了——自己的母亲和叔叔将会掀起惊涛骇浪。

## 不孝

女皇登基后的第三年，莎布已经八岁了，她失踪多年的母后突然回来了，同时还带回了两个儿子——纯种的金毛雄狮。狮族一众长老沸腾了——狮族不会绝后了！



众人怀疑，当年王后失踪时就已经有了先王的骨血，却不知道那是她和失踪多年的小表叔**瓦勒 (War)**所生养的孩子。

母后告诉莎布，说她本不想再入尘世，可上个月小表叔瓦勒死了，他临终前想要让自己的儿子能认祖归宗，有权承袭大统。因此母后此次再回金狮岭，是希望女儿能把皇权禅让给自己的弟弟。为此母后还说出了多年前不为人知的惊天大秘密。

母后说，小表叔与母后同胞姐妹俩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在金狮岭上长大的，母后姐妹俩都早已芳心暗许给了小表叔。

“.....无奈当年鸟人族突然停止了对狮人草原的常年压制，东西两大狮人阵营得以会师，合兵一处。从金狮峡谷回来的西方狮群，其金狮首领就是莎布的父亲**亚星 (Yashin)**，一来到金狮岭就开始暗中布局图谋继位。他比金狮岭上东部狮群的继承人瓦勒要大几岁，两人本是堂兄弟。

亚星为人阴险又好勇斗狠，野心极大。他用心机博得了年迈的老狮王好感，又巧言令色地安抚住了瓦勒，让他表态放弃王族的继承权，当一个闲散王爷。

但当他真的继承了王位后，一切都慢慢地变了：最初的两年他和

瓦勒还相处得很好。可是当他知道我的妹妹、你的姨妈私下里与你小表叔未婚先孕后，他坐不住了——金狮族历代的规矩是长男继承王位，你父王担心她先诞下小王子，于是暗中用毒害死了我妹妹。后又怕你小表叔知道后会复仇，就以给妹妹出殡的名义把他骗到了金狮峡谷，从此常年幽禁在皇家陵园内的一个密室里，不见天日。

我当年并不知道这些。你父王告诉我，是鸟人族逃逸的金雕小王子下毒害死了我妹妹，掳走了瓦勒。如果我嫁给他为他繁衍子嗣，他就设法去寻找瓦勒和金雕，为我妹妹报仇。而为了顾全金狮一族的面子，对外宣称瓦勒是外出去寻找金雕复仇而长年未归。

我嫁给了他，并有了身孕。他也装模作样地到处寻找。可就在你出生的那天，接产婆告诉了我一个大秘密：当年制作毒药的巫医告诉她，毒死我妹妹的蛇毒，就是你父王要求巫医制作的。我当时非常震惊。

产仔后，我亲自找到巫医逼问出实情。当时只觉得五雷轰顶：自己的丈夫就是杀害自己妹妹的凶手，我还在为他繁衍子嗣！

于是我用同样的毒药毒死了你的两个哥哥。我不忍心杀了你，就

连夜潜出了金狮岭。我在大陆上寻找你的小表叔两年无果，心灰意冷后，决定去金狮峡谷给我父亲和妹妹守灵，了此残生。没想到在那里无意间找到了被幽禁着的你小叔。

好在守卫们都是我父的旧臣，他们帮助我对你父王隐瞒下了我俩的情况。我俩也都厌倦了世间的争斗，就隐秘地在陵墓里生活了下来。后来就有了你的两个弟弟。

年前峡谷里来了鸟人们，它们把原来镇守峡谷的狮人都换走了。我才知道你登基成了女皇，我是真心为你高兴啊。没想到就在月前，瓦勒重病不起，没两天就归天了。他唯一的遗愿就是让我们的儿子能认祖归宗。我安葬好他，这不就带着你的两个弟弟来找你了。

我的乖女儿啊，你是否愿意禅位给你的弟弟啊？女人在家生养就好了，操劳这些政务多累啊，这个皇位就让你弟弟吧，好吗？就算妈妈求你了。

你看现在普天之下也就我们四只金狮了，你还能嫁谁呢？你轮流给你的两个弟弟生孩子吧，给他们生养众多，重新振兴狮人王族一脉就靠你的肚子了。一年你生三个，十年就是三十个。你还年

轻，努力一下，往后能生十五年也说不准的。那样，你的两个弟弟就都能后继有人了呢。”

莎布听着母亲说着过往的事情，自己心中的谜团渐渐地清晰了起来。

本来普鲁沙不是贪恋权位的人，禅让给弟弟也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当妈妈说，今后让自己变成母鸡般的存在，年复一年就管下蛋和孵蛋，普鲁沙开始感到后背发凉了：如果让位给弟弟，自己将被迫沦为生育机器，今后的二十年里就是不停地被俩弟弟搞大肚子生孩子。这可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世代的变迁就近在眼前，生养那么多干嘛啊！可是自己又不好跟妈妈直说，说了她也不会相信什么神使、什么纪元迭代、什么宿命使然。那就更别说让她相信自己与这两个弟弟不过是这个时代中的角色而已。

普鲁沙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先含糊地让妈妈和弟弟们休息几天，熟悉一下现在金狮岭的环境。普鲁沙觉得自己需要好好静静，筹谋一下，看看下一步到底要如何走才妥当。

莎布的犹豫让妈妈本来炙热的眼神有些暗淡，她失望地看着女儿

离去的背影，心里盘算着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得到最大的利益、拿回属于他们的王权。不过自己并不是太担心，因为女人就是要嫁人生孩子的，而金狮氏族年轻一辈只有这三个，就算女儿一时不从，她还能有其它选择吗？让他们先相互熟络一些，可能也就自然地成了。自己今天是有些心急了。

## 分裂

莎布本无意帝皇之位，只是运势把自己架在了这个位置上。母后与两个弟弟的回归，让整个狮族的政治环境突然变得暗涛汹涌，已经安静下去的男权与长老们更是蠢蠢欲动。母亲与弟弟的示好只是他们当下的权宜之计，他们要的是宝座和自己的子宫，自己并非是至亲骨肉，而是工具人。

莎布准备了一个月，然后跟母后摊牌：自己可以禅让出祖帝之位给弟弟，但有一个条件，自己要搬去金狮峡谷定居，并带上愿意跟随自己的臣民，保留“生命女皇”的称号。至于婚嫁之事，等到自己十岁后再说。

母后忌惮她手里的雷电法杖和神使的支持，也不敢用强。既然可以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登基继承大统，现阶段也是一个好的进展。

这丫头先出去疯两年也无所谓，早晚是要找男人的，还能找谁，跑不了她的。金狮峡谷自己住过，那里的条件远比这里艰苦，现在只有少量鸟人盘踞，还都是雌鸟，不足为惧。自己回来就听说了这丫头这几年胡闹，压制男权，她走不会有雄狮跟随，随她去吧，先把政权顺利交替好再说。

想到此，母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莎布，还好言关怀说了很多“那边艰苦要照顾好自己，我叫两名我随身的侍从去照顾保护好你”等等的话。

女皇禅位进行得很顺利，长老们都非常高兴终于送走了这个姑奶奶。愿意跟随莎布搬迁的狮人并不多，多数是单身的母狮，只有几只热恋中的雄狮愿意也跟随过去，结果还被其它雄狮嘲笑。

往后的一年里，金狮岭上并不太平：金狮两兄弟**瓦勒搏**与**瓦勒种**本是一胎所生，从道理上是不分长幼的，可是妈妈打小偏心瓦勒种，因为他的神态像极了瓦勒，于是扶他上了皇位。这引起了瓦勒搏的不满，于是暗自集结培育党羽，准备用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的才干。

更关键的是，现在雄狮是两头，而母狮只有莎布一只，兄弟俩心

里都清楚，子嗣之争一定会爆发。失败者只有娶灰狮做妻，因此后代永远失去王权。

于是新皇瓦勒种登基后不到三个月，就命令兄弟瓦勒搏带上自己的亲信——就几个人去征讨鸟人大本营。说是打先锋，后援马上就到，其实根本没有安排后援。提出的要求是向鸟人族索要岁供——每年鸟蛋五千枚，这是鸟人族八成的新生儿数量。名义上是压制鸟人人口，让自家兄弟建立战功；实则借刀杀人，如果瓦勒搏不去就按叛族抗命论罪。

结果，瓦勒搏只好带着自己发展的亲信们离开了金狮岭。可是他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没有傻到去硬闯金雕高原，而是扭头去了金狮峡谷投奔姐姐去了。他的打算很简单：借助姐姐的势力躲避兄弟的迫害，搞大姐姐的肚子，让自己的后人血脉可以在日后谋求皇位。

莎布没有拒绝自己弟弟的加入，并且庇护了他——毕竟都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同命相怜。

瓦勒搏来到莎布身边，极尽自己所能，对自己这个姐姐关心、陪伴，展开温情攻势。莎布自幼其实很孤独，此刻又正值激素最旺盛的年龄，虽然有金雕阿米奇的陪伴，但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差点儿什么。瓦勒搏弥补了莎布被异性呵护、赞美的心灵需求，关系更是亲近了一层。而瓦勒种知道兄弟没有去送死，还跑到姐姐那里搞事情，心里嫉妒，几次联合妈妈给莎布施压，要严惩瓦勒搏，被莎布硬杠了回来。

莎布与阿米奇一人手里一只雷电法杖，加上瓦勒搏，虽然军事实力单薄，可是要打他们、撕破脸还真很麻烦。于是双方表面一家，实则又分裂成了两股敌对的势力。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第 44 章 累了

### X2-44

#### 风雨欲来

莎布在妈妈的要求下，禅位给了自己的同母弟弟瓦勒种；而他继位后，容不下同胞兄弟瓦勒搏在自己身边暗中做大反对的势力，迫使瓦勒搏离开了金狮岭。瓦勒搏带着自己的亲信到金狮峡谷投奔姐姐莎布，并试图利用近水楼台之机抢先拿下血脉传承。这样的局势导致狮人大草原又一次暗中分割成了两股势力。

莎布率领的多是单身的母狮，阿米奇领导的也多是雌鸟，内在自保的战斗力的显然不足；而鸟人族与狮人族都在对自家的叛徒虎视眈眈，日后如果实力悬殊过大，就会引来灭顶之灾。

好在神使还持续与莎布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物种载具改造计划已经进入了尾声。神使送来了一大批雷电之神杖武装女人们，同时要求莎布在金狮峡谷内展开对狮人、鸟人、猿人三族新生儿的全新教化与认知改良，势必在二十年内利用三族的新生儿培养出一大批拥有心灵觉知力的跨种族新社群生态模式。

神使基因工程首席医官贝莎表示：今后会常住在金狮峡谷内，协

助完成这一实践。今后三族出生的幼崽其肉身载具会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都是改良后的物种，更适合心“灵”的内在运作；峡谷内的雌性无需与雄性交合就能受孕；峡谷内施行种族平等，不相互猎杀捕食；新生儿将会得到神供应的食物，而长大后学习靠光合作用生存。

一开始这个计划还很顺利，金狮峡谷一直被称为女儿国。但随着大批改良版的孩子们的诞生、金狮峡谷内开始推行意识觉醒，有些妈妈慌了，带着孩子逃离了金狮峡谷。于是大陆上流传开：生命女皇是一个大巫婆，各族女人们不婚即孕，生出来的都是些怪物，小孩子们都很邪门，猴子鹰狮子可以一起玩耍，等等。

莎布十岁生日时，妈妈带着狮王亲自来庆生，规劝莎布回到金狮岭合婚，又一次被莎布回绝。狮王**瓦勒种**很气恼，又干不过拥有雷电之杖的姐姐，只有不欢而散。**瓦勒博**那一天却很开心解气——虽然自己在此一年多，没能得到莎布，但毕竟自己的机会要大很多，那一天他喝了许多酒。

生日宴第二天，瓦勒博没有露面。第三天有人报告莎布：瓦勒博的食物在他门口，两天没有被取用了。莎布领人去探望弟弟，发现他死在自己的床上，后背叉着一把猿人族的大匕首。看遗体死

亡已经有两天了，就是生日宴后的那天晚上或第二天清晨前。

## 逼宫

就在同一天，金狮岭上狮王瓦勒种秘密地处决了一头雄狮——他本是狮王瓦勒博身边的亲信，就是他一天前提前带来了死讯。

这一年整个大陆上都很平静。

就在冬雪在大草原上开始飘荡的时候，鸟人一族毫无征兆地越过金狮岭对金狮峡谷展开了大规模的奇袭。名义上是要求金狮峡谷交出隐秘其中的**阿米奇**，并无条件释放出所有鸟人。但金狮峡谷的地形，就算鸟人鼎盛时也无可奈何，现在还有众多的雷电武器加持，虽然都是女人，在防御上却一点儿都不落下风。

鸟人败走后，猿人大军又来攻城，要求释放所有这些年来被扣押与奴役的猿人们，自然也是最终铩羽而归。

莎布与阿米奇觉得这些事发生得太蹊跷，虽然这次守住了，但未来被三大氏族如此虎视眈眈地盯着可真不是事儿，要想办法化解自己被动挨打的局面。鸟人能越过金狮岭搞偷袭，猿人有胆子让后方空虚，浩荡地来攻打金狮峡谷，前后搭配得如此默契，看来是有人在背后撑腰的。如果不能让狮王瓦勒种踏实下来，指不定

还会闹出多少花样呢！

冬去春来，莎布派人请母后来商议亲事。然后就扣留了母后，给先王守陵，指望狮王瓦勒种会投鼠忌器，不再捣鬼。

结果夏天刚到，雕狮猿三族联合大军就来到大峡谷，要求释放所有囚徒，交出变种的各族孩子，交出阿米奇，交出老母后，交出所有雷电类武器。

大战摧毁了金狮峡谷，搞得玉石俱焚。阿米奇与神使贝莎用光洞逃走，莎布为拖延时间，掩护新种三族孩子进入光洞逃离，最终被活捉。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此战历时两个月，莎布与母亲被送回金狮岭，各族领回自己的女性。这一战被描述成伟大的解放战争——铲除了黑魔法万恶的巨头，解救出被奴役的各族女性和孩子，有史以来陆地三族第一次联合大胜利，从此猿族与鸟人都不用再年年上供鸟蛋和妇孺。

## 逼婚

在这一战中许多变种的幼狮没能转移走，瓦勒种利用这些孩子要挟迫使莎布与自己成婚，且必须诞下至少两名小皇子，才能放过这批变种的孩子。无奈之下莎布与瓦勒种举行了大婚。



四个月后，正值隆冬将至，莎布生下了一窝幼崽。第三天留下话，让瓦勒种准守承诺，自己则独自下山，离开了金狮岭。

漫步在满是白雪的大草原上，莎布感到身体与心灵都很疲倦。她与神使沟通的头盔在上次大战时就遗失了。妈妈只想让自己给弟弟生孩子，越多越好，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感受。自己厌恶他，他在身边说话、活动，在自己身上蠕动都让自己厌恶。

莎布的脚步与气味被风雪掩盖，这是莎布高兴的——她不想让族人能追踪到自己。她失魂般毫无目的地在草原游荡着。雪夜北风啸，云盖星月暗，身疲情悲切，举目无乡归。

一天一夜后，饥寒交迫的她进入一个洞穴中躲避。洞穴里一眼温

泉，莎布把自己泡在里边，好温暖好舒服啊。她没有来过界河的这边，这是猿人的地盘，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里来。看着这个陌生的东西，好像似曾相识般地熟悉，但自己确实没有来过这里。

莎布就在这洞穴里待了好几天，她没有外出捕猎，她不想伤害任何生物。最后她感觉很冷，泡在温泉里，慢慢地睡了过去。

睡梦中她飞在整片大陆上空，阿米奇载着自己俯视着这片天地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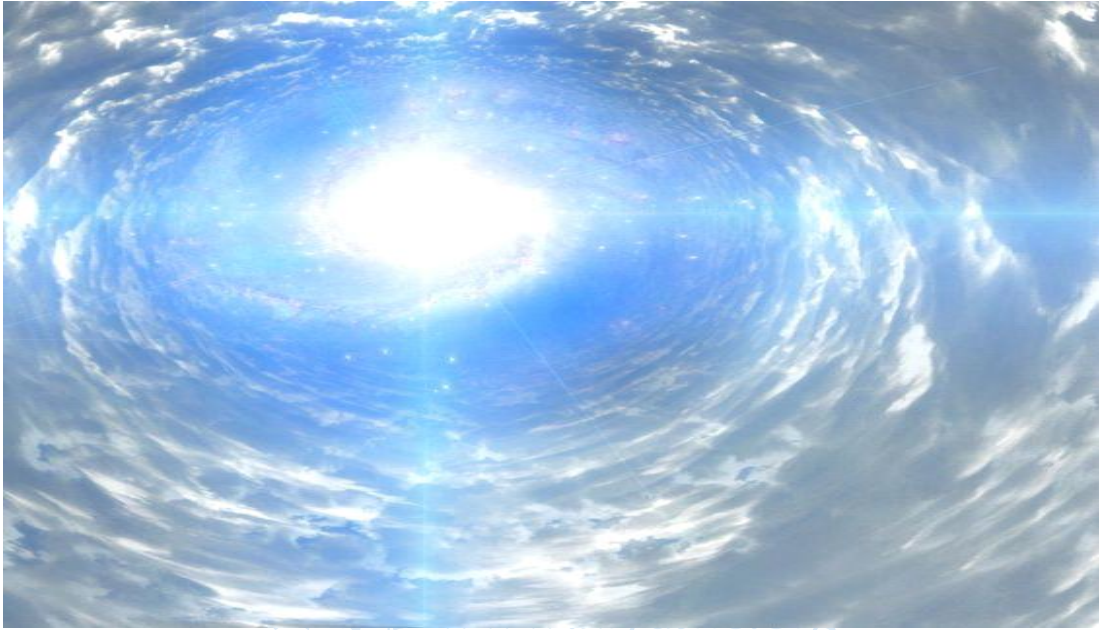
大地突然间开始震动，流星接二连三地砸向地面。海水被激荡起来，形成滔天巨浪，横扫一切、淹没一切。大地裂开，所有的洞穴都敞露了出来，海水汹涌地灌了进去。烟尘四处腾起，笼罩了天地万物，伸手不见五指。

金雕带着自己一飞冲天，冲破层层浓雾烟尘，飞向太阳。突然，周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金雕消失了，背后的大陆消失了，自己在云卷曲成的隧道里。自己一生的过往，快速地被自己追忆着，隧道的尽头是一处明亮的所在，那里散发着熟悉的气息。

普鲁沙犹豫了一下，回头看身后：莎布虚弱的身体躺在温泉里气

若游丝。

普鲁沙叹口气说：“对不起，我累了，我真的累了。”然后朝着光的方向放任自己飘了过去。



## 问题

明亮、温暖、舒服、安全、被滋养的感觉从四面八方渗透入自己的虚影中，无比地受用欢喜。

“来者何人？”一个声音不知从何处击穿了自己的身形，震荡在整个空间内。

刚想回答，突然感觉语塞——我是谁呢？生命女王莎布、十木、古木、金鳞鱼人王子、史前大螃蟹、一只小鱼、一株苍天古木、一片云雾、意识体普鲁沙……哪个身份、哪个名字是我呢？

无形之身，有形之相，哪个性别或无性别的是我呢？来者何人？我是人吗？我是狮子，我是猴子，我是鱼人，我是大树，我是云朵，我是灵体.....

“来者何人？”那个威严的声音又一次洪亮地激荡在空间里。

“我是普鲁沙，史匹擦班的学生。请问这是哪里？”

“这儿哪儿都不是，是你的心识空间。我是你之为你、所是所觉所知的一念。我就是你，但你不是我，或者说不是全部的我。我不在你所能认知的任何一个时空体系内或外。我生成了它们，它们也成就了我，生成了我。”

今后你会慢慢地认知与了解到更多的。现在我有三个问题，你想好了再回答我。

首先：你是否已经决定彻底地脱离现在演绎的这个角色？按照剧本，你还可以继续使用这个角色十八年零四个月。

其次：你是否渴望重新从某个情节再次重回到剧情中，通过改变某一节点上的选择，来重新经历不同的结局呢？

最后：你是否已经决定彻底地脱离本次轮回，或者只是想休息一段时间，然后重返到故事的某一个篇章中开启不一样的历经呢？



普鲁沙脑海里回想起还泡在温泉中的莎布身体，想想回去后还能做些什么，一时间觉得没什么留恋的了。

回想莎布一生的经历、古木后半生的经历，好像自己一切都已经尽力了，于是默默地摇摇头说：“事已至此，无怨无悔，了无牵挂，就这样吧。如果还有其它的可能性，我倒想看看。那些或许我没有激活过，只是单纯地好奇，并不想再深入进去了。我累了。”

普鲁沙感觉到莎布的身体在这一刻停止了呼吸，身体软绵地滑入温泉中，没入了水里，没有激荡起任何的水花。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风雪还在洞外的世界里飞舞着，一切的运作没有为这一刻有所变化。

意识空间里闪现出一些立体的画面——

有金狮峡谷没有在一两年前被攻克，自己还在那里培育下一代；

有自己誓死不从狮王，早早地在战役中就死了；

有莎布长大后和老狮王——自己的父亲记仇，为古木、十木报仇，亲手刺杀父亲，不成功被囚禁，然后沦为生育奴隶，最后绝食自杀的；

有在战役中率先进入神使传输光门，现在还在神宫预谋怎么反攻倒算的.....

各种历史剧的可能性都在发生着，但没有被这个自己选择与经历。

普鲁沙无奈地凄凉一笑：“这就是我，我的一生每一刻都遵从了我的内心，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认我这一结局。我不想去改变什么，至少现在不想。带我回家吧，我累了。”

空间内的光仿佛暗淡了许多，或者是自己眼睛适应了，或者被自己的疲惫感染了，不知道。普鲁沙等待着，脑子里一片空无。

空间这时又问出了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你在这次经历中领会到了些什么吗？你觉得自己比来时的知见增长了哪些呢？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普鲁沙这一趟经历了春秋几个世纪，却从来没有一次想过：自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经历这些都为什么？自己来此经历这许多的初心是什么的？

好像是因为想要和意识体La形成对话，想要找到创建出自己意识存储空间的方法与路径，找到创建或成长为高我的方法与路径.....是的，这是自己进入这趟旅程前的初心所在。

那自己跟随着命运的流转，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与知见了吗？好像全然没有啊。那我这几个世纪都在忙活什么呢？我收获到了什么？领会到了什么？了知到了什么？

普鲁沙觉得自己脑子里纷乱无比，又空空荡荡，怔怔地呆在了那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内在意识看普鲁沙久久不能作答，于是说道：“这仅仅是开始。你与我、我们都还稚嫩，以后还会相见的。我时刻关注着你，希望下次再会时你能告诉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希望你能通过经历而累积到觉知的素材，借由素材领悟到这一无明之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回魂与分身

普鲁沙眼前的一切突然间犹如玻璃球一般碎裂，更强的光从龟裂的缝隙中透射了进来，怦然间整个空间化为齏粉，四散无踪。自己一时无法适应周围高亮的强光，然后这光包裹住自己，把自己都彻底融化了。

普鲁沙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发光的雾状能量球，悬浮在一处虚空中。这虚空很熟悉，眼前有一个巨大的轮廓，普鲁沙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视觉：那轮廓开始聚化成形。



“史匹擦，是你吗？你的形象好像变了！”

普鲁沙惊愕地问面前巨大的身影——那意识频率自己很熟悉，但形象很陌生。

那轮廓看着这团高能意识云，用意识说道：“欢迎你回家，普鲁沙！我是史匹擦，我没有变，只是你感受与看待我的心，因你这次的历经而有了改变。你看看你自己吧。”

普鲁沙凝神反观自己的形体，印象中自己曾经的形象是远古的大树，而现在却是一团光雾。光雾团在不断地蠕动着，不断地在不同的形象中切换着自己的形象。

普鲁沙很好奇自己的内在变化，只觉得自己的内在意识仿佛是风

中飞舞着的杨柳絮，每一个飞舞的絮状光斑中，都有过往某身份的一段经历与回忆。不同的经历与回忆中蕴藏着不同的尚且未被自己消化梳理理解的东西，导致它们彼此不兼容。一阵情绪的风吹过，就满天飞扬了起来，久久不会落下。

普鲁沙静静地反观着自己的内在意识，发现如果自己不去刻意扰动或跟随那纷杂的思绪，那些思绪的能量光絮会开始慢慢地沉淀下来，而最终分为两堆：一堆充满了感性的问题，一堆躁动着作为的冲突。情绪与逻辑各自主张着不同的方向，柔软的慈爱和刚毅的果敢形成不同的能量频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普鲁沙觉得自己好像在分裂，分裂成两个相互很不同的意识面向：一个以母狮为轮廓的女性面，一个以猿人古木为轮廓的男性面。两个面向都是普鲁沙自己的一部分，但两个面向彼此间又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与内在禀赋。

普鲁沙看看左边那个女性的自己，又看看右边那个男性的自己，有点儿蒙——你们是我，那我又是谁呢？

两个慢慢从意识分化中稳定下来的自我意识面向，各自秉承了普鲁沙40%的能量与意识面向。两个意识体分身，各自看着自己

的法身形象，又看着对方的法身形象，最后同时看向普鲁沙。

普鲁沙在分裂后变小了很多，只剩下20%的能量，成了一个不大的光球。



两个分化出来的意识，同时说：“你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你，我们和你都是我自己，我们都是普鲁沙啊。”

普鲁沙看着男女两个意识面向的分身，心里想：

它们俩确实是我，但好像又不是我了。它们各自代表了我的一个不同的意识面向。它俩的思维我都能同步感知到，但它俩间彼此好像需要交流才能领会到对方此刻在想什么，多有意思的一个变

化啊！它俩是我的意识束，是我不同的意识面向；但它俩又彼此独立，并可与我独立运作，这样我就可以同时展开三种不同的人生经历、扮演三个各异的角色，想想都觉得很有意思。

普鲁沙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这时身边突然传来一个意识波。

“嗨，你可算回来了！等你有一会儿了呢。等等，你这是……不是吧，你成功了！你成功了！恭喜你啊，还是你厉害！”

一连串没头没脑的话，把普鲁沙的思绪打断了。

普鲁沙这时才注意到自己身边的另一个意识存有——它的形象好眼熟啊，居然是自己曾经的爱妻猿人**巴啦啦**！

普鲁沙觉得心情激荡，脱口而出：“是你！你还好吗？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说什么？我成功了什么？”

使用着巴啦啦外形的**巴拉**，用手在普鲁沙面前晃了晃，说道：

“不是吧，我是巴拉啊！按照剧情需要，我那个角色难产挂了后，我就回来了。听班主任说你后边也去学着当女人了。怎么样那感觉？怀孕辛苦吧？”

看看你，现在厉害了呢！能量爆棚，自己升阶当了高我，怎么看不起老朋友啦！”

普鲁沙被它说得有点儿蒙，慢慢地捋着各种思绪。毕竟自己刚回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许多的变化，有点儿找不到北。

巴拉？嗯，有印象。小火苗，后来变成了大石头，客串了猿人，当了我的妻子、十木它妈。

多重角色的相互穿插让普鲁沙一时还不太适应，不过它说自己当上高我了是什么意思？

普鲁沙追问道：“你说什么啊？我什么时候当上高我了？我怎么不知道啊！班主任说的吗？没个授勋仪式或毕业升学证书吗？”

巴拉笑嘻嘻地说：“你在前台都活糊涂了吧？你自己看看，你现在拥有了自我内在意识空间，你可以自己存贮过往的各种记忆；你还分化出来属于自己的双生火焰——雌雄意识分身。

作为意识焦点中枢的你，作为分化后的意识汇总中枢，你进入了多意识面向同时发展的阶段，可以利用多视角同时去历经不同的经历，你还不是一个高我的存在是什么？！”

普鲁沙看着自己的两个意识分身，两个分身也看向着自己。普鲁沙说：“有了它俩，我就是高我了？”

巴拉说：“可不嘛！不过你还只是最初期的高我，只比我高那么



一点点。你旗下现在只有这一对未经世事的活宝，等它俩补齐了自我意识面向中的缺失，你才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我。”

普鲁沙疑惑地问：“它俩有什么缺失啊？”

巴拉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男性面向，果敢、勇猛、逻辑、有统率力，有哪条做到了？而你这个女性面，就生过孩子。当过妈吗？谈过恋爱吗？凭借直觉力感受过吗？知道什么是情绪波动吗？女人的在意与男人的在意可是不同的哟。你知道你做丈夫的时候有多粗心吗？”

普鲁沙被问得目瞪口呆，看着自己刚刚分化出来的两个意识面向，暗自琢磨着下一步要如何是好。

“至少你俩要有个名字吧，女性起名叫**阿尼**，男性叫**阿尼姆**。”

于是阿尼与阿尼姆相视一笑，谢过普鲁沙给起的名字。

班主任**史匹擦**在一旁看着，这时说话了：“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其它同学们。你们也该不陌生的。

这是曾经出演过你父皇的。这是演绎了你金鳞妈妈的。这是你的老朋友**阿米奇**，它也刚刚死回来了。

你们先聊聊，过会儿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 《虚空法界》

### 第二册 《意识觉醒》

#### 上、中、下篇

(18-44章)

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本书鸣谢：

《虚空法界》第二册的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等工作非常荣幸地得到晓锐、Sebastian、瑜辉、励华、淡白、欣慧、灵素、小美、三月、太阳喵等众多志愿者伙伴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细雨社

## 下册预告

### 第三册《双生羁绊》上、下篇

(45-73章)

讲述了普鲁沙结束地球 1-6 园区的旅程，分化出双生火焰阿尼姆与阿尼之后的故事。

这部分的导读建议着眼在自我价值完成的规划。



普鲁沙所演绎的莎布不愿给瓦勒种做生养的活体器官，在自以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饥寒交迫地溺毙在秘密洞穴中的温泉里。在其弥留之际，内在意识给出了各种改写历史的可能选项，满足其内在的如果与不甘。但普鲁沙因为觉得累了，放弃了这些机会，并没有再次进入剧情去激活与演绎不一样的可能性分支。

意识焦点回到灵界法身本体内的普鲁沙与自己留守在灵界的意识本体完成意识融合后，内在各种未能捋顺的、纷杂的认知碎片，逐渐二分成了意识面向上趋于逻辑、追逐力量的与趋于感性、崇尚智慧的两个极化意识分身。

普鲁沙给自己新增的两个意识分身分别取名叫阿尼姆与阿尼.....

——摘自《虚空法界》第三册《双生羁绊》第45章 提高难度

### 关于图片

由于本书内容的广度和难度，采用了很多配图来辅助读者理解。除作者自己绘制编辑的大量图片外，还有一些图片源于网络，均是公益非营利目的的使用，无意侵犯版权，谢谢理解和支持。如有需要，请联系编者，一经收到，我们会第一时间删除掉换。细雨社全体志愿者感谢各界对我们的认可、支持与关注。

# 常见问题

## 1. 细雨资料免费吗？在哪儿能拿到？如何早点儿看到新书？

**全部细雨资料都可免费获得**，包括电子书、视频、音频。见下页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和免费下载路径，这些都是由细雨社编辑部直接维护，是最全、最新、最准确的**细雨资料源头版本**。

## 2. 现在都出了哪些书？是关于什么的？还将出版哪些？

细雨资料已经累计了三年多并在每日更新中，到 2023 年底已出版九个系列、四十多册。详见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丛书系列简介》](#)。

## 3. 细雨资料能自学吗？该从哪儿学起？为什么要按顺序学？

细雨资料是成体系有逻辑的**深度心灵自学课件**。书写安排有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由浅入深形成知见的阶梯。

在每册书开始都有**细雨资料学习顺序图**，请结合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系统学习。更多相关内容和学习心法等问题请见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导读》](#)。

## 4. 关于细雨社？

细雨社是**非营利志愿者公益社团**，于 2020 年 8 月成立。经由作者“细雨”本人授权，专门负责细雨著作的整理、校对、制作、出版、传播和保存工作。是细雨已授权相关著作及著作文献衍生品的唯一首发机构。并具有维护其版权的责任与义务。

细雨社自 2023 年 8 月起正式更名为“**细雨社**”，并启用细雨社新图标。细雨社坚守非营利无住相法布施原则，别无分社分号，无商业经营和募捐劝捐，请注意识别。

## 5. 更多问题？

请参考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细雨资料导读》等文件。

#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YouTube

细雨社

 amazon

亚马逊网站搜“细雨资料”或书名

 微信公众号

细雨资料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bilibili

Cathyshe0103

海轮海轮

 喜马拉雅

海轮海轮

**免费**下载电子书：

- ✓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 ✓ [细雨社志愿者协作&细雨资料学习 QQ 群 \(623 940 583\) 群文件夹](#)
- ✓ [细雨资料图资中心 FB 分部 Facebook 小组文件夹](#)



微信： ganenguozi

Line： jiangsanjiang

Email： xiyushe@outlook.com (志愿工作专用)

**超链接提醒：**以上有下划线的文字均有超链接，点击进入，可以阅读、收听、观看、下载更多更全面的细雨资料内容。

#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表和各册代码对照 (2024 年 3 月版)

YM 《隐秘的医案》	YM 《隐秘的医案》 (单行本)	已出版
SY 《失忆的归途》	SY 《失忆的归途》 (单行本)	已出版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	S1-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S1-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S1-3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S1-4 《世上练 致良知》案例	已出版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	S2-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S2-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S2-3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S2-4 《世上练 致良知》案例	待定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之影评荟萃 (细雨与观影群友合著)	GY1 第一册 1-15	已出版
	GY2 第二册 16-28	已出版
	GY3 第三册 29-38	已出版
	GY4 第四册 39-49	已出版
	GY5 第五册 50-60 儿童与亲情、转世、神通	已出版
	GY6 第六册 61-64 心理学	已出版
	GY7 第七册 65-70 性别与性取向	已出版
	GY8 第八册 71-78 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自我价值实现	即将出版
Y1 《已知的实相 I》—— 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 (细雨解读赛斯书《未知的实相》 679-744 节)	Y1-1 第一册 679-687	已出版
	Y1-2 第二册 688-695	已出版
	Y1-3 第三册 695-704	已出版
	Y1-4 第四册 705-715	已出版
	Y1-5 第五册 716-726	已出版
	Y1-6 第六册 727-744	已出版
Y2 《已知的实相 II》—— 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附批注) (1-72 节)	Y2-1 第一册 1-14	已出版
	Y2-2 第二册 15-22	已出版
	Y2-3 第三册 23-32	已出版
	Y2-4 第四册 33-42	已出版
	Y2-5 第五册 43-51	已出版
	Y2-6 第六册 52-62	已出版
	Y2-7 第七册 63-72	已出版

X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X1 第一册 《意识微尘》 1-17	已出版
	X2 第二册 《意识觉醒》 18-44(上中下)	已出版
	X3 第三册 《双生羁绊》 45-73(上下)	已出版
	X4 第四册 《承前启后》 74-89	已出版
	X5 第五册 《寻找答案》 90-107	已出版
	X6 第六册 《道理始末》 108-128	已出版
	X7 第七册 《融会贯通》 129-	待定
	X8 第八册 《浪子之心》	待定
	X9 第九册 《涅槃重生》	待定
Y3 《已知的实相 III》 —— 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 注） (73-148 节)	Y3-1 第一册 73-85	已出版
	Y3-2 第二册 86-100	已出版
	Y3-3 第三册 101-114	已出版
	Y3-4 第四册 115-127	已出版
	Y3-5 第五册 128-140	已出版
	Y3-6 第六册 141-148	已出版
Y4 《已知的实相 IV》 —— 梦中梦与次人格诱发的疾病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 注） (149-198 节)	Y4-1 第一册 149-157	已出版
	Y4-2 第二册 158-165	已出版
	Y4-3 第三册 166-175	已出版
	Y4-4 第四册 176-185	即将出版
	Y4-5 第五册 186-198	即将出版
Y5 《已知的实相 V》 —— 或然自己与或然实相如何造梦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 注） (199-239 节)	Y5-1 第一册	即将出版
	Y5-2 第二册	即将出版
	Y5-3 第三册	即将出版
	Y5-4 第四册	即将出版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 ——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 注）各部精华要素	JY2 《已知的实相 II》 (1-72)	已出版
	JY3 《已知的实相 III》 (73-148)	已出版
	JY4 《已知的实相 IV》 (149-198)	即将出版
	JY5 《已知的实相 V》 (199-239)	即将出版

注：各册书名前的字母数字组合（例如 S1-3, X1）是每部/册书的唯一代码；

正文中每集的分节位置标注有红色编码（例如 Y4-2-158.1）。

以上代码均可用于快捷搜索，在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亚马逊网站和细雨社的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查找书名或内容时，有助于快速找到所需的书或章节。



# Y3 《已知的实相 III》

## ——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共六册）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注）第三部：《已知的实相 III》（73-148 节）

共六册，核心主题是：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

随着赛斯早期课的进展，课程内容逐渐进入内在体系的理论描述，让我们得以在深入探索广袤的实相前，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

细雨依据原著的轮廓展开并延伸，让读者更能突破逻辑的桎梏，并针对赛斯说法深入解说，以适合华人的文字尽量还原难以言喻的真相。

本系列将解答我们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从哪儿来？我是谁？

一切并非是随机的巧合。一切都有深远的寓意和自我此刻尚且无法全然理解的目的。

我的存在有自己的价值，并且是相当重要的。

阅读本系列首先须打破线性时空的框架，将自身置于无奇不有的境相中，期望读者能较不扭曲地探索与理解被遗忘的已知。

鉴于本系列后段难度大幅提升，建议依照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先完成各项细雨资料的阅读，并在对虚空法界有一定的理解的同时续读本丛书，这样将会对其内容有更好的领会，收到更大的助益。

#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X2 第二册

## 《意识觉醒》

上篇（第 18-25 章）

中篇（第 26-35 章）

下篇（第 36-44 章）

2022 年 11 月第一版

20240429 更新版



细雨·著作权所有

ASIN:B0BMLGQPM2

以上细雨资料学习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和已出版的细雨丛书（请用最新版），

**均欢迎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

为免扭曲误导，请勿断章取义、改变顺序或增减内容

若有对细雨社出品的细雨系列资料有侵权行为

我方保留法律追诉权